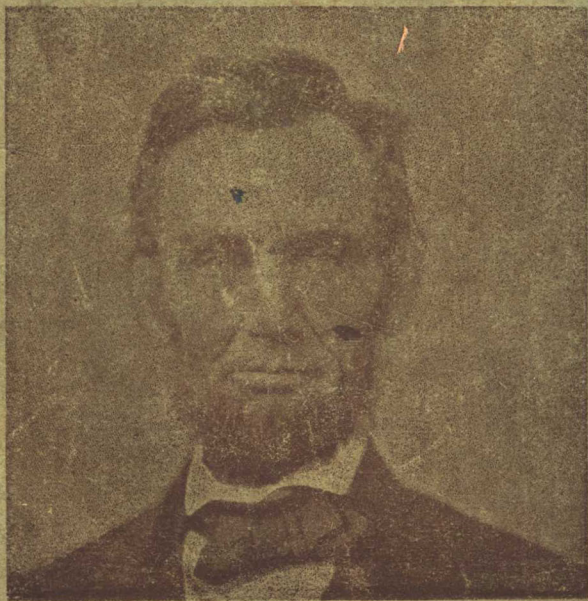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傳記叢刊

林肯傳

羅德維基 著 程伯羣 譯



世界書局印行



羅德維基 著
程伯羣 譯

林
肯
傳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再版

林肯傳

實價國幣四十元
外加運費匯費

原譯者 羅德維基
著者 程伯羣
編者 陸高誼
發行編者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世界書局

編譯世界名人傳記叢刊旨趣

陸高誼

教育方法，不外兩種：一方面啓發青年之個性得自由發展；一方面指導青年之學習有正當途徑。閱讀名人傳記之好處，即能收此兩種教育方法之功效。蓋傳記所記，皆以事實爲根據，非如小說家言，信筆所之，儘多空中樓閣；其能成爲名人者，殆又皆人類中之傑出英才，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莫不足以啓發激勵，而爲後人楷模也。

或曰，取法於上，僅得乎中，姑不具論；而熟讀某人傳記，充其量亦不過成爲某人第二而已，有何足貴？余曰，果能成爲某人第二，亦屬佳事；蓋所謂某人者，當必爲有用之人，以前祇有某人一人，而今能有某人若干人，豈不快哉！況人類進步，端賴歷代經驗之積聚。初民之日常生活，無一不出於「嘗試與錯誤」(Trial and error)；吾人今日之日常生活，抑承先人之經驗，幾可無所用心，於是每日所省之「嘗試與錯誤」時間，皆可移用於其他工作，人類乃日見進步。閱讀名人傳記之益，亦正相同，前人經數十年所得之經驗，吾人能於旦夕間得之。青年人能具有成功人之經驗，基礎既高，則將

來之成功自必更高，又豈僅如某人第二，與之並駕齊驅而已哉！

至就文學方面言之，傳記文學在西洋文學中頗佔地位，而中國素不注意於此。雖有史漢及諸史之列傳，備此一格，但苟非以文勝質，或即語焉不詳；此外如年譜之類，更無非個人之「流水帳」，索然無味；偶有一二所謂大人先生之言行錄，則又非「官書式」，即「超人化」，一若其人非今世所能有者；等而下之，千篇一律之哀啓與家傳，及視作應酬之墓誌銘，或竟苦塊昏迷，語無倫次，或即滿紙套語，毫無實際；凡此種種，比諸西洋傳記，瞠乎遠矣。

余少時，嘗從西人閱讀西洋名人傳記多種，嘉言懿行，倍受感化。其後忝爲人師，辦理學校，亦每以閱讀名人傳記諄勸學生，潛移默化之功，誠有足多者。今負責本局，以地位言，本局爲國內三大出版家之一；以責任言，應輔助教育，發揚文化；以此，深覺名人傳記之出版，實屬急不容緩。茲特先就世界各國名人傳記中，如科學家，文學家，政治家，實業家，其一生經過，足以激勵青年，發揚志氣者，精選若干種，以生動之筆，遂詳介紹，名曰世界名人傳記叢刊，以爲青年修養之助；次則擬進而試編中國名人傳記，以爲倡導。刊行伊始，用布區區，幸海內賢達，有以教之。

原序

他國之人要想寫一本另外一國英雄的傳記是一件困難艱險的工作。歷史家一定要說，外國之人，局外觀者，不能瞭解所要傳之人之特殊地方情境和背景。

在關於寫林肯傳記的事上，這是特別實在的，這種工作是雙重困難的，然而，雖則如此，近代的作家，如彼文治桑自格戴爾培以及著名之英人德爾林公爵曾著有林肯之傳記，但尚有許多的美國友人真誠的勉勵我作這一本傳記。

二十年之前，有一位老朋友，也是一位老教師，在詩家谷音樂世界裏演奏音樂，曾經給我一本林肯的傳記，在他和開樂爾西爾斯談話之後，就學得了羨慕林肯。這一位老人勸我寫這一位美國大偉人的傳記。然而在那時代，我寫的是詩，而不寫傳記，但是我研究林肯的生活畫像，覺得是人類頭腦中所向來沒有的創造。在我開始工作的時候，漸漸與他的真像熟悉了，用不着知道他的生活之外界的歷史。

經過研究許多相反的論文與材料之後，我也想要寫他的生活用同樣的方法，就是在一九一九年的時候，我第一次用這種方法，寫哥德的傳記，後來又用這種方法寫拿破崙的傳記。

作人性的畫像的工作，不能只用研究歷史文件的方法就可以達到；在實驗學習活動男女人物的永久不停的研究上，纔可以得着。但是我們要的是偉大人性的靈感之光，使得這些文件呼出來了現代的生動和真實性質。

我一定知道，我的林肯朋友們，不希望我給他們一個新的林肯，或者是發現了沒有公開的材料，乃是要用新的歷史

方法去表現林青。

結果，我並不想把奴隸制度的歷史和全盤的內戰搬了出來，只不過繪畫一幅亞伯拉罕林青。除了英國人、歐洲人，甚而至於智識分子的男女青年，知道美國的歷史，比美國人知道歐洲的歷史還少的人以外，我覺得這是我一生的最大快樂的權利，要把美國最偉大的人物，貢獻給世界。

在新世界一方面，有許多的美國專家，特別是戴爾培小姐、亨特先生，給我好的指導和合作，是值得感謝的。然而無疑的，許多的美國讀者在我的故事裏，也可以發現了錯誤，我要請求他們，拿整個的眼光來看，而不要採其一枝一葉以作批評。林青的生平，比其他的歷史人物尤甚，從頭至尾，藉着命運的觀念纔可以明瞭，並且每一佈景都是受了戲劇的命運所束縛。

我看他和莎氏比亞所形容的人性一樣，完全單獨的，沒有第二個相同的，有歷史上向來沒有記載過的特性。他使我有多年以來百索不得其解，若是在這一本書裏發現了與人有益之處，那一定是出於個人的同情，歷史上的其他偉大人物，我向來沒有發過這樣強大的同情。

羅德維基序於摩西亞。

譯序

個人成功之要件有三：心理的發展，理想的追尋，機會的利用。人之生活不能離開心理之發展而獨立。若人之教育，身心之培養，氣質之訓練，品格之養成，氣節之態度等，均從心理發展而出。人生而無高尚之理想，不足以導引人生之歸宿。若正義，若博愛，自由平等，均為高尚理想，向此理想追尋，必有成功之一日。然徒有心理之發展，理想的追尋，不務實際，不能把握機會，亦屬徒勞無功。美國偉人林肯，出身微賤，藉自造教育，一再進步，卒得被舉為大總統，統一美國，建立穩固國家基礎，其功不下於華盛頓，所以然者，實備心理的發展，理想的追尋，及機會的利用三要件，並能達其極度之發展利用，故能有此偉大成功。林肯傳行世，版本已有數十種，其中能以心理發展之程序而表現林肯之生活者，莫若德國名記者羅德維基之著作。羅氏描寫林肯有憂鬱之性質，曾受極度之壓抑，瀕於瘋狂之境者再，然而林肯能用修養，求孤獨之養氣，朋友之言談以解此困厄，一若天才之自知其缺，知有以矯正之法。林肯欲求事業之勝利，故以正義為目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求平等，求自由，盡為人之所歡迎者，其悲憫之態度，固不以釋放黑奴為其惟一要件。舉凡一切行事，莫不以正義忠實誠懇為歸依。林肯有一特長，即轉不利為有利，轉弱為強，轉批評為贊譽，轉敵為友，轉敗為勝，此一種特長，即其成功之祕訣，亦極不易學之祕訣。此祕訣亦即機會之盡量的應用。林肯出身微賤，但以微賤而博得羣衆之愛戴；林肯面目粗瘦，但以粗瘦而博得深刻之印象。林肯之言詞淺顯，但以淺顯而壓倒文飾。林肯被舉為總統，南方不惜以刀兵而反抗，但反藉其刀兵以達統一。

此種屢敗屢勝，愈戰愈勇之精神，實足以令人欽佩。抑有進者，林肯之偉大，在其能為領袖，人之所不能為者，林肯為之，人之所不能忍者，林肯忍之，待人接物之精神有以致之，讀羅德維基之傳記，庶可得其中深意，爰譯此書，以作對於偉大人物之真認識。

目錄

原序

譯序

第一編 林肯之家庭及其自立……………一

第二編 服務社會與社交生活……………五〇

第三編 政治奮鬥與被舉爲大總統……………一〇二

第四編 解放黑奴運動與美國統一……………一二七

第五編 待人接物之偉大精神……………三一二

第一編 林肯之家庭及其自立

冷酷的冬風不住的在木屋傍吹號。暴風雨驟落在偉大的樹林中，巨木受風的吹襲而號鳴。但是住在木屋中的人，對於暴風雨是聽慣的，若無其事的沉沉睡覺。木屋的男女主人和孩子們勞苦整天，沈睡就是他們唯一的安慰。

但是他們之中，只有一個四歲的男孩，聽見了一塊石頭從烟囱裏，因為受了怒風的吹動，自破裂的屋蓋上墜了下來，便驚醒了。那塊石頭正滾到男孩子和他的姊姊的所睡的床上，他們所用的褥子是用乾草裝的。他看見了她的小手，她的一個耳朵，和她的黑色鬚髮，他伸伸脚，碰着了姊姊的脚以取暖，看看火爐傍，尚有火光，藉此可以觀看屋內的景象。

他看見很近的地方發了金色的光。他的母親曾經說過天上發光和金子一樣，與此相同。所照的地方正是由於桶裏的水反射出來的，那就是她晚間從河裏挑來的水。牆上也有一件東西發光，那就是他的父親之砍樹大斧。孩子們不准摸那斧頭，因為非常快利，一不經心，手指頭就割下來了。他的父親所睡的地方正在靠近掛斧的地方，他睡得很熟，傍邊就是他的母親。

那小男孩子的思想，漫想到他的沉睡的母親。他回憶到向來他是睡在母親的懷裏，溫暖異常，不得睡在她的傍邊，不免起了冷的感覺。他願意要母親來接近他，可是父親吩咐過，是不准許的。不久以後這種思想也忘記了。他從他的姊姊撒

拉的旁邊把棉被拉一拉，覺得了暖，不久便又睡着了。

等他醒來的時候，火已燒得熊熊的，溫暖多了，冷氣和暗色的夜氣消逝了。撒拉仍然沉睡著，但是他的母親已站在火傍，把開水倒在牛乳裏——因為最近三頭母牛，其中一頭已經死了，所以短了牛乳。這一個小男孩子看見了這種作爲，心境非常明瞭。無疑的他的父親已經到穀倉去做工了。但是他問的時候，母親因爲事忙，並不回答。

慢慢的好像是遊戲一樣，他一件一件的穿上衣服，和鞋子；衣服全是鹿皮做的。他的父親剝了鹿皮，再鞣皮使得它軟，然後他的母親縫成衣服，除了鹿皮之外，他們不穿別的衣服。

他蹣跚的跑到火傍，問他的母親，「幾時星期日？」她笑了，因爲她知道他們星期六做餅乾。她從孩童所伸手不能到的高架子上，拿了昨天剩下來的一塊麵包，用大切菜刀，切了一大塊。他拿了這一塊麵包，跑到桌子傍，把麵包沾在牛乳裏，然後再吃，忽然間她彎下腰來，抱他與他接膺。他站着很寧靜，兩隻手伸了出來，一隻手拿牛乳杯，一隻手拿麵包，等他的母親接好了膺，然後再吃。於是他注意她，爲什麼她這樣的憂愁；他也不問，因爲他知道她負擔不起問這一句話。

她站在桌子的傍邊。桌面是用斧砍成的，粗糙不平，樹皮仍在上面；小孩子摸那桌子必須當心，不然者必要受刺，受刺之後他一定哭，於是就受了他的父親的斥責。

他們是住在邊境上的人民，住的地方是坎塔克州，那個時代，美國的大部份還是個森林地帶——和歐洲兩千年以前的景緻相彷彿。這是一個居民鮮少的區域；因爲無人，所以稱爲曠野，一塊地在不能種植玉米之前，農夫的第一步工作，必須把樹木伐去，而將野草灌木除淨，他的糧食是用來復餉和苦工賺來的。

回來的時候，他是一個獵人！中午的時候，孩子們可以聽見狗叫。他們一齊擁擠出來，去到廣場上去，迎他們的父親。看見他身背長鎗，手裏提着一個兔子。他的父親是一個高大黢黑的人，面有鬍鬚。他寧願去做獵人，而不願去做木匠，而實質在在 he 是一個木匠；他所做的，有桌子和椅子，賣與鄰人。他的父親走到火傍，立即坐下，吃他的妻子在土磁盆子裏所預備的食物。孩子們看他們的父親，知道他們的母親能為無米之炊，比他們的父親更苦。

二

男孩子到了五歲的時候，他的遷徙無常的父親便移居於十一哩遙遠之另一地方。這裏有良好的木材，豐肥的土壤。新的木屋架於一個小溪河之上。夏天的時候，生活較易；夜裏也不太冷，食物也多，樹林裏充滿了各種野獸。離木屋不遠之地有一條大路。路上有許多的好東西好看，因為這條路聯絡兩個城鎮。等到男孩子長大了，他知道了一個鎮市名叫路易城，一個鎮市名叫納興維城。車輛來往，有時幾輛同日而來，車內有成人有孩童，帶着行李，總是走向日落的一方面去。騎馬進城的人，駝着玉米袋子，跟在他們的後面。有些人已經回來了，箱子裏裝滿了各種東西。路上也有兵丁走過，他的父親說這是從戰場上回來的兵。有時候看見穿華麗衣服的人，他的母親說這是毛織品製成的。他和他的父親講到西方的土壤如何的豐肥，地價是怎樣的便宜。

孩子們不准許在大道上玩得長久。他們的母親叫他們回家，叫他們去割園內的草，收集草蓐，採摘蘑菇。曬乾了之後，收藏起來，作為冬天之用。男孩子六七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就把他帶到田裏去，不是要去玩耍，乃是要幫他做工。來來去

去。這些工作都是吃力的工作，鋸木頭，但是必須要學會怎樣的做。撒拉在家裏幫助她的母親擠牛乳，並且她在晚間紡線。星期日他們坐在木屋的前面，他們的母親唱詩的聲調很悅耳，雖然聲音不雄壯，但是唱給他們聽。有時講連經的故事給他們聽，她雖不識字，但是記憶很好。在林青的一生中，常見他引用連經上的辭句，這是由於少年時造就的。他的父親坐在傍邊吸煙，靜聽。比較他們兩人，他的母親的吸引力較大。她是一個溫柔的，年紀較青的，雖和他的丈夫一樣的高，但是討人的歡喜。他默默的研究她；看她的灰黃的皮色，看見她的形體細弱；看見她的愁悶的灰色眼睛。他的內心受了感動，他明瞭了爲什麼她歡喜唱緩慢而哀痛的詩歌。

然而，一天他們完全出去了，去拜訪隣村的朋友，他看見了他的母親在這一些快樂的人中，不免驚奇。她跳舞勝於任何人，好一似什麼都不足以使她疲倦。這是第一次看見了她，把憂愁的心改變了，而有快樂的表現。覺着有什麼東西刺入他的深處，他覺得在他的母親性情深處所隱藏的，也發洩出來了。

他又和她到一個鄰近的農場上去，她在那裏坐着縫衣。這些人有一座大房子。他們的廚房比他的小木屋寬大的多了。樓上有兩間，那裏有真的床，這是他的父親做的。爲什麼他的父親替別人造床，他的母親替別人縫衣？因爲木工和縫工可以賺錢，賺了錢可以買一匹馬。爲什麼別人有這許多的錢？因爲他們富足。爲什麼沒有回答。

孩子性的奇異，使得他研究這些和他們的鄰人。有一個舅父和舅母來住在他們附近的地方了。他特別喜歡斯巴樂舅母，她是一個活潑的女子，行動很快，靈巧，身體堅實，頭髮灰白，比他的母親康健得多了。她有好的故事，講給孩子們聽，因爲在年青的時候，他旅行過的地方很遠，並且看見了英國人和美國人打仗的情況。她能讀聖經，她寫的很流利，好一似她

不是在田裏和花園中工作的人。

孩子們有時要問他們的父母親，他們在年紀青的時候，曾經做過什麼。他們的母親說道，她的祖先是從很遠的地方，維吉內亞來的。等到孩子們問到斯巴樂舅母是從那裏來的，她就不能回答了。

他的父親歡喜旅行。他歡喜騎馬，還歡喜講給孩子們聽他的年青時的故事。他講到印第安人的故事。講到他的親屬是從維吉內亞來的；誠然和他的母親一樣，他們從北方來的，並不是來自南方。當他是小孩子的時候，還沒有亞伯拉罕林肯大（亞伯注意他的嘴動，）印第安人和白人作對。有一天他在樹林裏，和他的父親，及叔父同在，靠近木屋，有一個彈子突然的打了過來。父親打倒了，叔父跑回家求救；只有他一個人，紅人打了他的父親以後，他的父親就再不動了。他的父親死了。紅人從樹林裏出來，來拖他，把他帶走，他哭喊求救。他的父親的兄弟回來了，帶來了一管鎗，殺了一個印第安人。這時各方面鎗聲亂打，小孩子乘時跑回木屋裏來。

小孩子靜聽他的父親的故事，聲息全無。如果這種事情對於他的祖父是發生過的，對於他的父親也隨時有發生的可能。林肯的名字採取他的祖父，叫亞伯拉罕。他的父親笑了，說新的時代已經來了。

孩子們想父親的故事怎樣的美妙。但是他不會讀書，他的母親說會讀書是一件好事，他的父親對着笑。他能發做木槓和窗架，能打獵，能伐樹；要讀書有什麼用處？

「然而，我應該歡喜讀書，」亞伯這樣的想，「並且能寫字和舅母一樣！」他現在上學了，來回須走四英里，落雨天，只好赤腳走路，因為他的靴子漏水。學校也是個木屋，比起自己的木屋大不許多，地板污穢，但有窗門，和一個大火爐。教員是

一個本地的愛爾蘭人。用一本書一一的傳過去，教員指着字母教他們，拼音拼音，一次再一次的教着。所以這就是讀書。字母和字，字母和字，並不像一個故事。寫起字來像斯巴樂舅母一樣，還沒有學到。

但是這一年有另外的事情，他的父親已經被委為測量員。這一個小男孩子有時和他的父親一同到城裏去，聽見講到印第安納州，土地肥美，位於坎塔克州之北，並且論到歐海歐洲，二州之間有一條大河。他的父親作一個測量員，或者是個監工的人，有一定的責任；他覺得除了木工之外，任何的職業都好，他到處很受人歡迎，因為他是個會講故事的人。孩子可以注意他，講故事的時候，第二次總比第一次稍有不同。

他的父親遇見一個黑人的時候，他叫那人給他的護照看，方得准他旅行。林肯問道：「爲什麼？」「你還不能懂。」有一次有人將許多的囚犯交給他的父親監管。囚犯是什麼？惡人，帶鎖鍊的人。孩子看見了惡人的兇惡面孔，驚嚇異常，因爲囚犯向着守監的人吼叫，守監的人拿了一個鏽的鑰匙開了監門，把囚犯趕了進去。惡人，住在監裏。林肯的心從此常常想到他們。所以有人專門將鐵鏈束縛別人的。還有富貴的人家，而他的父親替他們做椅子，母親替他們縫衣服，然後纔可以有錢去買肉買鹽。

這一年的夏天有更多的事情。他的父親伐倒了許多大樹。他的腰間掛着磨刀石，隨時磨他的斧頭，就在樹根以上砍伐。「爲什麼？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房子。」「要做一個木筏。」「木筏是什麼？」「是一個扁平的船，可以乘船航行出海。」「海在那裏？」「在很遠的南方。」林肯可以拉繩了，能幫他的父親做木筏；只要想，在拿渡河口他幫助推木筏下水，下流通入鹽河，鹽河通大歐海歐洲。他的父親上了十桶東西裝在木筏上。這全是麥酒。他的母親很爲嘆息，現在的人，孩子們就

可以知道做母親的爲什麼嘆息。他的父親賣了木屋和農場，他要去到印第安納州去了，那裏土地更肥。工作少一點，賺錢容易一點，是他歡喜的。賣了這些東西，他得了十桶酒，和二十塊現錢。誰知道在北方好的運氣等待着他們呢？

最後樣樣的事情都預備好了。他們站在岸上，搖手送行。他的父親把船撐開，用一個櫓，順水流了下去，不久就看不見了。過了不多時，他又回來了，對他們說他的旅程如何。他用含笑幽默的口氣，手拍着他的妻子的背，並且說印第安納州是個天國。秋天來了；時常下雨。他們把所有的東西都打包起來；磁器、鍋子、用具、被蓋、衣服；完全裝在兩匹馬上。他的母親和他的姊姊乘一匹馬，他的父親和林肯乘一匹馬。他們走了，順着他們在大道傍所常看別人走的方向走去。這次旅行用了五天。夜裏的時候，他的父親防守更次，他的母親和兩個孩子睡在樹葉的床上。因爲在樹林裏有野獸，又有野人可懼。

三

他們的新家是在鴿子溪傍，這裏的光線比較坎塔克州的亮些。地位比較大些。全家大小共同工作，建造房屋，沒有造好之前，他的父親和親屬搭支帳篷，住在附近的地方。他的舅父舅母和一個表弟，爲着這個地方肥美，所以也一同來了。孩子很歡喜，因爲他的父親伐取大樹，把木屋造得格外大些，更快樂的是在屋脊之下造了一個攔樓。他的父親現在高興極了。他已經轉到了好運氣，他要成富翁了。這裏有很多的野獸，可以打獵。新的農場是在一個小山上，四面有隔地，長滿了小樹。泉水離他們住的地方很遠，小孩子們去打水，必須仔細的當心，免得回來時有一滴水潑在地上。林肯已經八歲了，他一個人住在攔樓上，藉着牆上釘的木樑爬上爬下。這是很有趣的事，但是攔樓上並沒有窗門，也沒有火爐。

這比較老家多有生氣。他的母親的母親，老斯巴業已經從印第安納州來了，帶來了他們的薩子丹尼韓克，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他們並不龍鍾，這對於小亞伯是很有趣的。

他們住在很近的地方。鄉下有野獸，有熊，不久以前有一個人被熊殺了。房子沒有造好之前，他們在帳篷之前一天到晚燒火，一方面可以使得野熊不致於來，第二可以取暖。這一個地方潮溼，馬和牲口病了，也有人生了熱病；小孩子們必須吃祕魯的樹皮，好不生瘧疾。或者有用處，但是他們吃了之後，精神便差了。他們到了這一個野地，必須開荒斬棘，然後纔可以耕種。孩子們也很幫忙，特別是像亞伯這樣的壯夥子，春種秋收少不了他。他幫助他的母親，不久以後替代了他的母親的職務，用錘把玉米打成細粉，喂豬，擠牛乳，挑柴，打水。這樣的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過去。冬天到了，他們什麼也不洗；一天到晚圍着火；他們無事可做，來了親眷朋友，吃酒，吸煙，嚼煙草，甚而至於女人也有這種習慣，並且講說荒唐不經的鬼怪故事。

住下在這個新家裏，已經兩年了，到了十月，忽然來了可惡的瘧疾，人畜死的很多。是不是牲口吃的不好？是不是土地過於潮溼？誰能曉得？馬也立不起來了；羊圈在地上；牛乳必須倒掉，男人、女人、孩子們都傳染着了，呻吟於床第。請醫生吧？最近的醫生住在三十五英里以外，並且在那裏他也忙得不得開交。這種嚴重的疾病，最好的方法，只有盡力的，家中人彼此幫忙。對於沒有生病的孩子們，沒有人再關心他們了；沒有人燒飯；沒有人種田；沒有人照顧牲口；沒有人打柴。沒有人沒有人的母親病了；各人都彼此醫治；有些人已離死期不遠了。

鄰人死了。外祖父和外祖母在屋子還沒有造好，就死在草葉床上。然後他的母親病的危險了。她是個瘦弱，營養不足。

的人，易生肺病，顯然是因為食物不足，所以她容易生病。林肯十歲的時候，服事他的母親，在她的床邊，毫無辦法。他看見了他的父親的眼淚像雨一樣順着鬍鬚流了下來。在他母親的初期病裏，孩子受了驚嚇而奇異的不得了。既然鄰人有許多人死了，他的父親的大部分時間是做棺材。病人聽見了木板已經做好了，用木槌子把木板合在一齊的斧聲，腦筋上受了無上的刺激。

他看見他的父親量了他的母親的長短，便沉痛起來，在他想來，既然他的母親是一個長人，所以也要一個長棺材。他的父親做工的時候，孩子還得來幫他抬木頭。這使得他更為悲傷的。

等到他的母親已放在棺材裏，又把她掩埋了，孩子回來的時候，他感覺不勝無限的寂寞。他的父親對於他不再可愛了。如果他的父親斥責他，或者打他一個耳光，他便回憶覺得他的母親對他格外的溫柔。在她的鬱悶的心境裏，她有時定睛的注意他，心裏想起來，他長大了也許像她一樣。所以在他的心中，生出無限的隱秘同情，使得他格外的悲傷。因為有這些情況，所以使得他格外懷念他的母親，而間接增加他的抑鬱。

過了一年之後，他的父親出去旅行了；說他到城裏去了，過了多時，纔可以回來。或者他告訴孩子們，他要為他們帶了一個新的母親來，或者他的表弟聽說這件事。這個十一歲的男孩子有兩禮拜的光景，他的夜晚的時分，不是好過的，因為他已經聽說過許多繼母的故事。

十二月的某天晚間，他的父親回來了。四匹馬拉了一輛車，他是從坎塔克州回來的，馬喂得頂肥，車裝得很漂亮。孩子們的心中忐忑不停。她像個什麼樣子呢？有一個強壯的，雅觀的，會說話的女人走了出來。她有彎彎的頭髮，友愛的顏色。還

有別人是誰？兩個孩子在車外窺看，三個孩子在車內窺看，只有他的父親是最難爲情的了。然而他介紹這三個孩子是約翰、撒拉和馬爾黛。又來了一個撒拉。亞伯和撒拉也無心去想到這一件事。他的父親把箱子籃子一一的拿了下來，把傢具包裹打開，有一個光潔的衣櫥和真的床！

過了幾天之後，初時是很羞恥的，現在在一處成了友誼。亞伯和撒拉也知道了，他們的新母親也叫撒拉。這第三位撒拉，做事情很伶俐，極樣事情有條理。木屋牆上的空隙處，必須用泥填沒，桌子一定擺得像樣；亞伯拉罕雖然仍睡在欄樓上，但是已經換了真床，和約翰強孫同睡一床。

強孫是約翰父親的名字，他的繼母說，是去年秋天死的。孩子們想他的父親一定老早就認得他的新母親的，這個謎尙不能知道。

雖不能證實第二位的林肯夫人會讀書，但是可以知道她以讀書爲有價值，並且決定，孩子們一律須進學校。林肯非常歡心，因爲他老早就想掘那書中之寶。他聽見牧師的講道，測量者的談話，或者律師的坐談，他更特別的傾心於求得知識。他的父親仍然決定了，亞伯應該做木匠，除此以外，不做別事。等到他的繼母講到讀書的利益，他就笑了，他沒有讀書已經出名了。他的父親湯姆林肯有熱情的氣質，看世界低下，在他的生活上，用另外一種眼鏡。

他們禮拜天到教堂裏去。這是一個少人來往的地方。有一個人對會衆講道，但是孩子們不容易聽懂。然而在校中，亞伯的進步很快，不久不惟會讀，而且會寫。後來他的兄弟纔知道，他學習比任何入來得快。

紙是很希少的，又是很貴的，這真是一個可憐的事情。他先將所要寫的字用木炭寫在箱子上，只有在他滿意之後，然

後他纔寫在寶貴的紙上。所以在早期的時候，他得着了思想實在物的方法，並且能精確的表現他的思想。這就是亞伯拉罕學寫文的方法。

他的手指頭是粗笨的，因為他一直到現在不做別的，只做粗工。冬天到了，孩子們手裏拿覺熱的山芋，到學校裏去，使得手不冷，不是因為錢不穀用，就是因為他的父親需要他做工，所以他便停學在家。燒火的柴比上學更為要緊；因為一個小牛可以賣六塊錢，而書不值一個錢。在西方的農人之子，斧的力量比筆的力量大。

他能揮斧砍樹了，他比同年的人身軀高大，這是他的父親所倚仗的個孩子。父子兩人出去一同打獵。亞伯也學得如何用鎗。打火雞！來了一個火雞，正在火線內對準，放鎗！他打了一鎗，火雞已躺在地上。他走到前去。忽然林肯受了一個驚嚇。這是他在生活裏第一次感覺着同是動物，而有彼此殘殺的可怕權力。他也不再想到禮拜日烤火雞的味道了。他受了這一次恐嚇的打擊，把鎗交給他的父親，他的父親不免驚奇，但是他並不聽父親的勸告。再者或者他受了林肯的紛擾，雖然有百發百中的技能，但是不願和他同去打獵。爲什麼？住在西方，有一個高大強壯的身體，而不去打獵？

這個青年有沒有想到囚犯？他有沒有使得動物和動物比較？他是不是徒然在黑暗之中尋覓光明？亞伯拉罕從此以後不再以鎗打死任何活的動物。

四

最有興趣的事，是騎馬到磨坊那裏去。有許多人在那裏，他們都是有空閒時間的，等待輪着他們。馬也輪流，駕在磨上，

推動磨轉。他們彼此談話，孩子們可以乘此機會學得許多事。

亞伯在他的父親講故事的時候是最快樂的了。他常常留心他的父親不注意的時候，而看湯姆林肯的說話和做事。是不是父親體恤母親？他歡喜工作嗎？實際上亞伯和他的父親彼此並不照顧。他的父親反倒想護他的義子約翰。有的時候，他的父親到法庭去了，等到回來的時候，他的父親便對於鄰人大發雷霆；並且反對政府，因為政府向他們居住的這一塊地徵稅。這不是明明的他在這個地上工作了好多年，而栽培了好多年嗎？然而政府向他要錢，問他的工作要錢。那末他是不是一個奴隸？亞伯並沒有想到他的父親的能幹；然而似乎對於亞伯一點也沒有激起他的雄心之可能，他的父親寧願去講故事，而不願去拉車。如果他的父親像母親一樣，歡喜讀書，他的情形不是就不同了嗎？

孩子知道他的父親之兄弟們都有大的農場，而且很興盛——和窮苦的人來往是沒有興趣的。他從丹尼的地方學了不少的希奇的事，等他上牀睡覺的時候，他就仔細的思想。丹尼告訴他，他的父親娶了他的僱主之姪女。那末他的父親就在工人的地位了。他說他的父親先娶撒拉布西作妻子，他娶了強孫；因為強孫好得多了。他的父親娶了亞伯的眞母親，一個是因爲前妻死了，一個是因爲前夫死了，所以他們同居。

在那發展的腦筋裏，有許多希奇的思想。似乎是他的母親作他的父親的妻子並不合適。爲什麼她是如此的憂鬱？然而亞伯愛他的後母，因爲她並不特別寵愛那一個。想來想去這許多事，最後他便在約翰兄弟的傍邊睡覺了，他和約翰沒有血統的關係，不過是因爲父母的原因。

有許多應用的東西常感不足。有一回他們坐在桌子傍邊，他的父親禱告謝飯，亞伯看來，除了山芋以外，並沒有別的。

東西。他說：「那就是偉大的祝福！」每日所遇見的事，他加以自己特殊的見解。有一天在高爾登之磨坊，輪着他趕馬轉動磨。每一圈給那馬一鞭，並且說：「起來，你這個賤婦！」等到打殺了，那小馬跳起了前蹄，踢傷了他的前額。他倒在地上，失了知覺，血流滿面，人把他載在車上送回家來。第二天他纔恢復知覺。他先說：「你這個賤婦！」起來兩個字在他打倒的時候，纔說了出來。他很歡喜講故事，一生對於檢查自己是很有興趣的，並且伶巧的應用這些教訓。

他是一個伶巧的學者，不過並不研討廣博的學問。他要各方面的經驗；他要瞭解人性，特別是他自己的性格。他得着什麼書，他就讀；誠然所讀的書很少；因為他在白天也沒有時間去讀，只有在黃昏的時候有片刻的時間。夏天，晚間的時間較長，他伏於簷下地上，詳細的讀書，夜裏也是同樣的，靠近火的傍邊，常常吹火，使之發亮，因為他的繼母所做的蠟燭是留禮拜天和節期的時候用的。他傾心於讀書，用一隻肘撐着面頰讀書，他讀的是什麼書？

他所有的機會如何在西方，在巨大的知識領域之內，他好像只窺到門徑。聖遊記使得他有首次檢查自己的機會。魯濱孫漂流記不過是他在邊境上生活的描寫；有時讀了一段聖經，可以回憶到早期生活上歌曲的回憶。尚有友人帶來他的書。有伊索寓言，這就是他所讀到關於人性弱點的第一種幽默；使得他的智慧增加，並且增長了他的同情心。維姆之華盛頓傳，以及佛蘭克林之生活，充滿了許多戰爭時的故事，可以供給他的父親的故事以後的許多補正。有時從城裏帶來一包舊報紙，包皮紙供給給他許多時事消息以及日常生活的改變。

有時他到經垂維鎮去，從店裏拾了許多報紙，讀到關於選舉的事，就知道傑克遜有希望，他是一個平常的人，已經被舉為大總統，便輕看富貴統緒之家。

在言談之間，在報紙以內所讀的事件中，他對於南方蓄奴一事，心中起了不安的現象；在離開鴿子溪不遠有一個小禮拜堂，他十四歲的時候常到那裏去做禮拜，也聽說關於奴隸的話。他還不能瞭解，還看不出來什麼清明的見地；但是他坐在那裏，仔細的思索，經過了好幾個小時，要得一解。

教堂也和其他的木屋一樣，牧師讀聖經冬天用火，會衆唱詩篇，或者頌讚詩。在家庭裏也有禱告，然而這些宗教實踐似乎對於他有很少的影響，他對於人性的瞭解倒受了很大的感化。一個廣有經驗的人，一個自省的人在這一時期遇見了他，不期然而然的以爲他是個茁芽的詩家，或者是個想像的著作家。他是的。他做詩並且讀給朋友聽。他讀過的東西，仔細的加以沉思。

年復一年，他的經驗大了，但是社交方面非常狹窄。有時下到歐海歐夫，那裏來往的人很多。爭先殖民的人乘木筏向西而去，高尾船，各種各式的筏都有。有許多的船，上面有許多活潑的水手，船上載滿了豬和麥粉。有時也有汽船；新做的木筏很容易燬火，而沉覆，所以他們的機器必須加蓋鐵板。高尾船和平船使得林肯格外的發生興趣，他倒不對於汽船發生興趣。他知道木匠的工作怎樣做法，怎樣把樹木削空，而成爲獨木船，怎樣的造一個木筏。

大多數的船都是下水的，到了海邊，那就是密士比河的盡頭。做生意的人要賣東西，他們就把船南駛，因爲南方需要物產很殷，他們錢多，因爲棉花是王——棉花都是奴隸種的。他的思想不住的向南方去。他注意到人們談論南方的事很多；有些人怕，有些人心中不平安。他在河旁邊聽得了這許多事，預備參加，而問一問零星的事。

五

十六歲的時候，他是那一帶的最好的斧手。十七歲的時候，他已六尺四寸高，在第三個學校裏，他現在有了讀幾個月書的機會，他又得了一點舊式的訓練。——就是三種基本學識，讀寫算——然而總計起來，他在學校裏讀書總共不到一年。雖然他寫的文字很流利，但是他的手並不伶俐，因為用鋸和鉋子，犁和斧子的時候多，而用筆的時候少，等到樹林裏有大樹要伐取的時候，他們就請林肯亞伯來。他是個有力量的童子，他的父親雇用他只給他二角五分錢，而貯蓄在他父親的身邊。

一年一年的長大了，他化更多的時間在默想上，半倚着牆默坐，靜坐或者睡覺兩腿長伸着，比行走或騎馬更適宜。他的每日的工作就是出力，他自己也不惜力氣。癩疾和食物之不足，使得他變成瘦而長的人，但是胸部發達而圓滿。他的雙肩前傾；接受了他的母親的遺傳，他的面孔乾黃而多紋，樣子很粗。女孩子們不注意他的面孔。看見了他的高額，並不以為他是個英雄，他的大鼻子有力；他們也不能瞭解他的狹窄而不多話的口唇，他的好發問的灰色眼睛的流利。看他不過是個奇特的人；他們能瞭解亞伯的父親所說的話：「亞伯好像是木匠雕刻的，是用斧砍成的。」

他以自己的看法為中心，不久人看他當作奇特的人。他在田裏去工作的時候，他忽然把鋤或刀放下了，從他的袋裏取出一本書來，輕聲的讀，好像是讀給自己聽的，但是他有時大聲讀，好像讀給同伴們聽的。有時，招呼別人也停了工，他坐在一塊石頭上，或者柵欄上對他們講。他們在開始的時候很驚奇，不久便覺得他所講的，論到河流，論到選舉，論到過去的

日子很有興趣。然而他們對於他把所有的事裝在一個故事裏，敘述出來，不能不笑，這是他從他的父親那裏學得來的技巧，或者也是伊索寓言裏學來的。有時他的父親來了，把他打到柵欄外面去，並且咒罵他的懶骨頭。

有時他看見他的同伴，苦待一個汗泥中的烏龜，——他們在龜背上燒火——他就向他們發怒，回家來的時候，寫了一篇論到虐待動物的論文。或者這是他的首次的解放之努力；同時，他也寫了一篇反對飲酒。這一個奇異的孩子，幫助人也幫助禽獸。他在冰凍的河裏，救了一個小狗；拯救一個人，使得他脫離惡劣私鬪的困厄。但是使他自己成爲對手的仇人，他的身軀高大，自然他一個能打倒他們幾個。因爲他有那樣的大力氣，所以有人來請他作豬屠；這一個青年雖不肯打獵，不願去傷一個兔子，但是打傷了一個鹿的頭，把牠殺死了，剝了皮，用刀剖開，好像他受過訓練的屠戶一樣。鄰人佩服他的技能；只有一樣使他們希奇的，就是他們要寫信的時候，他也能做。

另外一件希奇的事，就是他常想到他所做的事，沒有顯然的理由而大笑，別人不明白，只有他的繼母能明白。照着他的繼母的報告，他向來不說謊言。因爲在十七歲的時候，他受了許多的虐待，對於可憐的兒童是不公平的，但是他可以藉着他的強大的身體去排難解紛。既然他的心有這一種的傾向，他在方法庭開審的時候，總是出席聽訴。看他們是否絞死一個人，或殺一個紅人無疑的，他總是對印第安人表示同情，因爲他們已經被白人從他們的父母之地趕走了。他們是被壓迫的人。然而，他應該用他的頭腦，考驗他的心裏的情況；平衡一下，他所聽見的證據；所以他借一本法律的書，印第安納州修正法，這是他首次窺律法界的門徑。有一次審問的時，他注意一個律師的辯論，他立定志向，等待將來要與這一班人比較口才。

因為要賺一點額外的錢，使得他可以有自由的機會，他必須用他的雙手，而不用筆寫的巧技。要有大的手腕之力，纔可以駕了小船，載兩個乘客和一些行李，而過歐海歐河去乘輪船。各人都給他一些銀子，兩個半塊錢！少年林肯向來沒有想到，只要這短短的工夫，就可以賺這許多的錢。客人走了。這一種經驗是他永不能忘的。

他十七歲的時候，他的姊妹十九歲了，要出嫁了。或者他看見了婚約。有一點恐怕使得他早為注意的。因為他有好問的熱情，他不能不和他的異父姊妹講一講他的家庭的以前一兩代的歷史。他在這不可解的事上，得着了一點光明，他的母親的這一系的姓是斯巴樂，沒有嫁給他的父親之前，名叫娜塞韓克。他問他的舅母這些事的時候，一定使得她難為情。從他的異父姊妹的暗示，他的好奇心格外的加增了。結果，他得知了多年來隱藏的祕密。他的外祖母實在是他的母親之姨母。他的真正的祖母就是斯巴樂舅母，是寫得一手好字的老婦人。這裏有什麼祕密？為什麼隱藏起來？他現在知道了這種希奇的事。

他所敬愛的母親，就是羅西韓克之親生女。羅西的父母是個嚴格的道德者，自從她偷結婚了以後，不願與她有來往，但是承認這個私生子。羅西的姊妹，以利撒伯韓克與多瑪斯巴樂結了婚，沒有孩子，所以把娜塞作為自己的女兒。這就是亞伯林肯外表的外祖父母。在相當的期限以內，羅西韓克嫁給斯巴樂的兄弟亨利，並且生了九個子女。

然而他的祖父是誰呢？斯巴樂舅母，就是他的外祖母，從前名叫羅西韓克住在維吉內亞作一個小姐的時候，那時是獨立戰爭的時期。亞伯拉罕研究了華盛頓的生平，得知那時南方有許多兵丁和冒險家。有強烈熱情的女子，很容易同男子接近，而生私生子。私通的事至要藉着兩姊妹與兩弟兄的結婚便可以遮掩了，玷辱的行為便快快的忘記了。

這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亞伯知道要給他知道的不過是外祖母的交換，他自然可以推測他的外祖父一定是個南方人。一個軍官。一個正常的人，或者是一個蓄奴的人！

這個少年有了這許多問題，纔開始醒悟。這一件事情，他永不忘記的，過了許多年之後，他和一個密友談話，說他遺傳了那一位維吉內亞的外祖父的特性和才能。然而，現時他覺得他的脚下是搖動的。他的氣質傾於抑鬱，他常受着寂寞的襲擊。他的繼母待他很好，但是她不是他的母親；外祖母並不是他的外祖母；他的父親的第一個妻子並不是他的父親所鍾愛的女人。現在他的姊姊嫁給葛理格比，他作了賀喜歌。亞伯注意葛理格比的父母是小康之家，他們自己也想自己是上等的好人，反倒輕看他們的媳婦。

第二年，他的姊姊因為生產死了。傳說是由工作過度所致，所以力量短少。這也足以增加少年的怒氣。他的母親死了，他的姊姊死了，他的父親景况也不好，他的親屬的景况也不好。爲什麼？因爲他們富足了，輕看恥笑窮人，使得別人替他們做衣服，做傢具，強迫他們的媳婦作了丫頭，引誘白人女子，和黑人女子並沒有多大分別。

他看見了，他的姊姊結婚不久，就被壓迫做很苦的工作。等到葛理格比的兩個兄弟魯班和查理結婚的時候，他們的父母怠慢林肯，不請他來吃喜酒。這是第一次，林肯起了報復的心，他賄賂了鄰人，換了新夫婦的兩張牀。弄一曲喜劇。按着吃喜酒的舊規矩，新婚夫婦正式要送去坐牀。坐牀了以後，喜娘也辭掉了。（正在親屬吃酒濃興的時候，）做出一種喜劇，兩對夫婦配錯了。正在這個時候，他們的母親急急忙忙，跑到新房的牀傍，喊道：「天阿，魯班，和你同床的並不是你的妻子！」

這個小小事件使得林肯做一本談諧書，名爲魯班笑談記。他丟了一本在葛理格比木屋之門口，以後全村的人都知

道了，他用的是聖體裁，很流利，風行一時。這是論到錯誤的喜劇，遠近都知道了，林肯也因此聞名，隔了多少年，這一本書在印第安納州知道的人，比聖經還多。

由這次諷刺所引起的感情，或者生了報復之心，而成叛逆的衝動。然而，林肯是屬於回想一派的人，寧願多研究人，而不願去領導他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而不是一個改造家，所以無論他的青年時之經驗是若何之苦，雖則發生諷刺作用，然而不過可以增大他的同情心，他更趨向於援助被壓迫者，而不去打擊壓迫人者；他在思想世界和行爲世界裏所學得的，使得他常將自己與鄰人所受的欺負和憂愁作一個比較。

六

有一天從遠處給他一線光明。有一輛車子破壞不能走了。一位婦女和她的兩位女兒是在這車子上。林肯來修這輛車子，並且這些人進了林肯所住的木屋，因為車輛不能走，暫住些時，他們恐怕住了好幾天。亞伯拉罕後來把這個故事告訴了他的朋友。

「正在修理車子的時候，他們在我們的廚房裏燒飯。那婦人有書並且講故事給我們聽，這是我第一回聽人讀故事。我歡喜其中的一個青年女子；等到他們走了以後，我還想了多時，有一天我在太陽下坐在木屋傍邊，我寫下來這一個故事。我想到我牽了父親的馬追那輛車子，最後我找着他們了，他們看見了很爲驚奇。我和那女子講話，並且勸她和我私奔；那一夜裏，我叫她騎在我的馬上，乘馬越過草原。經過了幾小時之久，我們便住下了；我們往前走去，看見這個帳篷就是幾

小時以前我們遇見過的，我們就進去了。第二夜，我們又試了一次，事情和前面一樣——馬來到了老的地方，然後我們定規好了，我們不再私奔了。我在那裏勸她的父親，一直等到她的父親答應把她嫁給我。我常常想寫這個故事而印行；但是我終於以為這不是一個故事。」

這一段小故事，可以表現林肯之詩的性質，他趨向於做機遇時的比方；這可以給我們看出那青年的靈性生活深處是什麼。雖然他比平常的孩子高大，但是他怕女人，等他成名以後，農夫對他總有一段故事，但是沒有一個女子提到他，她們似乎不歡喜他嗎？或者是的。他的一個異母的姊妹，在孩子的時候，和他一同到孤寂的樹林裏去，忽然跳到他的背上，像玩的一樣，這樣一來，林肯身上的大斧頭把她的腳割破了。亞伯把她包好，叫她回家去。

這兩種的小小冒險，可以結束林肯對於他人所表現的青年的活潑的農夫之愛的生活，這個時期頗長。他真的見女子害羞，然而他喜談猥褻的故事。他坦白的把這些故事講出來，沒有人覺得太不像樣——就是他大聲讀了一本不經的笑談書給人聽，人也不以為侮。

那時的景况漸漸興盛起來了；這是青年人所期待的。青年林肯已經表現了他在河上的力氣和技術，現在有一個富足的歐海歐農家雇他載貨到紐奧林去。這是他離開小村的機會，看看密士士比河，以及於海，亞伯預備去而且願意去。他和那農家之子做一個木筏；他背豬肉、麥粉、火腿和玉米到木筏上去，到了南方，賣給人，並且在回來的時候，帶棉花、煙草和糖。

等他們到了開羅，那就是歐海歐河之終點，大河在他的面前了，黃色的濁流，滾滾南去，寬廣之處，不見對岸，來的人全

是不識，風景與前迥異，有新樹新鳥，歡迎他們南下；有時暴風來了，可怕之至，有沙岸，有瀑布，不期然而然的和黑人熟識了。他們有一晚在蔗田傍停船，正在睡着的時候，來了七個強盜來搶船貨。林肯醒來，拿了一個木棍就打，他們看見他這樣高大的漢子，嚇得逃了。亞伯和他的朋友打得兇了，追了盜賊很遠。亞伯回來的時候，他的右眼上帶了一個深痕。這就是他第一次和白人相遇的情形。

密士比河愈向南走愈闊，天氣也熱了，夜間有蒸氣，或者那青年有詩性的心說：「這是生活嗎？」等到他到了目的地，他一定有一種印象，以為這種不停止的生活運動展開在他的眼前。這是紐奧林，但是海還看不着。向海去有千百隻船，另外還有航海的船，在歐海歐河裏是向來看不見的。北方來的有麥粉、豬肉桶堆有山樣的高；濃烟繚繞，熙熙攘攘。這些是什麼包，堆在棧房下，有千千萬萬件之多！有些破舊了，有些是白色的，有些裏面的東西突了出來。北方人稱之為棉花，這是美國人以爲有興趣的一種商品。林肯一直到現在，不過穿了一件斜紋布椅子；他也有棉布外衣，穿着到街上去。

他和他的同伴已經下了貨，在這大城的街市上才了。白人黑人熙熙攘攘。歐洲人穿着奇特的衣服走過去，衣服華麗的婦女笑着走着，用扇擋着他們自己。他們都似乎快樂，有希望，而獨立的欣賞生活。但是黑人呢？有一片廣告吸引他的注意：「高價購買任何形狀之黑人，出售黑人，備有地窟及廚房供給黑人膳食。」另一處廣告上寫明：「懸賞尋覓逃亡黑人三木，沙色頭髮，藍眼睛，紅面孔——膚色甚白幾與白人相同。」

年青的旅行者想這並不是遺傳的。逃亡的時候，追尋他像一隻狗，拍實像馬，監禁像囚犯。他在家裏聽見他的父親所說的，牧師所反對的，報紙上所讀的——一一的親眼看見了。

過了幾天之後，他乘船北上了。過了三個月的在外生活之後到家了，他的經驗豐富多了，而且有了二十四塊錢。

七

在家裏樣樣的事情活動。親戚們住在遠遠的西方，意大利諾州，帶來了真的天國的消息。地土是肥美的，那就是人發財的地方。恐怕他們洗了奉承的話，因為要增加自己的利益，所以鼓勵鄰人前來。如果這樣，他們達到目的了，因為有許多的印第安納州人，經營事業失意，耳朵一聾，好多的家庭，便同時的遷移，居住在地開脫附近。

林肯的父親在那裏也有親屬，他這個不定心的人，願意新的動作，常希望不久有好運氣，他並不注意意大利諾州的瘧疾很厲害。他賣了他的農場得了一百二十五元；他的妻子，從前夫處接受坎塔克州的一份遺產農場，也賣掉了，得了一百二十三元。把他們所有的都裝在車子上，另外還帶了十四頭牲口，他們便動身了。亞伯拉罕藉着他的力量和技能，去趕一個車子。亞伯現在是一個實際的人，走到店裏去買些東西，要藉此生點利息，他已經有了三十元。他買了別針、引線、鉗子、掛帶，其中最貴的是一副刀子和叉子。

他們到了地開脫，再走了四英里，那裏便受了他的親屬的歡迎。亞伯拉罕的生意很好，他賣了貨物，除了本錢，賺了一倍。親屬在這裏很活潑；有希望的空氣，等到木屋造好了，樣樣的事情都有條理了。

看我們這二十一歲的成人，怎樣的伐樹造木屋。晚間駕了牛拉車，拖到木屋旁邊。用斧大力的砍去，他把木頭劈開，造了柵欄，他的力氣比他的父親還大。瞧着他的工作，能夢想到林肯一天能做這些木柵。任何人也不能，年青的林肯也恐怕

不能。他只要想到工作，造這個木屋，和這個柵欄。等到木屋造好了，全是他造的，很像印第安納州的。他和他的表兄弟約翰·韓克把十英畝的地都用柵欄圍了起來。

家庭，他一而再的遷徙，那裏是他的家，美國纔是他的家。

在這裏他賺的錢比在印第安納州的多，不久住在這地的人，也要他的大力來幫助。他到了的第一個禮拜便與那地方的捧交名手比試，勝利之後，贏得了他的地位。有一天桑加門河氾濫了，有兩個人因為小船翻了墜入河中，抓住淹沒了的樹枝，幾乎淹死。林肯用了一塊大木頭，浮在水上，去救他們。他的名聲就此傳開，因為在這個地方各人都是新到不久的，沒有遺傳，也沒有特別大富的人。

有一個鄰人，因為參加了獨立大戰，得了大佐的官銜，雇他造柵欄。他「須劈開四百個木棍，因為他要得褐色的斜紋布用白色的栗子汁染了的褲子。」這位老軍官有很多的書，林肯問他借。另有一次，在嚴冷的冬天，駕了一個木筏過了桑加門河，船翻了，他必須經過長時期的游泳和長途的走路，兩腳都凍壞了，然後纔可以到曾為法官的一個農夫的住所。他在那裏過了兩個禮拜，幫助那人家挑柴打水。在空閒的時候，在這一年的外出以後，他可以讀「意大利諾州的法律。」這是他讀的第二冊法律的書。

他是一個辦事迅速的人，讀國會的辯論之新聞報告，剪裁紙條，等到法官輪流到這一區審判的時候，他就去聽審，比較他所研讀的法律原則，在他手裏有許多指迷的零件，不久他就可以安置好了。自最早的兒童時代，他曾受自立的訓練，用自教的方法，從錯誤裏學得他的教訓。在他研究自己，他的父母姊妹的地位上，他深知倚靠別人之可咒詛。在這個自助

之區，理論和實行同時施行，他造成了一個法律世界的圖景。他不是受了這許多年追求正義，看見人和獸所受的種種虐待而奮起的嗎？現在他已熟讀了國家的保護法律。

他有述說故事的傾向，我們要驚異他，不久就向他的鄰人演講嗎？有一個農夫反對國會立法院所計劃的河道的整理。林肯深知水性，他曾經破過船，墜過河，他曾經在河裏救過人，曾經在河上旅行一千餘英里，一直到海。他深知河道須加以管理；有一天晚上，農夫非正式的聚會，討論這個問題，他的表兄弟請他發表議論，駁斥反對的人。跳到講台上，他辯駁反對者的無理。反駁的時候，很像個演說家——但是他末後又變成述說故事了。

然而在現在，他是齊力出名，而非腦力出名。有一個鄰居做生意的人，無疑的聽見林肯的氣力和技能以及到紐奧林的成功。這一個人，名叫奧夫德，差林肯乘一隻平底船到南方去。林肯駕了自己造的平底船，穿了斜紋布和土布的衣服，背心、外衣、褲子，和生牛皮靴子動身了，他搖手話別，自己造的木屋，此後不再回來住在他的父親的屋裏，永不再住在木屋裏。

春天來了，他已經二十四歲了。一直到現在，他所做的是農夫的事。

八

過了好幾個禮拜，奧夫德的貨纜裝完了，動身南去，靠近動身的時候，船幾乎翻了。彎彎曲曲的出了桑加門河，到了風磨灣。平底船掛在水閘上，前頭向天，後尾浸水；貨物幾幾乎都滑掉了。附近的居民大隊的出來到了出事的地方，喊出怎樣

辦法，但是他們一點不能効力。林肯發現了困難的一個出路。他叫了一隻船來到他的船傍，把貨下了，然後他把木桶滾到船頭裏去，使得重量傳到船頭上；把船尾上打了一個洞，使得水容易流出來；船尾起來了，容易下了閘。這一個長子乘船的故事是盡人皆知的，所以他在新撒冷得了一個傳奇的名聲。一點沒有影子可以想到這件事，影響到他的後期的事業。他仔細的當心駕船向南，這是他的第二次到紐奧林來。這一次他住得長了，有一個月之久。

第一件事情他所看見了，使得他得了很深的經驗，就是奴隸的市場。

在他的前面站着一個奴隸的犯人，穿着使人詫異的衣服，發出嘈雜的聲音。他拿着一個小鞭子，指着一個半裸體的黑人，引他們慢慢的進了廳內。他們的腳上都帶了木狗，如果他們之中有一個人停止了不動，或者動得太快，賣奴的人及助手不免斥責，或打一鞭。當中有一個黑女，細長，面貌頗雅，顯然是一個處女。她使得大眾黑奴極爲歡心。她也上了木狗而赤着身子，應了賣奴者的招呼，便走了出來，叫她出來給顧主看，可以表現他的少女吸引人的地方。賣奴的人喊道：「買這一個女奴是很值得的！」來看的主願有同一的思想，彼此的對談。

林肯看見這種情形，身體戰慄，他看見這個少女的裸身，不能不受了刺激；他是個北方人，看了這件事以後，大爲發怒。然而再者的想像力很敏銳，他是好像女人樣怕羞的孩童，向來還沒有同婦女接近過。總結一句話，亞伯拉罕林肯受了中心的震動。同想到他自己的身世，他的父親和母親的命運，看見這一件事和對於他的外祖父的人格的思想相交戰。他的祖先恐怕就是這一種人，他的心受了傷害。他對於那受累畏的，半裸着的奴隸，發生無限的同情，或者生出反對賣奴人的怒氣。他受了這次拍賣的無限傷痛。

因爲他的爽直，所以保持了他的性質，因爲他的人格之堅強是從貧困與勞苦之中得來的，沒有金錢，沒有地位，他幾乎是個無家的人，然而保持了他自己，使之不受那大城裏的各種引誘。看見了他的同胞之弱點，看見那可恥的買賣黑女的舉動——使得他的腦與心聯合起來冷靜的研究奴隸和他們的主人。

第一件事情使得他驚奇的，就是在這個地方，沒有白人作奴，而執僕人之役的人也少。黑人受了壓迫不能反抗奴隸的命運。有那一個人在作主人的一方面，能在道德上，立在命令的地位？上帝的兒女，不是用許多的理由證明用黑人爲奴隸之合理嗎？他們是以掃的後代，因爲他的父親以撒貪吃，所以把長子的名分改給雅各了，而以掃的後代也受着拖累。這幾百萬美國的黑奴也是吃了他們祖上之苦。

再者，如果黑奴解放了，他們不能作更好的人嗎？我們的特別的制度（這是南方人的說法）是天然的。自由之對於黑人，是不自然的，是個複雜的事。北方人，可憐的白人，大多數是笨尾的人，做公事房麻煩事情書記的人，做柵欄的人，打獵的人——他們如何能懂得從我們祖先數百年傳下來的事，這是發展共同福利所必需的事？如果我們的奴隸去種植去採棉花，美國就要發達到什麼程度？如果不送原料到北方的工廠去，看他們那許多的道德家說什麼話？這一般怒氣勃勃的基督徒他們能在南方的烈日之下，從早一直到晚嗎？他們在這裏做工，受了智力的指導，能自立是他們的非洲樹林的祖先所夢想不到的，他們能得着衣食兩項，並且還能喝麥酒；總而言之，藉着教會的祝福，他們就能希望承受永生。

林肯騎馬在田莊上走來走去，他格外能聽得關於這種的說話。他和教師，學校的教員和縣官談話，他們都以爲這是

一種制度，不待問便傾口而出，好像一鼻孔出氣。這個黑人的種族，他們的祖先是彼此相殺的。在原始的時候，他們殺死自己的同胞，好像殺死猴子。這裏，我們救了他們的命，看顧他們，生病年老幫助他們，教他們何爲道德——一旦叫他們自由，他們便犯那最討厭的罪。自然，我們有時帶他們來去。他們偷東西就把他們鎖起來，這也可以說是適合他們懶性的休息。北方的人不過徒有釋放奴隸的虛名。北方的各州，有的採取逐漸減少奴隸運動，他們不是把這些奴隸賣到南方來嗎？再者，黑人他們自己對於釋放的意義還訕笑。如果我們遇見了一個老黑奴，要叫他們自立，他便低首下心的對我們說，要求我們收他們爲奴隸，可以得着食物——因爲鹽、肉、魚、酒、糖漿，他們連聞也聞不着了。

林肯首次聽了莫名其妙。他可以想得出來，這種說法是由於倚靠富人的奴隸所說出來的。然而他必須要看一看這些奴隸怎樣的生活。

林肯深深的受了感動之後，回到海港來了，他可以從一家咖啡店的窗門望出去，看見兩個紅臉的人玩紙牌；管店的輕聲說：昨天，這位有錢的黑奴主人已經把他的兩個裸體的兒子輸掉了；韓克是林肯到紐吳林去的同伴，他說：「他的心受傷了，他不再多說；他無言，看樣子情形不好……好像鐵般的重擔在他的身上。他對我說：『我不做一個奴隸，但是我也不要做奴隸的主人。』」

九

林肯溯密士比河而上的時候，是做輪船的火夫。在六月的天氣，他看見旅客喝酒談笑，我們可以設想，他一定受了

激動，他深深的想了再作一個比較，想到特殊階級和奴隸階級。

奧夫德對於他的使平底船的夥伴，起了大大的印象，請他來，到新撒冷去開一個新的商店，叫他先去，去看他的父親一次，以後他就不再來到他的父親那裏了。他既沒有馬，又沒有船，步行經過草原，到了他的新家。

在新撒冷他既沒有看見奧夫德，也沒有開店，所以他一時沒有事做。但是不久得了許多的朋友，大選舉剛剛過，選舉的書記已經走了，林肯去寫選舉票，所以立刻把他介紹加入地方的政治了。等到奧夫德到了，林肯幫他作木工，造貨架和櫃檯，並且各樣的事都做。最後，貨到了，佈置起來，並且最後做了一個吞奧夫德的招牌，把它釘在外面。現在這一位高大的店員，站在櫃檯的裏面，秤咖啡，賣釘頭。

不久，這一區裏的各人都認得他了，因為奧夫德在門口吹號筒——和裸黑女之對於賣奴人所做的廣告一樣的賣力。「他的力氣很大，能跑能舉，能捧角，甚而至於賈克安姆斯莊也非他的敵手。最後，排定了一個比賽，捧角和吃酒是最普通的比賽。林肯前此已經看見過安姆斯莊是一個有力的，堅實的人，並且是個有名的捧角手。然而力氣和技能不是並行的，林肯不久使得本地的捧角名手低了聲價。有喝采，但是也有耳語。安姆斯莊宣言林肯的打法不對。但是那力氣消失的捧角者，從地上爬起來之後，和他的對手握手，並且宣佈他自己打敗了。後來，這兩位成了密友，過了許多年，他們又遇見了，林肯的智力和口才救了安姆斯莊的兒子的性命。

在店裏的生活是很快樂的。地方很乾淨，光線也充足。架上的，箱中的，桶內的東西條條有序。預備的物品都是當時的必需品，如磁器、鞋襪、食品 and 零物。林肯睡的地方是一個茅舍，在店的後面，自然他要和他的助手同住，在西方五十年來，很

少的人有床，因為床是奢侈品。生產自然不大，全村只有一百多人。生意是關乎奧夫德的，林肯很快樂，因為這裏有充分的時間可以讀書。拿了一堆的書作為枕頭，睡在櫃檯上，手拿著書。他常大聲讀書，有人進來的時候，必定使他們得了喜劇的印象。但是他們知道青年林肯的方法，看他起來，只一笑。然而如果買物的人，要用過長的時候去找他所要的，青年林肯便讓他們去自尋了。他們這時又可聽林肯讀書了。

然而沒有人發怨言的。有那一個能明瞭一個人只要一隻手就可以把一桶麥酒提到櫃檯上，並且智力和氣力是雙方並舉的。再者，他說話的時候，也不是沒有笑談的，常常歡喜作友誼的談話，或者講故事。奧夫德以為用林肯與他自己是有利的。他有時替不能寫信的人寫信，這不能吸引人到店裏來嗎？他也不吸煙，嚼煙，也不喝酒；雖有氣力也不和人爭執，和小孩子玩起來的時候最快樂不過，他睡在地上，讓小孩子在他的身上爬來爬去，他們取笑他拉他取笑。尤其重要的，人們歡喜他的誠實，他是可靠的，稱為誠實的亞伯。

有時他是寡言的，沉鬱的，但是沒有人注意。他不願將這種隱密的情況對人說，只願將光明的這一方面顯給人看。他們笑他，看見他手裏展開書一壁走着，一壁看着，等到他到了特別有興趣的時候，他便停住了，大聲自己讀。笑他的人很有友誼的意思，並且重複的說他所常聽的話，如：「除非使我的思想圓滿，東南西北都達到了，我不感覺着舒服。」

有一天一個主顧從遠在六英里外的地方來告訴他一件喜信，那裏有一冊英文文法。他跑到那裏去，並且借了那一本書，這是他首次與有組織的語文相接觸。有一位朋友借給他一冊吉本，他從牧師那裏借一本歷史的書；他和小學教師談話，得了不少的學問，和討論的時候，也得了不少的益處。

自然的在鄉村的集會中，在地方的文會和辯論會上，這一位身長的青年總是站在首位。他非正式的談話，論到道路，論到鐵路興築到此處之可能，怎樣改良河道，怎樣河道可以受了水閘的節制。河道是他所最歡喜講的題目，他有專門的知識。他的言談很有技術，不久，他的朋友勸他應該到意大利諸州的法律界去，因為在這一新的區域，有才能的人很少。他仍然懷疑，但是他的朋友給他的推動之力。

提醒亞伯拉罕林肯叫他從事於政治的生涯的是詹姆士羅特雷基；他到這個地方來最早，並且發現了新撒冷。他是磨坊的主人，現在則租給奧夫德了。路德雷基也開一個酒店，林肯每晚到他的店裏去。那裏他看見了一個細長的女子，做女紅，相貌雅潔，髮色微褐。不幸的十八歲的安恩並不自由；就是因為這個限制，這種免除危險的自由限制，對於刺激怕羞與女人接近的青年之想像是必需的，因為他常有遊移的夢境想像。

窮人與富者的訂婚是沒有多大機會的，羅特雷基是一個小康之家，平白的把他的女兒給人，他是要得點酬報的，青年麥克尼是富足的。他來自紐約，在西方已經賺了不少的錢，從他的可敬的岳父那裏又得了陪嫁的田地，值一萬二千元。而林肯呢，他是個奇特的青年，長得像個燈柱子，喜讀書，又怕女人，如果不是奧夫德從中幫助，要不是初期的居民生活充滿了變化，只要見了一次這樣的美麗女子，已經自足了，也不能再有什麼進步。

次年，奧夫德開店還沒有過了十二個月，已經破產了。他的敵手希爾東化了很多的錢把店盤了。同樣的，希爾東的經濟也不充裕，正在這時，第一個輪船上行，為恐過灘困難，特雇林肯作為領江。一上一下他就賺了四十塊錢，使得他可以暫顧熾眉之急。

他現在又可以決定他的將來事業是一個店員、政治家或兵士。

自己選擇了政治的職業以後，他出身微賤很有利益，也有阻礙。每一個人認識他，許多的人看見了他就有快樂的笑，自然他也用他的笑料引他們。他怎樣的得人敬重，他怎樣能得着知識的名譽和確實的本領？選舉在那時是很簡單的，他是個二十三歲的青年，必須自己做選舉的代表。他從這個村莊走到那個村莊，手裏拿了一本書，他做事很自然，頗有友誼的態度，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想到他將來要從選舉中出人頭地。晚間的時候，他們有角力和飲酒比賽；然後候選的人站在桌上演講。

他無事而不討人家的歡喜。雖然他有力氣，但是他向不願意傷害人或動物，平衡頭腦的鄉下人比聰明的鎮市上的人更以為這些重要。他們以為這是很奇特的，而歸功於他的良好教育，所以使得他適於立法的工作。他們曾經看見了他，化了很多的功夫讀書，聽見他講故事。他們相信他要演講。無疑的，他有希奇的面孔。他的椅子短了好幾寸，外衣不過只長到腰間，而燕尾也太短。

他站着，思想，手在背後，他的粗糙的外形，使得人想他太蒼老了，好像他是用木頭雕成的；但是他動作了，他的長手一起一落，指示句逗。等到他前來到桌子邊上，他的聽衆格外的留心靜聽，他的句子改為輕鬆。他的聲音並不悅耳，因為高而失調，但是在他忘却自己的演說之下，已經改進了。然而中間，來了一個故事，這都是許多的人所期待的，因為他用大眾的語氣，以幫助他的思想之形勢。我們看林肯是個天生會講故事的人，像他這樣的聰明的，確可以成爲一個大演說家。他願意和別人交換知識，不是要教他們；乃是要使得他們相信，不是要過於規勸，乃是要使得他們接受影響。

他不注重政治的高調，雖然西方的人願意在酒店裏多談這些事，但是他願意只說自己所能明瞭的，與他的隣人生活有關的；河道的整理和公路的改進。他向不停止講說他們中間的事。他講的時候，留心看大眾的情形。有一次一個人起來打他的朋友，他馬上從檯上跳下來，抓住那個人的領子和腰帶，拋他於十尺之外；然後回來整理衣服，蹣跚上檯再講他的比方。

他所加入的是那一黨並沒有多大關係。一直到他二十歲的時候，他稱他自己為民主黨員，和他的父親及表兄弟一樣，但是有克雷氏的口才，韋白斯脫的邏輯，和老自由黨的情調。

林肯自此以後，就成了保守黨。所以他常演說對於先人備極贊揚敬佩，因為他們建設了自由和秩序，他們使得那些開闢不久的州，集合統一。

在他二十三歲時演說，有這樣言簡意賅的結語：「我的政治立場是簡單而甜蜜的，像老婦人之跳舞一樣。我贊成國家銀行。我贊成州際的改良制度和保護稅率。這是我的意見和政治原則。如果我被選舉了，就要謝謝你們，如果不被選舉，也是一樣的謝你們。」他說完了之後，下檯便坐在聽衆之中。有沒有人，他自己感覺着這種簡單的說法？這就可以表現林肯的第二個性格，表明在他的少年的宣言當中，已防備雄心的危險。與其說是他自己，不如說是環境使得他去動作。在他的性格裏，有光明的客觀和命運意識的聯絡，這兩種都是出於他的簡單的，經過痛苦的教養，有了這種聯合，是處於不敗之地。

上面的說話不曾受時間的限制。他分把他的聽衆以下列的說明。（這是林肯自己的作文，他的文法還靠不住，後來

曾經別人的修改。)

「我生長於最低下的生活環境之中，並且以後還是如此。我沒有財產，也沒有盛名的親屬朋友來介紹我。我的情形完全爲本區的獨立的選舉人員所決定，他們贊成選舉我，我應該永誌不忘，用我的勞苦來補償他們的期望。但是如果我們願意我仍在背後工作，那我也只好再度灰心，而爲人所訕笑。」

這一種宣言點綴幽默在內，宣布出身微賤是顯而易見的自負。寫選舉宣言的人，已經覺得這位粗疏不受挫折的青年，對於本地是值得的，並且重視貧窮之尊嚴，這使得他有很多的利益。

十

印第安人的著名領袖黑鷹和白人打仗，因爲他想把他三十年前賣給政府的地奪了回來。他率人擄掠邊境的各處，甚而至於離邊境較遠的新撒冷也受了煩擾。店裏的事已經丟了，又找到了一個新事業，沒有人知道選舉的結果如何，如果不被選舉，恐怕連當兵的機會也失落了。再者和印第安人打仗，並不是個長遠的事，等到戰勝歸來，戰勝者的頭銜也能使得他獲得選舉。所以林肯加入義勇軍，參加的人共有一千六百人，他的一隊裏的人舉他爲隊長。他永不能忘記第一次的選舉。食糧不足，且又軍備不充，他們便進發了，順着河道，彎曲的越過大草原。他對於邊境上的勞苦早有訓練，不足以爲異。敵人差不多看不見，過了一個月他的軍隊便解散了。同時他有一個重要的經驗，是受了與個人決鬥的困擾。他早就有斥責別人的習慣，他所要的很少，希望得的又微薄；但是他常覺得倚仗自己的氣力。現在他被一個名叫湯姆孫的人打倒

了，他是屬於另一隊的。在起初，這一次的失敗，青年人不要對於他希望太著！他向湯姆孫挑戰，並且勝了他兩次。這一次角力不久以後，有一個少佐名叫安迪生的再請他加入軍隊。三十年之後，這兩位又重行相見。

林肯對於戰爭的觀念如何呢？他不贊成打獵和打仗，他也不喜歡殺死動物；解散之後，他又服務了三個禮拜，與其說是冒險，不如說是出於他的職責，或者是因為無事可做。他一定沒有什麼指揮之才。有一次他的一隊到了一個地方，必須經過一個門。搜索枯腸，他不能回憶命令時所用的「原地向後轉」，而最後喊道：「全隊解散兩分鐘，過門再站起隊來！」

另有一次，到了白人所遺棄的營中，他們看見了五個剝去頭皮的死尸。過了多少年之後，他形容的很生動說：「在地上睡了五個人，他們的頭向着我們。每一個人的頭上有一個紅點，和一塊錢一樣大小，紅的皮膚已剝下去了。是可怕的，又是醜惡的紅色的陽光把他們的面色染通紅。」停了一刻再說：「我記得一個人穿了鹿皮衣。」這一種的報告含着想像，這是因為兒童時已經習慣於觀察事物，只要一看，各事就可畢記在心。

他幸而未受傷或者陣亡。他的最大的工作，就是救了一個印第安人。那人走在樹林裏迷失了，他的同伴想要把那人分解。林肯沒有傷了一個敵人，但是從他的同伴手裏救了一個敵人，這就是人類之友的大勝利。

他在回家的時候，馬被人偷去了，他只得步行了。坐了一隻小船走了若干遠，然後再下船，走了一段路回家。本村裏沒有一個歡迎這位自戰線上歸來的人。政治的情形也不好，保守黨不爲人所歡迎，他的第一次參加競選便失敗了。然而在新撒冷一村，他倒在三百票中，得到二百七十七票——這一區多半是屬於民主黨的。林肯的熟人選了林肯。選舉雖然失敗了，但是上床休息一樣的快樂。

他必須想方法以維持生活，所以他借錢參加希爾東商店，作為股東（因為希爾東獨營，自己也失敗了。）換了一個新店名，叫巴樂和林肯商店。巴樂也不是個做生意的人，他可好酒，全部的工作落在林肯的肩上。

林肯有興趣的是和人的談話，並不在於人是否能付賬。他穿的衣服依舊，褲子短了兩三寸，站在櫃檯後邊，甚而至於不能付帳的人，林肯也一體招待。所有的困難是因為店中關門的時候多，巴樂是個貪酒的人，而林肯好像是個寫信的郵政局長。

恐怕是因為他能寫信，這也許是他的進款的唯一的來源；他已經做了四年的工夫，他覺得有種種利益。人們信他，所以來請他，因為他寫讀均佳；現在他能在郵車之傍，讀整個的報紙了。西方向來有這個例子，郵政局長收到了報紙，他還得摘要的把內容講給大家聽。收信的人也請郵政局長讀給他聽；但是他既能替他們讀，他也願將消息告訴別人。林肯是好講故事的，而且研究人性的，對於他很合適；他走路的時候，把那些沒有送的信放在帽子裏，用這種方法多與人熟悉。

這樣的事使得他一天一天與各種思想型態的人接觸。他明瞭了各級的人，人的脾氣，生活的方式，品格的式樣等等；在這以後的數年之中，在這遼遠的地方，他在人的經驗上，得了直接的觀察，這是正式的教育所得不着的。

然而他仍是勤學不倦的好讀書。他能得着的，就是他的食糧；經過他手的報紙，他總讀完，他從路過的人借來書讀。有時候，遷移了來的居民要把一桶滿了的廢物廢掉，林肯就去把它買來。過了幾天，把桶裏的廢物清理一番，他發現了裏面有四冊著名的書，就是勃來斯東的英國法律註釋，這是那時代著名的書。這一部書供給給他無限的教訓，增加他很多的知識。他從法官與律師的地方借得了許多的書，沉浸其中，一人獨讀。

但是不久他認識了一個有飄泊嗜好的人，耗費他的時間於河邊，作垂釣之戲，而回想一兩句沙氏比亞和本仁之詩句。他把所引起的句子讀與林肯聽，並且給他看原文，林肯的眼界便更擴大了。然而林肯懇切的要得到歷史的書。在歷史裏面，他可以看見他的國家領袖是多少反對奴隸制度的；華盛頓、亞當士、傑非孫、麥迪孫、佛蘭克林及韓密頓等，最上等的人，甚至於黑奴的主人要應用各種方法制止奴隸的擴張。把這一些熟記心中，他不能不記得華盛頓不願追緝一個逃亡的女黑奴，要讓她自由決定回來與否。

然而讀書和與人研究學問並不能維持生活，所開的店自然也沒有發展，到了末期，債主把店裏所有的東西都抵押一空了。巴樂走了，林肯一個人獨來負債，共計一千一百元。要求每日溫飽還算容易，他可以在郵局職務的薪俸以外，再賺一點錢。維持日常生活尚可，但是如何負得起這樣重的債呢？

他有一個朋友，是春田的測量家，春田離開這地二十英里，他常常告訴他，像他這樣才能的人要是用智慧就可以比用手多賺三倍的錢，藉着小學教員的幫助，他學得了算學的初步，以及算學簡單機械的應用。過了六個星期以後，他被委派為新撒冷地方的副測量員。這使得他忙得不得開交，因為土地時常換主人；有一天計劃一條路線，賺了三塊錢，另外得了五角錢作為繪圖之用。兩種工作同時進行：一方面作測量員；一方面在這一區作遞信的工作。無疑的，他沒有忘記了華盛頓年青的時候也做過測量員——那是八十年以前的事，還賺了三倍的錢。這一個謙恭的青年想到可是我們不都是華盛頓，於是迎風吹哨。

他這種生活是多麼的快樂啊，可是還要背那沉重的死債。毫不講情理的債主把他的馬牽走了，沒有了馬，如何在鄉

裏走來走去；拿了他的馬鞍，他的馬勒，他的測量器具。有幾個朋友聯合起來，把這些不可少的東西贖了回來。他在那時候真窮得可憐，但是景况不佳的時候，他常跑到安姆斯莊那裏，在花園裏幫他堆木頭，替嬰兒搖籃，和大孩子們讀故事，在地鋪上吃一頓飯。

常常向林肯取信的，有一個人名叫安恩·羅德雷基。安恩的未婚夫到紐約做生意去了，等到回來的時候就要結婚了。但是他的信日漸其少了；他寫信的時候，他是猶疑的，說到他的父親死了，所以不能早日結婚，留在東方，一時不得回來。地方的人流言恐怕約翰·麥克尼爾要討安恩了。風傳他也願意和另外一個男子結婚，以得安恩；因為還有另外一個人向安恩求婚，那就是林肯的朋友三黑。

林肯的感情深深的受了刺激，他的心中受了糾紛。在這一時候，他對於女人的害羞達到了極度。在店裏的時候，就不願招待她們。這時有一個婦人帶了三個女兒來，到羅德雷基的旅館住了幾個禮拜，他怕他們，甚至於不願和他們坐在一桌吃飯。有些人說，恐怕他怕結婚。而在他自己呢，這是先天的憂鬱的結果，所以使得他格外不願與女人接近。林肯有一位朋友會記得那時林肯有一句話：「我在朋友之中，我覺得很快樂。但是我在孤獨的時候，我的心理上起了一種壓抑，甚至我不敢帶了一把小刀。」

寂寞，而心中憂愁，又負焦慮的重擔，充滿了祕密的渴望，等到他得知他所愛的女子自由了，他反倒完全的受困擾。他能不能嚴正的願意她和他結婚？他肯不肯再蹈他的母親惡運的覆轍，而成為愛與迷失的犧牲？如果不能和她結婚他就不能快樂嗎？然而他如何能讓三黑呢？三黑不過比他稍好一點。林肯住在羅德雷基的店中，這種的衝突，在他的心中反覆

的交織着。現在他是和他所幻想的女子很相近了。

然而他並不再進一步，要求得她。不等到人家曉得麥克尼爾不過是一個別名，他的真名原為麥克那摩並且是一個壞人，林肯就為他的缺席的情敵而辯護。在麥克那摩還沒有離開之前，他用別的名字買地皮，為得是避免家庭的糾紛。林肯曉得了這種情形，等到這個故事發表了，因為要誹謗麥克拿摩，他就把這個故事的真情解釋給安恩聽。可憐的安恩不知道怎樣的做法，她猶疑不決要和紐約的愛人完全分離，因為她的父親羅德雷基店裏已經虧空，並且他是麥克那摩的房客，自然歡喜麥克那摩作他的女婿。同時，安恩在酒店裏，必須服事客人，手裏拿着籃子，必須替在磨坊裏工作的人預備飯，來吃飯的人就是兩個向她求婚的人：一個是小康之家的三黑，用口才來求她的好感；一個是窮苦的又沉默的林肯。

十一

意大利諾州的立法院，每兩年舉行選舉一次，等到選舉的時候來到，林肯又去競選。清教派說他是個無神主義者，不論他的信條如何，但是他常是對於兒童和動物表示仁愛的，所以他一而再的被選。在意大利諾州的立法院繼續服務至八年之久，從二十五歲的那一年起，一直到三十三歲。在那個時代，他所學得的政治生活上的詭計是很少的，但是大多是道德的和靈性上的黨的辯論。他的領袖是克雷，他的模範是傑佛孫。

亨利克雷是那時代的著名的大政治家。林肯歡喜比較他的性質，又是不容易激動的，沒有別的，只有敬重克雷，因為他以為最好與反對黨妥協，而不去激怒他們，除非是整個的安定受了危害。克雷現在是六十歲的人了，好像是國家的長

者，自然是舊有的遺傳的保護人。他生於美國宣布獨立之年，也是與英國作第二次會議的人。克雷熱烈的擁護無論什麼可以保障永久的自由的。因為這種關係，所以他贊成高稅率，以保護美國，免遭英國之競爭；他贊助公共工程，增進工商業；其他均屬次要的，如奴隸問題，用以維持聯邦之完整。在他看來，聯合是自由的主要來源，是獨立的憑證，在專制的歐洲看來，似乎預先已經看見這少年共和國的傾覆。他成了民主黨傑佛孫的信徒。在傑佛孫死的時候，林肯已經成人了，那時全國為傑佛孫誌哀，此後便隨從克雷之腳蹤。

是傑佛孫，並不是華盛頓吸引林肯的注意，在性質一方面，在瞭解一方面都是如此。傑佛孫已經避去他的英雄的容態。因為他富於社會的同情，所以希望改良人類的相互關係，與其說是個設計的工程師，不如說是個應用技術的人，瞭解世人的心理比世界的大勢更透澈，在希臘的文義上，是個民主主義的信徒。林肯歡喜引用傑佛孫的說話，自然熟悉他的著名的一段：「我們把握這些真理，作為自己的根據；所有的人一律平等；上天賦與他們的，有不可侵奪之權利；這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快樂的追求。要獲得這些權利，所以人們組織了政府，人們從政府的同意裏，得到了他們的權力。」

所可驚異者，傑佛孫立好了這些條件，並且用他的不可折服的邏輯獲得了根據，不是應該對於奴隸作一種預言嗎？他自己是一個奴隸的主人，他曾經寫道：

「主人與奴隸間的事務是一個永久的粗暴脾氣的練習，一方面是最無原諒的專制，一方面是退化的屈服。為什麼政治家受咒詛，背負使得一半的公民踐踏在另一半的人民身上，使那些人成為專制的人，而這些人成為仇人，破壞這一方面的道德，而壓迫那一部分人。因為人民的道德，他們的工業也破壞了。在溫帶區域，要使得別人替他工作，他自己就不

願作工。……誠然我想到上帝是公正的時候，我不禁戰慄了。」

這是一天一天的格外清楚，奴隸的問題與維持國家的統一有關。一而再的，明明的，南方要退出北方，如果奴隸的問題要提了出來。林肯曾經讀過美國奴隸的開始。他同時知道五月花號輪船到了新英蘭海岸的事件，十九個奴隸到了海岸，後來稱為加羅里納州。有好的運氣，有壞的運氣，有希望，有灰心，這一年都來了，到了後來的世紀中，使得南北發生衝突。他知道憲法成立的時候，原有意要有一條承認奴隸；到了結果，這一條變象了；而憲法裏的詞句也表示模稜兩可。「代表和稅率應依各州分配，以各州之自由人之全數而定……及五分之三之其他人民。」所謂之其他人民者，即指奴隸而言；謝謝用這一種方法分配代表，奴隸的主人能派遣不平均數目的代表，加入國會。簡而言之，就是南方的代表可以超過北方。但是自一七八七年七月十三日的政府法令以還，歐海歐河之西北各州之政府，禁止該區有奴隸制度。

在國家初成立之時，有六州有奴隸，而現在則十四州有奴隸。所以加增的緣故是因為一八〇三年買了路易撒納，在密士比河西岸加增了廣大的土地，分成新的州，關於潛在的奴隸的擴張，現在成了實際的問題。傑佛孫看出來內戰的遠因；他說：「這種嚴重的問題，像夜裏的響鐘一樣，使得我充滿了恐懼。」然後克雷氏用米蘇利的妥協方法，拯救國家於分裂。買了路易撒納的領土以後，限制北緯三十六度三十分以外（米蘇利州之南還不准許有奴隸，米蘇利州除外。明白的說，米蘇利就是一個有奴隸的州。這是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二一年的事。

自從那個時期以後，又過了十五年，問題日見其嚴重。因為有了西部加入議會的力量，北方於是制定了進口高稅率，使得南部各州，起而反抗。一八三二年，制度消除法，南加羅里納宣佈「國會制定法律，抽入口貨之稅率是不合法的，沒有

根據的，也不能拘束該州的官吏和公民。」他們願以兵戎相見——但是安得魯傑克採決定堅持統一，結果，稅則修正了，和南部諸州作了妥協。

凡他到是意大利諸州的首府，充滿了各樣關於奴隸的講話，在州議會裏有八十一個代表，分成兩院。他們在一個木屋裏聚會。林肯這時候借些錢買點新衣服，穿一套藍色衣服，坐在那初期的議會裏，安靜的聽。在那裏坐了一回，他可以收下三塊錢，還可以得到筆、墨水和寫字的紙張。他想的是什麼？這些政治家，他們當中有許多是律師，能給他好的印象嗎？他們有沒有比這位二十五歲測量員兼郵局長多讀些東西，他曾經有兩次旅行到過南方，而多年以來，他能得的書，總讀得透徹？他們的演說並沒有特異之點；很少的人有顯著的才幹；很少的能刺激他的野心。他在議會裏是寡言的，他們還沒有回到旅館裏，他的立法同伴還沒有把正式的事放在一邊，他就開口講述故事。

所以不久，他成爲一個好講故事的人。他們稱他爲桑加門酋長，許多人對於他靜默不言發生異樣的感覺；但是沒有人能忽略他的奇怪樣子。尤其重要者，和他同排坐的有一個人對於他加以注意；他和林肯不同，矮而胖，胸像桶樣的圓，臂闊，眉寬，充滿了生活之力，來來去去容易和別人認識，他是東方來的一位官吏，是一個民主黨員，是一個窮苦的人，比林肯年青了幾歲。他的名字是司提反達古拉斯。他是出於知識階級，願意與人接近，隨便談話，和林肯比較起來，正是相反，因爲他是粗糙的，默聲的，古怪的，可笑的個高人，他們兩個正像挑選來做戲的一樣。他們並不衝突，林肯好像是不大注意達古拉斯。達古拉斯各人都很注意，與他們來往，因爲他有雄心，注意最高的地位。每個政治家都可作他的敵手。他承認他們的力量，但是覺得這個寂寞的人並不要緊；林肯並不能損害他。

十二

東方人名叫麥克那摩的另有一個名字，顯而易見的永遠沒有再來。林肯從凡地利回到了新撒冷，他看見了羅德雷基已經到了窮苦的景象之下，首先到這裏住居的人，不得已把酒店放棄了，而遷到一去不同的麥克那摩的農場上去。美麗的安恩愛麥克的心也從此治好了。她已經把他和兩個本地追求她的人作一個比較。再者三黑的求婚可算是過去了。但是這裏有一個人已經愛他恆久，有三年了；這一個人結了婚以後，恐怕只有安靜和貧窮，而無財富，這個人寧願出力而生活，不願求他人的幫助。這一個人有默然的尊嚴，自己否認的心田，安恩現在統治他的過癡了。這兩個人訂婚了。

春天來了，林肯常常騎馬到羅德雷基的農場上去。他是二十六歲了，她比較他輕了四歲。訂婚以後是最快樂的時候。對於這個憂鬱的人，這種景緻不過是在快樂境地的一個停留，快快的，使得他又流入於黑暗之中。

到了夏天，瘧疾流行於新撒冷區，這一種熱病已經使得他的親屬病死，而他的母親病死於印第安納州，現在又到了他，他的朋友和他的未婚妻。他的堅強的身體和這個疾病奮鬥，末了得到了勝利。朋友死了，最後林肯看見他所愛的人也死了。他受了很大的振動。經過了困苦的缺乏快樂的童年，他冒險決定使得他的心定在快樂的夢上。同樣的，他希望他歡喜他的許多的高興的同伴已被困為奴隸。從他的幻想之中，他作了一曲情調，要唱給他自己和別人聽；但是忽然間這個情調停止了，他的期望還成一個孤獨。在喪事以後，他時常徘徊於桑加門河傍之樹林內，輕輕的自言自語，這又何足為奇？或者有時快快的步行七英里，到了她的墓前，誌哀？他受了一個親密的醫生的勸告，叫他去到一個朋友家去住，在那裏，他

幫助收割。但是有一次在暴風雨的時候，他們忽然聽見他喊叫：「她在那裏孤獨的輪着，我實在不能忍受了。暴風雨不應該擊打在他的墓上！」

因為他有憂鬱病，所以他不敢帶小刀在身邊，使得他極度的灰心。

十三

然而，生活不停的進行；能節制而不自殺的，必定要想法子生活。發展品格的法則在早年期已經定規好了；甚至於有不安定的情境的，沒有雄心，沒有生活之目的，沒有必需物的鞭策，就要循通常的軌跡而進行，直至事件之內在的邏輯所遇見的事為止。再者，林肯的性質是基本康健的，雖受長時期的陰暗影響，仍不為所動。神經上的危機是嚴重的，但是逃避了，並且一個有想像氣質的人，沒有了具體的快樂，就能躲避到夢境裏去，因為這種緣故，所以能快快的回到冷靜的實際。

現在是二十七歲了，他的苦讀的時代已過了。他要專長於一方面，法律和歷史的知識是必需的；有一個朋友替他解釋法律的初步。這種偶爾的教育漸成爲確實的了。土地的交易日見其繁，林肯時去測量土地，他也希望講政治；或者有時講故事；評判角力，或仲裁糾紛。用這種方法，他漸與選民發生關係，而獲得了重選。

然而他的第二次的選舉競賽和第一次不同了。他已經成爲一個政治家，他看出了許多同事人的選舉方法，他仔細的學得怎樣寫信，怎樣演說。他的自信心也加增了，他的方法也複雜了，他的態度比兩年以前不同了。他自己發展一種方

案，作爲他的黨內方案；應了地方報紙的邀約，也要顯示他的手法如何。

「我去分擔政府的利益，幫助政府擔負重擔。結果，我承認所有的白人能付稅的有選舉權，或者執鎗衛國（不應把婦女置諸例外）若是我被舉了，我就要以桑加門全境的人作爲選我的人，不問他反對我與否。既然作了他們的代表，我就要受他們意志的節制，我有知道他們的意志的方法，關於其他的事，我自己的判斷告訴我所要做的事，用以加增他們的利益。不問選舉與否，我仍去進行賣官地，使得我們的一州能開運河，造鐵路，不用借款而付利息。」

在他第一次從事於競選的時候，他沒有堅定的立場，但是現在有人反對他，他就要反駁了。這一個人是一個本地有尊嚴的人，使得大家驚異，在他的春田房子上，首先裝上避雷針，同答演說者辯論，林肯的結論如下：

「前一位開始他的演詞的時候說，那個青年人應該使他坐下。諸位同胞，這是你，不是我，要說我應該起來，或坐下。這一位先生說我是一個青年人；但是他忘記了我在智謀上和政治的事上已老有經驗了。我要生活，我要地位，我要人認識；但是我寧可死，像這一位先生，而不願意活着看見我改變我的政治立場，只有三千元薪金一年的職位，因爲要避免上帝譴責他的惡良心，而在房子上裝一個避雷針。」

戰爭的慾望似乎已使得他蘇醒；並且他的諷刺，在這裏不過是一個笑談，而成爲一把長劍。在這些戰爭的年月，他的尊嚴與日俱長，不惟沒有受損傷，而且增加他的康健自負。有人訂了報紙，但是付費遲緩；現在他要收條了。林肯作郵局長的時候說「我很奇怪法律需要報紙預先付費，現在我已經等了一整年，你選擇要傷我的感情，恐嚇我，除非你得了一張收條，我恐怕可以再付你一次。」

有一個民主黨的候補人宣佈林肯的惡行，他便寫了這一封信：

「有人告訴我在我上禮拜缺席的時候，你公然的說你得到了事實，如果為大眾所知，一定可以使得愛德華和我下一次的競選失敗；但是因為我們的緣故，請你不要發表。沒有別人比我再贊成這一件事的，並且很少的人不是不願意接受，但是因為對於我有益，就對於公眾不公平了，所以我請求你打消這種意思。我有了一次桑加門人民的信任，那已足了；如果我做了什麼事，或者是計劃的，或者是錯行的，若是公佈了就要影響他們的信任，如果知道這件事情，而保守秘密，就是國家利益的罪人。我看我自己不能尋得了任何事實，真的或假設的，你說；據我看來，你的真實不能使得我有一刻疑惑你是至少相信你所說的。你個人對於我推崇我受寵若驚；但是我希望在成熟的考慮之下，你就可以熟觀公眾的利益作為重大的考慮，所以讓那最惡劣的來罷！」

「我實實在在的對你說，你的候補選舉之宣言，不問是使我降低到什麼程度，我們的友誼不會破裂的。」

「我希望你早日回答，但是你有自由刊行宣佈之權。」

這裏我們就看見林肯的首次寫文的風格。他堅定的腳踏實地，不愧稱為誠實的林肯，這是很明顯的，他知道敵人的手段。那末，什麼禁止他能發不回答這種反辯呢？考慮友誼和政治的手腕。因為佯裝保護真理，他可以把他熱心公諸於公眾的服務，寧願犧牲自己。通常承認那件事，他是歡喜接受愛護的，沒有預期的吸引人注意他的謙虛，並且他知道接受他的信的人，在表示他的隱藏的慚惡以後，因為「要希望回復。」所以只得守口如瓶了。這種拙劣的攻擊，不過使得林肯的選舉勝利，達到漲潮，因為若是他的敵手不去刊行這一封信，林肯就要設法使得大家知道。因為對手不敢照原來的計

劉猛烈的攻擊，林肯就可以得到公衆的信任。他的名譽受攻擊的時候，他就能出來保護。

但是等到敵方真正表示友誼的時候，在會議的時候，就給林肯增高了聲價，林肯對那參加會議的農夫說到：我是太窮了，連一個馬車都沒有，但是我的朋友慷慨的請我和他同坐。我請你們選舉我，如果你們願意的話，不然就請你們選舉我的敵手，因為他是一個好人。」

他既然重被選了，這是保守黨第一次得到了勝利，加入一個叫九位長人的委員會（他們平均六尺高，二百磅重）專心致志於勇敢的財政計劃。林肯輪着他便努力工作，同他們談論，講價，收集選舉票，要把州內的首府移到春田去。照着他的個人看來，他的性質是不配作財政的專家，甚至於養自己家的問題，還顧不全。有一次，他坦白的在議會中說到政治的工作：「這一班人不對於人民的興趣發生興趣，人民的大多數之去誠實的人，尙有很長的一步。我很自由的說這一句話，因為我自己是一個政治家，不能以為這是私人的事。」結語的承認完全是正式的。還是自己感覺着與他的同僚不同的口脛。這並不是攻擊別人，乃是純全根據於他的動機，因為他預先的知道，別的人說話都有他們的目的，而他自己則無此目的。

自然他曉得貧窮的世界，金錢的價值，在他被舉以後，他知道了，真的實踐家的利益，然而沒有一次因為自己的利益而投虛假的票。這對於他的本性格格是容易的事，若是不是出於本性的，非有強力不可。因為有蘇格拉底的才能，能看見一個問題的兩方面，他可以在衝突的願望上，權其輕重。永不受不真實的動機所影響，而原諒自己的行爲。

林肯和九位長人委員會決定遷移首府，自凡地利移至春田。因為商業，交通，便利立法的手續，全意大利諾州的發展自

然要走到這一方面。林肯也有個人的興趣；他覺得他的鄉村的生活的日期結束了，願意從事於大規模的活動，使得他成爲政治家。別人有其他的原因，願意首府仍在凡地利。第三者願意有條件的遷移首府。最後，用靈巧的方法，決定遷至泰田。這是林肯的大勝利。

「林肯對於婦女有高尙的觀念，我可以證明，在我們常與他接近之下，我向來沒有聽他說過女人的惡言，也沒有說過異性的壞話，這是普通的男子所易犯的。他雖不能完全不與女人來往，但是可以信任他有一個純潔有德行的生活。他的意見以爲女人和男子一樣，也可以提出離婚。他有正常的意識，公平的意識，他的榮譽，使得他不願破壞婚姻……我已經看見林肯受過試探，我已經看見林肯拒絕婦女的接近。」

這種仔細的觀察言語，是林肯的親密的人說的，可以看出來他遇見女人不知採取那一條路。他孤獨的時候，有詩家的性格，他感覺得需要女人；然而他有生來的品格，關於異性的事容易害羞。他既然動作遲緩，他常受決定型態的婦女之攻擊，這一班婦女要奪取男子的地位。一個女子的輕柔的聲音，聽在他的心裏之後，但是他不行，等待了好幾年，一直到她的婚約解除，林肯以她爲吸引人的，就是她的不幸和她的貧窮。現在她死了。又過了一年，又來了一個女人。

在議會休會的時候，林肯到新撒冷去，住在一個熟人，已經結婚了的婦人家裏，這一位婦人常常提到他的妹子。他三年前以前曾經遇見過她的妹子一次，一半談笑，一半真事，他答應了和她結婚，如果她回到新撒冷來。

「自然接受這種建議，你知道除此以外，我也沒有別的法，我實在是不贊成的。三年以前我看見了她的妹子，以爲她是有智慧的，是可人的，所以對於和他百年偕老，也不表示反對。」

這就是這一件事的開始，兩個婦女在一齊計劃替一個男子結婚，這位男子孤獨的已長久了。她比林肯還大一歲，受的教育較好，而財產也比較多。對於他呢，他再沒有反對的餘地了。

相當的期間，馬麗歐文來了——林肯反倒感覺不自然起來。

「過了多時，這位女子覺得進行的已差不多了。使我不能容忍了。因為對於我，她之來這樣的適逢其時，可見她是極願意的；但是，在回想之下，對於我，她或者被他的姊姊所勸而來，不提到我論到她的事，所以我結論就是沒有其他反對的事，我也願意拋棄了……過了幾天，我們見面了；雖然我前此看見過她，她並不符合我對於她的想像。我知道她的身體特別大，她似乎是可以作法斯達夫的對手。我知道她是個老處女——在生活裏我沒有看見過這樣的結合，不問是真的，或想像的，我寧願脫離這種的奴隸生活。我回家之後，我覺得她沒有什麼特點可以變換我的意見。她是那個樣子，我是這樣。我現在計劃，在改變我的情形之後，怎樣的生活，怎樣延擱這種苦難的日子，我是十二分恐懼的。這和愛爾蘭人之畏絞刑一樣。」

他開始在各樣的事上，使得她不歡喜。對於這個老處女，他似乎是不修飾的人，一點也不注意她，好像許多少女願意男人注意她們似的。有時他們騎馬經過鄉下，男人幫助女人，拉着她們過小溪河，可是林肯一點也不幫助她。她發怨言說，他太不管事了，他便轉身來說：「你很靈巧的，能當心自己。」然而他有一次弄污了自己的最好的衣服，因為有一隻豬從汙泥中跑過去。這似乎是對於她是可以大發脾氣。他拒絕替女人抱小孩子走向高的地方。她就呼他為粗野。這種的不和諧逐漸增加。有一次，他在外做工測量，過了一個禮拜回來，她竟拒絕見他。

最後在他的生活中，來了一個刺激。過了五年，法院遷移到春田去了。他的計劃已經成功了，現在他作再進一步的冒險。他要在春田開始執行律師的生涯了。並不用考試，不過有了執行律務的執照就可以了。他借了許多律法的書，讀遍了有許多地方的律師，還不如他。再者，他已經有了使對人熟悉，對事熟悉的經驗，出於實際生活的經驗，比諸書本知識，強勝百倍。實行可以補理論之不足，他的幫辦可以幫助他其他的事。他不是遠近聞名了嗎？他是一個郵局長，一個測量員，一個店員，一個造籬笆的人，一個立法院的候選人，他已經與州內的一半人士有了接觸了。他的經驗是公衆的演說，知道地方情形，得到了他的專門職業，尤其重要的，他漸漸的有了自信心，使得他做這種冒險。若是失敗了，不過是許多失敗中之一個！

他還是和往日一樣的貧窮，然而他沒有心求錢財。他二十八歲了，去開始一個新的生活，騎上一個借來的馬，衣袋裏還有七塊錢，他負的債超過一千元，和一個他不關心的女子訂婚了。

第二編 服務社會與社交生活

九十年之前，意大利諸州之春田城，有人口一千五百，並有四個旅館；和春田鎮競爭的只有詩加哥城，因為那城是意大利諸州立法院所在的地方，論到重要性還不如春田城。因為是州內政治的中心，這個新興的城市在那尚未砌鋪的通衢之上，似乎是感覺着和華盛頓京城同樣的意味。漸漸的成爲社會的中心。富人們已經建造了磚瓦房屋。多數人民原籍南方，現在居然來到北方城中，雖不能多蓄僕婢，然而顯享富家翁之生活。

再者，用這樣短的看法，不能一目瞭然全城的狀況。除了制定律法之外，還要採取別的方法，方可把奴隸趕出於大街之外。事實上，市政會已經修改了一種禁律，因為南方來的富足的移民而制定的，法文上說：「沒有帶環子的奴隸，不得在春田的街上行走。」

遷移首府到春田以後的第一件社交大事是跳舞會，林肯也是招待委員之一。他還沒有想到這次的大會對於他的生活之影響如何。

林肯到了春田的時候，手無分文，他看見了一個老兵，現在開店，林肯問他可否買一隻床，而日後付錢給他。這就是斯波德。斯波德是一個仁慈的人，和別人比較起來，他是有婦女的顏色。他的面孔上面有濃厚的鬚鬚。雖然在幾方面是一個

夢想家，像林肯一樣，要躲避真實的生活，他好像有壞脾氣，出自一個小康之家。斯波德既缺乏身體的力量，也缺乏心理的才能，但是這就是林肯成其尊嚴地位的根據。

既然是一個善人，所以他對於同伴表示熱誠的歡迎，在店裏讓林肯和他自己共同睡一張床，不久以後有四個青年住在一處。林肯把他所背的包裹拿上了樓以後，再下來說：「好，斯波德，我就搬進來。」

他暫時和勃特勒一同吃飯，他常說，結算飯賬不必這樣子急。自然，林肯放棄了他的新撤冷的測量員郵局長，並且還得負起很重的債。所以，他必須尋得進款的一個新來源，過了三個禮拜之後，他和一個地方律師合夥，執行律務。司徒德就是從前借法律的書給林肯的人，要到華盛頓國會裏去，如果被舉而去了，他的家裏便需要一個幫辦。他知道林肯的常識和口才才是很有價值的，雖則他的法律知識很淺薄，但是可用，所以便訂約了。於是釘了一塊招牌在門上，稱為司徒德林肯律師辦公處。這樣有四年之久。

辦公室很狹小，有幾個粗糙的書架子，一張桌子，兩張椅子，紙和滿室的灰塵。我們長而瘦的人，素來是在野外中過生活的，現在改變了他的職業，他可以盡情的使用他的時間，這一個是貧窮的，自立的，現在負了一個重的責任。他須寫法律的文件，並且準時出席法庭，而控訴償還債務。他這一個人好像是多種藝術的玩意兒的，現在成了一個正當事業的人。怎麼樣呢？他已經一部分適應了他的職業，而另一部分，使得職業適合他的胃口。

起初的時候是容易的，而且乏味的，因為司徒德是滿有經驗的而且是個領袖，自然他自己去對付最有興趣的案子，而把小的事情交給林肯。所以林肯必須要處理人民因買賣地產所引起的爭執。任何的測量員都是可以處理的，或者關

於牛軋鍋竈的不同的意見。然而過了不久，來了一種案件，使得這位青年遠近聞名，因為他有特別的對付方法。林肯向來沒有像典型的律師歡喜法律邏輯的複雜，和法律的文字解釋。對於他有興趣的是他的公平意識，這個機會，使得他能幫助被壓迫的。在政治生活上，他已經表現過反對腐敗政治，現在他移轉他的熱情，到了律務之上。

有一個女人來請他處理遺產的事——從她的丈夫所得的十英畝遺產。她來的時候，她發現了一個老將軍要想吞下她的遺產，據他說來，死者欠債，把這塊地已經抵押在他手裏。司徒德和林肯處理這件案子，發現了老將軍的文件是虛假的。他是從東方來的移民，來尋求職位，他要被舉為法官，曉得了這種假的文件要是披露了，不免危害他的被舉，他宣佈這一個有問題的文件，是由於有人不懷好念，加雜在他的文件之內。林肯這時大怒，在選舉未行之前幾天，他先發一個單張，不具名，把這件事情的前後敘述清楚，在末尾這樣的說：

「我只有這種宣言，因為有許多人知道說，這個假造文件是故意的加雜在那將軍的文件裏；因為我們無人敢說話，就把這件事情的真面目隱藏了，我不說自己的名字；但是諸位要想知道他的名字，請問報館主筆，他就可以告訴你們。」這位將軍沒有被選舉，林肯的名字倒為人所知，筆墨的戰爭於是開始了。林肯對於那將軍的宣言下註解道：

「要記得，他第一次到這一州來的時候，他想作一個律師，並且確實執行計劃，要引一個犯謀殺的罪的人，將保護那人的生命之權，完全交在他的手裏，實際上拿到了他的錢，而使得他處死刑。」

關於林肯的其他宣言，林肯說道：「這完全是虛假的和地獄一樣。」再說：「總之，我有一個人要替他抗辯，和亞當士將軍一樣，但是我厭惡像他這樣的哀鳴。」林肯在新聞上的末後的說話是：「別矣，將軍。我願與你在法庭再行見面，

——不然當在何時何處你願意與那位寡婦解決這個土地的問題。」林肯勝了他的案了，因此出名了，於是法利賽人視之如虎。

不久，這位青年人他所要的都能得着，但是只有錢不能得着。在各方面，他都運氣。他在議會中是他一黨的領袖；是一個小城市裏人所喜歡的人物，因為人人都知道，他主張從凡德利遷到春田作為首府。在這種地位上，他可以研究新的和有興趣的事務；他是和其他各種事業上奮鬥的勝利者一樣，並且是人所歡迎的講故事專家。

他所最歡喜的是坐在斯波德的辦公室，討論問題。有靈巧的勃蘭寧，有精通世事的貝克，和有工夫就來本城的司徒德，和牧師湯姆士，坐在櫃檯上，圍着斯波德，只有他是極匆忙的。有時，民主黨員達古拉斯來了，參加辯論，或者對某事表示同意。這一班青年人有充足的力量，是這一個城市所用不了的。他們懇切的讀報紙，他們談論事情，能做出來比華盛頓京城所做的還好。這一班人組成了一個非正式的辯論會；女人不得撞入，因為只有男人能成友誼。他們彼此對讀論文。林肯先作他第一篇文章，論到女人的德行，並且寫了一首詩，論到女人的引誘，末了有兩行說道：

「不問愚人怎樣的說，

彼此嫉妬喧嚷狂吠，

沒有女人走錯了路，

是沒有男人的幫助。」

這種表示的情態對於做戲劇家的法律顧問的人，倒是更實在的。做地產買賣者用不着它。所以他贊成旅行劇團的

表演，這是清教徒在本城所禁止的。他代替那些人免費代訴，等到案子到法庭的時候，他又表現了許多幽默，一直到註銷了禁令。因為他有這種舉動，所以稱之為非基督徒式的。

在這個時候，林肯在春田的青年大戲院做他的第一次的大演說，論到「我們政治組織的永久性。」預備的時候很當心。他說美國不要怕外來的危險。

「歐洲、亞洲和非洲的軍隊聯合起來……請拿破崙做總司令，雖經了一千年也不能用武力來到歐海、歐河來飲一滴之水，或在藍崖來行軍。」真能危害美國的，必定是出於內部。既然是自由人的國家，我們必須永久生活，或自殺而死。」他再進一步論到惡兆頭說：「我的意思是說，不顧法律的增加情形，佈滿了全國。」他暗指聖路易城之對於黑人之凌瀾而繼續的說道：

「這就是暴徒的法律，這種情形一天一天的加增在這種出名較晚的愛法律和秩序的國家……我們怎樣的防衛它呢？回答是很簡單的。請每一個美國人，每一個愛自由的人，每一個賢明的子孫，藉着革命的血起誓，永不破壞本國法律之任何一點，也不准許別人破壞。像一七七六年擁護獨立之宣言一樣，所以擁護憲法和法律，請每一個美國人以其生命財產和其神聖的榮譽以為擔保。許多的偉大的良善的人對於任何責任都是充足的，可以發現那些除了希望在國會裏，有座位以外沒有別的雄心，得任一州之長或者總統的坐位；但是這既不屬於獅子的家庭，也非屬於鷹之家庭。什麼？你們想這些地方能使亞力山大，該撒或者拿破崙滿意嗎？永遠不能！頂高的天才輕視打敗的路。熱烈的感情能幫助我們，但是除此以外，也沒有別的。在將來即成爲我們的敵人。理性——冷酷的，精明的，沒有熱情的理性——必定成爲我們將來

擁護與防衛的武器。」

這是一個有色彩的、豪華的腔調——林肯的新的聲調。在這光亮很小的一室之中，聽的人又都是青年，這一個演講的人提高他的聲音，用了充分的註解，作了一個正式的演說，好一似國家元首在極大危險的時候所要講的，講這沉重的演說。但是，沒有一個人，甚而至於演說的人他自己也沒有預先看見這種情形。他不過只試驗他的聲音，好像大風琴限於一個小房間裏一樣。然而有些勇敢的光閃照在他的演辭之中，證明他的雄心的想像，青年天才家的想像看到過去的英雄，這一種想像居於專治和公眾的福利之中，居於理性和自專之中。在這一次的青年光輝之中，這一種演辭，使得我們閃爍的看出他的靈性的深處，這種軼事，藏在他自己和別人之中。

然而他主張這種理由並不是沒有原因的。他青年時代的苦鬥，所受教育的困難，他的進步之緩慢，他對於人類心理性的認識——這些聯合起來使得他奮鬥，只有向高尙的這一條路，照着他所知道是屬於實際的。

林肯看出來了美國東部各州採取一種危險的政策，他不能不承認那些人希望政府有一個簡單直接的宣言，就是說，沒有一個人生來是奴隸。他對於這件事情的修正，在對於他的一黨的辯護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本席深以為奴隸制度是根基於不公平和敗壞的政策，但是採取廢除奴隸不惟不能免除這種罪名，反而使其增長。」

「他們相信美國之國會並無權利干涉各州內的奴隸制度。」

「他們承認美國國會只有在哥倫比亞區，有廢除奴隸之權利，但是那一種權利除非出於該地人民之要求，不得施

行。」

這一種半塗的行徑，他可以參考到南方去的經驗，歷史的研究，他的廣博的知識，和他的領袖傑佛孫在五十年前所寫的相符合。

「沒有人比我不願意看你證明我們黑人兄弟的知能和其他各色人等一樣；並且要他們的表面是因為他們在非洲和美洲的現況逐漸低下所致。我敢說，沒有人不願意看見一個好制度的實施，使得他們的身心增高，快快的希望承認他們現在的低下狀況之後，就願他們可以取消。」

林肯的詞句之修正，曾經南方的同意，在這一次抗辯公佈之後，有些南方人說到意大利諾州的克雷氏之信徒是很有理性的。怎樣的機警，怎樣的危險，在南方人的後來經驗中，就可以明白，他們不知道一位修改詞句的人，就是他們最危險的仇人。

奴隸的討論和政治的問題在教會和法庭裏是時常討論的，在晚間的時候公開集會討論。

有一次，林肯摹仿湯姆士牧師，聽衆全都笑得不可開交，而那牧師呢，倒反哭泣起來。因為摹仿湯姆士，他推委用苦毒的詞句說道：「若是我所做的好事能在人的記憶中生動的留存着和這一次所做的壞事一樣，我就可以自慶我自己了。」林肯也是知覺敏銳的。他在空的講堂之內受了壓抑，他有一次在辯論的時候為達古拉斯所敗，他以為這一位並不是他的對手，他便一直精神不好，直到下一次勝了達古拉斯，他便眉飛色舞了。

起初住在春田的時候，他的心很寂寞，比前更甚。這一個新的社會對他的機會是什麼？他和過去一樣，寧願拜訪舊有的和可靠的朋友，他看見了木材，便替他們鑿了些木頭，然後回家。或者從法律專家的地方借幾本法律的書。有一個熟悉他的人報告說：「林肯是他向來所認的一個最難看的人。他沒有什麼話可說，似乎畏縮，面貌上微露憂愁之色；但是在他講話的時候，這些完全消沒了，他表現出來既強壯又聰明。在每次遇見的時候，更能使我們驚奇。」

對於馬麗歐文的困難發生了，她常到春田來拜訪親朋。他們晚上在一齊，他常到她家裏去看她。有時，他也策馬到新撒冷來。他們就可以格外的看出來，怎樣的彼此不配聯姻。雖則如此，然而這不過是風聲。林肯深以為應該遵守諾言；那位女子似乎是等待他先發動；兩人之間所探態度並不明白表示，但是他們交換分析的信件，林肯有一封信如下：

「馬麗我友：我已經有兩次寫信給你，這兩封信都不能使我滿意，因之中途而廢。我所想的第一點並不嚴重，而第一封信則寫到另一極端。這一次寫了出來，總得送給你。」

「生活在春田是很沉悶的，總之至少對於我是如此。我在此地之寂寞一如在其他各處一樣。自從我到了此處，只和女人說過一回話，要不是她先同我說話，也可以避免了。我還沒有到禮拜堂去過，或者不久要去。我所以不去的，是因為我不知道我應該如何。」

「我常常想到你說過的，你要來住在春田。我恐怕你不能滿意。在這裏馬車的生意很興旺，你要是沒有馬車，不免感

覺失意。你只有貧窮，而且貧窮也掩藏不住。你想你可以忍受得住嗎？不論那一個女子把他的命運交給我，任何人這樣做，這是我的心願，要使得你快樂而滿意；我覺得沒有別的，要使我不能達到這種目的，我便不快樂了。我知道和你在一起是很快樂的，若是我看不出你的不滿意的痕跡，你所對我說的也不過是個笑談，不然我或者誤解了。若是有的話，可以忘記它；不然，在你沒有決定之前，你先得有嚴重的思考。我既然說過了，我一定信守弗渝，但是要你心情願意。我的意思是，你最好不要這樣子做。你對於艱苦的事沒有賞憤，恐怕有更嚴重有過於你所能想像的。我覺得你能對於任何問題，作正確的思想，若是在這一件事未定之前，作成成熟的考慮，那麼，我就要遵守你的決定。

「你得了這一封信之後，必要給我一封長信。你沒有別的事情，或者寫完之後，不能使你有興趣，然而在這忙碌的荒野中，也是我的安慰。告訴你的姊妹，我不願意再談到賣一切所有的再搬家。我無論何時想到這件事的時候，不過留有空虛之想。林肯。」

另外有一篇名文。那就是一個男人已經訂婚，而寫出來願意解約的事，但是因為他的生性仁慈，又不肯這樣的做。經過了他完全的認識他的貧窮之後，他要不要先發動說他不能維持生活，所以不能結婚？他不是給那位女子一個正式的擔保嗎？他經過了一年的思考，他要不要自己得以自由呢？不，他請那女子定規，只把幾個無情分的種子撒在荊棘裏，這似乎是六年以前做過造籬笆的人，和密士士比河上駛船的人所不能寫的。然而他當是表示他的不自然，使得馬麗歐美的姊妹不致賣了所有的而從新撒冷遷走；他可以知道若是如此，他來的時候，就無人歡迎了。

事情是這樣：又會見了。最後要決定了，他寫道：

「你無疑的要想到我們在分別的這一天，又寫信給你，我只能說，因為看見了你，使得我有另外的思想；在我們末一
次的聚會的時候，思想的交換太少了。你必是知道，我不能看見你或者想到你而漠不關心的；然而你以我對於你如何的
感情是錯誤了。若是我不知道你如此，我就不用這封信麻煩你了。或者別人要不了多少的知識就可以知道完全，但是
我想那是我的特別利益，請求作解釋，而你的恩惠的責任是要准許這種請求。我要是對的，對於女人一定是對的。我要在
特別的時候，和你論理正當；若是我知道這可以解釋明白，就要去做，不然者也隨它去了。爲要使得這件事明瞭起見，我要
說你現在可以放下了這個問題，不要再想到我了，不要回復這一封信，不要再談了。我要再進一步，就可以加增你心內的
安舒，這就是我的真誠的願望。不要以爲我是完全與你斷絕友誼的關係。我並沒有這樣的意思。我所要說的，你的再進
一步的友誼，完全是在你身上。若是這種再進一步的友誼不能增加你的快樂，也一定不能增加我的快樂。若是你以爲與
我有不解之緣，我願意現在放了你，若是你願意的話，另一方面我也願意和你再進一步的密切，若是我能相信可以增加
你的快樂。沒有別的使我難過更過於你所受的難過了。沒有別的快乐再比你所得的快乐了。若是這是與你和適的，不要
再回答罷，再會罷。願你將來長壽快樂。若是你願意回信，你就直接的寫和我一樣。你的朋友林肯。」

他的信是很坦白的；他寫「你的朋友」，而不寫「你的」，使得他的地位格外超然。她一定是注意到這一件事，決定
了她的志願。林肯是無可指責的，也沒有人來指責他。這是困難的要說或者我們羨慕這一位高尚的人，造柵欄的人，或者
律師兼政治家，要表明他的文學的造就在危機的時候，加增外來的力量。我們不知她的回答如何。我們知道最後林肯向
她建議。結果如何？還是他所不希望的。她拒絕了。

「起先，我想到她以禮貌的情感答覆，這是我所想到的，但是在這種的特殊情形之下，她反倒失意了；在我的重復提到這一件事上，我看她比以前更爲堅定的拒絕。我再試驗，結果還是一樣，或者一樣的缺乏成功。

「最後我只得放棄了；想不到我自己不能忍耐，反倒屈服了。似乎是在一百種事上，我是屈服了。我回想我是太愚了，要發現他的意旨所在，我的浮華受了這種思想所傷，並且同時永不疑惑我完全的瞭解她的意旨；並且她也就是我曾經教我自已相信沒有別人，已經實地的拒絕我的幻想的偉大。並且總之我首次覺得了我和她發生戀愛。隨其自然罷。我想無論如何要生存。有些人已爲女子們所愚；但是這對於我是不實在的。例如，在這一件事上，我就爲自己所愚。我現在又想到結婚的問題，任何人要愚蠢的和我結婚，我是永不能滿意的。你接到我這一封信的時候，寫一封長的回答以娛我心。」

在這一封致女友信的結尾，林肯要想勝過壓抑幽默在此明顯了。他長時所要求的，現在達到了，恢復了他的自由，但是他的神經在志願的成就上，反倒得了警告。雖然他取笑馬騷文的肥胖，忽然間或者他想到，他已經與她發生戀愛，他不唯不恭維自己外交上的勝利，而且譴責自己的浮華。這就是林肯的思想，遠離事實的例證，事實侵入他的想像的領域的時候，進入到他的自由和戀愛的微妙深處，所以他不配與事實並駕前進，等到事實侵入了他的領域，他就大驚失色了。他的第一次訂婚是屬悲劇的，他的第二次訂婚是屬喜劇的，人不會再相信像他這樣長縮的人，再會有第三次的戀愛。

三

「林肯在他的態度上，有一種鄙粗情形，是於他不適合的，而且是不屬於他的。他有時應用語言俗鄙，所以使得保守

黨的聽衆能歡然大笑；但是他這樣的丑角行動並不能使任何人信服，並且在聽衆的大多數人口容易消失。」

評論他三十歲時這一種方法的演講，已登載在地方的報紙上，就可以證明他是第一流重要的人物。在這時候，馬麗第一次與他不和，而他則是第三次連選爲州議員。既然成爲地方的領袖，他已成爲意大利諸州的克雷。第二年，全國起了總統競選的熱潮，在這次的政治情緒中，林肯向來對於二三百人聚於一堂聽他演章即滿意者，而今擴充至於數千人，並且他知道怎樣引起會衆的注意方法。他開始改良他的演說才能，從容慎重的利用他的青年臨時之作。他學得怎樣改變他的演說風格，而適於聽衆之心理情況。他已能用各種的記錄。

下面是他的過於沉重的風格，與他的情態背道而馳，繪出感情的停點。

「我知道華盛頓之大火山是要吐出政治敗壞的流岩，又廣又深，用驚人的速度席捲全地，不問其地方是爲樹木青翠之區，抑爲有生命之物。——它的摧毀力量也或及於我；要到若何程度，我尙不知若是我覺得我的靈性達到了一種程度，在全能創造者之前，不是無價值的，那就是我要把世界放在一邊，而爲國家努力的時候，我將單獨的勇敢的站起來，而對於那勝利的壓迫者，施以攻擊。在這裏，不計成敗，因爲在高天廣土之下，我誓爲公平的原因而努力，我覺得是值得的，爲我的生活之地，自由之地和我所愛之地而努力。不問何人與我有同樣思想的，是不是也要採取我的誓願？但是假如失敗了，我們也願失敗在其中。我們仍然有可以自負的安慰，對得起我們的良心，對得起我們失落自由的國家，這種爲國努力是出於我們的判斷，並且寶貴在我們的心裏，就是經過災難、累絨、磨難，也不破壞我們的信守。」

有許多的演講是仔細預備好了的。在他同時給友人的信中，曾經一而再的引用。他拿着這種事情是很重要的，因爲

他迫使他的通信員，將這些演講登載報上，或者對於記者朗聲誦讀。有時他的政治的僚屬有點討厭他，因為他出來使得會議感覺厭板，或者因為他有粗鄙的干涉；或者因為他的思想有些激烈。有時他的寬容的態度，使得不能在政治的奮鬥中，表現他所要發的火焰。因為這種緣故，他遇見有敵人的時候，他常是站在有利的地位。

例如達古拉斯這一位敵人。這一位民主黨員永久的跟隨他是什麼意思？這兩個人在凡地利開始他們的生活時，達古拉斯是國家律師的候補人。五年以後的同日，他們同時加入最高法院執行律務；現在，在同一個選舉區內，各人願意自己選舉自己的總統。達古拉斯是刺激林肯的，他不是承認這一個人為他敵手，他所有的就是他所缺少的——言語的流利和心理？是不是這個小的，有強性的人，與他的胃口不同，因為和他是根本不同的？

不問如何，然而在達古拉斯為萬白露行政者辯護他的極大的預算時，林肯也加入說道：「我匆促的審查這預算，照我想來，有幾條是毫無根據的，而大多數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他一而再的以數目證明，達古拉斯所用的辯詞是完全虛假的。末後他結束道：

「聽見達古拉斯的人，回想他輕視我的表示，我想，他想把握着我了。」但是等到他說一八三八年用了五百萬元付法國的賠款，這照我說來是不真實的；那一千萬元對付麥茵州邊境的戰爭，不惟照我看來不實在的，而且也是極端可笑的；並且我看見他太蠢了，我可以使得那毫無根據的事實不公佈出來——我完全的同意，爲了真實和聰明起見，聽衆可以判斷是他還是我是應得世界人的輕視。

林肯本是個仁慈爲心的人，他的情態雖溫和，但是他的攻擊勇猛，並不是因爲對方是民主黨員，乃是因爲達古拉斯

與那性情直爽的人相對抗——他的心口如一，這是上天所賦與的。

四

在路傍有一個大花園，花園裏有一座大房子，外面有木柱和陽台。這是愛德華的產業，是春田一個最富足的人。林肯和達古拉斯常在這裏會晤，因為春田的政治社會並不分黨，不過摹仿華盛頓。

愛德華夫人出身貴族家庭。坎塔克之達特的祖先出於蘇格蘭，在抗戰的時候，爭得了功勳。愛德華夫人的祖父曾爲將軍，另外有一個親屬，做過坎塔克州長。愛德華夫人的父親達特在一八一二年戰爭的時候曾爲大尉，又是坎塔克銀行的列生頓支行的經理，過着富足高貴的生活。他養極好的良馬，牲口衆多，也蓄奴隸。在他城市的家裏，牆上掛滿了著名祖先的繪像，他的子女受了良好的教育，和歐洲的貴族一樣。

然而達特的六個子女一一的離開了家，因為他們的母親死了之後，繼母進門，也生子女，自然愛自己親生的子女。逃出家門之外的有一個名叫馬靈達特，她是個有雄心的，有偉大的目的，她要求廣大的社交生活，並且她決定了志向發展春田的社交，所以她乘了馬車，北去訪問她的姊妹和姊丈。

林肯和達古拉斯介紹給這位新來的人時，他們看見一個奉承人的女人，面色清晰，皮膚細緻，頭髮鬢曲，穿了一件衣服，胸前袒露，而下着大裙；她是一位青年女子，又會講話，知識也多，有時插入法文詞句，甚而至於引用法國文學作品之鱗爪。雖則她說話時有神，然而她不說話時，嘴上有一條嚴厲的線，在一句評論的話上，她的藍眼就可以用冷眼一顧，而使得

侵犯者爲之一停。

在第一次的跳舞會裏，她很爲大家所注目，因爲她是一個善於跳舞的人。青年人大家要以同她一跳爲幸。但是青年的希爾東，林肯的同夥律師，說了另外一種的壞話，說她跳舞像一條蛇一樣，這種比較並不是不像的，但是損傷了那少女的尊嚴。她的眼睛馬上火怒起來，鞠躬退出去了。這一次的仇視累及終身。這一次這許多的青年到了這位少女的面前，不能吸引她，因爲她並不注意好看的面孔，文雅家庭，金錢——她對於這些漠不關心，而惟以學問爲階級的分別。她反對向來的女性本能的指導。不，馬麗只有一種思想，就是那一個是有最大希望的人。她已決定多少至少作將來的總統夫人。她的選擇一點不錯，從這一班春田的相識人中，選擇了兩個人，雖則他們出身窮苦，微賤，——一個矮，一個高，就是達古拉斯和林肯。

達古拉斯很快的承認少女的才能，和她承認他的一樣，因爲這兩個人都充滿了雄心，若是在她的夢中，馬麗要到白宮裏去，她一定要夢見達古拉斯在那裏，因爲達古拉斯把它的目標定在最高的地位上，並且他的整個生活是走向總統之路。林肯雖有雄心，但是悲觀的，一點想不到可以做到總統，他做到了，恐怕只有他的特殊之方法。達古拉斯以爲這是他的權利，林肯或者有時想到這是值得的，但是恐怕達不到；達古拉斯有極大的自信；林肯在世界上的東西太少了。我們要驚奇的，達古拉斯直爽的表示他對於馬麗達特的羨慕，然而林肯的態度倒是相反的。奇怪的是馬麗轉她的眼睛，而看重了林肯。

他對於她的羨慕受了很深的印象，而驚嘆她的才能。她有一種技能，而他所不知道的，就是容易談話的技術，愉快的

問話和言談，不着邊際的，無目的的，和林肯的直爽正相反。他坐着靜默無言，看着他的女人的技術而驚異，在男人之中，他只看見達古拉斯是這樣的。誠然她的一切才能，她的方法，她的面貌，不能不使他想起了達古拉斯。再者，他的心也不再是他自己的了。他會化了許多的時候，求撒拉克爾的愛，她只有十六歲，帶她到戲院裏去，和她散步過，和她談過聖經上撒拉的晚年生子的笑談，因為他自己就是亞伯拉罕。但是李克爾小姐拒絕他，後來說道：「他的特別的態度，普通的形狀，似乎是不能吸引少女參加社交。」

研究馬麗達特的品格，容易使得他記得起達古拉斯，她的品格也是容易認識的，一忽兒滿面笑容，一忽兒大發雷霆，由白而紅，由紅而白，常患頭痛，看她一點沒有受傷而忽然涕淚滂沱。發現她以人在桌上的客氣程度而判斷人，他必須覺得不是沒有娛樂的，她輕視他；但是他站着對着她的姊妹接待客人，他看見了她的靈巧和文雅而驚奇，她有搜集最新的新聞的才能；並且在遊戲的時候，她懇切的要得勝。或者他已經知道了，她在孩提的時代，她用柳條做了一件衣裙，要讓她的同學的一個形像——這一種浮華，使得她過了三十年以後幾乎到了瘋狂的境地。

這些事情都足以使得他希奇，但是他不知道怎樣和她發生關係。他所要求的伴侶是一個不自私的，仁愛的，快樂的，好像他在新撒冷時所遇見的一位女子，他是求知識和瞭解的，因為他自己已毀了。或者因為這種分析之力，使得他分別。這一個婦人可以補他之不足，或者因為她之來，使得他更清楚的認識他自己的才能是比較是被動的，並且他的創造的缺乏忍耐，可以和他的忍耐相調和，而有補助。她是快的而且有彈性的，但是實際上是薄弱的；但是他是緩慢的，笨重的，但是強壯。

她一定知道這一件事，馬麗達特的智力上有堅強的表示，就是把握住了林肯，不是出於女性的本能，而是出於她的雄心。是的，她是快，而且預卜她的將來。既然林肯又窮，似乎他無所長，通常以為醜陋的，古怪的，外表上也無大雄心，在那時他並不是個有希望的人。在這許多的事上，他不如達古拉，因為他已經定規了將來的前程，並且相信若是得了這位女子，一定能幫助他，遂其得大權之心願。

但是馬麗定了她的心志，她不注意林肯的袴子短了二三寸，他的粗野的樣子，他的不良的跳舞，因為她已經看出他有額上帶有無冕的金冠，並決定要和林肯分享。她堅決的定規了她的選擇。雖然林肯的家世不明白，也無足異，她的姊妹，姊夫的勸告，一概置之不理。這些反倒刺激了她的決定。她後來說道：「如果林肯不會一天做了總統；若是我沒有想到了這一步，我就不要和他結婚，你看他又美麗。」

等到這兩位青年的關係到了嚴重的時候，林肯寫了一封信給馬麗，並且給斯波德看，他看了，林肯考慮了整個的情形，他並沒有十分的愛她。他似乎決定了，要避免他和馬麗歐文的關係上所受的痛苦。斯波德不把這一封信送去，說道：「話語可以忘記的，但是信件永遠存在。」於是把它燒了，說道：「若是你有大丈夫的氣概，自己去見馬麗；對她說你不要愛她，照樣的說，對她說你不要和她結婚。」在這一點上，這位店主顯了外交手段，但是不知道他並不是一個好的心理學家。因為馬麗曉得林肯是怎樣的退縮的一個愛人，是不容易捉得的。林肯那一晚上十一點鐘回來了，他告訴斯波德這種先悲劇而後喜劇的結果。「我對馬麗說我不愛她的時候，她流淚滿面的哭了，幾乎從她的椅子上跳起來，而絞手表示痛苦，說到欺騙的人連自己也欺負了。這對於我說得太過了。我自己的淚也流出來了。我於是抱住了她，和她接吻。」斯波

德說他自己太愚了，林肯答道：「我又和她往來了，就如此罷。我已經做了，做到底罷。」這和三年前對付馬麗歐文所說的話是幾乎一樣的。

訂婚的時候充滿了嫉妒和恐懼。她要管制他，然而他喜獨立，常常爭吵。她故意的使他心中煩悶，和達古拉斯手攪着手在街市上走，他就和她的姊妹美麗的馬蒂塔來往，以得安慰。馬蒂塔也住在愛德華的地方，因為那時物件的缺乏，必須和那嫉妒的馬麗同牀。馬蒂塔到那裏住得並不長久，等她走了，馬麗就說林肯太注意李克小姐了。或者有些理由，像林肯這樣的人，在結婚的晚間，他的內心中有一種聲音，叫他逃避孤獨的不快樂的思想，還有比這再自然的嗎？一年來的不安靜已經過了，比平常更要麻煩，因為從這一次來，兩人便朝夕相見，自不能以有信無信而避免麻煩。在她的家裏，他可以看見她天天預備結婚之對於他，好像是一個威脅。

他們定規一月一日結婚。新年開始新婚生活。結婚禮，正式的議會為結婚的新娘預備了。但是新娘的親屬在結婚禮拜，拖鞋，手套，結婚早餐，結婚演詞上發生興趣，而新郎對此受了強烈的驚嚇。

他是個有孤獨氣質的人，有自由的情緒；他的方法尋求女人，是用逃脫的方法；在一生裏只愛一回，他要得一個女子的愛是很慢的，而失之則很快。和一個不快樂的老處女訂了婚，而因為困難又和她解脫；現在覺得他被抓住了，他的性質已到了窮境。因為有緩慢的情態，不願對於日期遠的事早先決定，有愛一人的獨立的心，不喜正式，不愛金錢地位，不受拘束——和這位主有態度的女人比一比，他要和那叫他愛的人結婚。這種結果使得他憂愁而覺無力對付。說它是恐懼，是病態的懼怕，說它是瘋狂都可以，名詞沒有什麼意義。

在危機的一天，有衝突的思想；還是新婚禮備的金碧輝煌呢，還是客人齊集呢，還是前一日有暴烈的景緻呢。樣樣預備好了，有最可靠的人告訴我們，連喜餅都預備好了。林肯有沒有公開的說，他不喜歡馬麗，她的姊妹宣佈道——「雖則不是他的真感情，到底是個笨事？這至少是實在的，林肯沒有出來結婚。他整天是在法院裏，顯然的他在那裏有困難不能來；結婚的時候，只把一張結婚許可證送了來；同樣的，在這以後的幾天，他忙於作代表的工作。然後他在會議裏請假一星期，因為他病了，只得請醫生。」

五

林肯病了。這幾個星期內的衝突的情形，使得他受不了了，因為他是喜歡冷靜的；現在他受了焦慮之苦，這是他少年工作之時，向來所沒有受過的。醫生勸他去看散散那地的神經專家，他寫了一封信去請求他的指導，但是回信說，除非見面不能診治。林肯纏住了醫生，到了危險的程度，只得放棄了他的工作。在這個時候，林肯寫了幾封發脾氣的信給在燕盛的司徒德，這些信沒有發表過。

「我是最可憐的活着的人。若是我覺得平均的分給世人，恐怕連一個笑臉也沒有。何時我可以好了，我不曉得。我恐怕我不能發好。要得到和從前一樣的境地是不可能的了。我不是死，就沒有別的法子。我覺得再不能做事了，換了地方也許好一點，若是可能的話，只有在家裏。我不能再寫了。」

在同一封信裏，他請司徒德去設法叫亨利醫生作春田的郵局長。

「我在這幾天裏，發了憂鬱病，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要是沒有請亨利醫生，我就不能存在了。除非他有地位，他就要離開春田了。我的心決定了。」

這次以前以後林肯向來沒有說過，要是沒有某人，他就不能活了。可知他所經過的情形如何了，這一個人向來是獨立的，向來不要醫生，也不要換地方。幸而這個發狂的人找了一個朋友，同年新春，斯波德盤出了他的店，遷到他的母親的坎塔克州很好的農場上去，請林肯來到他的本州去看斯波德。

這個受了苦痛的靈性大為快樂，在一個農人的大房舍裏，有寬的台階有廣大的客廳，吃早飯的時候，有一個黑奴送飯來到他的牀邊；他騎馬也可，乘車也可，隨意馳驅。斯波德之母是溫和的，他的少年小妹妹是美麗的，高興的，鄉下有錢的人，玩耍遊戲，賣弄風情，醫好了他的苦痛的心。林肯只有這一次住在南方的紳士人家；黑人奴隸朋友替他刷衣服，整得很有一條理，他的受傷了的人見了他的朋友的妹子便消了。斯波德同時和隣人的姪女兒要好。林肯和她的叔父講話，正在他們兩談政治的時候，斯波德和芬妮談愛。

最後，他拿起筆來了，他寫什麼？是一篇自殺的論文，寫出來他怎樣逃出自殺的危險之情形。

「我並不是要人記得我的生活，然而我之所以生活，是要使得我的名字與我的時代事情發生關係，要使得我的名字和同國之人所發生興趣的事件相聯合。」

這些話可以見得，自殺的危機是過去了；雄心和希望在這位三十二歲的年青人的心中又燃起來了，他的眼光轉向了人類的廣大的興趣範圍。

他所受的壓抑和刺激，在他所給斯波德的信上，可以看出來。過了一年，林肯已經回家多時了，並且已經安靜下來，而這時斯波德也要快結婚了，受了林肯同樣的痛苦。

「我不要把我所要說的，寫在紙上，因為我寫的比我說的好些；但是若是在我們沒有分別之前，我便說了，大約你一定忘記，不知道這是與你很有益的。我想這是有理性的，你不免覺得在此時與你的目的完成之間，是很不好的，寫的目的就是要你現在讀它。爲什麼我說是有理性的，你不免覺得不好的，因爲在通常的理由之外，尚有三種特別的理由。

「通常的原因，就是你自然是有神經的氣質的人；我所以說的是因爲我親自看見了你，並且你曾經對我說過關於你的母親有好多，並且你也說過你的兄弟維廉在他的妻子死的時候的景況。第一個特別的原因是在你旅行的時候，遇着惡劣的天氣，照我的經驗看來，這與神經的欠缺很有關係。第二是因爲無事可做，又缺乏朋友談話，這些事情可以轉移你的心，使得你的心可以集中思想，就是可以消磨甜蜜的思想，而使得它成爲死的痛苦。第三個原因，就是那件危機的事日益逼進，使得你的思想和感情集中。

「若是經過這些原因，你可以逃掉了，並且得到勝利，靈性上一點沒有受損傷，我是最快樂的，但是非常的受欺。若是相反的，你是受了困難，你就要知道是出於這些原因的，就不要受了魔鬼的假的傷害之暗示。

「但是，你可以說，你所說的原因，在各人的這種情形上，都是如此嗎？不一定。特殊的原因，多少或者可以應用在各種情形上，但是對於那通常的一種原因——神經的無力，就是特殊的原因的關鍵，要是沒有這種原因，就沒有害處了——雖然是與你有關的——不一定二千個情形中有一次。就是從這一點裏，是你和世界的羣衆的痛苦之分別。」

林肯企圖消除斯波德的疑惑，要使得他知道他和他的夫人是配不配的。

「你怎樣的向她求愛？是不是因為你想她是值得的，並且你給了她理由，要希望如此嗎？在這個時候理性沒有什麼用處了。」

「坦白的說，不是那些天然的眼目青腫，就是你的早期的理由的基礎嗎？我對於你是很焦慮的，希望你隨時寫信給我。」

「離婚之期不遠，斯波德之未婚妻病了，他的心中不安增加了，他的朋友告訴他，他的心中不安，就是愛的實證，這是他所狐疑不定的。」

「斯波德爲什麼，假如你不愛她，你雖不願意她死，你不致於爲她焦心，恐怕這不再是問題了，我的話就是要侵到你的感情深處。若是如此，請你原諒我。你知道我也受過這樣的地獄之苦，我是怎樣的軟弱。自從你去了以後，我是十分的憂鬱，甚而至於比我秋天孤獨的時候還好。我看見了撒拉只有一次。她似乎是很高興的，我們所說的，我一點也沒有對她說過。」

他的想像充滿的流露出來，林肯參加他的朋友之結婚，正和青年歌德曾經做過同樣的事一樣。

「這一封信送給你的時候，你已經作了芬妮的丈夫好幾天了。你就可以到了一種境地，我是向來沒有過的。我歡喜希望，你不會再要從外面希望安慰了。但是假若在這一點上，我是錯了，則極度的快樂仍然與痛苦符合，再請你切記，在絕望的痛苦深處，不久你又覺得好起來了。我是完全的相信，你愛她是盡你的能量而全愛的……我想或者你的神經有時

失敗了；但是你現在又防護好了，困難就此過去了。若是你平靜的過了結婚禮，或者一點不表現任何的興奮，你是毫無問題的。安全了，在兩三個月之內，至多就要成爲最快樂的。再者，自從你離去了之後，我是十分不同的一個人了。」

但是等到斯波德報告新的憂慮的時候，他的朋友又來安慰他，寫的信是很直爽的。

「我現在無疑的，是特別不幸的，你和我兩人，做了愛理士之夢，超過了世上人所能體驗的。沒有別人，除非那黑眼的芬妮可以體驗得着。若是在我的想像中能想到她，這似乎對你是可笑的，要作片時和她不快樂的思想。我的老父親常對我說：若是你的講價不好，更緊抱一些。」

沒有別的再比這一件文件更能顯露清楚林肯的性格了。這些信件不過是自己的證明。第一，我們看見他願意十分清楚的分析他自己的心，像析心學家所做的一樣，高而至於詩家，低而至於律師，有從刺激裏演成次要的動機之力量。他不止於覺得由於天氣旅行懶惰所發生的神經影響，他也是一個心理學家，要吸引同樣的注意傾向，好像母親與兄弟一樣——無疑的想，照他的素常樣子，他的不知道的屬於父性的祖先。同時，對於他的朋友表示兄弟的態度，他常常用生動之筆，以寫明他與別人的相同之處，刺進別人的情感和情境之中。

然而，尤其重要的，這些信件給我們明知道他的內心之不平，並且解釋了他自己。再過了一年，從他的外表看來，他完全平靜了，他說到灰心，死的痛苦，和地獄等等。這些思想是從那裏來的？從神經的氣質來說，使得他自己和他的朋友比世界之其他的人有不同之處，並且表示多方面的恐懼和焦慮，一千當中，只有一兩個屈服。「因爲，這是你和我的特殊的不幸，做愛理士的夢，超過世界上任何人所能體驗的。」這就是林肯之憂鬱的基本原因。雖則他的身體康壯，雖則他充滿

了智謀，經驗和成功，但是這一個人有詩家的性格，一而再的，在他的世界奮鬥中，受了幻想的移動。

這就是林肯之悲劇的中心，顯示給我們他的面顏的憂愁。

六

斯波德之結婚，使得林肯的神經受了困苦，使得他又回憶起來了，他的孤獨。「若是我們沒有朋友就無快樂，有了朋友，又恐失去，一旦失去，不免悲傷。我希望你和她可以在此住了下來；但是我沒有堅持這種主張的理由。」斯波德寫信來說，他和他的妻子重新快樂了起來，林肯幾乎覺得好一似他得了個人的勝利，緊張於是減少了；等到斯波德寫給他，詳細的論到農場的情形，他的朋友答道，他寧願知道關於另一問題的詳情，能得到詳情，就格外的快樂了。他現在對於他的妻子有一個輕柔的感情，他的妻子不曉得前此的信，好一似維特之煩惱的節本，他寫道：「你在信中所送來的紫羅蘭花已經收到了，既然是這樣的乾，又壓得這樣的扁，沒有拿到手裏，已經變碎了。壓扁了出來的汁水瀆在紙上，我要保留它，寄給那要獲得了的她。」

在這種心況內，他再要與春田的青年女子相接觸。在好幾封信裏，他指着再看見了撒拉，李克小姐；但是他受了馬麗的吸引力很大，雖然也有時因為看見了李克而引起他的動亂的記憶。

「似乎是對於我，我應該十分的快樂，但是因為那永逃不掉的思想，尚有不快樂的地方，仍然可以殺了我的靈魂。我不能不譴責我自己，甚而至於雖則如此，也願意快樂。她禮拜一和一大羣人乘了火車到賈克維去了，並且她回來的時候

說，我聽說這一件事，覺得這一次的旅行極爲快樂。願上帝祝福。」

雖然有這種事，但是他似乎知道馬麗並沒有完全的放棄了他。

這一位的青年女子的精神，受了這樣的可怕的打擊，還沒有打破了她的自尊心。設若她不是傲然無禮而驕傲，她一定要永遠的離開了春田，因爲她是出於小康之家，林肯不過是個出身微賤無足輕重的律師。林肯必是寫信給他的朋友斯波德討論這一件事，因爲他第二年寫道：

「誠然，這個問題對於我是痛苦的；但是不是你的靜默，或世界的靜默，使得我能忘記的。我承認你的勸告是正確的；但是在我沒有決定之前，我必須相信我的才能，以決定我的步驟。你知道，我的決定的才能就是我的性格裏的寶石；我所失落的寶石——怎樣，在那裏，你知道的很清楚。我還沒有再得回來，除非我把這件寶石得了回來，我不能信靠我們自己在任何重要的事上。我信你瞭解我的情形，和我後來瞭解你的情形一樣，藉着你所給我的幫助，我已經清楚的渡過去了。——我想我本季不能到坎塔克州去了。我是很貧窮的，前途並不光明，我只要閒懶一個月，一年的努力也不費。」

全部的事件搖動他的責任心如是大，就是他的能力之主要來源——他相信他自己和他的動機之純正——我們看他在那新年之後，受了一年半的痛苦，這似乎是他只有向馬麗特進行的動機，因爲和她之間沒有強烈的感情。但是她有，回到春田來了。不必需她指給她看她的一方面，雖然如此，但是她沒有不歡喜的地方。若要把這兩位聯在一起，必需要工具。不期然而然的，他們在這一個鎮市上遇見了。他們被一位編輯家和他的妻子請去了。他們遇見了，彼此驚奇而感覺着拘束。

他們時時到了交際的場所，歡喜聽見林肯的幽默，有時還有政治上的諷謔，不信任民主黨的財政計劃傳播到了各處，在這一點上，因為國家審計局長希爾特下了命令，政府禁止接受鈔票付稅。希爾特曾為冒險家、水手、法律研究家，是一個民主黨員，屬於感情一派的人；但是現在他負了公用事業的責任。林肯藉着虛幻的婦人利百家之名寫了三封信給希爾特。信中充滿了他的事蹟，在風格上特別有趣，含有惡意的笑談，使得全市的人鬨笑。這一種攻擊沒有人注意。但是馬麗達特和編輯之妻汝瓊澤恩，造作第四封信，比以前的信更粗，使人髮指，利百加想和希爾特結婚，甚而至於寫成了婚禮歌。希爾特要索取作者的人名。林肯，既作一個政治家，自然不願為末了這一封信負責。

他可以為他的黨的事務着想，像他這樣的人已經栽培了風格名譽，自可以不必承認極低下的辭句的作者。但是因為馬麗達特是與這件事有關，實在是造作這件事的人，覺得不得不保護這位婦女。等到受諷謔的人向林肯挑戰，不惟不去承認末了的一封信和一首詩，而且答應了同他決鬪。既然決鬪在意大利諾州是禁止的，於是就揀了另外一個地方。雖然不為律法所容許，決鬪在新世界是時髦的事，於是來了很多的人來看決鬪，他們只用佩刀。林肯學得用斧，但不曾學過舞劍。在最後指定的時候，林肯坐在一根木頭上。

有一個親眼目親的人說他的面色是很嚴重的。「我向來沒有看他這樣的長久，沒有作一句笑談……他到了的時候，他從劍鞘裏拉出一把劍來。他用大手指試一試鋒銳，像理髮師試剃刀一樣，立起身來，伸出長臂，用劍斬斷了頭上的樹枝。沒有一個人可以到那個樹傍邊，林肯是一個長人和希爾特打起來很滑稽，希爾特只能在他的手臂之下走，我看見了異常可笑。林肯斬斷了樹枝之後，把劍放在鞘內，嘆息了一聲，就坐下了，我看見他眼中的光，就知道他要講一個無可比擬

的故事，想他要說到造柵欄的故事，然而在陰影中有嚴重的問題，希爾特的決鬪。

然而同時，到了最後的階段，兩方面交換保證，都表示滿意，雙方安靜的都回家了。

林肯的生活是充滿了悲劇的喜劇，但是沒有比這一件再好的了。他自小就不願殺死動物，打仗的時候，反救了敵人，他和歌利亞一樣的高，但是和大衛一樣的良善，坐在一段木頭上，等着要殺一個同伴，除非他死了，既然這是他的第一次用劍，他既然不以刀劍相刺，那末，他做什麼呢？他原來是個砍柴的人，自然的試刀之後，就砍了一下樹枝子。於是腦筋裏又想到一個故事；他的眼轉動了，要講故事了。但是罷戰的問題來到他的心裏了，悲劇終了，喜劇開始了。

然而尚有嚴重的一方面。在這一次的決鬪，雙方生命都沒有受危險，這一次的決鬪決定了林肯以後的生活。他的勇武的精神已可安慰那位女子，現在她告訴人說，林肯是保衛他的武俠。這兩位比以前更密切了；人們看見他們又接近了，便笑了，並且慶賀他們。因為林肯知道馬麗總要和他結婚，所以他也不再推託了。他知道他不愛她，但是他應許要娶她。這是希爾特的說話，這時他和林肯住在一處。另外有一位朋友，也就是林肯的最好之友，林肯承認說：「吉美，我要和她結婚了。」在希爾特受誹謗的那一天，他曾經寫了特別長的信，記載他和別人在最近幾年中所得的選舉票數，為要證明他之為人所重的增加。他的信上印有法定的格式，並且加了紅色——主要的意思是給馬麗，使得她知道他是重要的人物。還沒有跳到水裏之前，他先在岸上戰慄，他寫給斯波德的信論到下列特殊的問題。

「我寫這一封信，不是因為我已經寫過了，乃是要說些你所知道的題目對於我之不定性的概念。你自九月至二月裏所受的痛苦，已向我陳述了，並且我也完全瞭解。你已經做了那可愛的女子之丈夫有八月之久了。你現在比你和她的結婚

的時候，快活的多了，因為我知道沒有了你，就沒有這活潑的問題；但是我要問一個結束的問題：你現在是不是歡喜這樣子的結了婚？恐怕這是唐突的問題；但是我知道你一定恕我的。請你快快的回答。」

這就是一個人懼怕失落了自由的神經上的焦慮，不情願到了一種地步，解釋他的動作和情態。爲什麼？他可以與那一位和他的性情迥異的人結婚。在他的眼光看來，不惟沒有吸引人之處，反倒有許多錯處，他在兩年之前已經逃避了這一件事。在她這一方面呢，她願意快快的結婚，甚至於不舉行什麼隆重的儀式也可，只要有宗教的儀式就發了。所以林肯有一天早晨到了一個朋友的臥房裏說道：「我今日要結婚了。」

到了十一月裏，他們到了牧師主持婚禮的壇前舉行婚禮了，長人三十三歲，女子二十四歲，他看樣子並不快樂，他後來說了許多的笑話。結婚後的早晨發生了一件事，他是很高興的，並且說了許多故事。然而那是禮拜五，丈夫與妻子都是迷信的。過了五天在寫了一封公事的信上，有這樣的結語：

「除了我的結婚以外，沒有什麼新的事，在我看來，是極爲希奇的事。」

七

不久，林肯和希爾東訂立永久合夥的合同，這一位青年活潑的解放奴隸者，接受了林肯的勸告，羨慕林肯也做了律師。林肯對於他的幫辦極爲信任，這兩位從此作了終身之友。智力和效率結合了他們白天的工作，他們有政治問題上，幽默和諷刺的共同理想。希爾東比林肯年紀輕了十歲。林肯既然是三十多歲的人了，對於希爾東採取長者的態度，林肯第

一次到了一個集團裏，他自己作了領袖。

羅根作了司徒德的幫辦是在林肯的結婚三年之前。羅根富於法律的學識的人。司徒德要有一個長於辯論的人作他的幫手，但是看見林肯毫無次序，就難以任長期工作。羅根整潔，小心謹慎，特殊準確，有林肯所缺乏的德行。林肯從羅根的地方得來了不少的知識，也是從此得了較豐的報酬，幫助他結婚。羅根的名譽是作一位律師，林肯是有政治的名譽。春田的鎮市日益發達，使得這個律師公館的名譽日高。要不是在政治地位上互相競爭，常常爭辯，他們的地位是互相有利的。

既和羅根脫離，於是另掛律牌，名為林肯及希爾東律師公館。這個牌子是掛在二樓之進門上的，他們的辦公室有了字形的辦公桌，下面有許多鴿子洞格，有一個書架，和一個沙發，雖然很長，但是林肯坐下就不免覺短了。農夫來的時候，帶來了些種子撒在地上，在地板的灰上便發芽了。

林肯的信用已經成了人所共曉的。甚至於希爾東也不要他給正式的賬。他就說：「你看，那一半是你的。」律師費就是這樣的分了。他的慷慨日益成功，不惟不減少，反而日增；因為他誠實，所以他的生意好。對於可以勝的案子的人說：「我替你打贏了，就可以把六百塊錢替你拿了回來。若是我這樣做，使得家庭有這樣的不幸，我便不去做。我寧可以不理你的案子，不要你的訟費。我要勸告你，回家去，想想最好最誠實的法子去賺那六百塊錢。」

這是所羅門式的判詞，可以和那時代的情況作一個對比，他二十五歲的時候就得到了這種怪僻的脾氣，但是三十五歲的時候，使他成名。他不關心於研究法律的書，或專習高等法院的判案，不以對於他的辯論適和於相當的時機，而表

示滿意。信賴訟案理由的正當，瞭解法院的公正，從他童年的時候，公正的態度，已經發展在他的進步緩慢的脾氣上。他也不關心於事務的詳細情形，讓他的幫辦律師去徵受律費。然而有一次，過了許多年，有一個人來問林肯要十七塊錢，因為他曾一度當過郵局長，林肯立時開了一個小箱子，裏面老早貯好了十七塊錢。

在法院之中，他的朋友也覺得他是古僻而孤獨的。

「他沒有方法，沒有次序；他不用書記；他也沒有讀書室，也沒有索引，或帳本。他記下來了，便放在抽屜之中，放在他的袋中，放在帽子中，但是在他的內心，有均衡的發展，有應用的方法。他的辦公室凌亂無次，不需要筆與墨水，因為他的工廠就在他的頭腦裏。」

不久，林肯的帽子，常收藏信和鈔票的，出名了；有一個另一市鎮的法律同僚抱怨他不能立即答信，林肯很抱歉的答道：「第一，我在美國的法院中很忙，我收到信時，就把它放在舊帽中，我買了一個新帽子，舊帽子放在一邊，所以這一封信就遺失了。」

除了帽子以外，他有一個信封專裝碎紙，放在桌子上，上面寫道：「別的地位找不着的時候，此中一定有。」

一個人有這樣的顯著的特性，自然容易和他的幫辦共同辦事。他叫希爾東為「別爾」，而希爾東則稱他為林肯先生。但是林肯則不注意這件事。例如，有一天，他到辦公室裏叫道：「別爾，對照是什麼意思？」自然的，他在辦公室裏很隨便，早上輪在沙發上，大聲讀晨報，對來求他訴案的人講解故事，把一個故事在同日內講給三個人聽；過了兩天，他一點律務的案件都不看，因為他計算什麼東西，檯上佈滿了畫圖，數目字表，指南針，尺和方矩圓規。

自然的每一個人都信任他。他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給一位牧師，既不要收條，也不要登記。有兩個農夫，因為田地起了爭辯，同意去請林肯決斷；他們對於這位律師的決定，表示同意，因為他不像那些有學問的律師，使人墜入五里霧中。

他看樣子不像個假裝農夫嗎？誠然，新結婚了以後，他穿了熟皮靴子，乾淨的襯衫和領帶，並且戴了一個高統禮帽，使得人看見他，格外的高。但是他的衣服是寬大的，他的背心是綳摺的，他的椅子已經破舊，他的硬領是太大了，他的領結是斜的。

他站着的時候，兩肩下垂，他的雙手鬆散，他的額角低下而向前；他用大眼看人的時候，或者像想到別的，或者是看見了人的內心。

八

馬麗使得林肯有種種的利益，她雖然對於法律的興趣很少，但是她對於政治很有關係。因為在開始的時候，她看見林肯之爲人，而對於他發生希望。她是個硬心腸的人，不大可轟，關於人民的動機，她是更懷疑的，比林肯發現人民的動機快，在世界的各種事上很聰明，比她的丈夫之有思考的性質不同了。在她看來，她所遇見的人都是競爭者，各人都想把他們個人的感情投射在別人身上。結果她對於林肯的延宕的習氣是一種刺激，在他的政治生活上，幫助他。

在家裏的時候，他總是服從她，如果她失掉了幽默，他就大笑，若是她的脾氣發得太長遠了，他們便出去散步。他放任她的弱點；因要使得她的恐懼平靜就快快的回家，恐怕她大發雷霆，她怕盜賊，他就替她解釋，使她不要怕。他們兩人都是

迷信的；但是這是她的特性，她信預兆，而林肯呢則相信夢境。

在他們早期的婚後生活中，頗有一番困難，因為薩特家裏的人到旅館裏住下，而連伙食每星期只出四元錢，這已經是發困難的了；爲了經濟的緣故，他告訴她還有債要付，她也有時候想爲什麼她不和一個富足的人結婚。目的是很遠的，困難是很大的，衣食不過，她必是遇着了灰心的事。

不久，她作母親了，這是一件好事，她就可以表示他的驕傲，她不願意她的兒子名叫約書亞，採取了他的朋友斯波德的名字，仍然是決定採取他的父親羅伯的名字。她生了四個兒子，只有在小兒子生下來的時候，她同意用湯姆林肯的名字，因爲近來他曾死了。在十年之內，她所生的都是兒子，正如馬克比所說的，女人的本色之大無畏的精神。

她知道怎樣聯絡林肯的朋友，特別是和他們的妻子來往。他對於芬妮之愛，不久成爲致候斯波德夫人。她不歡喜希爾東，他的丈夫的日常幫辦，這是由於在春田時第一次的跳舞時候來的；她用種種的方法妨礙新的律師公館的成立，但是無效；多年以來，他到辦公室來的時候，向來不對希爾東說一句致問的話，林肯是屬於世界的人，不和斯波德一樣，關於他的結婚生活，公開的寫信給人。結婚以後兩個月，他寫信給斯波德說：「我要對你說，我們怎樣見面的，我們的結婚生活如何。」論到他的妻子的情形，他似乎採取作父親的態度：「我認爲我們沒有能力今年去到坎塔克州去。除了貧窮和必須辦公之外，應該來做的事就是這些。」

不久，藉着馬覽的進款，並且抵押得了錢，他們就能自己買了一座房子，地方雖小，但是他整理得十分有秩序。她是儉樸的，自己縫衣服。等到他們的進款大的時候，他對於捐款非常慷慨，她常把捐款減了半數——他總提出本來要多捐，但

是已被夫人減少了，作爲政治的妙技。

這樣的一對怎樣的生活在一處呢？他歡喜穿了襯衫坐着進膳，雖有門鈴，但是願意直接開門進來。這些小事使得她麻煩；她願意這樣的事很有條理。林青的夫人是一位精細的文雅的有秩序的社交性女子，怎樣和這一位不準確的容易忘事的任性的幽默的人住在一處？他不是歡喜躺在客廳的地毯之上臥着讀書，使得他的妻子必須圍繞着他的長腿走很遠的路嗎？他坐在地板上，和孩子們玩；或者在朋友之中說，他能吃玉米餅吃得很快，兩個女子做，還供不上他一個人吃。他養一頭母牛，他的隣人是一個皮匠，也養一頭母牛。爲什麼他們有空閒的時候，不同道擠牛乳呢？他不是不應該做這一件事嗎，因爲他是個律師，並且在立法院裏，有了一席。她說道，他走到牛棚裏去的時候，只穿一件衫褲，椅上只繫一根掛帶，回來的時候，穿的拖鞋也撞掉了。

既然她不大講笑話，等到林青帶了兩個婦人進到家裏來的時候，他說：「你們坐一刻，我的妻子穿上了蹄套子就下來。」她幾乎因爲這一件事，發了神經病。照她的思想方法，管理勝於用智謀。她和女傭人爭吵之後，林青在外和朋友出遊，剛剛歸來，她火怒的說道：「有一樣事情是一定的，若是林青先生死了，他的精靈，就永不曾看見我住在一個有奴隸之州之外。」這一個僞語，對於各種談話上可以發現光亮，因爲這一句笑談，含有悲劇真理之果實；若是這一個獨裁的女子寧可以要黑人作奴隸，而不願白人作僕役；這就是因爲她受了南方遺傳之影響，離則她放棄了奴隸，而和一個要與南方戰爭的人結了婚。

他是緩慢的，安靜的，對付孩子們很合適，不願馮麗的願望如何。他願意孩子們學善事，不止於有善的樣子，他對於教

養孩子的事上是幽默的。

「我們又生了一個男孩子，是三月十日生的。他很像巴伯，看樣子將來不會成爲個高人。巴伯矮而小，他是十分靈巧的。有時我怕他是一個早熟的孩子，比別的男孩早熟了五年。他有種種惡性，好像是動物精靈的後代。我寫這一封信的時候，來人告訴我巴伯已經迷失了；但是我到家的時候，我看見他的母親拿皮鞭子打他——怎樣的，他又逃跑了一次。」這就是對於人性的輕微的厭惡的知識，我們可以讀類似這些的承認人的壞行。

自從結婚的時候起，可以見得林肯常說到憂鬱的話。他所愛的是誰？他的朋友看見了他的妻子的嫉妒就驚奇；和他的兄弟也不能有接觸，有時說到去看望他的父母去，馬麗總是不贊成。他的朋友常看他的椅子抵着牆，兩隻腿伸出來，他的帽子還在頭上，不過戴得很低，兩隻手放在膝上。這樣子坐一兩點鐘，眼睛注視，不曉得是看什麼，沒有人敢和他談話。早晚寫詩送給朋友，充滿了虛幻與痛苦。

一次因爲政治的事務，旅行到了印第安納州，那裏是他的第二家鄉，那裏是他的母親和胞姊所葬的地方，已經遠別十五年了。那塊地方不是個寫詩之地；然而看見那地的景物人民，觸景生情，壓不住心懷，不問我能不能寫詩，表現這件事，是另外的問題。

離去此地已念年，

今又歸來景已非，

山林原野昔曾經，

少年遊伴今何之。

九

林肯在立法院裏做了八年之後，他想到華盛頓去。他不去求被舉，但是希望加入國會。既然這一種決定是開始於他的結婚的那一年，可以說是從他的妻子方面所得的衝動。照着未成文的規定，政黨的領袖決定彼此互相幫助，輪流得以被舉為國會議員。提名已有三人，第一是貝克，林肯於是灰心，因為他以為他的領袖地位和才具應該被提名。『在貝克的提名上面，我決定了像一個人被舉使他作新郎，及到把他除外，和他所愛的女子結婚。』在第二次的大會裏，貝克和林肯都沒有得着提名，提了第三者，兩年之後，貝克又被提名了——所以林肯又等了四年等到他被提名。所以在三十三歲和三十七歲之間，失落了機會，這時代他是傾向於活潑的活動，而他的朋友的錯誤使得他覺着有比感覺着失敗更大的痛苦；在這一時期，他的有雄心的妻子，繼續的勉勵他上進。

一年一年的過去，奴隸的問題衝突成了極大的禍患。塔克斯州是這時的問題中心。塔克斯州是否加入美國呢，還是作為一個蓄奴隸的州，贊成合併者站在一方面，和平主義者站在另一方面。克雷氏在這時代代表半個國家，宣言說道：『我覺得在現在合併塔克斯州沒有墨西哥的同意，損害我們的國格，一定使我們捲入戰爭。不單是和墨西哥，恐怕也和其他各國發生戰爭。對於聯邦之完整是一種危險，也是我們財政現狀所不准許的一件事，公衆的輿論也不以此為然。』軍官的大多數人，雖則軍人大致贊成戰爭，但是反對現在發動戰爭。

然而，克雷氏民主黨的政敵阿克保證國家得到短時間的戰爭勝利，合併塔克斯州之肥美土地，是爲南方各州所贊助的。奴隸問題又發生了。若是得到了塔克斯州，成爲個奴隸的州，使得南方人，更可以發展他們的特別制度，所以林肯幫助克雷氏競選大總統，不單是爲黨的理由，也是受了強烈的感情的刺激。他在總統競選時所用的演說，已經經過了多少年達到了成熟的境地；不祇是國家的幸福，也是促進了公衆的快樂，伸張正義。

「我不能看出來合併有什麼利益，他們也是以我們爲模範的民主共和國。另一方面，我看不出來有這樣的清楚，合併就可以鼓勵罪惡的奴隸制度……我覺得這是我們自由各州的最大責任，因爲聯合統一的關係，或者要使得自己自由，而使得有奴隸的各州孤立；另一方面，我看得很清楚，除非我們去除此奴隸制度，我們國家就走向死亡之途……要找一個新的地方給他們住，他們不能住在這舊的制度裏。」

在那個時代，他所做的記錄，顯然是爲演講之用，我們看見了驚人的辯論，在造句上很整飭，爲大衆所歡迎，有蘇格拉底之理論。

「若是甲，可以用種種的理由，使得乙作奴隸，乙也可以執同樣的理由，使得甲作奴隸。」

「你說甲是白人，而乙是黑人，那不過是膚色的關係，較白的人就可以使得較黑的人做奴隸嗎？用這種方法，比你較黑的人，你都可以使他們做奴隸。」

「你的意思那並不是指着膚色？你的意思是說白人比較黑人聰明，所以有了使他們做奴隸之權嗎？用這種方法，那麼遇見比你聰明好的人，就做了他們的奴隸。」

「但是，你說，這是利益的關係；若是你能有利益，就使得別人做奴隸——好——若是他能得利益，他就能叫你做奴隸。」

這種說話是替黑人說的，說白人壓迫黑人。林肯的社會情操是出於青年時的幻想和痛苦，在他研究生活的社會裏，就達到強烈的地步。

「在我們中沒有永久被僱的工人階級。二十五年之前，我是一個被僱的工人。前此被僱的人，今日爲他自己而生活了，要僱別人作將來的勞工。既然勞工是我們種族的負擔，所以用力使得這種負擔推移到別人身上，是我們種族上可咒詛的事。既然有許多的好事情是從勞工出來的，這種好處應該屬於那些用勞力而產生的人。但是所發生的事，世界的過去歷史，有些人已經勞力，而有些人未曾勞力，竟得大部分之結果。這是個錯誤，不能任它再這樣去敷。使得勞力的人獲得他的整個勞力之結果，這是任何好政府的有價值的目的。」

克雷氏失败了，林肯幽默的負得起這件責任。

「縱使我希望克雷得勝，和我對於民主黨所有不歡喜的各種行爲，我的主要的情感，在開始的時候，有一個大憂愁，我怎樣卸演說者的責任。在我之前有六個禮拜之競選演說，每一天至少講十幾回。我十分的自信，沒有達古拉斯的幫助，我不一定能一再的演說同樣的題目，而不感覺着乏味……可憐的克雷已經被普克打败了。我不久又得着了焦慮，但是當我孤獨的時候，我常聽見號筒的聲音在一個樹根的講壇上大鳴起來。」

林肯到華盛頓的時候成熟了——在州議會裏已經過了八年。他對於哈定和貝克的出路很不贊成，他已經等了好幾年，黨內的政策仍不願意這位勞苦功高的人到華盛頓去。要不是他的妻子在背後工作，他或者也要失敗了。所用的方法，就是他把法律的事情放在一邊，而全力去競選，並且他寫信給朋友和不認識的人，勸他們選舉他似乎是一件新事。雖則到了三十七歲，正在年富力強的時候，我們可以說，能給他以發動之力者是出於達特之家庭，促他上進的雄心，在這以後的幾年當中，顯然是馬麗的。

「你或者知道，」他寫給一個有勢力的人，「哈定將軍和我與保守黨所提名的人在這一區裏，競爭國會議員的一席。他有他的運氣，我的運氣的理由是用正當的方法。我一定歡喜，如果這個理由充分的正中你的。」

同一天，他寫一封信給另外的一個朋友，他承認他或者可以展期他的競爭。

「但是在現在的情形之下，對於哈定之屈服，不是別的，不過把我完全的犧牲了。這是我所不能承認的。哈定是有才智的，是有能力的，慷慨，英豪，我相信你也承認的。你知道我的理論就是公平待遇。實際上至少，這是他所否認的：

若是你不嫌麻煩，請你回信，對我說論到你的一區裏的情況；並且告訴我你的一區裏保守黨的名字，我可以寫信給他們。除非我得了這些，哈定用他的坦白的人名表，就比我多佔上峯。」

所以這是一個退後的，是被迫而參加黨的生活的競爭，自信心和雄心激動他的時候就如此。他寫道：「若是你聽見

人說林肯不願意出席國會，我願意你作爲我的朋友，可以告訴他，他是錯誤的。事實上是我很願意去。」

最後他在彼得堡的大會上被提名了，這是一個小的地方，但是他所生長的地方，十年之前，他在那裏做過測量的工作。現在，競爭打動了他的心頭，他從事於競選了。

「拿但也說有些人，他所不能忘記的，最近說到，馬納爾區是要決定這次的競選，使得這次的競選有懷疑的地方。你知道那是誰？不要在接到信的時候，立刻寫給我，告訴我——那些人特別反對我劇烈的人。」

在這一次選舉的敵手是柯特力特，是一個美以美會名騎師，半州的人已經曉得了他的火焰雄論，是一個勁敵。柯特力特的宗教上的勢力很大，因爲他傾向於傑克孫而獲得不少人的幫助。既然看見了林肯無懈可擊，只得談他的保守黨的對手是個無神論者。在事實上，林肯不屬於任何公會，柯特力特在這一點上，可以隨便說。有一次在一個教會裏，林肯對於那不虔誠的基督徒引起了輕微的想像，他們要咒詛醉酒的人和罪人，而不去拯救他們。過些時以後，柯特力特應用計謀了。

林肯到了柯特力特講道的一個宗教集會。柯特力特講道：「願意引導新生活的人，要將他們的心獻給上帝，並且到天堂上去，請他站立起來。」許多的人站了起來，於是他說：「不要到地獄裏的人站了起來。」除了林肯以外，全體站了起來。柯特力特說：「我問你，林肯先生，你到那裏去呢？」林肯站了起來，回答道：「我來到這裏是洗耳敬聽的。我不知道柯特力特兄弟要我來講話。我相信在宗教的事上要莊嚴。柯特力特兄弟問我要到那裏去。我決定告訴諸位，我要到國會裏去。」

用這一種光明的回答，他拉了一半的人選舉他。他用同樣的方法，拉達特一家有關係的貴族選舉他。

「這是奇怪的，使人發笑的，老的公民要知道我（一個希奇的，缺乏朋友的，沒有受教育的，毫無分文的孩子，在一個平底船上做工，一月只有十元的進款）現在作了一個負有勝譽的，有錢財的和貴族的家庭之候選人。」在他競選最激烈的時候，他也不怕對他的親屬說：「來看我的人，他在鎮上的時候，被人控告偷了猶太人的琴。」

對於墨西哥的戰事如何尙未決定，林肯在他的演詞上說，勸他的同國之人，現在是危險的時候，想不到爲什麼戰爭，想不到領袖是何人。保守黨人中有許多是林肯的朋友，去參加戰爭去了，或者命令他們的子弟從軍。甚至於在這種的矛盾時光，在戰爭未開始之先，咒詛戰爭，在進行的時候，幫助戰爭，他能看見雙方面的理由，我們承認他超過了幻想。後來，我們看見他對於這次的戰爭，所採取的勇敢態度。

他的預言應驗了，等到選舉過去了，人們看見選舉他的票數過了大半，不免驚奇。意大利諸州的保守黨任何人，甚至於克雷也沒有得過這樣多的票數。爲競選的便利，黨內給他二百元作爲用費。過了選舉以後，他還了一百九十九元二角五分，說道：「我不需要錢。我自己乘我自己的馬進行的；我的交際是在朋友的家中，我沒有化錢，我只用了七角五分錢買了一桶菓汁，慰勞幾個幫助我的農夫。」

林肯達到了他的目的，他寫信給斯波德說道：「既然被選舉加入國會，雖然我對於我的朋友很感激他們幫助我，但是我並沒有得着希望那樣的快樂。」

這就是人類的普通經驗，因爲生活在想像之中是比實際的生活更爲生動，而期望總是超過實際。雖則這一次的承

認，很像愛理思幻夢一樣，超過世上任何能發實現的東西。這對於他之對於女人，權力，愛情和雄心一樣，並且仍然是一個詩人的命運。

十一

馬麗是快樂的。她可以和她的丈夫遊於華盛頓，和上等人接近；可以進出國都，可以在他丈夫所出席的看臺上觀看那些出名的人，他們的名聲早已引起她兒童時代的敬拜和嫉妬。她可以詳細的考察外國政治代表的夫人舉動，他們乘在車上驕傲的疾馳而過。她可以到白宮裏去。

有顯明的樸素的，是不能隱藏的東西，是她所夢想不到的。這樣的親切，這樣的逼真：這是總統的住室、辦公室、出入室。有大的會客室，那有幸運的普克夫人，是國家的第一位夫人，在這裏接待客人，別人都對他鞠躬行敬禮。她不是像歐洲的皇后一樣嗎？若是你有了好的衣服，貴重的項鍊，就可以不用王冕了。她不是比一個王后還更好嗎，因為全國的人深僧她選擇了一個有才能的丈夫？馬麗夢想他總有一日能至於此。

但是在她回到那小住室的時候，在那裏過日子，不覺得他是一個新來的人的妻子，他或者也有疑惑或陰暗的日子。她在春田的時候，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但是在華盛頓，在千百人中，她不過是很小的。「那一位長而瘦的人是誰？」「不過是西方來的律師。」

達古拉斯也來了，林肯的身影，他是個活潑的人，同時進了首都。他已被舉為參議員，並且他的身分是在國會議員之

上，她也可以從這裏想了一想。但是保守黨到了現在，才第一次在議會裏得了大多數。馬靈有各種的感想，她到春田去了。林肯仍住在首都，自己作家主，替他的夫人爲小孩子買襪子，勸她用一位女僕，並且信尾上常寫，「替我給小孩子接胎。」丈夫和妻子兩人現在是正得意和諧的時候，甚而至於希爾東，他的敵手，報告說：「林肯不要看輕他，人不知道他的心和他的長手一樣的偉大。」

過了幾個星期以後，林肯成了講道理的國手。在議會的衣帽間裏，這是議員常談笑的地方，他起初的時候，看見別人笑談，但是不久以後，他也參加了。在住宅公衆食堂裏，他要開始說話，先把刀叉放下，把肘放在桌上，用手撐住面頰，開始說道：「引起我一個故事來。」若是有了，辯論爭執，他也用他的故事才能去加以平靜，不久，他就得到了和善的名譽，這是與幽默家和憂鬱的人有聯帶的關係的。在供給食宿的地方，有一個射箭的小巷，他常到那裏去。他的箭法不好，常爲人敗，因爲笨拙；他在吃飯的時候，先公開的和人談論，然後到議會上發表演說。他寫給希爾東說道：

「講到預備演說——要使得大家注意。我在兩三天之前做了一個關於郵政的問題而無通常興趣的短演說。我覺得在這裏和在別的地方，講同樣的事。我是恐嚇的利害，和我在法庭裏講話一樣。我希望在一兩個禮拜之內做一個演說，希望有相當的成功，使得你也能看見。」

平心靜氣高興在他的報告中可以看得出來。他顯然的不是受了議會的過於莊嚴所束縛，因爲他的朋友的信任，他是微微的快樂了。

過了幾個禮拜，他果真的在華盛頓作了第一次的長演說。在選舉之前，戰爭快結束了；克魯士地方已在美國軍隊的

手裏，戴勒爾將軍征服了墨西哥一大塊地，和平運動者於是倒了。但是林肯不是受成功所能影響的人，並不是一定站在他所不贊成的政策這一方面。不然，在軍隊一而再的勝利的時候，他宣佈戰爭是不公平的。所以他在雙方都得了敵人，因為激烈的保守黨人不滿意，因為他贊成幫助軍隊，並且預備表決戰爭之力，在另一方面，民主黨對於他大發怒氣，因為他公開的斥責總統，對於此次戰爭應負責任，犧牲人民。研究這個微妙的問題，這個戰爭是不是侵略的，就是，是不是美國先發動，還是墨西哥先發動，而質問普克總統。

「讓總統回答清楚的，公正的，充足的。我們要用事實回答而不要用辯論回答。要記得他所坐的地方就是華盛頓坐過的，請他用華盛頓的口腔來回答。國家和至高的上帝不准許他脫逃，不得支吾其辭。回答的時候，要記得這是先烈流血之地，我就認他有理。但是若是他不能或者不要回答——或者欺瞞，或者不欺瞞，拒絕承認——我就知道不出我之料——他自己已經深深的知道錯了；他覺得這次戰爭之流血，和亞伯一樣，是對天而呼籲，出於堅強的動機……發動兩國之戰爭，只以注重光榮的勝利，而遷移人民的視線（這一種光榮好像是血雨後的虹光，是引人死的蛇眼）他撞進去了，並且昂然而進，對於墨西哥估計錯誤，以為不戰而屈，他現在不免不知所措已到不知如何而可了……」

「他是一個受了迷惑，困擾，窮苦紛擾的人。上帝知道他的良心上的痛苦比他心上的紛擾更厲害。」

用這些的冠冕堂皇的話語，這樣的勇敢英毅，林肯第一次以其演說出於國人之前，他只以正義為歸宿。總統的成功不是支持他的爭論嗎？不是每一個人，甚至於主席，預先看見了將來這幾個禮拜他所要遭遇的光明正大的勝利，墨西哥承認割地，正式的付了一千五百萬元，以及戴勒爾將軍勝利了以後，推為下屆的候選總統？自然，在林肯的演說中，有

許多的政黨的政策，因為一個反對戰爭的人，看見勝利了以後，除了以道德爲他的反對根據以外，也沒有別的方法。林肯不能強迫總統使其回答，因為他是總司令，而是憲法的護衛人。然而這些都不足以減輕林肯的政治責任。從歷史的側面來看，使得他的悲劇格外的緊張了，我們要記得過了十年之後，有同樣的劇烈的攻擊。

然而，沒有一個人瞭解林肯的神聖的熱心——甚而至於他的朋友，也不瞭解。林肯對希爾東曾經寫道：

「那次的議決決定了戰爭是不必需的，而是出於總統的無意；我要堅持我的一生，若是我在我的地位，你也要這樣的投票。你肯爲那你所知道的是謊言而投票嗎？我知道你是不肯的。你不要走出了議會，而撕毀那選舉票嗎？你被迫而發表演說；惟一的選擇就是說實話，還是謊言。憲法上的條規是議會有決定戰爭之權，照我所知道的有下列的理由：帝王常常參加戰爭，而使得人民貧困，反過來說爲人民的福利要避免戰爭。在我們這次的議會裏，所受的壓迫和帝王所施用的壓迫並沒有什麼分別，所以他們決定了不應該把權力集中在一人身上，而壓迫我們。但是照你的觀點，就把全局弄糟了，把我們的總統看作帝王了。請你仔細的讀了我的信，並且忠實的告訴我你所想的。」

但是他的春田的朋友對此搖頭，希爾東或者寫信給他論到少年的事，這是使人不解的，林肯又寫信道：「你的信裏的題目對於我極爲痛苦，我只能想到你有老年人的動機之錯誤的印象。我自以爲是一個老人。你想我能知道，若是我等待被人找着，或者被老年人推進嗎？你們年青的人，結合了一個會，照着規定的會期發表演說……你去，把本鎮的聰明孩子們們大小都招了來。」

他仍然是孤獨的，甚而至於在議員之中也是如此。政治方面其他的代表寫回去一封這樣的信：「佐治亞之司提反

是一個小的，灰白色像有癆病的人，說出話來像羅根，講完了我向來未曾聽見過的一篇好演說。我的老而乾的眼睛尙留着眼淚。」

誰個能知道，他和司提反現在又遇見了，——眼淚變成了怒氣？在這個時候，他和司提反成爲朋友。

和他並坐的有一個觀察者，看得清楚各人忙着他們自己的事。舉他的人怎麼樣呢？因爲代表不願幫助同黨的人得到職務選舉的人不要對於代表吹毛求疵嗎？爲什麼舉他，若是他不提拔自己的人忠實的林肯成了他的稱呼——但是不饒養狼的就爲狼所噬！

春田流行了一個故事，說林肯不肯介紹選舉他的人得了實缺。他後來寫了一封信給他：

「在我們初次相見的時候，我覺得你對於我仁厚之至，你一定有同此感想。去年夏天，我對你說，我很不忍不得不拒絕介紹你，不久，我得知，你對於我公開的斥責。自然，我的感情是受了傷痛。接到你的信以後，有一個問題，你是想利用我，而同時又想傷害我，或者你使得我的印象錯了。論到前一件事，我用不着回答你；論到後者，我倒要回答你，所以遲疑未決。內附一信，若是你覺得合適你就可以應用。」

這一次我們送到國會去是怎樣特別的一個人！他是不可毀壞的，毫無問題的；他不介紹不適合的人鑽營職務，因爲他以爲國家的事比黨內的事特爲重要。同時，他又太好了，不願拒絕人，所以在末後，他具了一個保薦信，而表示恐怕介紹之人不得其當。這樣的人無話可說。最好是再舉他！

在首府之旁，這就是保障自由的地方，從窗中看出去，有一個賣黑奴的場所，人和馬一樣在市場拍賣。這是林肯後來所形容的。在這裏有矛盾的事實，首都所在的地方，而有賣奴的事情，這和南方不同了。他想起驅逐奴隸制度的第一步工作，起草哥倫比亞區釋放黑奴辦法，本區內不許有奴隸，惟准許官員得以攜帶黑人作個人的奴隸。在這時期施行一種暫行制度，在本區所生的黑人之子有受教育之權。蓄黑奴之人，因釋放黑奴所有的損失由政府補償。並安排了逃亡黑奴回到本州之辦法。這種法律由本區人採取複決權決定之。

在這一種草案裏，林肯的自己的性格，照我們看來，採取正義的中和辦法。這種辦法，可說適和於過渡的時代。在林肯的有理性的性質看來，維護統一基本的要事。他現在的說話和二十年以前一樣。既然先人沒有廢除奴隸制度，我們也不要做；但是我們可以為新加入的州制定律法，這是先人所沒有看見的。在這時候，加利福尼亞發現了金礦，並且加入了美國。然而南方的國家反對這一件事，因為看見加入美國的有十五州沒有奴隸，有十五州有奴隸，而新加入的這一州是反對奴隸的。塔克思在合併之後加入了美國，在墨西哥政府管理之下是沒有奴隸的，民主黨維爾蒙主張他的辦法，禁止在那裏有奴隸之發生。

林肯替哥倫比亞區所制定的法律怎麼樣呢？華盛頓對此毫無興趣。愛修華的社會，歐洲人來到自由的美洲，覺着在這裏作主人比在家裏更適宜，千百的人覺得他們在政府裏有了一份子，他們願意採取貴族的生活，這是他們的祖先所

夢想不到的。南方的紳士代表南方人出席國會，帶來了他們的犬馬奴隸，並且表示着他們的惟我獨尊的氣概；這都是林肯的計劃所不能成功的大原因。他不屬於首都華盛頓的，他永不屬於這一派。華盛頓總監自動的贊成他的計劃，但是被壓迫民衆不得聲張；在國會裏作提線的人，爲麻煩的討論而焦慮，提議展期討論，以爲提議本案的人，明年恐怕不能再回議會了。實際上，這是林肯再回到華盛頓十二年以前的事，等到他再回來了，他充滿了權力，並且看見了瞭解的法律代替了慎重的建議。

正義和理性是他的政治活動的動機。這不單是冷靜的行政問題，而是人類解放的問題之施行。他在議會裏所演講的關於行政的集中說道：

「海軍……是這一類事物當中最普通有利益的，然而海軍不過對於查理頓、巴特木費拉鐵費亞、紐約和波士頓等處有利益，意利諾州之城市比較他們差得多了。在各種事情上，都有地方的利益。但是這種說話也是實在的。沒有再比不是普通利益是再地方化的人。正當的結論是，國家不願作更屬普通性質的改進，因爲多少他們的利益是屬於地方化了，一州也可以因爲同樣的理由而不促進地方化利益的事。州可以對國家說：『若是你對於我不做什麼，我也對你不做什麼。』這樣看來，不平等的理論是到處充足的，結果百事沒有改進。但是假設，畢竟有了什麼的不公平。不公平一定永不包括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不是要放棄了是很有益的，因爲與不公平的程度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嗎？若是如此，我們不如廢除政府了。這一個政府是大家出錢造的，是爲公衆的利益而建立的；但是不是有人懷疑是有資產的人和華盛頓的居民有特別的地方利益嗎？我們要把這個理由取消嗎？」

在各一種例證上，每一種比較上，演說者的公平是格外的明顯了；然而隨時可以看見那位實際的人的智慧，永不願將相反的利益混合起來，支持在一個簡單的理論上，但是要有理性的調和，在人類組織的不健全上可以看得出來。

然而忽然間這一個聰明而實際的人調換了他的聲調，而成譏諷。

「我沒有暗示現在的總統，論到現在的世界，叫多數人負重擔，而少數人享福。一個誠實的煤礦工人一天勞力只賺七角錢，而總統只用抽象的方法一天可得七十元。顯然的煤比抽象的方法有價值，然而你們看報酬怎樣的大不平等，不是總統因為這個理由就把總統制推翻了？他不能做，他不可做。實在的法則，決定贊成或者拒絕什麼事情，不是在於它有什麼惡點，乃是要看一看是否善的比惡的大。很少的東西完全惡的或完全善的。幾幾乎，每一樣東西，特別是政府的政策，是與這二者不能相分的，所以需要我們隨時的判斷，權其輕重。」

很少的像他這樣的蘇格拉底的證明，這種銳利的理論從演說上所聽到的。這一個鄉下工作的人，怎樣的鑽刀山而絲毫[？]不受損傷？他是由自學而來的，比在學校裏得的多了；他是從自衛的年月中學習得來的，從別人的經驗中得來的。他發展了一種比較的才能。只有有憂鬱的人，有詩情的人，能說出人類的弱點。

但是還有別的在他的聲調裏所永不能忽略的。他是個大幽默家，等到選舉的日期到了，議會就成為政治家的講壇，他便與民主黨候選人對抗。在那一個時代，辦理事務已經成了矛盾的情形。保守黨，反對戰爭，願意舉戴樂爾將軍作總統，他是一個蓄奴的人，向來沒有公開講到奴隸的問題，而民主黨則舉不著名的克士將軍以為候選人，並且因為某種理由，要取笑保守黨人，因為也要藉軍望以得庇護。這種特別的故事激動了林肯的笑談，使他對於仇人有取笑的機會。

「諸君，用軍服以作蔭庇，不獨是傑克孫將軍用過，但是自他死後，每一個民主黨的候補人都以軍服爲蔭庇。你們不敢，或者現在不敢以此爲蔭庇……有一個人說他有了發現，他能用舊人做一個新人，並且還剩了東西可以做一條黃狗。這就是傑克孫將軍馳名的發現。你們不過藉此請他做了兩次總統，但是你們可以把剩下的使得小人物成爲總統……主席，軍服不問何種衣服，不是文字上的名詞，我在此所要討論的，但是佐治亞的代表既希望介紹他們，他私你們歡迎你們替他所做的，若是你有任何的衣服，放他出來吧。我再說，不願在此討論這件事，我要請各位明瞭，用低一等的人，就是他們不能得勝的緣故。」

「主席，你知道我是個軍隊的英雄嗎？是的，先生，在與黑鷹戰爭的時候，我打過仗，流過血，又回來了。講到克士將軍的爲人，就想到我自己的了。我並沒有在斯提曼打過敗仗，我是差不多像克士對於黑爾之投降一樣；像他是的，我親自看見那個地方，我並沒有折了我的劍，因爲我沒有劍；但是我有一次折過馬鎗。若是克士折了他的劍，是不顧生死的折了劍；但是我因爲有意外的事情折了鎗。若是克士將軍去採薺，我採野葱比他快得多了。若是他比我看過更多的生活；但是我和蚊子曾經有過血的爭鬪，我失了血以後，向來沒有疊過，我能實實在在的說我是十分的飢餓。主席，如果我結束要說去民主黨的朋友所設想的我的聯盟黑章，所以他們應該舉我作總統的候選人，我不要他們取笑我，因爲他們要克士將軍，而不以爲我是軍事的英雄。」

用這種說法避免了對於他的批評。以自己當作一個戰士的事而自娛，但不能刺露克士的軍事名譽，但是同時也避免了人以爲他是嫉妬之嫌。林青的這種說話是無窮的。若是幽默的比喻是第三種長處，第四種長處就是統計，用這個打

倒他的仇人的腳根。

「主席，我公開的承認克士將軍有光榮的成功——成功並不是在對付敵人上，乃是在於對付國庫上。他做密西根地方的省長，並管理印第安人之事務自一八一三年十月九日至一八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有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之久。在他的任期內從國庫支取的，用於個人及事務費，總數達九萬六千零二十八元，平均一日需用十四元七角五分。這樣大的數目是因為他在幾個地方同時任事，而且是同時同地的。」

然後攻擊幾個官員的詳細情形，在這一事上，克士將軍向來沒有用書記，甚而至於特別的煤火等等。林肯又說：

「我在這裏介紹克士將軍的帳目，乃是因為他的身體上的技能特別的大。可以證明他不獨把幾個人的工作同時進行去做，然而他同時也在好幾個地方去做，有許多地方相距數百里，他還是能身分數地，同時去做。在吃飯這一方面，他也是奇怪的。自一八二一年十月至一八二二年五月，他在密西根他一天吃兩個人的口糧，他在華盛頓吃十個人的口糧，自密西根到華盛頓每日用五元。另外還有一個發現，他有一種吃飯的藝術，總是有人付錢。所以一個好青年，他若是有帳要付，開口飯帳便好了。」

「主席，我們聽見一個故事，說是一個動物在兩袋草前面憂惑，結果餓死。這種事情對於克士不會發生的。把這兩袋子放在千里之外，他只站在當中，就能同時在兩方面吃，同時沿路一帶的青草也要吃乾淨了。諸君，無論你用什麼方法選舉他為總統，他就可以使得你吃得飽——若是有剩的東西，他就要自用了。」

他這種的說法好像說神仙故事，却使得克士啼笑不得。他知道全國的農夫和在座的人聽見了他的笑談一定笑不

可退，他使得克士的總統做不成功，有一個報紙說：

「林肯先生的方法和風格是這樣的有味，衆議院在他演說的這半小時內笑個不止，等到大笑開始的時候，他便停止了，然後他再開始他的演說。」

然而這可以看出來林肯不用刁滑的方法，我們看見他的姿勢是自然的，而不是預先設計的。

不久，馬麗到了有希望的時候了。她看見在詩加哥他所受的榮譽便知理想的成就，就在不久的將來。她聽見在他開始演說的時候，他把袖子取下，捲起衣服來，好像爭鬪一樣，她也知道在新英倫的幾州裏，沒有人知道他，他很難得聽衆。然而她不去和他同行，替戴樂爾運動選舉，這一次他比四年以前替克雷氏之競選成功得多了。

這裏，他的成功是出於對民主黨的攻擊和批評。這是首次，他聽見了東方有學問的政治家的演說，廢除奴隸者之可憐的情態，並且他學得了他的問題的幾個新點。他受了一個波士頓演說家，西華德的深深影響，過了十二年之後和他有密切的關係。在戴樂爾的議會席上，林肯又聽了別的一位演說家，傑佛孫德衛絲向他演說。

他現在看見了東方的各大工廠，並且直接研究北與南之分別，不再是紙上的關係了。他到了尼阿加拉大瀑布去參觀並且寫道：

「地質學家能發證明，論到尼阿加拉的歷史，至少世界到今日有一萬四千年了；尼阿加拉已經經過這樣長的歷史。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前，在基督釘十字架之前，在摩西領以色列人過紅海之前，在亞當被造之前，尼阿加拉老早在這裏不停的流了。」

他看見了這種景緻，引起來他的奇異的思想，恐怕老早存在他的心裏了。他的朋友希爾東要和他談話論到這件事的時候，要刺探他的隱密感情，他立時爽快的回答道：「使我受最大的感動的，在我看見這個瀑布的時候，世界對於這裏所來的水，做過什麼呢？」

國會限期完了，林肯不再回到華盛頓來。他在和平與戰爭的奇特地位，他拒絕替人介紹地位，哥倫比亞區廢除黑奴法之奇特的歷史，使得擁護他的人減少了。

戴樂爾已被舉為總統，雖則他不能讀書寫文正確，但是林肯現在雖不願意，但是必需放棄他的政治生活的中心。他雖不喜黨中的詭計，他已經學得了合衆國的性質，並且願意多知道些。他的反對一黨的人昌盛起來了。希爾特已為參議員，而達古拉斯的勢力加增了。他之在華盛頓不是個簡短的勾留嗎？春田怎樣使得他再來華盛頓？然而，引他回到春田的是什麼？是他的家，要整理嗎？是他必須料理那沒有興趣的法律爭執嗎？是為本黨而一禮拜投論文一二給本地報紙嗎？最多不是為子女的教育——這是無可辯駁的嗎？馬麗同樣的是受迫了，因為他回來這樣的快。她切望一個擴張的生活，樣樣的事情光明而印象深刻，她從紐約寫信來道：「我看見紐約的大輪船靠岸，準備着上歐洲去，我覺得我的心要嘆息，因為我只有貧窮。我常常笑並且告訴林肯先生說我的第二個丈夫應該是個有錢的人。」

第二編 政治奮鬥與被舉爲大總統

不惟馬麗灰心了，林肯也灰心了。假如他是在戰場上打败了，假如他是在領袖的地位，能有勇氣再努力起來奮鬥，要再適合他的狹窄的環境是很容易的，因爲這個小城之在西方仍是屬於原始時代，這裏不過是他的奮鬥中之一個停留。但是他的日期似乎過去了；這是沒有特別注意的時期，對於他自己，或者在他的國人之中，不過是個退伍的兵士，已經退出了他的崗位。他在地方法院裏，不再有一個席次了；他的律師職務，因爲長期的缺席，生產減少；他作國會議員的時候，頗收相當的公費，但是他以收小的費用而滿足；在他的主觀的心看來，他從華盛頓那裏帶來了一種印象，首都不過是一塊湖沼之地，誠實的君子在政治生活上，易陷於不可收拾的泥足。

自然，他還有雄心，要得一個職位，得以發展他的環境，而不受國會議員生活的限制。他回到春田之後，立即接受委任爲華盛頓之土地局長。因爲按照規定，應該留給保守黨的人，或者給於意大利諾州人。這是一個有興趣的地位，有政治上的重要性；薪水也不惡；他曾作過農夫、測量員、律師，這些經驗對於他的現任是很有益的。戴樂爾總統不能不給他這種職任，因爲有十一種理由，他曾經寫了許多請託的信給朋友，這是他從首都學來的經驗。有一封信說：

「執事先生：我請求你一樣事，只要一舉手之勞。我得知土地局是專給意大利諾州的人，伊文先生推舉詩家谷之勃特

費以擔斯職。我對你說，委派勃特費是毫無政治上的理由的。若是你覺得其中理由，請即致書於戴樂爾總統，陳明我或者我所舉薦的人照你看來，克當斯職，如其一定要意利諾州人的話。要是你有你自己的一州的人，我就不堅持意利諾州的人，我不敢自投猛浪。你的執友上。」

另有一信云：

「勃特費即將為土地局長，除非施以強烈神速的阻止。若是你以為他不能滿意，請即立起爭執。一分的時間都不可放過。」

這些信之寫法，極有實地的政治家的技巧。正是因為這種原因，他警告委任他的對手，他並不表現自己的請求太強烈；他另提別的一個保守黨的名字，雖意欲把自己放在前面，但仍願自己處之溫和。他的老友希爾東解釋說道：「在他缺乏堅持之力之外，他有一個不知不覺的超然的感覺與自負，並且承認非得專家，不能稱職，否則不能勝任。」這些信件之直爽簡短，一點沒有諂媚之詞，使得讀信的人，不能不佩服。然而，次要的地位並非他自己所要的。他又寫道：

「沒有別的能使我擁有權想到第一等的職務，第二等的職務不足以補償我之被別人訕笑，因為他們也要這等職務。」這裏有自負和處置適中，這裏有不自恃和自尊，對於他的同伴，採取奇怪的諷刺的看法。這一句話把林肯對於世界的觀念，一言以蔽之了，若是在將來國家交給他管理，他就可以不自大的接受，而一點不希奇。

然而他希奇的看見他的朋友感覺着他運動土地局的事。顯然的愛德華，是一位瓦地拉的好同伴，也要這個職務。林肯寫信給他的朋友說道：

「愛德華先生無疑的關於土地局長一事觸犯了我。他寫一封反對我的信到上峯那裏去。人生的最好一部分包含着友誼；並且，我的和愛德華的是最珍貴的一種。我一點沒有虛假。總之，在政府沒有委任勃特費之前，這個職務一定是我的。——至少伊文先生和總統是這樣說的。這一句話，我早有先見要說明，一部分因為別的理由，主要的是由於愛德華的緣故——我恐怕因為他的緣故而失落職位；但是失落了友誼，藉他之力，就可以壓迫我，不是維持良心上的最公正嗎！」

林肯詳細的列舉證據，證明愛德華的賣友可疑之處是毫無根據的；但是這種證明是多餘的事了，因為林肯的全部性格是真埋的充足證據。他受了這次懷疑的大大的損傷。他是一個孤獨的人，朋友少，他覺得這些比受委任尤其重要。這就是他為什麼，在愛德華找他的錯的時候，他覺得受了這樣的損害，因為他聽見有人在華盛頓說，那一位春田的長人律師，只要尋找着地位、金錢、權力，一切均可犧牲了。

既然他沒有得了這個地位，愛德華也沒有得了這個地位，林肯可以安靜的寫道：「我並不是大大的不滿意。我希望這次的事可以鼓勵我們將來友誼的試驗，我對於愛德華對我的態度頗為扼腕。這兩件事情過去了，我就沒有扼腕的事了。至少我想我不至於一個目的物失敗了之後，他就快快的退縮到自己的深處了。不久，總統委任他為奧理岡州之祕書，以補所失，他作了簡短的回想以後，便拒絕了。」

馬麗願意在這次的拒絕以後，參加升遷的活動。他的動機是，若是他被遷到西部荒野之地，接受了一個地位，無論若何之好，就沒有再到華盛頓的機會了。她不願意在西方作州長的夫人，甚至於在這灰心的時候，他寧願留居於春田小城，前途雖不可捉摸，但足以表現她相信林肯的將來偉大是不可動搖的。她的聰明經過事實證明了她自己，林肯和國家

證明了她的信念正確。

她幫助林肯用另外一種方法——相反的方法，若是他們的共同生活是和諧的，他就不免多願時間化在家中，既然是不和諧的，所以他在外成了律師，因為奔跑的生活對於他的飄泊性情是很合適的。他不願意住居於整齊的家庭內，有一定的吃飯時間，社會責任和穿着整飭。有一位詩家谷的同事，請他加入股東，他拒絕的說道，他有肺病的可能性，若是久坐不動，恐怕累得要死。

巡邏的律師生活，雖賺不多少錢，但是有補償的利益。一年之中，有半年，春天和秋天，他大多在路上。他不必坐在一個屋裏，等了全天，或者在同一條路上。他不必有一定的鐘點工作；他不必在吃飯的時候論到孩子們，廚子，親戚和買賣的事。他沒有機會在晚間打扮整齊，刷刷他的高統帽子，再打領結，或和女子談話論到最近的流行式樣，和馬車的式樣，或者論到奴隸。

乘車從這一個地方到那一個鎮市，在意利諾平原上馳騁是沒有再快樂的了。三四個人坐在一個車裏，或者乘馬與法官及別的一二律師同行。在中午的時候，開庭了，告狀的農夫來了，有田界的糾紛，侮辱的案件；或者是偷豬的事，律師的職務就是要洗淨罪人使他無罪；替負債的人說公平話；或者幫助討債的人索款。過了幾點鐘之後，他們就休庭了，退到旅館裏去了，林肯帶着他的老綠直柄雨傘，繫上一條繩；他的另一隻手拿了一個皮包。晚飯的時候，爭訟的人講到農產，牲口和田地的價值。他可以-direct聽得鄉下人的需要，或者是鐵路水道好不好，保護稅率之實際的應用如何。林肯可以消除他們的可疑一點，述說了一個故事，人們擁擠聽他的講說。他曾經一再的到過這個地方，人都稱之為「忠實的亞伯。」他們

知道怎樣欣賞他的言談。法官、原告、被告、證人大家擠在一處，聽他的無窮的智謀的談話。希爾東寫道：

「論到講故事的本領，我以為林肯無人可與相比。我看見有時二三百人圍繞着他，深深的對於他的故事發生興趣……他的顏色和他的態度，似乎完全在做講故事的事。在他講道近於笑談的一點，莊嚴的色彩從他的面上消除了，他的灰色眼睛放光；他笑了，他的口之兩端，像幕一樣開放了；他的身架搖動，受了驚異的振動，笑的一點出來了，沒有別人再有他這樣笑得厲害的了。這許多故事都是過時了，任何律師志在得到他的顯著地位者，不敢輕與羣衆戲笑，因為與名譽有關；但是在林肯方面，反到增加神祕，堅定的把握羣衆。」

希爾東說：「有一些故事不足以重複述說……但是有許多故事是與道德有關的，顯露人性的弱點，好像鞭子正中要害。有些故事已經有千餘年的歷史，只用改變姓名年代的方法，使它轉為新鮮的故事。每一次講過之後，總引人笑。笑聲停止了，有些不幸的人，已經刺激到他的頭腦深處，於是大笑起來，發動了笑的波濤，成為澎湃之聲。我曾看見儲德法官，他是個極為莊嚴的人，坐在最後，笑到不得了的程度，一直到肋骨笑痛。第二天，他就坐在法官席上，聽林肯辯護一個殺人犯的審判。」

既然他是這樣的與普通的人接近的長人，與人的關係好像同胞，他在感情上，密切與他們分享，並且常從他們之處學習。在這樣的旅程之中，意大利諸州全境的人知道了，建立了他為人所佩服的基礎，要是沒有這個，就不足以得到以後的大勝利。在進膳的時候，給他吃的是什麼，他和二十年以前所採取的態度一樣，那時他在鄉下操作鋸木和賣錘子的工作。正是和早期的時代一樣，他躺在櫃檯上讀書，所以他的伙伴（和他作巡迴律師工作的同伴）描寫他躺在兩人共用

的一張床上，兩隻脚伸出床以外，所讀的是歐基立的幾何學，一直到第二日早晨二時，同室還有二十多個別人，或者坐在深夜，和法官玩棋。穿着黃法蘭絨睡衣，坐在床邊，這件衣服太短了，討論奴隸的問題，討論得很長久。最後，他就睡着了，第二天起來看見林肯充滿了昨夜的思想，好像沒有經過中間的休息，繼續的辯論道：「我告訴你，這一個國家不能長久的下去，一半是奴隸，一半是自由的人。」

「總是有學習的東西，在道路上或者在別處。他遇見一個手持幻術燈的人，他把燈拆開，看看是怎樣造的。又有一次，舉行了輪流的展覽會，林肯在旅館的火爐之傍，講到他所看見的電機。他得了一本德國文法，就去研究，並且有相當的進步。無論何時他有了機會就幫助人，鋸木頭，或者擠牛乳，請他辦理案件的人，今天看他擠牛乳，明天就替他們辦理案件，對於他非常佩服。

和他同伴的人歡喜他，特別是董柏爾，勃朗寧，青年瑞特，法官德衛士（他是一個面貌和善的人，像好爾斯一樣）這些人和他一同旅行已有多年了。他們不知道在正式的案件上，他們與他常在正式的動作中，並且給他忠誠的服務。因為在政治方面他們是屬於同樣的思想的，藉着談話，互相影響，最後形成了一黨，就是意大利諾州的中心。只有法官達古拉斯來的時候，他們的意見不同。他現在是一個參議員，寧願在首都或華盛頓的俱樂部裏過日子，而不顧到意大利諾州的荒原上和初民時代的旅館中過生活。

這兩位人的生活劃分，就是在此。達古拉斯的全生是用在政治上，而林肯呢，他在四十一與四十六之間是在律務上活動，然而同時他不忘記政治的活動。

一

「勸勸你的隣居和他和解若是你能做的話，對他說，在名義上得勝的人是個失敗者——費用，經濟和浪費時間。作使人和睦的人，這位律師有超越的機會。然而還有很多的律務生意。」

「永不激動訴案的手續。要是一個壞人就不能不這樣子做。通常，不要預先支全部的費用，只收很少的律費。預先支全部的費用，你就覺得對付此案便與常人不同了，你就覺得你處理案件有希望。對於請你代訴的人，也有同樣的感覺。」

這點法律演講的片斷，可以知道林肯執行律務的實際生動的情形。雖則他永沒有安一於律務的執行，但是從早期的時代，他早有公正的思想，所以他以為律務的生活，不是出於機會。只有在他瞭解了他的思想，我們纔可以明瞭他的情，根據於這種情事，我們纔能明瞭政治的生活；等到我們瞭解前者，對於後者也可以大致明白了。就是因為早期的品行形成了實踐的表現。他所做的並不是偶然的，欺騙的，刁滑的；他對於自我很真誠，在每一點上，表現他仍然是林肯。爲了保護一個可憐的女子，而反對壓榨者的刁滑，在他看起來和防衛先人的遺傳抗拒黨內的喜好，以及防衛奴隸而抗拒他待遇不平的主人是一樣的。

然而在他一方面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牧師。他的早期的艱苦的生活，他的生活的奮鬥，他的東奔西跑，他的服務，缺後盾，在世界的學校中已經使得他的力量增加了。在他的執行律務上，他也注意對人的認識，參加了智謀和幽默，破壞人的信任性。

「你的名字叫丁派克林，丁是什麼意思？」

「丁就是代表約翰。」

「是的嗎？為什麼你不叫約翰 P，格林和普通的人一樣呢？」

這種機警，使得全法庭笑了起來，林肯取笑證人的兩個基督徒的名字，證人的地位就被破壞了。

在另外一個案子裏，他的前次同幫律師羅根擔任一個偷馬案件的反駁。天氣炎熱，他們完全穿着襯衫，林肯看見羅根反穿了襯衫。林肯開口反駁說道：「羅根先生已經講了一點多鐘，論到馬的事，爲的是要使得這些爲人尊重的農夫，叫他們從獸醫的書上學些牲畜的知識。但是我們怎樣能信他的話，他自己連襯衫也不能穿得正當。」羅根爲人所取笑，於是他輸了。

有一個富足的人侮辱了另外一個人，並且用手杖打了他。受傷的人要求一萬元的賠償。林肯爲被告聲訴。原告律師講到一個可憐的人，他有忠誠的品格，受了那有錢的人之侮辱，是忍無可忍，說到全堂的人流淚。林肯於是慢慢的起來答辯，看看他桌子上的紙張，拿起來，詳細的看了，大聲笑了出來。看他的人不免希奇，也要欣賞他的笑談。他放下紙張，拿下領結，又拿起紙頭，更爲大笑。這一次別人也笑了。林肯再照樣的做了一次，脫了外衣，全堂笑得更厲害。然後解釋給他們，笑之。所以然。紙上說，原告的人，開頭估計他的受傷值一千元，後來發現了，侮辱他的人是一個富足的人，所以他結果定規額外索了九千元。於是林肯提議給受傷的人數百元，又述說了一個有興趣的故事，於是案子就結束了。

林肯常常用他的農夫的急智。有一個律師欠了一個有錢的人二元五角，既然他不肯還，於是那發怒的債主訴於公

庭。林肯勸他不必因此起訴了，他說：「律費恐怕比追還的錢還多。」

他說：「我不管。」

「好，你現在就得給我十元律費。」

林肯就叫了他的同業律師來，對他說明，各人分得五元。他叫那一位律師還那富人二元半。

有時他藉着他的才能勝了案子，好像是舞台上的紅星。這一位講故事的人，講到日常經驗的幽默的偶然之事，使得律師脫了困難。另有一件侮辱的案件，解決的方法是在於要問誰個先開始的。

「我所代訴的人是一個在公路上工作的人，身上背一個草叉，忽然有一個野狗起來咬他。因為要救他自己，就用叉把那狗打死。」

那個農夫大怒的說道：「你爲什麼打死我的狗？」

「爲什麼那狗來咬我？」

「爲什麼你用叉去惹他？」

「爲什麼狗來惹我？」

林肯摹仿那狗的滑稽動作，跑來攻擊審案的人，引得大家都笑了。於是他們就照此判決。

若是他沒有法律書的詳文，只好用他的說法，不必拒束於法律的名詞。他向不說固定的名詞。他的清楚直爽的句子，好像他的個人身架一樣的清。既然是鄉下人，所以用對付鄉下法庭的法子。照着當時的報告，林肯重複述說反對理論。

的時候，比原來人所說的更爲清楚——已經用了他的銳利的邏輯分析過。用這一種方法，他的好比較的本能，他之喜好引用他們是有用處的。他之公平的態度，是別的律師所沒有的，他條舉雙方的理論，而權其輕重，所以使得法院的自信心加快，並不用反對對方的方法，而擁護代訴人的立場。

這是世界上最簡單最自然的方法，他的性格是出於詩家和正義的混合，是邏輯家與道德家的混合。林肯是一位理想的法官。結果他成了國家的法官。他的同僚說，他有一種特性，就是在覺得他所代訴的人是錯誤了，於是他就成爲個必輸的律師。若是在開始的時候，就發現這種情況，他就拒絕這個案件。有一位婦女送給他一張二百五十元的支票，請他代訴，他立即回答說：「我沒有法子處置你的案子。」

及至有人請他代訴，他發現了他的犯罪，他立即交給同僚律師說：「這一個人是有罪的。我不能替他辯駁，你可以。」另外有一次，他在一個案子未審之前，先與對方的律師會談，心裏拿定了主意，並且說道：「我既然看見我所要代訴的人已經錯了，我要勸他撤銷這件案子。」

雖則他的笑談有的時候使得他的說話延長，然而常有一個道德的界限，他是不能越過的。似乎是像一條馬，他好似對於一個看不見的障礙是羞愧的。希爾東聽見一個案子，有一點是對方所處心積慮的，所以來一個請求，事實上絕對是荒誕的，就在這一點上比林肯站在上風。林肯曾經離開過，問道，這種請求是不是事實。

「不是？我們不是最好撤銷這個請求嗎？你知道這是一個欺騙，而欺騙不過是謊言的別名。不要上記錄。在這件案子忘記了很長的時候以後，可咒詛的東西仍然注意到我們的面上。」

這位有經驗的政治家的實際的小心謹慎，顯然的在這裏出現了，不認識說話的人，就可以想像謹慎對於他的影響比道德尤甚。雖則如此，然而有千百個博愛性的決斷成績，可見道德一定是這一個例子裏的主要考慮之點。然而林肯在他的幫辦之前，要避免假冒爲善的形狀，寧願自己所代表的是智慧而不代表幻想的實情。

在另一方面，假如林肯相信他所代訴的人是受了不公的待遇，他就要不顧一切的反駁。有一個兵士的妻子，她的撫恤金已經被一個中間人欺騙去了一半，請了林肯去代訴，他叫希爾東去聽審，他說道：「我要剝肉特的皮，要叫他還錢。」有一次，在一個謀殺的案子裏，他以爲這次的審判不公平，他跳了起來，使得大家驚惶，好像獅子洞裏的獅子被人引起來大喊的一樣，他用感情過盛的演說，講了十分鐘之久。

林肯在法庭上的勝利，不但要在信念上公正，而且需要充足的時間。正像他走路很慢，吃飯很慢，消化很慢，他不急速動作，總是有充足的準備，對於攻擊加以考慮。這個人向來沒有在戰場上打過仗，但是他充分的利用柴夫的大斧。既然他向來沒有想到磨光，他作律師，作政治家多想到事情的原因，而沒有想到自己，他可以成爲最聰明的演說家。希爾東說，他對於林肯的緩慢，在法庭上說話太慢而表示不能忍受，有一次請他多用氣力說話。林肯預備了一個回答：「你把前鉛筆的小刀拿來給我，再把切物的大刀拿來。」把刀展開，他說道：「你看這個小刀的刀鋒走得很快，但是所經過的是一個小的地方，直到停止爲止；這個大刀走的不快，但是經過的地方很遠。這正和我的長手一樣。我說話並沒有別人快，因爲我生性是慢的；但是一旦我發出了思想，來了的時候，就能切到很遠的地方。」

等到他回來之後，他就覺得意大利諸州的首府太小了。這不是自然的嗎，因為林肯有遊牧人的脾氣，他回來到了他的家裏，他的辦公室裏，他就覺得這是太乏味了。他就是到了離家近的地方，他也不回來，別人總是在禮拜的末梢去到家裏看望。有什麼能吸引他回到春田呢？春田的神速興盛也不能吸引他。

自然春田的各人都認識他，他從家走到辦公的地方，來去的時候，常遇友誼的歡迎。若是他忘記了一個女孩子的名字，他就要說：「早安，小姊妹，」就走過去了。各人都熟悉了，他走路的样子很奇特。他常把整個的脚底躡下，而提起來的時候，又是整個的。然而這種走法並非難看，他反倒走起來沉着有力。他的小兒子，常跟着他走，因為林肯是個長人走得快，所以跟不止，林肯的大手拉了他的左手拖着，因為林肯走着還有他的思想。人們看見他走過去，圍了一個舊圍巾，好像一條繩，人們稱呼他為「老林肯」，其實他還不到四十歲，甚而至於在年青的時候，他看樣子已經老得多了。看見他的人，對他表示同情，他的朋友告訴我們說，他的憂鬱性，和別人對他的同情，就是他的成功的祕訣。若是有人和他說話，他就停下來表示驚奇，和別人握手，說道：「你好啊？」然後無疑的留他們站住，告訴一個故事。

在辦公室裏，仍然和往日一樣，偶爾有一回事做，然總算比以前的事多了。沒有再比林肯過於細心的了，他常常說道：「好，別爾讓我們聽聽一書上怎樣說。」

他所最歡喜的，是伸着腿躺在沙發上讀書。莎士刺本常在他的手中，他引用了書中詞句。白理昂的唐汝安他有了好

幾個版本，每一本上都有他的點註。他極喜歡本爾，有一次，他大聲的把蘇格蘭詩讀給幫辦律師聽。黑特門之早期的詩，也在辦公室裏討論。對於林肯有深刻的印象，他把這一本書拿回家去，第二天再拿了來，有乖捩的說話，幸而逃脫了鍛鍊的火，因為女人不歡喜它。至於其他的事，已經翻成了分頁，掉落在地板之上，閉上他的眼睛，輕微的述說書內的詞句。他不藏書。客堂的桌上沒有書，只有馬麗的金邊照相冊子。他選擇議會圖書館裏最好的書，把它借了來。希爾東本來是歡喜買書的，有一天，帶到辦公室來一冊科學年報。林肯馬上買了全套，說道：「我可以藉着這些事改正我的錯誤，減省時間和費用。人們貪於刊行他們努力的成功，但是不願意刊行他們的失敗。人們因為願意隱藏失敗，所以就破壞了這一半的實踐生活。」

他試試想從新發明的植物學和物理學裏得到清鮮的思想，瞭解機器的構造，並且瞭解新發明的電學。他把這些新奇的事介紹給農夫，出去與專門家相見，像是有社會的思想家的希望。雖不愛它，但是做了各種努力的工作。

成熟期的律師仍然有青年期的經驗。在審問一件關於水車的故事上，他使得法官對於他的專門知識而驚奇；因為航業航線反對鐵路造橋，他就為鐵路而聲辯，年青的時候，曾經做過平底船的工作，他知道怎樣的辯護，這一位政治家能貢獻許多的近代知識，因為他是東方與西方的關係的人。

計算精密，能使得他贏許多的案件；他常是擔任被告的代訴這一方面。他的律務公費極為克己。因為他向不以為案件內所關的金錢數目而估計，有一個案子勝了，得勝的人得了六百塊錢，而他自己只要三元半。他是差不多四十歲的人了，還沒有一件案子能賺一百塊錢；他的名譽增進了，他一年可得三千元。他為一個旅館預備合法的手續，送他二十五元，

他寫道：「你必是想我是個價值很高的人。你太慷慨了。這件工作十五塊錢發了。我退回你十元一張票子。」

但是他也不是不收費的人。他替意利諾的中央鐵路辯訴一件法律案子，得勝了。對方的律師就是羅根和司徒德，他要兩千元的律費。公司以爲這件案子太費了，只肯付二百元。於是林肯控告到官府，索酬五千，結果他贏了。

這些成功使他勝過身體上的畏索，但是因爲是自學的人，他在法院中聲訴，他所倚靠的不是法律的書，而是日常的生活，和他的理解能力，而他的公正之力，尤超過理解之力。克雷氏死了，他在紀念會上說，克雷氏缺乏教育的機會是美國人的大教訓，沒有比缺乏充分的教育再窮的了，只要有學習的意志力，就可以勝過。對於一個願意在他的指揮之下，學法律的人說：

「若是你決定了要做一個律師，這件事情已經做了一半。從別人的地方學，這是一件很小的事。我沒有從別人的地方學過。拿書來讀而研究，一直到你瞭解它的原則特質；那就是主要的事。這就不必問是不是在一個大城裏學習的。我在新撒冷讀書，那個地方的居民連三百都不到——常記在心中，你的決斷的成功，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誠然，他很少的受了這種決斷的感動。那不可達到的愛理西夢境，已經使他成了一個通常拒絕的情態，這足以妨害他的雄心。無疑的在四十歲的時候，他纔開始覺悟他自己的價值，然而他尙沒有看出，輿論有多大的勢力足以勝過政治的機構；雖然他覺得沒有別的，只有人民的輿論能指導他，能振作他。或者，在這個時代，在他有了華盛頓的政治經驗以後，他覺得在西方是更自由。他在那裏，政治好像已經過去了，專爲政治的自身，而不爲政治所能得來的利益而着想。再者，因爲他屬於一黨，他所擁護的，在窮鄉之一角，還有別的事可做。他在這幾年的生活裏，表示這樣的活動。至於現在，林肯迄未

失去與政治的聯絡。

他參加選舉，而爲選舉運動，重要的缺出來了，他很勇敢爲本黨的活動，而不必是爲自己；他把選民分列成表；他宣佈寄信給選民是最有效的，比印刷流通函件好得多了。選民接到了一封信，他考驗風格筆法，因爲從這裏可以得知寫信人的情態。

他作和事老的技術與年俱增了；他的職業是律師，他的經驗是政治家，在這一方面，彼此互有幫助。有兩個與他的政治生活接近的人說他是最好的外交家。另外一個人說：「他是祕密性的，除了用他的思想表達自己的目的外，他不與別人交換思想；他有使別人相信他的才能。他是我所認爲最聰明的人；他並非不是詭辯的，他並不是沒有藝術的人。」他的同僚有一個同樣的說明：「一個人要是相信林肯是個簡單的，無害的人，一定是不錯的——陷在泥中。」看他下棋的人，形容他之謹慎，他之保護週到，當是等待有了把握，纔去攻擊。林肯有一次對自己說：「我的心像鋼——不容易磨有印象，等到有了印象，又是擦不掉的。」

引導林肯進入政治的，是在一次有人問他關於有特才的最能得勝有價值的政治家如何的回答上。「要想方法，造成一種原因，產生努力，再爲努力而奮鬥。」這是一種深徹的說話，深徹如同每日生活下的正午之光明，我們可以看出見人類的智慧光照着。說話的人面上搖動的刺激的光彩，可以直接指明領袖的刁滑，和被引導人的弱點；但是同時，他所說的是清晰的，含有倫理的熱情，欣然的願意看見人類的改進。

林肯作政治思想的時候，在具體上他是想到人類，在大體上，他是想到人道。春田和意大利諾州不過是他的發軔之地，

所說的緊切的問題，就是地方政黨的競爭問題；他的注目は集中在華盛頓，決定可以影響全國；但是他的心的跳動是影響世界，超過美國的範圍。他對於亨利克雷所說的話，對於自己也能應用：「他熱烈的愛國，因為這是他的家；因為它是自由的國家，所以愛得格外熱烈。」吃過飯後，他的表示說：「輿論常有一個中心思想，從這個中心裏，射出許多思想。從第一到末了，人類的平等是中心思想，雖則輿論容忍了好像必需的不公平，但要進步到了人類的真正平等。」

這一個人，是一個日常事務執行的人，毫不猶疑的把這種建議，印了四百份，分配給各地，就是他所認為與本黨是有利益的，這是受了其他動機的鼓舞，受了他的公平感覺和責任的刺激，他忽然間，自然的決定了心志，寫了下列的一封信，給華盛頓的國務卿。

「我未作此書之前，曾作考慮——但是我不單是對於你，也希望全體閣員，以及總統，要考慮這一個問題。我是住在人民之中，而你與他們則不然，務祈見諒。斷斷。默認總統採取一種通則，把委任官吏的責任交給各部；這種通則向例施行。這一種方法，我先想本來正當；自然，我現在是要說這種方法並不公平。然而對於公衆心理，我仍然不解。這不過以為編織是一個草人，俱有不平和敗壞的性格。這種方法必須糾正，不然者流弊不堪設想。按理說戴樂爾總統和其官吏組成一個國防會議，我以為是在巴樓阿多；而他反到與官員的一致意見相戰爭。這種事實（不問其對不對）就可以證明給大衆，他已有十萬分的屈服，然而這種屈服仍是寬廣大度的。委任官吏必須加以改正，使得大衆知道是總統纔能委任。他也必須隨時說，或者說，「藉着永生的上帝，我負起這種責任。」這些句字是傑克孫將軍所說的，我們不敢不尊重經驗。」

有什麼動機使得一個人，避免用政治的力量寫這一封信？若是他的目的是只引起人來注意華盛頓這時的中央權

威，他就不用這種語氣。他是不是要搖動一種名譽？他是不是要設立一種名譽。他是不是要在本鎮增加他的地位，要把他所寫的信傳到外國？他知道他死後四十年的事。這個信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這位半爲人所忘記的人，揭開假面具，給人公衆幸福的忠告；除此以外，沒有別的。

他之對於奴隸制度之反對是關於人類受痛苦之表示。他的憂鬱的灰心眼隨轉向了他的兄弟。他懇切的要公正，要寬容。但是有反對德國人的騷動，德國人這時移入的人很多，他問那些推行騷動的人：「誰是原來的美洲人？他們不是帶羽毛，背長槍的人們嗎？我們把他們趕走了，而現在轉到了那些不幸不能和我們祖先早來的人身上了。」

這種話語說出來了以後，可見他出於衷腸；就是激動林肯動作的東西。——並不是雄心，也不是金錢，也不是家庭的關係，他不單是想到個人，也想到原因。有一個紐約商店寫信來，問他關於春田的一位人的經濟狀況，他寫道：

「第一，他有一個妻子和一個小孩子；兩個值得五萬元。第二，他有一個辦公室，室內的寫字檯值一元五角，三張椅子，值一元。另外在牆角還有一個大書架子，也是值得一看的。林肯謹上。」

四

「最近的三個禮拜之內，每天晚上有會，本禮拜又有兩三個吃飯的約會。我告訴你，使你驚奇，在一個很大的招待之後，我覺得有點疲乏，現在已經恢復了，至少我們的朋友是這樣說的。請了五百人；因爲不幸下雨的緣故，到會的只有三百。」

這就是馬麗寫給她的姊妹的信，就可以顯明她的思想態度了，她願意勝人，坐了自己的馬車——這馬車是林肯買的，然而他向來不用。——乘車到別人家裏去拜訪，她的理想是，不問規模是如何之小，他總有巴黎的風格。他現在賺錢多了，賬也還完，所以他們有了二層樓的自己住宅，使得地方很為可觀。再者，因為春田的增大，這又是在中心點上，使得她覺得格外體面，並且無疑的，這對於林肯是不自然的。她不願意保留最末後庭院內的一株樹，也把它砍了下來；她愛那兩個燭臺，她因為站在音樂箱子和兩個玻璃墨水池的寫字檯之間而快樂。

一定的，她現在比較舒服了。常常在飯預備好的時候，他還不來。她就打發兩個大小孩子去找，看他在一個店裏，坐在一個小凳子上和人談天。最後他起來回家了，但是在店外又站了一回，在人羣之中，兩個孩子站在他的背後拖住衣服，他講完了故事，等到他回家了，兩個孩子在後面哭喊。

過路的人說：「又發生什麼事了？」

林肯回答道：「又發生什麼事了，我有三個栗子，各人都要兩個。」

馬麗在家裏生氣這還足為奇嗎？有一個孩子叫「先生」發音錯了，這對於馬麗是不得了的一回事，但是他不在乎，反倒以此為樂，而告訴別人。有人問他為什麼達特家庭的字尾用兩個D，他答道：「上帝只用一個D，但是達特要用兩個D。」

他對於小孩子完全照了他的妻子的方法養育起來，不以為然。禮拜天，他帶了兩個大孩子到他的辦公室裏去，而他的妻子則到禮拜堂去，他的思想集中在書上，不管小孩子用筆玩耍，墨水瓶倒翻了，法律公文擲得滿地，把鉛筆丟到痰盂

裏去。等到第二天，他的幫辦來了，便知道這又是小林肯做的把戲。

在家裏，他總是處在屈服的情形下；不問馬麗用了多少錢；把錢放在她所能找到的地方，願拿多少就多少；家庭內花園中，她願意怎樣安排就怎樣。他之消極的漠然的態度，刺激她的感覺性，養成她的任意而行。

馬麗說：「他在家中是無足輕重的。他什麼事也不做，除非是烤火讀書。他向不到市場上去買東西。這些事情都是我做。他什麼事情都不做。」然而在她的姊妹稱讚他的時候，說到有這樣聰明的丈夫，馬麗開心的不得了，於是說他的錯處不過是小事。而她呢和每一個人爭吵，和她的姊妹，和她的傭人，和林肯等。

「並不是吵鬧。沒有人再有他這樣肯用時間去作個人的滿意的了。再也不發生任何結果，如發脾氣，或失了自制。對於你有同等權利的，他完全屈服；你自己的事情他更屈服。」

因為有這種情形，所以他們能在一處；他們的一個四歲的小兒子死了，幫助他們格外的能互相體貼。然而她怕林肯生肺病，叫醫生來看明白。在重要的事上，她向不使林肯進步得太遠，在他死後她說道：「他的態度溫柔，他立住了腳以後，就成爲一個極可怕的人。我可以說，在決定事情上，他已經到了最後通牒的情形。在起初他是很高興的；然後他有充分的思想，兩腎緊閉，如同一線。在這種情形發生的時候，我就見機而作，不久要做或後來要做的就都做了。」

但是事情不都是這樣。有一次他訂了一份報紙，送到他的家中；馬麗寫信給編輯，取消定單，信件公開的印行了，林肯不能否認她所做的，但是這件事情很使他難過。例如：林肯在家的時候，和同僚談法律事務，馬麗急急的來打門，問他，他所應許的事做了沒有。等到他說不會，她就說他不知羞恥的忽略她，大聲的關上門出去。來拜訪的人大爲驚異。林肯大笑一

次就算過去了，說道：「爲什麼，若是你知道她來參攪是怎樣好的一回事，若是你知道她和我一樣，你就覺得她有了發洩的機會，給了她的感情之出路，你就歡喜了。」

然而，有時家庭的景况是不可忍受的。希爾東看見他一早七點鐘到辦公室就知道了，他躺在沙發上，注視着天花板，或者坐在椅子上，而兩隻腳放在窗檯上，就知道他一早已碰着釘子。若是希爾東出去了，他自己就枯坐室中。林肯要是出去的話，必是出席法庭，或者有要緊的事。在吃飯的時候，雖則家很近，但是他買點牛酪餅乾回到了辦公室；一直到晚上仍在那裏，坐在梯頂傍，看見有人來，就和他講話。一直等到下班的時候爲止。到了黃昏，他纔慢慢擡懶步的沿着樹下走回家來。林肯對於家庭的困難，並不發怨言。照我們所知道的，只有在告訴希爾東上，我們知道他是受了責備。他默默的枯坐一早晨，到了最後，告訴他的幫辦所發生的事。那一天早晨，他的妻子「下床的一方面錯了。」他所做的樣樣事情，都是觸犯的原因。他不能不回答他的妻子的責罵，反到幽默說愈多。他離了食堂之後，再回來，因爲有點小事忘記了。她看見了他再來了，又責罵一番。他忍無可忍了，一把拉了他的手，推她到廚房裏，一直把她推到街上。有許多的人到禮拜堂去經過這個地方曾經見過。他的暴動，他自己以爲是極苦痛的恥辱。

看見他的家庭的實際生活，所以經過這許多年，他不敢要領人到他家裏吃飯，不是不足爲奇嗎？我們得知馬驢的大發脾氣有六個見證，有人看見她用掃帚柄子把她的丈夫趕出房外。我們知道林肯的父母所住的地方只有八十英里遠，向來不去看看；只有一個親屬，韓克之堂兄弟，進了林肯的家，馬驢使他做賤役，林肯出來干涉。另一方面，馬驢對於南方來的上等人，備極歡迎之至。

我們就不能不信林肯的親密的朋友所說的話：

「事實上，是馬麗達特，有暴躁的性格和不幸的習慣，不讓她的丈夫成爲一個家中的人，照着他的喜好做事；所以他不得不去做生意而參加政治。他不在家中過晚間的生活，不在自己的火爐傍烤火，讀報紙，他常到別人家中，和政治家參雜在一處，討論公衆的問題，鄉下的人在法庭裏和政府的房舍裏，擠得滿了，在鄉村的店中和常來過往的人相遇，交換意見。常與世界接觸的結果，使得他爲衆人所深知。所以他的妻子成了他的想不到升遷的工具。」

怎樣是可能的，就是說林肯應該和他長期旅行所遇見的人，發生戀愛呢？他不是個浪漫成性的人，不過是個長縮的人。就藉此以減除了普通社會生活的病。他所要的是同情和瞭解，若是他的妻子是個愛情濃厚，而且忍耐的人，容易受人指導的，他就可以指導她了，就可以使得他減去了憂鬱，而使得他的生活更爲柔和，更爲快樂。他常去聽一個女子的唱歌，有人嘲笑他，甚而至於對於他大搖其頭。他答道：「隨我便，只有這一位女子他對我說過溫和的話。」但是後來，政治的感情已經達到極高的時候，反對林肯，他的敵人之中，沒有一個說他是在道德上，有虧欠的人；也沒有記載，雖則馬麗孤獨在家裏，時間是很長的，她是素來好疑而又易於刺激的，在他們春田的生活中嫉妬她的丈夫。

有幾次，他出席離婚的案子。有一次，好幾個健康的妻子，被人指責，說他們到酒店裏去，這個地方就是他們的丈夫常來喝酒的，把酒都倒掉了，林肯有說話的才能，得以使他們宣告無罪。他甚而至於參加婦女的立場來指責法律。有一個做桶的人，醉酒了以後，容易打他的妻子，林肯已經警告了他好幾次。有一次忍無可忍了，聽見那個婦人被打的聲音，林肯叫來兩三個朋友來，把那醉酒的人拖了出來，把他捆在樹上。把鞭子交給他的妻子，他們叫她打，經過了考慮之夜，真的打了。

這一位律師也幾乎受了控告，受了刑罪。這一個人，大部分的生活，是出於熱誠擁護真理的，拒絕以武力解放黑奴，因為這種方法是不合法的。這一次雖則是越軌行動，但是天性的暴發。

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容易受婦女吸引的人，也是容易超脫婦女吸引的人。有人問他，爲什麼他在婦女的社會中，快樂的少，他以一個故事回答：「我們住在印第安納的時候，我的母親偶爾一次做薑餅。有一天我聞一聞薑餅，還是燙手的時候，我就進屋裏去拿我的一份。我的母親替我做三個薑餅，我坐在一棵山胡桃樹下吃着。有一家人比我們還窮，他們的小孩子看見我坐下，都擁了來。」亞伯給我一個餅吃，我給他一個，他只用兩大口吃完了，我這慢慢的吃第一個。他又說：「亞伯再給我一個，」我雖然想自己吃，但是又給他了，他兩大口又吃完了。我說：「你似乎歡喜薑餅。」他道：「亞伯我想世界上再沒有別人比我歡喜薑餅的了。——但是我得到的最少。」

未成熟之年的聲音不是在這個故事裏，傳了出來嗎？我們不是看見這裏面摻合着憂愁和詭詐嗎？放棄信念聯在一起，放棄是聰明的辦法。有人問他對於婦女的態度，對於那些是不容易遠離的。這一個問題使得他想到他的母親的薑餅，胡桃樹和隣里的小孩。但是他並沒有要在情操的眼光上表明出來，好像是爲別人的緣故，而拋棄生活的好東西。他自己與窮人之子爲伍，非常的歡喜薑餅，但是很少有機會得着。在胡桃樹下，就聯想起印第安納的悲慘景象了。第一他不能誇自己之美觀，第二他早訂婚的愛人已經死了。有了神經上的關懷，爲了道德上的情操，所以使得他與女人接近的心消除了。

五

自他的青年時代到了現在已經有多少年了。自從他的愛人可愛的安恩羅德雷基葬了之後，不是正二十年嗎？是的，自麥克尼的事情之後，已經二十年了，他對於和他競爭的人的故事表示滿意了。麥克尼喜歡他的對手，以為他是一個誠實的、直爽的人，在那時他是一個測量員。他們兩人以後在春田的時候也是彼此常熱悉的。林肯照顧麥克尼的地方的事務，青年的時代，他以為是個壞蛋，對於安恩的戀愛常常使他心中不安，他寫信給麥克尼說道：

「可敬愛的麥克尼先生：關於你所購之地之地稅一事……」

他的父親和兄弟似乎比麥克尼還疏遠得多了。老湯姆林肯現在是六十歲的人了，生活很不安定，和他前妻在世的情形一樣，常受債主的困擾。窮得到可憐的時候，他請他的兒子的幫助。

「我的親愛的父親……我很高興的送你二十塊錢，就可以幫助你不致於賣田了。你已經忘記了對於你的判斷，這是罕有的；原告使你忘記的這樣的快也是罕有的，我特別想，你總有財產足以抵付這點欠款。在你未付之前，要一定的覺着你未曾付過，或者至少你不能證明你已付過了。母親前均此問安。愛你的兒子亞伯林肯。」

他懷疑他的父親的說話，在這裏隱藏了一半，還有一半露了出來。因為作兒子的是律師，而這位律師又是愛真理的。他要避免他的父親的不十分直爽；然而在每一行上看見人性如何，而他自己的家庭不一定比別人更好。

有一天，他把家庭裏的私事公開給希爾東。這兩個個人同乘一車去看一位主顧，這位主顧請他代立遺囑。這個機會，使

得他想到他的母親的家屬的神祕，就講給他聽。若是他有特別的才能，他的才能一定是出於韓克之系統，因為他的家庭裏，沒有出色的人物。可以推想到他的外祖父是出於南方的家庭。我們可以想到這種思想，在他的心中已經有多少年了，他與親屬的唯一的關係，就是要從他得着什麼，不是這種情形嗎？若是他對待他們冷淡，這不是因為他得了地位，名譽，財富，然而他們仍然是貧窮的；甚而至於他的名譽愈廣，我們可以看見林肯和最窮苦的農夫的關係是簡單的，是親熱的。他所缺乏的是他對於老家的親愛關係；他帶有不快樂的憂鬱性，他密不告人。

兩三年之後，他的同父異母弟弟寫了一封信給他，說他的父親康健不好了。亞伯要回家去嗎？他回信說：「你已經知道我不要父親也不要母親，缺乏生活的必需安慰我所關心的是他們身體康健與否；我覺得你沒有用我的名義，去請一位醫生，或者設法醫治父親的病。我因為有事不能離開家中，我的妻子也生病躺在床上……我誠懇的希望父親可以早以恢復康健，但是要告訴他，叫他記得，信賴大慈悲的創造者，可以做他的奇妙的工作。麻雀掉下來，也為它當心，我們的頭髮也都數清，將死的人倚靠他也能復生。你和他說，我們要是遇見了，恐怕痛苦比快樂還多，但是若是他撒手而去，他就可以和許多快樂的人相會，而我們其餘的人，藉着上帝的幫助，希望不久也和他們相會。接到這封信之後，再寫給我。愛你的林肯。」

每一個字，每一句，都適合於那病得要死的老父親，他對於上帝的思想，遠不如林肯無疑的林肯對於上帝的信仰很堅固。這一封信帶有傳油禮一樣的安慰，他的本性上的宗教信仰，是口中不能說出來的。若是他們相會了，作父親的不更痛苦嗎？他看見那個高人又走進了這矮小的門，又看見了林肯的灰色眼睛，不更痛苦嗎？但是這一位兒子怕他父親的

病榻，正怕他的妻子的喜床一樣。他的孤單，他的極大的孤單，使得他發生恐懼，所以他退後了。

他處之雖遠，但是對於同父異母之兄弟仍爲極大的安慰和幫助。我們不知道他爲了他們作了什麼，但是知道他們對於他向未做了什麼。正和他們初來的時候一樣，他們坐在車內，正和從前他替他們砍柴造柵欄一樣；現在，雖然不住在一處，他仍然是他們的大幫手和保護人。過了寫了前一封信的幾天，他又寫給住在他的父親旁邊的兄弟的一封信：

「親愛的強孫，你要八十塊錢，我想現在不是允許你的最好的時候。每一次，我幫助你的時候，你對我說：『我們現在好了，可以應付裕如了；』但是過了不久，你又遇見困難了。這可見是由於你的行爲不好。缺點是什麼，我想我是知道的。你並不懶惰，然而你是個閒人。我懷疑你，自從我看見你了之後，你在任何一天內，做了一個整天的工作。你不是不歡喜工作，然而你不做工，多祇是因爲你覺得不能得到多少益處。這種習慣是徒勞無功的荒費時間，就是困難的所在；這對於你是極爲重要的，對於你的孩子更爲重要，你必須打破這種習慣。對於他們尤其重要，因爲他們活的日子長，很容易得了閒散的習慣，得了習慣之後，再也不容易脫逃了。你現在需要金錢，我對你的建議，是去做工，因爲做工就能得到報酬。叫父親和孩子們管理家事，種田，你去賺錢，還你所欠的債，得到相當的報酬，我應許你，從現在起到五月一日，自己賺錢，你賺了一塊，我就再給你一塊。若是你能得到十元一月，我也給你十元。你就可以賺二十元一月了。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你動身往聖路易去，在鉛礦中工作，或者往加里福尼亞去在金礦中工作，乃是指着在家中附近扣爾區找到相當的工作。若是你這樣子做，你不久就可以沒有債了，你就可以從此不要養成再欠債的習慣。但是若是我現在替你還清了債，第二年你就要借同樣多的債。你說能得到七八十元就好像到天上一樣。你覺得天上太便宜了，我替你建議，在四五個月中，賺了七八十元。你

說道，若是我借錢給你，你就要押田契給我，你若不能還錢，就把地產交給我，毫無知識。現在你有了田地還不能生活，沒有田地怎樣生活呢？你對於我很客氣，我自然對於你不能不仁愛。反過來說，你若是不遵我的勸告，你就可以知道它值八十倍的八十元。你親愛的兄弟林肯。」

在這一封簡單的信裏，林肯又用了他的政治的演說的方法。他的說話，沒有一句，不是動懶骨的。強孫是個已經結婚的人，有了一個家庭；他不採取了長者的態度，論到工作的幸福。這兩位兄弟講到天上的地方，他們是從農夫的精神上來講的，不是用孝敬來講的。強孫是聰明的人，他知道林肯是個善心的人，把田地抵押給亞伯拉罕是很對的，自然他不會要這塊地。但是林肯畢竟聰明比他更進一步。他雖則心境仁慈，但他不願把錢向水裏亂拋。八十塊錢是的，約翰強孫可以得八十塊錢，但是在八個月中，他要賺八十塊錢。林肯也要防備，不要應許太多，他雖不以數目為限制，但以時間為限制。我們在這裏看見林肯是個實踐的理想家，慈善家願意各人都得到好處，但是要在實際的立場之上；這一個人是心腦並用的。

再者，林肯並不想到他的錢的將來的命運如何，與他的繼母的命運有關的。與孩子們的命運有關的，約翰強孫是真不可以矯正的。湯姆林肯死的時候，強孫想欺詐他的母親，林肯的信中又有一種新的格調，是一種痛苦的格調，只有施用權力，纔可以拯救他的繼女，以脫她的親生兒子的苦事。

「在我前天到了查理頓的時候，我知道你急願賣了田地，遷移到米蘇利去居住。我對於此事想了又想，不能不想到這是完全的愚事。你在米蘇利能比這裏情形再好嗎？是不是那地方更肥美？你能到那裏，不做工而得玉米小麥嗎？那裏有人替你工作嗎？你今年沒有得了什麼土產，你所要的就是賣了田後，得了錢再化。我覺得這種大愚的事，不能不出來干涉。

我覺得不單是對你的關係，也是對於母親的關係。東面的四十畝，在母親生活的時候，我是留給他用的；若是不種莊稼，可以租出去，拿租金養母親，至少能得點甚麼。他的裝奩另外四十畝，你可以得着……做工是治你的案子的最好方法。」

幾個月前，他仍然勸說要教訓他的兄弟，現在則變為斥責的句子。林肯覺得對於他有仇視了，他就覺得他的敵人是不可教訓的。他的風格，可以叫人想起來聖經，這是金屬的和柔和的聲音之混合，雙方服從道德的法律。等到他後來知道他的母親的地位穩固了，情形改變，他也不反對賣田地了。但是他寫信給他的兄弟說道：「在我沒有做契之前，必須要得着錢，只少是先付十成。」然而強孫還想別的方法，林肯過了兩個禮拜寫道：

「你的建議賣那四十畝的田地，我有要求之權；但是我對於記在母親的賬上表示滿意——我要她有生活之資，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要看不錯待了她。關於另外的四十畝，是他的裝奩，她有要求之權，似乎是她已經讓你取了去。強孫建議要照二百元付他的母親二分息，給她十六塊錢一年。你若是以為這樣對待她滿意，但我則不然。我相信那塊地的出產，至少三十元一年，我不能以為任何人像她接到了十六塊錢就算滿意。你的林肯」

林肯簽了「你的」意思就是表示天氣惡劣。他繼續為他的繼母對着她的兒子爭鬭；他願意領一個姪兒來給他教育。但是有理由，我們可以預知的，他不要繼母住在他的地方。他勸她住在一個朋友的家裏。

一對夫婦，過了多少年以後，在一個小的禮拜堂裏，發表演說，他站在他所信賴的人這一面，並且說道：「在你的監獄中，有一個青年我所要看的，但是沒有人知道這一件事。請你和監工的人為我安排事情。」這一位青年，人家告他偷竊之罪，這一次偷了一個表，恐怕也偷了一個馬槍。他就是約翰強孫的兒子。」我要幫他說離困難，但是這是最後的一次。若是

他再偷，我就不再來料理了。」他去到小木屋中作逆耳的勸告，拿它作為監獄，和那孩子在屋中談話。這個孩子手中拿了一本污穢的聖經，對着痛哭，並且作了各種的應許。作叔父的和失物的人，有一個私談，他們答應不告狀，於是釋放了少年強孫。有親眼看見的證人說：「林肯是極不快樂的，我向來沒有看見他這樣的憂鬱。」

誠然是個憂鬱的時間。他的心痛了，是爲他自己，爲他的親屬爲大體上的人類，他在監獄中作那逆耳之言，看那個懶人的兒子，受他自己所做的苦果。他自己在這個孩子的時代，被人稱爲「忠實的林肯。」他現在是個有地位的人，人請他來演說，而其實是來看一個小賊，和那些被竊之人會晤，又自己拿出錢來補償，只好不服從法律，而釋放他的姪子。所以然者是因爲他的父親和一個寡婦結了婚，而她的孩子又變成壞人所致，或者他爲繼母的關係而如此，對於這位老婦人，他不是值得感謝的嗎？然而他常常做的，和生人一樣，恐怕他的生活的故事可以歸結在愛人類上面，要合乎法律，又要同時顧得着慈愛。

六

「他的憂鬱性在他走路的時候，發洩出來了。」希爾東所描寫的就是林肯的詳細情形。他的母親不是也有同樣的性格嗎？這種幽暗的趨勢，因爲他的母親之早死，格外的加深了，再看他的父親是一個好動的人，所以沒有永久的家，因爲在青年時代的常常失敗，所以對於婦女極爲恐懼。一而再的懷着伊麗撒的夢境，醒了以後，以爲這不過是天國的幻想，這就是他的眼中的深深憂愁之所在，似乎是要解答人生的大問題，恐怕有一種最能發使他偉大的特性，就是這種憂鬱不

足以使得他痛苦，也不能使得他懷惡別人。

在他作巡迴律師工作的時候，司徒德引得一個同伴的律師注意他，下面是他的說話。

「我轉過來看，見了林肯坐在會中的一角，和別人隔得很遠，充滿了淒涼的景象。我注意了一回。我看在他的心中，有一件痛苦的事，作了種種的狀態，他的面上表現更深的憂戚。一直到法庭休審了，他纔醒了起來，好似睡覺了再醒的一樣。」另外有一個人和林肯在旅館中同過床的，他說：

「我醒得很早，天還沒有亮，但是我的同伴早已坐起來了，在晨光的照微中，看見他的模樣，自言自語的說些無謂的說話。要是和林肯不熟悉的人，一定以為他是個瘋狂的人。自然，我知道林肯的呆處，不以為奇，所以我聽他大笑。他這樣的做了五分鐘之後，我醒了，我不知道他起來坐在床上有多少時了，他跳了起來，快快的去洗面，穿上衣服，放些柴在爐裏，坐在爐子之前，安靜的，喪氣的一直坐到早餐的時候，他好像醒了一樣，和我們一同早餐。德衛士和我都不和他說話。我們知道他的習性；這對於林肯並不是一個奇事，這一次我所說的不過是他的情形之一般。」

他聽見唱歌的人歌了一曲之後，他就請唱的人再說一遍，把它寫了下來。有一首詩他記在簿子上的是我所喜愛的詩。

「有翼的風請你對我說

沿路呼呼的吹動，

你知道否有一個地方，

沒有人再哭泣了？

是一個孤獨寂靜的巷子，

西方的一個鄉村，

那裏沒有痛苦，沒有磨難，

憂慮的靈性可以安靜了？

警風輕輕的微語，

聽見說沒有此事而嘆息。」

「圍繞我的亂動的水波，

請你告訴我，

你不知道有一個快樂的地方，

遠遠的一個孤島，

憂慮的人可以找得着，

得着了幸福而嘆息；

那裏沒有悲傷。

那裏友誼常存不滅？

響聲的風不住的吹着。

停留了一下說道，沒有。」

一晚繁星滿天，林肯和一班人坐在詩家谷的人家陽台上，遠遠的望着大湖。女主人論到他說：

「他似乎對於風景着了迷。他的心受了感動，適合於時，適合於地，他說到千萬年以前的神祕，分開我們的宇宙；講到奧理安和亞爾克特在他們夜遊的時候遇見了，充滿了愛情和詩意的意味；論到發現了望遠鏡，這是科學上的奇蹟，用之可以測量離我們極遠之物，太陽以及行星。他又告訴我們從這個鏡子以下，所得的知識。等到覺冷了，我們就回到室內，他坐在沙發上，伸了他的長腿放在地毯上，兩手背在身後，講到種種的新發現。」

所以他的動機是從星起的，然後回到地球太太的慈悲，出於想像了；論到事實；從無限的說到知識的探索；以此而走真理的中道。

但是他有時也管不住神經，除非他的幽默使得他的憂鬱減少一點。林肯的諷刺有極大的用處，使得他的頭露出水面。他的不斷的喜劇的故事之流，是不知不覺間的精神康健。他實在的帶了一本小冊子，裏面充滿了荒唐的說話，好像別人帶了一瓶酒或者一瓶精鹽一樣。這就是爲什麼他常是心不在焉的。有的時候，他默默的等二十分鐘，在末後說了一個故事，就算結束。任何人看見他的，總是知道他的思考總是轉難的。有一次他在聽衆之前，讀那無味的詩。別人寂靜的聽，忽

然間，林肯自己大笑起來，使別人難爲情起來。同樣的使人驚奇，他突如其來的說些不合時宜的事情。

偶爾的，他的神經在危機的時候完全失敗了，他有一次到新撒冷去，在朋友的葬禮時致詞。這是他第一次看見許多他所認得的人擁擠在一個棺材前面，等他致詞。忽然間，他不能鎮靜，一句話也說不出，只打了空手勢，叫他們掩埋，他終於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他不能對待這種情景，正和他不能忍受結婚的那個日期一樣。

他的心理的特性出於身體上的特殊情況。在早年的時代，他就是不易動的人，願意作安靜的生活；和許多的哲學家一樣，在走路的時候，最能作思想。樣樣的事情對於他好像長而又慢，好像他安靜的注視一樣，他走路極爲當心，他的頭腦可以聽人想到他是長於思想觀察的，而不長於動作。他的方大又高的鼻子，伸出的兩個頰骨，和伸出的下頷——當中有闊大的乾嘴唇，使得人感覺着他屬於物質嗜好生活的人。但是在頭下，有那美觀的活潑的頸子，支持着他的頭；前額突出，粗眉突出，眼睛充滿諷刺，使得人看見了之後，沒有多少話可說，顯然的他的眼睛有特殊的力量。

各方面都可以證明他可以活得長久。因爲事實上他不是屬於青年的熱烈的一派，因爲在青年期，他所有興趣的是哲學家的興趣，而不是屬於青年的興趣，他需要一個長長的時間以發展他的活動，使得他解答這個試驗。他對於各種動的和態度是出於他的身體的本性，而這種中和性決定了他的政治思想。「我是個有脾性的人嗎？不，我是一個中和性的，我不喝酒。」

有一次和他同乘車子的人是一個快樂型態的坎塔克人，給他煙吃，給他雪茄煙吸，給他酒喝。他都一一的客氣拒絕了。等到下午，他們分別了，坎塔克人說道：「看，先生，你是個聰明的人，但是個奇特的人。我向來沒有看見過你，我不願意得

罪你，但是我要說：我的經驗告訴我，人沒有惡行的，德行也少。再會。」林肯喜歡把這個反對他的故事。有壓抑的時候，他於是大致就相信他的同伴所說的話。

若是他是個嚴格遵守道德行爲的人，這就不是出於假冒爲善之所致，因爲他有生來的公平與正義。他並不像清教徒一樣說金錢有罪惡；他若是年年穿那件舊衣服，對於乘那破舊的車子，東奔西跑而滿意，乃是因爲他的思想是集中在別的事上，這些小事情，不足引他注意。若是在許多的事上毫無規則，乃是因爲他覺得他的自立重於一切，甚而至於在用膳的時候和約定的時候，也不受約束。他餓了，就吃，疲乏了，就睡；他吃的是什麼，在那裏吃，在那裏睡，他不注意這些事，他不善繁文縟節。他避免各種禮節，自己的演說愈清爽愈好，他向不與人共同動作——作丈夫，作父親也是一樣。

就是因爲林肯有這種奇特的性格，所以這些人對待別人，論到別人，不以他們的友誼或敵對的情態而定。在想像上，林肯把他自己放在另外一個地位；以別人之喜好而動作，設身處地。原諒別人，因爲他瞭解他們所做的。「我應該很歡喜羅根之被舉爲最高法院之法官；第一，因爲他最適合；第二，因爲他如果不能獲得這個地位，他恐怕就不能忍受了。」

然而林肯是個穩定的人。畢生之中，他是個鄉下人，農夫，對於自己的利益，有敏銳的眼睛——但是等到林肯想到自己的利益時，他也想到給他更多的政治之影響。林肯誠然是有雄心的，年齡日高，他知道自己有特別的天才；他受了感動，要解放那被壓迫者，至少是要爭鬪那些要通過壓迫人的法律，他願意得到個有權力的地位。這就是他第二次再從事於政治活動的原因，他要盡力的去做，因爲在這安靜的幾年中，他已經有了長久的休息。他們兩人同乘一車，對希爾東說：「要死有多少難，」——一個國家在沒有改變好了一點之前，要死有多少困難！世界沒有希望了，對於死活的鬪爭，充耳不

聞。這是一個大衆的呼聲，就是所要做的。要做什麼？誰去做呢？怎樣做呢？你有沒有想到這些事？」

這些水不可以磨滅的詞句，給我們深深的知道，一個願意改造社會人的心理。不用藝術家的方法，改變形勢；不用思想家的方法，專門對付結果；不用普通的人的方法，改造社會以自己之利益為歸宿。這裏所說的是愛人類的人之精華要句，是自任教育者的經驗之談，他自己嚴重的要問是否自己出來整此困難。他想到他所要做的事，使他百索不得其解的是怎樣，用誰的方法來做這一件事。

七

這是約翰·江普特長眠之地，

恩惠的上帝，求你憐恤他，

他若是上帝，他就這樣做，

這是約翰·江普特長眠之地。

這是林肯爲斯克普之印第安人所做的紀念碑文，充溢着兄弟之情，互相同情，同伴之情，形成了宗教信仰的中心；他是出於對於人類的同情之本能，也是他的生活之主要特性；這一個窮人在他的眼光之中，在塞卓上也是不可磨滅的。這也就是他所追求的公正之補償作用，並沒有主人與僕人的分別，也沒有賞罰之分。他的朋友共同一聲，他在二十歲和在

五十歲以及後來的時候，他的宗教的聲調總是一樣的，在正派的基督教眼光中，他是個基督徒。在新撒冷有人說他不守信條，無神派，命運主義者，雖喜讀聖經也沒有用處；等到夜來安恩羅德雷基死了，他的懷疑已達極端。論到他三十歲時的事，希爾東引用林肯早期的朋友之話說：

「有時候他陷於無神之境，比無神還進一步，使我驚奇。我那時是一個年青的人，我的母親對我說……他來到書記的辦公室內，這是我與許多青年人做事的地方，他拿一本聖經，讀了一段之後，就對之辯論——林肯是個不信信條的人。等他年紀大了，他漸漸謹慎了；在不認識的人之前，不再談宗教了。」

林肯的開始的幫辦律師司徒德也有同樣的說話。

「他進一步反對基督教的信仰和教言及原則，過於任何人所能說的。林肯常常否認耶穌是神的兒子，這就是教會所遵奉的。」十年之後，照德衛士的記載：「林肯沒有基督教名詞上意識的信仰，他所信的是法律，是原則，是原因，是效果。」

另外有一個林肯所認得的人寫道：「林肯先生是一個精神不死的人；他永不能使得自己相信永遠的懲罰。」另外也有一個報告。

「他相信創造萬物的大主宰，他是無始無終的，富有各種的聰明與智慧，建設了一個服從的原則，所以世界運行，各有其道，而鳥獸萬物生長。他相信的理由是看見了自然的秩序與和諧，不能說是偶然而生的，乃是經過了極大的思想之力所安排的。基督的屬神的證據對於我們似乎是可疑的；但是這種基督教制度是本地生長的，至少是要叫人為善。」別的人，認識林肯的，承認他的宗教是倫理的，而不是屬於基督教的教義的，基督教的教義和愛人類的人從古迄今

是共同有分的。「他的表示的觀點是在千百種的事件上，在大多數的信徒看來，把他放在基督教的界限之外。然而他的原則，他的實踐，和他的生命之精神是完全合乎基督教的。」在他死了之後，馬鑿說道：「林肯先生的信仰和希望與普通人的觀念不同。他沒有加入教會；但是，照我看來，在本性上，他是有宗教性的人……他的本性是一首詩，他不是專家的基督徒。」

希爾東說道：「沒有別人有像林肯先生對於上天這樣堅固的信仰，在他的後期的生活裏，他常用上帝這個字，必是可以解釋爲，他相信個人的上帝。一八五四年我寫了一篇文章，中有上帝一詞，請他批評，他把這個名詞抹去了，因爲我所以說的是屬於個人的上帝，而他所主張的這種的人格向來未曾有過。」

他對於宗教和道德是坦白的直爽的，在他的行爲中可以看出來。他說他的口號很像他在教會裏聽見一個老人的講道：「我做善事的時候，我得善的益處，我做壞事的時候，覺得心裏不安，那就是我的宗教。」除此以外，沒有別的宗教。雖則如此，然而他也會讀過康德和洛克費特和愛莫孫，對於意大利諸州的互助國的著作，也是熟讀過的，蘇格蘭之一神論的書他也讀過，他對於這些書沒有興趣，自然不會打動了他的心。他替一個老婦人立遺囑的時候，她請求林肯替她背誦了一首詩篇，他也照做了；在他的小兒子愛迪死的時候，馬麗加入了長老會，他在會堂裏留了一個席地，和牧師交往親密；但是他自己不願做教友。他說道：「恐怕是在黎明的時候，用感情和理智來想我生活的方法，自問疑惑湯姆所做的。」

他的兒子被狗咬了一口，他帶了兒子上遠地印第安納州去，那裏有一塊靈驗的石頭，他去觸摸了一次。他是在有簡單心情的農夫和柴夫之中長大起來的，他的成熟之智慧還不足以免除初民的迷信，或者改善迷信。誠然，在他達到至高

的地位時，他的迷信更甚。

他是天然自足的。他的孤獨，他的漸漸認識的古怪的習氣，不期然而然的歸向迷信和奇妙莫測的事，這一種信念在他對於生活的外觀也是如此。「我的哲學中沒有偶然的事。每一種效果有它的原因所在。過去的是現在之因，現在的是將來之因。這些是連結不斷的，自有限以至無窮。」他對於意志的自由而發笑，說到我們支配論到靈性的自由，喜引莎士之劇本，哈夢雷特之詩句：「形成我們的目的的有神性在其中，粗略的範圍我們的意志。」

他堅決的相信宿命論，他說：「勃魯都被強迫而殺該撒，法律和情境超出了他的意志的權力以外。」過了長時期以後，他自己遇見在勃魯都的手中。這種的信念是記錄在他的妻子心中，她說：「林肯的唯一哲學是要遇見的事，一定會遇見，祈禱不能挽回前途的命運。」在林肯對希爾東的言語上，也有悲劇的響聲：「我恐怕我將來要遇到極可怕的结果。」這種信念是很堅定的，樣樣發生的事情，不期然而然的出於因果之律，人無可選擇之權，這種感覺，他是在必需的領域之下所籠罩了，雖則如此，他仍注意種種將來必生之事的異象。這僅足以警告他們，不足以避免他們。林肯的迷信是屬於消極的，永不引他走到積極的決定。在他的命運發生危機的時候，他想解夢解異象，但是他照所解的去。他所以希望的，是要得着將來的模糊的印象，他雖不能改變他，但是要知將來所要來的事。他看見了異象之後，向不改變他的計劃，或者罷手不做；但是他不是不常預知的。甚而至於在他的生命的最後的日期，我們看見他料到預來的陰影。

在尋求廣大的目的上，在每日的生活小事上，他的脚步是走理論之路，把責任放在瞭解之上。他必須用他的常識，看見了還要覺得，得到經驗要有充足的時間。因為樣樣的事情都是前定的，他就不去做嗎？經過誰的手段，怎樣發生呢？不一

定是個人的心和手並用，藉以執行事物的自然性之效果嗎？爲什麼我們不顧麻煩而去分析，若是我們不以它們爲重要？研究人類的動機，並且要改造他們！沒有這種東西，像沒有興趣的動作似的。每一種敏捷的動作是出於個人的。」希爾東駁斥這一點，但是年長的林肯一而再的由理由解說，直到最後，希爾東讓步了。無怪乎希爾東成爲激烈的奴隸解放者，他願意只用一擊之方法，而解放奴隸，然而林肯願意若是可能，還是防止它的擴張爲妙。希爾東是個理想家，林肯是個實踐哲學家。希爾東相信以強力來改造世界；林肯知道沒有人能主宰了命運。這就是爲什麼，雖然他有寬大的同情，仁愛的心腸，他的動作有結晶一樣的明亮，他有冷靜的頭腦。

「林肯看見樣樣事情是定規好了，而不承認其有運動性。他的心超脫了幻想，他使得不確定的東西着了地，使得誇張的，虛假的得到權力；在混沌中找着界限，他所用的審查物件的鏡子，總是集中在焦點上。……這些優秀的品質是從他的邏輯的主張裏出來的。」

只有藉着他的不停止的相互動作，在仁慈與懷疑主義之中，只有不清晰和同情的平衡之中，能漸漸的發展成爲一個政治家，走的路是政黨的鬼路，但是能走到人生最大的目標。」

八

這種爭鬪達到了暴動的情況，幾乎停止了；忽然間這種叫囂又重新出現了。

八十年之前，美國初創的時候，要勸南方人把所有的黑奴遣散了送到非洲去是不可能的，他們是受了遺傳的束縛；

他們的錢財是因為他們的特殊地位而來的；若是他們遵守了北方的高尚原則，他們就不能過，因為他們的利益使得他們不得不如此。有些從南方來的人，對於他們舊有的習慣，稍有改變之處，他們把奴隸的數目減少了，待遇改善了，或者解放了他們便算滿意。

在這一新的國家裏，南方與北方的衝突已經緊張了。在那一世紀中，有一個新的奴化制度，把人當作機器看待，所以造出來的商品很便宜，把它的用處普遍化了，用窮人的勞力，造成了富人的利益。機器的發展使得主人的階級和僕役的階級的間隔縮短了，其中介紹了一個新興階級。同時增加棉產物的一百倍的生產，使得千百萬人有了衣服穿——但是這千百萬人並不從事於在副熱帶地帶種棉花收棉花。就是在這一個時候，世界有一個共同的需要，也是奴隸被迫的打破他們的鎖鏈，南方的黑奴成爲不可缺少的東西。

爲什麼主人們不解放奴隸呢？他們不敢做，他們相信奴隸貢獻給他們最好的利益。不費分文而聽人工作，誰肯付費請人工作呢？牛能做的事，農夫肯僱人來做嗎？南方一個人可以畜養數百個黑奴，這是多產的方法，黑奴死了又有小黑奴替他們服務。這一羣人替他們主人做什麼呢？若是一天他們的鐵鏈打破了，若是監工的人皮鞭和手鎗都放下了，若是他們的自由了？他們所受的基督教能使得他們溫和嗎？使得他們對於主人們客氣嗎？不然，他們就要使得棉田無人種植，打破他們的傢具，喝完了一切的麥酒，把火藥庫打破了，把人的手脚都拉散了，把白人打死了，強奸白人女子。廢除奴隸以後，是無法管理的。只有忍耐，防止奴隸之進口，對於需要奴隸的州分加以限制。若是這種毛病能加以限制，生命上就沒有重大的危險。這種情形迫使美國人士雖有這種矛盾的情形，但是畢竟建立統一的國家。若是南方人對於照着老方法生

活就表示滿意，棉花仍然可以在南方致黑奴去種——正如別人一樣，今日有許多礦場，黑人是自由的，付了工資，在政治的地位上，受了合同的束縛，和奴隸地位一樣。

但是北方也在進步。人、金錢、生產的力量、新機器、新思想和一個新的時代結合了起來，產生一種力量，有舉足輕重威脅南方居於主位的力量。先驅之士的斧頭，打破了荒原，造了新路，通至西方，驚動了南方實業鉅子的心胸；他們感覺着；不久之後，北方的勢力一定超過南方，他們至少要在華盛頓支持其大多數的地位。開了各種工作之門，歐洲之人不住的來，使得樹林變爲田地，荒原成爲牧地，棘荆成爲鎮市；田地經過千年的沉睡，現在已經醒起；受了金銀鐵鉛發見的吸引，新的西方生長了——這是南方的夢魘，因爲這些都是白人之手所做的。每一個小蜂房建造起來了，使得白人的大蜂房富足，所以對於黑人是一種危害，南方人以爲他們要在華盛頓有權力，他們就應該奮興起來；他們知道若是他們的地位一鬆，奴隸制度的前途就幽暗了。

用什麼方法能堅強他們在北方的地位呢？用脫離來威脅。古巴和中美洲相隔的很近，像南方的各州一樣，更近熱道，那地方需用黑奴更甚。英國一定幫助那些和他們在十八世紀作對的人，叫他們脫離。他們本是英國的殖民地，因爲革命纔脫離了英國。英國肯和那些破壞美國統一的人握手嗎？若是一七七六年參加革命的人與他們的北方兄弟分裂了，他們不是想報酬嗎？自然沒有人要剝奪他們的自由，但是弱勢的北方對於勝利的進行就要作一止步了。或者用干涉的方法，一定用經濟的壓力，必是被迫而給歐洲人以割讓地，這是他們所不肯的。

在這種複雜的情形之下，北方人願意妥協。第一次的辦法是，在米蘇利一個新的奴隸州加入了以後，在三十六度三

十分以西，不准再有奴隸的州。所以南方與北方競爭維持他們的州數平均，這種辦法維持到南方再沒有增加蓄奴的州份爲止。後來又有別的妥協，這是著名的政治家克雷氏負責的，解決從墨西哥割讓的土地成爲蓄奴的州份，而加利福尼亞加入北方的州份。然而同時對於南方又有讓步，捉拿逃亡奴隸的法律重申它的重要性。所以奴隸成了動產，而不再視有人之價值，甚至於北方也是如此。這是可恨惡的，每一個公民都要負責捉拿逃亡的奴隸，捉住了以後每人可得十元的賞金。

折中一派的人自然立於兩極端之間。克雷和維白斯脫，是國家的最聰明的領袖，警告國會林肯讀了他們的講演，必須在他的心裏起了他們情操的回聲。克雷現在是一個老人了，遠遠的看見了維持美國到二十世紀的危機，宣言黑人須被釋放，而送往非洲。混血種，是危險的。有人說道：「我們種族的血液是從千千萬萬曾經被賣作爲牲畜看待的那些人流出來的。」然而同時，克雷氏告訴廢除奴隸的人，黑奴猶天錄之感情的宣傳（聲勢極爲浩大），只能大大的觸怒了南方人。

在這頃刻之中，聽見一種聲音反對達古拉斯的說道：「有一種法律比憲法還高的！」說這話的人是西華德，十年之後和林肯相交極爲密切。

九

命運在兩個個人間工作。一位參議員願意自己被舉爲大總統，而奴隸願意被釋放自由。這位參議員名字叫達古

拉斯。他已經估計了自己的機會，他得了法律上的地位，使得人人知道他。然而在相當的期間，他進入於混亂之途，他的一黨分裂了，又組成了一個新黨，而促成新黨的勝利。這個奴隸名叫拉德司各得。爲追求他的自由，他的主人已把他帶到自由的一個州內，在法院裏作了第一次得勝的先例；但是在上訴的時候，在一八五七年被最高法院所判決，他又失敗了，全國的人都爲這一件所騷擾。這兩個人都沒有達到目的。參議員沒有成了總統，奴隸也沒有得着自由。然而統一的局面，經過十年來的內部爭鬧，四年的戰爭，統一還沒有破壞。那時，參議員死了；若是那位奴隸活着，仍然可以得了自由，因爲有數百萬的黑奴已經得自由了。

同時在一八五四年，還有兩年就要選舉大總統，達古拉斯是民主黨裏最有勢力最有聲望的人，把住走向目的舵。只要南方人的幫助一定可以達到，只能用贊成擴張黑奴區域的方法，纔能獲得南方人之幫助。一年之前，他對於米蘇利的折衷辦法，以爲是神聖的。但是等到他實際的作了南方對於北方的代表，並且同時代表北方千百個民主黨員，他們主要的願望是奴隸的煩惱問題不應作爲干涉事業的原因。新增了兩州，給他改正他的政策的一個機會。

坎撒斯州和尼布拉斯加州尚在胚胎的時代，雌雄尚未分明。米蘇利折衷辦法以北的區域，奴隸制度是禁止的。他們現在兩黨的包圍中，還是贊成奴隸，還是反對奴隸。南方和北方都對於選舉發生興味。達古拉斯是坎撒斯和尼布拉斯加事務的主席，要解決這種問題，而不引起南方或北方的仇人。他宣布東轉新州的手是違反憲法的精神，因爲它的原則是一根據在人民的主權上。照這一條原則，各州的公民自己有制定他們的憲法之權，有自決在他們的界限內是否有奴隸的制度。三十年之前高龍曾經說道，人之無理由禁止人攜帶奴隸，正如禁止人攜帶牲畜，傢具或手杖一樣。達古拉斯說，這不

是坎撒斯尼布拉斯加議決的目的，或者容許新州有奴隸制度，或者禁止奴隸制度。新州以內之人民有自由決定自己的事務之權，這是與美國憲法不相牴觸的。過去的幾年，公民的這種權利會受限制，現在是恢復的時候了。

坎撒斯尼布拉斯加的議案是由達古拉斯所起草的，顯明他的手段靈活，這也是根據於克雷氏關於奴隸逃亡的折衷辦法。這對於保守黨人很投他們的歡心，因為達古拉斯所追隨的是保守黨最近去以大領袖的腳蹤，對於北方人，在他們看來，坎撒斯州的大多數居民是反對奴隸的；對於南方人，他們看來，可以把奴隸驅引到坎撒斯州來，自然可以得勝。用這種刁滑的方法，達古拉斯把這種案件在兩院之中通過了，但是會遇見與暴風雨的奮鬪。參議員的第一次的宣布，在參議院中得了三比一之大多數，在華盛頓得了鳴礮式的喝采。事實上是內戰的第一彈爆炸了，而實際的戰爭直等到七年之後。

但是全國之人對此大發怒氣，自統一以來，向未會有這種情況。謝謝有雄心的參議員的手段，人民於是立刻想到，任何新設之州均有可以介紹奴隸制度之權。達古拉斯能通過法律，但是他因此犧牲了，他喊道：「狂熱攻擊我，咒罵我，向來相信我的人現在恨我了，我好像被處死一樣！」

坎撒斯州的投票反映大眾的刺激。那地的天氣和土壤，南方人希望組成一個蓄奴的州，北方人希望它成爲一個自由的州，適合於白人之組織，而不要它適合於奴隸之種植；等到一八五五年投票揭曉，南方人的數目比北方人多好幾百人，那地全境只有八千人。麻邑州有許多移民資助會和其他各種同樣的會幫助人民移居坎撒斯州，而反對奴隸制度。移民的人不多，但是他們的影響極大。而南方，也有贊成奴隸制度的移民。在舉行投票的時候，坎撒斯州和附近米蘇利州及

其他的連結地帶人民有極大的興奮。有好幾千人偷偷的越過了米蘇利州的境界，而投贊成奴隸的票。只要星星的火就可以引起燎原之災。不久之後，流血的坎撒斯州成了全國的衝巷之談。他們稱爲主張自由的一黨，和主張維持原有的秩序一黨，雙方都有可以指責之處。「偷越境界的暴徒，」這是格理來給他們的稱呼，蹂躪了全州。暗殺的事隨時而起，還有一二殘忍之事。但是北方的移民源源而來，不久之後，數目超過南方人。

這對於達古拉斯和他的黨是一個重要的打擊。他的參議員的任期也完了，所以主要的是到意大利諾州去，再運動他之重選爲參議員。在這一廣大的州內，從北部大湖區域起一直到南方坎塔克之邊境，有兩種遺件，一是北方的，一是南方的，結果達古拉斯觸犯了雙方。他向來不希望有劇烈的反動。許多北方的報紙極端的反對他，把他的祕密動機揭穿了，他的總統之雄心。他們咒罵他是個惡鬼，北方人而有南方的心腸。然而他還要冒險。

等他到了詩家谷的時候，船桅下了半旗；在晚間集會他演講的時候，禮拜堂鐘聲打得好像送喪之禮。八千興奮的人擁擠來聽他的演講。他受了很大的窘迫，不能再忍耐了，用怒聲回答，引起了大眾的反對，只有少數人擁護他。他像個啞口無言的人，面孔緋紅，愁眉不展，兩隻手緊握著。大眾呼喊道：「你上了南方人的詭計。」他的講話爲人呼喊的聲音所掩，聽不見了。他遇見了這樣的暴風雨有兩小時之久，在半夜之中他看看錶，呼喊道：

「現在是禮拜日了——我到禮拜堂去了，你們到地獄裏去罷。」

他繼續的作了他競選演說，達古拉斯到了春田，在州立大禮堂裏演說三小時之久，聽他的人比在詩家谷的人有忍耐。在他演說的結束的時候，說道：「我聽見林肯先生在道一個城裏，他要回答我。我希望他回答。」

接受這一次的挑戰，林肯第二日作了四小時的演說，反駁坎撒斯尼布拉斯加的議案，並且反對奴隸制度。他的回答雖不響亮，但是深刻的，然而可以說這是林肯第一次的大演說。達古拉斯也是聽衆之一，在結束的時候，他說：「我的朋友林肯先生請我來聽，請我回答。我謝謝他的熱誠的挑戰。」

這次的決鬪仍然是不決。

十

十三年之前，林肯在密士士比的河上旅行，寫信給斯波德之姊妹。

「在路上，遇見同船的一個好例，可以從此想到人生的快樂的情境。有一位紳士，在坎塔克州各地買了十二個黑奴，帶到南方的農場上去做工。六個人繫在一齊。每個黑奴的手腕上有個小鐵鏈，結連在一個長大的鐵鏈上，相隔有一定的距離，所以黑奴繫起來很像魚鉤釣魚一樣。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便與他們的孩童時代，他們的朋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分別了，永遠作奴隸的生活，他們的主人的皮鞭子是無情的；然而在這種可憐的情形下，他們仍是世界上最高興最明顯快樂的生物。有一個黑奴，他之所以被賣，是因為他過於歡喜他的妻子了，常常不斷的吹笛，別人跳舞，唱歌，講笑話，用卡片天天玩各種的玩意兒。『剪過了羊毛以後，上帝便使風柔和了，』這是多麼真切的一句話，換一句話說，使得人在最惡劣的情形之下，可以忍受，他所最好的事，就是忍受性。」

這就是林肯的呼聲，使得他的想像達到最大的題目，然而在智慧的懷疑論上，他思考他的目的之界限，和人類的相

對的快樂，這是他所要奮鬥的。他喜歡故事，他也有使故事進入別人心中的技能，必是在他的經驗中，永不可以磨滅的；但是不足以改變他的目的之決定。實在的，許多年之前，他看見了一個裸體的黑奴女子而受了深深的感動，旁觀的人貪看她的處女的秘密，爲着主人鞭子的威嚇而不得不如此做；但是他不再是個青年人了，他自己的和別人的經驗已經教他知道白人也有悲傷的困難，所以心是深深的傷痛了，不問人的膚色如何，使得他前進的，就是人類的尊嚴之意識，他看見了那些黑奴在船上所做的，表現他們的困難，他的心中怒火中燒。在他描寫這一次的事件的時候，他的格調是抒情的；現在成爲有力量的了，堅強的了，他在四十六歲的時候，對於他的老友斯波德作以下的回答，因爲斯波德是個蓄奴的人，爲着自己辯護。

「你知道我不喜歡奴隸制度，你也完全的明瞭它的錯處。現在，也沒有什麼不同的原因。但是你說這是侵犯你的蓄奴之權利，特別是在於那些對於此事不發生興趣的人，而寧願國家分裂。我承認沒有人要你放棄這種權利；實實在在我不是的。我承認我恨惡那些可憐的動物被人找到了，捉拿了，拉了去；但是我緊閉了嘴，不發一言。一八四二年，你和我兩人乘了一個乏味的淺水汽船，自路易維到聖路易去。你或者記得，和我一樣，從路易維到歐海歐河口，上了十來個帶鎖鏈的奴隸。那種景色常使我爲之傷心，無論我何時走到歐海歐的境地或者到了黑奴的境地，這種景象又在我的面前浮出來了。你以爲我對於一件有興趣的事，而無興味，不明估計錯誤，這一次的事情，常常使得我感覺悲慘。我反對奴隸制度的擴張，因爲我的判斷和感情是如此的，我不能做與本性相反的事。若是因爲這一件事，你和我分別，我們就必須分別。你說，如果你們是總統，你就要派遣軍隊把那些在坎撒斯投票暴動的人置之於死地；再者，如果坎撒斯是公平的投票贊成奴隸制

度，必可加以承認，不然寧可使得國家分裂。你說，如果坎撒斯以公平的投票成爲自由的州份，你就要快樂得和基督徒一樣。蓄奴人的後代都是這種講法，我並不懷疑他們的公正。但是他們向不如此。我們的進步是走向退化的路，在我看來是很快的。我們不是宣佈，所有人民一律平等。而現在則讀爲「所有人民一律平等，黑奴例外。」無知的人得勢了以後，就要改成「所有人民一律平等，黑奴、外國人，以及天主教徒例外。」有這種情形，我就不願意移民到一個不愛自由的地方——例如，俄國純全可說專制，但不混合着假善爲善。」

判斷和感情示意給他；但是等到他想勸一個老朋友，好像他後來勸服千千萬萬的人一樣，他約制他的感情，免得爲感情所動，不惟沒有勸服，反到反抗。感情，無情的使得他敏捷的動作；記念他的一個可憐的白人的經驗；記念先人曾經經過許多困難；並且有時這種印象，引得起來想到他的外祖父也是南方的紳士，使得這一位少女孩子自己去迎着困難。過了許多年，他仍然聽見了密士士比河上奴隸所帶鐵鏈的響聲，北方人，離開南方人所住的地方較遠者，他們的心中充滿了怒氣，並沒有同情。人道的聲音對他而呼叫。

心和腦是建立公正的要素，其力量是如是之大，我們常想到林肯想釋放黑奴，而沒有想到他要白人復歸於人道。誠然，他有一次說得很清楚，宣佈道若是他能使得人，不再做奴隸的主人，比釋放奴隸還重要。爲要施行他的理想，他願意要爲他所愛的犧牲一切。達古拉斯的議案已經成爲法律，既成了法律，坎撒斯州於是可以制定法律，而變成一個蓄奴的國家。若是斯波德擁護奴隸制度，林肯就要和他絕交，斷絕老的友誼也在所不計。因爲林肯的心中有這種衝突，所以使得他有這樣重要的決定。他最愛什麼，自由還是他的國家！他不准許任何不清楚的說話，使得他批評他的國家，因爲在那個時

候他寫道：

「在我們脫離了佐治王的政治奴隸的時候，我們根據這個原則，所有人民一律平等，是個內在的真理。現在我們既有了充足的自由，我們又奴隸別人，我們貪於作奴隸的主人，我們宣佈與內在的真理違反的事實。——俄國的皇帝準備放下他的皇冠，而說所有人民一律自由，我們有自由的美國紳士反而願意保留奴隸。」

幾年之間，俄國的皇帝釋放了所有的佃農，這是林肯所尚未想到的，從歐洲有一個新風吹了來，新世界從舊世界所學得的理論首先施行出來，使得舊世界發生反動而革命化。

那一種新的精神在林肯的言詞中透露了出來，他利用奴隸制度的聲音來呼出他對於白人的階級的感覺，他對農夫說，廣大的農場是不合實際的，正如工具之不能過於笨重一樣。他出去要表示它的理由，在美國，沒有人可以化費他的整個的生活，作每日零做的工作。他繼續的說道：「勞工是在資本之前，而且是獨立的。在事實上，資本是勞工的結果，除非有了勞工，資本就不會有的。勞工無資本也可以存在，但是沒有勞工，就沒有資本。所以勞工是超然的，超過資本。」

他也揭穿不必需的眩耀的假面具，這種假面具使得奴隸的主人擁護奴隸制度。一個人有了許多的奴隸，可以表示他的錢財之多，一個人有了很多的土地並表現不出來。他並沒有忘記了有一個坎塔克人曾經對他說過：

「你可以隨便有多少田地，錢財在你的袋中，或者銀行的股票，並且旅行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你比別人聰明；但是若是在你的腳跟上一個黑奴，每人都知道了，你有一個黑奴。這是世界上最耀眼的財產。若是一個青年要與對手相愛，惟一的问题是問他有多少黑奴。奴隸的保有，不單可以表示財產的豐多，也可以表示悠閒的生活，他是超乎勞工之上，而

且可以斥責勞工。』

一個人有了這種的敏銳知覺，自然要動作，但是林肯不忙於急速的動作；他和他的朋友等待了好久，方應用力量。他不是像希爾東那樣的廢除奴隸的人，希爾東歡喜他這樣子做，對於主張用力量的廢除奴隸制度者，他說道：「在一個民主國裏，多數的人藉着法律而管理投票，這些力量和反叛的流血的抵抗是極端錯誤的，不合憲法的，是賣國的……要用投票的方法革命。」

雖則如此，然而他動作了。大多數他的同僚反對爲黑奴辯訴，但是他曾經替他們辯訴很多的次數，不顧社會之嗤之以鼻。有一個案子是一個黑人，他是春田的一個自由黑人女子的兒子。他到紐奧林去，作汽船上的水手。他沒有通行證，被人捉住了，等到船開了，就把他下在監裏。把他賣了以抵付監獄的費用。他的母親請求林肯的幫助。林肯先去到意大利諾州的州長那裏去說項，又到路易撒納的州長那裏去說項，要釋放那黑人，但是他們都拒絕了。這是個危機的時候，他們不願意對付這個困難，而爲黑人的孩子受難爲。林肯寫了一封捐錢的信，請求捐款，付了監獄費，把這個黑人帶回北方來。

十一

達古拉斯的事件催促被壓抑住的林肯雄心，比馬麗的督促尤其有力。經過這五年的經驗之後，他決意要運動被選爲參議員。不安靜的情況，使得他感覺着他能比達古拉斯更勝一籌，因爲他相信林肯是尋找自己的目的，可以看見他們兩者的性格的衝突。他要利用政治家的本性，在達古拉斯的弱點上佔先，使得他不能不出來候選。他描寫他的敵人說：

「他是自由的危險的敵人，因為他是最狡猾的。」並且說道：「你不能推倒一個金字塔，但是你能把它爆倒，那就是我所要做的。」他充滿了希望和信任，寫給人的信，說他有好的運氣，用最好的方法，請求有勢力人的幫助。

馬麗充滿了熱情。作參議員的夫人，就可以償還她之多年的等待。她自己可以幻想到華盛頓的情況，比作議員的夫人好得多了，所以她自然幫助他之被選舉，怎樣可憐啊！林肯不是個民主黨員，她很抱歉，他不屬於紳士的這一黨，寫信給她的姊妹，論到原諒這一件事。

「你不要把他也列在屬於廢除奴隸的一黨。在原則上，他離開那一黨遠得多了。他所希望的是奴隸的制度不要再擴張了，仍然留在原來的地位。我的女子懦弱的心對於南方人表示極大的同情，但是不和非立門表同情。我是最羨慕他的人。若是你們坎塔克人要對付愛爾蘭人，我們管理家事的人有時必須如此，南方人下次一定選舉非立門。」

馬麗現在說到僕人的話，和從前她論到奴隸的話一樣。她是富有脾氣的，她對於愛爾蘭人作僕人的人而嘆息。正如她管理家一樣，這個婦人要管理物也要管理人，因為她本是出自蓄奴的州份，養成了這種脾氣，所以對於她的親屬和坎塔克州的斯波德一樣，在他們想來，他們對付奴隸，比南方的貴族對付奴隸好得多了，因為他們想奴隸是安舒生活的必需條件。

林肯現在要專注到黨內的事務，他應付事件好像一個政治專家一樣。等在春田的保守黨日報得到大的勢力，他決定要把它爆倒。他使得簡單頭腦的編輯，採取了擁護奴隸制度的論調，這種論調是南方報紙上所載過的，並且提議給他，叫他印成小冊子。於是就把日報的地位降低了，失掉了很多的讀者，不得已停刊。

保守黨人不知這種影響如何，因為意大利諾州和別處一樣，一半的民主黨員組織起來了，反對達古拉斯，並且投票反對奴隸，所以對於林肯之為參議員的資格加增了。但是在選舉將近的時候，民主黨另推一個候選人，推隆伯反對奴隸制度，他也是林肯的親近朋友。這樣使得林肯失敗了，馬羅大發雷霆，她已經到議院的旁聽席上了，可是議決把她推翻了。

林肯在這種不利的時候，快快的反攻過來，第二天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我得到相當的失敗，很為可惜，但是我並不因此而神經失常。」

選舉大總統的成熟時間來到了。民主黨員，在外表上他們仍然是一個堅強的團體，但是內部分裂了，保守黨實際上四分五裂，分裂之後，又成立一個新黨。對於舊黨不滿意的人，稱為自由土地者，反對奴隸制度的保守黨人也與他們聯合了，受了許多美國的知名之士的擁護，而格外活動起來。自稱為共和黨，他們推崇傑非孫，傑非孫曾經做了二十年的林肯之模範，他們聚集於非拉達非亞，並且推舉了佛雷芒為總統候選人，他是一個先驅的人，在年齡與外表上，在成績上，是民主黨候選人卜克門的對手。

林肯在他的意大利諾州內，林肯自然是為新黨工作的前驅，誠然，有人感覺着他的創造之力，甚至至於在非拉達非亞，他的個人原是不為人所知的，他得了大多數人的擁護作了副總統候選人的推舉。他的運命可說是自己生出來的。故塞米蘇利的折衷辦法，通過坎撒斯尼布拉斯加的法案是達古拉斯的雄心；然後造成了民主黨的危機，而發生共和黨的新的組織；這個新黨的責任是由林肯負了大部分的責任。所以自然的，他得了相當的影響而獲得多廣溥的擁護，在地加多，委員會薦舉他作為意大利諾州的州長候補，在這事上，更顯明了。

每一個人知道這是走向總統的第一步。他很爽氣的推辭了這次的薦舉，說道：「若是我被選舉了，民主黨人就要說，我們不過是將新的生命放在舊的保守黨軀殼內；我之被舉和保守黨員一樣，我們的新意見便都打消了。」他反過來介紹了另外一個人而推舉他，使得許多的民主黨員歸向到他們這一方面來。老的不信任，老的小心，但是與動機謹慎混合了，成了謙虛的形狀，因為在各方面，可以表示，他的自信心已經增長了。

新黨的各种分子要鑄合成一整個。把希爾東主張廢除奴隸制度的人也包括在其中，希爾東現在是春田的市長。希爾東在桑家門區舉行一個大會，他們那裏贊成華盛頓和傑佛孫的政策，推舉代表出席勃魯明頓大會，他把林肯的名字也放在裏面，林肯這時作巡行律師，沒有和他商量過。林肯保守黨的老朋友不贊成，所以希爾東寫信給林肯，請他同意。林肯答道：「好了，只管進行。你們急進黨的人——我們要與你們相見了。」林肯這樣宣佈他自己是一個共和黨人。

在勃魯明頓，在意大利諾全州第一次共和黨大會的時候，他作了一篇統一的演說，是出於感情和智謀的名作，有外交家的手腕，有信心，別出心才而適合代表三方面的衝突的意見。關於這一次的演說，沒有詳細的記載。演說者只講了幾分鐘之久，新聞記者放棄了他們的鉛筆，而全神屏息的注意他的演講。親眼看見的人說，林肯是與他的生命的危機的時候相近了。他開始的時候，慢慢的制住了他的情感，但是漸變為有力的而感情過盛的人。他慢慢的走到講壇之上，眼中充滿了光，他在聽衆的面前看來，長得高而又高；有一次他立在腳尖上，而增加他的高度，有一個聽的人後來說道：「這一刻在我看來，他是我一生所看的最美觀的人。」

這一次興奮的理由是他進步極快的明瞭。在南方有一種脫離統一的傾向。林肯看見了危機，他懼怕將來的結果；懇

切的願意防止這種危險。他以克雷氏和維日斯脫爲模範，他們常說釋放黑奴就是內戰鎗聲的開始。林肯這次的演說是爲國家的統一，而不爲着奴隸。他要警告人，而不是勸服人。他應用的句子是十分簡單的，但是戰場似乎是從經濟和道德的問題而轉向基本的國家存在的問題。聽衆聽見了暴風雨的聲勢，他們拍手的歡聲與警告之聲相混合。在極峯的時候，他轉掉語法，林肯大呼道：「我們不破壞統一，你們也不能。」

他的演說之名聲，很快的傳遍了全州。詳細的記錄未曾披露，但是演說家已到總統地位的成熟時期。

十二

卜克門被舉爲大總統。民主黨又勝利了，但是有三分之一的票數是改隸在新黨之下。國家的領導精神是在共和黨這一方面。愛美生，穆特勒，和郎飛展開期到歐洲去而參加反對奴隸制度的投票。參議院的共和黨領袖是齊斯，他是一個反對奴隸宣言的著作家，是一個青年而有決斷的人，有活潑的脾氣，和西華德，他是一個有雄心，但是徹底可以信任的人。他愛人類，但是太樂觀了，不怕灰心。和老的黨之領袖比較起來，這兩個人永是堅強的擁護米蘇利的折衷方案。

但是在他們之中有一個人要注意的，他是個神智極快的人，是蘇穆納，也是個參議員，又是哈佛大學的教授，在他年青的時候，曾在歐洲學習了三年。他是一個無所畏懼的，熱誠的人，和林肯一樣，賦有敏銳的公正的思想。在參議院中，在坎撒斯事務辯論的時候，那一州的投票已經達到了極峯的興奮，這一位參議員拿了兩管手鎗繫在腰間，蘇穆納宣佈坎撒斯皮布拉斯加的方案是一個騙局，斥責南加羅里納之參議員勃特勒爲世界所共憤恨之人。兩天以後，勃特勒之親戚勃

魯克到蘇穆納的辦公室裏來攻擊他，用杖把他的頭打傷了，失去了知覺，躺在地上。後來蘇穆納的康健曾受了多年的損害。

攻擊蘇穆納是內戰的開始。南方人得勢了，勃魯克稱爲他們的英雄。有許多的學生聚集起來，贈送給他一個金頭的手杖。北方人被嘲笑，稱爲怯懦的人，因爲沒有人敢發表反對勃魯克。北方人回答說，南方紳士的榮譽帶有諷刺的意味，笑他們不用手鎗，而用手杖。全國的人受此興奮，擾攘起來，不是和蘇穆納同黨的，便與他的敵人同黨。

最高法院的議決案，在那些日子，等於火上加油。有一個南方人移居到了北方，帶了他的奴隸。有一個奴隸很是聰明，這是他的主人所想不到，曉得他所居的地方是米蘇利州，折衷辦法規定了北方的地方不得有奴隸，所以他請求自己和他的家庭釋放自由，到法院裏控告，一直到了最高法院。泰乃是審判長，是一個有學識又受人敬重的人，國家柱石之一。但是華盛頓的空氣，他所承認的四面意見，南方奴隸主人的統治階級的心理，無疑的，影響到泰乃和其他最高法院裏的法官，這些人他們的任期是終身，就是在烈火之中，也要保守國家的憲法。他們決定黑奴無權在美國的法院中訴狀，國會和地方立法機關都不能限制人把自己的奴隸從自由的州裏帶到有黑奴的州裏。

要瞭解這一次所引起的興奮，要記得司各德所代表的是數百萬的黑奴，這種情緒廣播遠近。但是也要記得，有一個流行的小冊子，司各德在聖路易之地方法院的訴狀，在下列的幾句裏，發出他的呼聲：

「法官說道，照着法律，我在意大利諾和威斯康辛，我是個自由的人——和我的主人一樣——我也有使白人爲奴之權利，和白人使之爲奴隸一樣。」

「我是很抱歉的，沒有人告訴我，當我在那裏的時候，然而我歡喜聽法官這樣的說，因為我想他要使我得自由。」但是，法官對我說，我過了米蘇利州的這一邊，我的自由之權利就沒有了；我和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不過是一塊塊的財產。

「我想這是很困難的，白人要在地上劃一條線，在一方面黑人不算人，對於黑人不說一句話，一直他過了那一條線。所以我向最高法院訴狀。」

「我的同國之人，在審判我的日子，你能幫我嗎？在華盛頓沒有人替我說話嗎？甚而至於沒有別的報酬希望，而不祝福可憐的黑人，和他的家庭嗎？我不懂。我只能祈禱有些好心的人，受了可憐的感動對於我要做點什麼事就是我自己所不能做的，那就是我的這一方面的權利，必須請求高等法院給以公佈。」

這個孤獨的黑人的聲音反響到了全國感動了人的心。但是回答他的訴狀的是泰乃和他的同僚，上面已經說過了。若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保護奴隸制度，新政黨的方案就是不合憲法的。北方人火怒起來了；南方人聲勢洶洶，決定脫離統一，除非北方人對於最高法院的判決表示贊成。

坎徹斯的憲法到了華盛頓以後，又起了一種糾紛。李康東之憲法完全是贊成奴隸制度的產物，因為自由的人民被限制，不能推選代表，制定憲法。這一種的辯論在國會裏曾經經過了好幾個禮拜。只在這個憲法的顯著一點上，達古拉斯和卜克門分道揚鑣了。結果，在經過一個長時期參議院與國會的停頓，出了一個折衷方案，給坎徹斯州人一個機會，完全再投票決定新的憲法，但是希望他們不採取這種方法，而使兩院通過。

兩個閃電把這種情形廓清了。除了一個例外，各領袖都知道他們所站在的地位。這個例外，就是達古拉斯，他的地位現在成爲極複雜的。他曾經得到了國家主權的勝利。他怎樣使得他的勝利和司各德的判決相調和呢？已經用這種極強力，施展在坎撒斯州上？他怎樣一個人，在第二年的時候，使得意大利諾州的人再舉他爲參議員，並且同時使得南方人滿意，因爲他之將來爲總統，需要他們的幫助？畢竟，黑奴的事情不是緊切重要的，但是它給坎撒斯的打擊，不能認爲沒有理由。既然決定了北方選民對於他在這一頃刻是很重要的，他投反對坎撒斯准許蓄奴的州憲法，覺得他不能被舉爲參議員，一定使他的前途失敗，他很快的回到意大利諾州去了。

正在這一頃刻，來了個想不到的事件，接受了他，需用青年的力量，達古拉斯已經老了，他需要更大的勇氣。既然他在坎撒斯州的事務上，劃定了分野，在相當的地位上，使得他與民主黨意見不同，似乎是在共和黨看來，這一個出類拔萃的有名聲有貢獻的人，或者可以有機會吸收他過來的。格理來（紐約日報的主筆，北方最有勢力的報紙），西華德和其他新英倫的領袖，願意在許多方面調解，希望在達古拉斯的領導之下，他們可以得勝。有了達古拉斯作爲他們的領袖，也很容易使得他們與南方人接觸，可以應付事件裕如，爲統一的緣故，不得不如此。特別是格理來，覺得共和黨所採取的這一條線是不相當的屬於感情的。他要他所稱爲的實際政策，並且他勸告他的意大利諾的讀者去選舉達古拉斯，希望可以使得達古拉斯回到共和黨。

在這時，林肯第一次採取堅強的步驟。他既然是意大利諾左派的領袖，他主張說，這一種辦法對於新建的黨是極其危險的。

「格理來的主張對我不公。我是個真共和黨，並且是常站在戰場的前面。現在他和達古拉斯調解了，達古拉斯又是典型主張折衷辦法的人，曾經做過南方人的工具，而現在違反了北方。他要把這個人放在我們領隊的前面。他想到達古拉斯的超然地位、名譽、經驗、才能，若是你要得你的歡心，非把純潔的共和黨的地位犧牲不可，所以他之為共和黨主義而被連舉，比任何共和黨之出類拔萃的人之被舉就更好了。紐約日報常常頌揚，彰顯達古拉斯是什麼意思？是不是為華盛頓的共和黨員說話？他們有沒有把共和黨的方案也包括在內，犧牲掉了我們意料諸的人就能增進他們的地位嗎？果然如此，我們不久就可以知道了；我們不要再勞碌了，立刻投降豈不省了許多的事。然而我現在還沒有在這裏的共和黨人投降達古拉斯；若是時報繼續的把他的頌揚送到意大利諸州的五千或一萬人的耳中，全體一定更為堅決。我不是抱怨言——我不過要公正的瞭解。」

這就是新林肯——一個戰爭的林肯。他發怒了，他覺得受了那個狡猾的敵人所犧牲是不公平的。無疑的這些信要送到華盛頓，這一位的長人律師應用文字與達古拉斯一較劍之短長。沒有人看見火已在他的心中燃燒着，因為他已等得長久了，等到他的老對手作了他的同僚，而他站優勢，他就發作了。要使得達古拉斯作為敵人是不能忍受的，所以驅策的與他作一競爭；要使得佔優勢的達古拉斯和他競爭反對奴隸制度不免惹起了林肯的怒火。

這一個黨仍然是青年而純潔的嗎？是不是老到可以發生不同意見的程度了？領袖們彼此爭吵，在個人的利益上爭吵，而不原則的地位上爭吵。新的領袖派了保衛的人，並沒有看見敵人所做的是什麼，不過只研究出來他自己所附和的人。希爾東是他的最有價值的助手，而且是刺探案情的心腹，帶來了東方不安的消息。顯然的，西華德是嫉妒；格理來是

多詭計；在總統大選後之第二年，早已預備下屆的事務。紐約懷疑春田；林肯最近被提名推為參議員，必須要證明，他不是用詭計攻擊西華德。

「關於提名作下屆大總統的候選人，我一點沒有動議，對於作意大利諾之州長，我也沒有動議。」他又說道：「間接直接方面，我對於此事都沒有進行。我們必須小心的防備彼此的懷疑。」

十三

他的政治行程是不定的，林肯對於此事必須專心致志，比他對於法律更進一步；在這個時候，他作律師的職務差不多定了，他打勝了幾次的案件，使他格外出名，在政治的競爭上也促進了他的地位。他在意大利諾中央鐵道案件上的勝利，獲得數千人投了他的票。另外一個案件是個謀殺案了，在本鎮上最有地位的人也與此有關。一個青年人因為爭吵的緣故，把另外一個人刺死了。被控訴的人是加特利的孫子。加特利在二十年之前，攻擊林肯說他是個非基督徒。在審判的時候，林肯叫青年加特利站在證人的廂裏，引出來了證據，使得法庭宣告被告控告者無罪。

那時在西方，死命的爭吵是常有的事，不是出於飲酒所致，就是出於政治的原因。有一天，林肯讀了一段新聞關於飲酒所生的事，結果有兩個青年被人控告說他們謀殺第三個青年。有一個青年已經判決了八年的徒刑；第二個還要被審。後者據新聞記者的記載名叫安姆斯莊。林肯對於此事很為驚奇。這一個人是不是他的老友安姆斯莊的兒子呢？

在他的幻想中，他想到自己是個平底船的船夫，新到了新撒冷，和安姆斯莊角力，並且勝了他。他想到安姆斯莊怎樣

的抗拒發怒的鄉下人而護衛他，他怎樣和他成爲好朋友，他常常光顧安姆斯莊的家，而住在那裏；他記得坐在火傍，搖嬰兒的搖籃。現在都夫安姆斯莊正在被絞死的危險之中。

「親愛的安姆斯莊夫人；我正聽見你有深深的患難，你的兒子被人捉去了，說他謀殺人。我不能相信他自己會辯白。這是不可能的。我願意他得了一個公正的審判，無論如何；我謝謝你常常對我客氣，在不利的情形之下，願盡我之所能以報昔日之恩。」

這一位鄉下的律師寫信給那二十年沒有見面的朋友之寡婦，回想到她昔之客氣，然而語氣非常謙和，好一似負永久責任者之口氣。沒有感情過盛情況。把他的服務減到最小的程度；說明他的服務不過是報昔日之恩，寫給鄉下寡婦的一封信，他寫出的動機，使得老婦人容易明瞭；同時他寫給朋友的信說，他是愛人類的人。

雖則如此，然而在細節末上，他用極大的謹慎以準備這次的案件。既然地方的感情對於都夫安姆斯莊的感情極爲惡劣，他請求換一個地方，並且得到了在彼爾鎮審問這件案子。相信青年人對於熱血青年的同情比老年人大，他看見了來觀審判的人都是青年人，在他考察反對被告的各種主要的證據上，對於都夫含有敵意，但是都夫對於被害的人並不是個敵人。證人說安姆斯莊打了那個人的右眼，顯然是發射的石子。這是在樹林之傍，是夜裏十一點鐘的時候。林肯問證人怎樣能看得這樣的清楚。

「藉着月光。」

林肯叫人拿了一個日曆來，參考看看，又給出席的人看。繼續的審案。問一個醫務的證人，死人頭上所有的受傷兩點

都是出於這一擊；還是因為掉下來的呢，還是另外一個人打的呢？關於發射器，安姆斯莊被人控告說曾經用過，另外一個證人說，他特為製就了這個發射器，在事情發生的那一日他是拿着的，事發以後，他把發射器拋在附近的地方。林肯把發射器解剖開來，並且證明了證人所罰誓的是出於造作的。還有其他的證據，對於被告不利的，他的母親也出席，就哭泣起來。林肯來對她說：「節制些，哈娜不要哭，日落之前都夫就要被釋放了。」她舉起首來看那長而彎的人影似乎不相信，然而有希望。

他開始他的辯論演說，慢慢的，謹慎的，說明證據之衝突，似乎是覺得如此的。主要的證人說，這次的打擊是在月光之下，他又用日曆一看，證明在指定的時候，月尚未升到中天，遠遠的掛在西方的天上低處。

然而，林肯主要的辯護是要得推事的同情。他說到被告的青年，說他受過安姆斯莊父母的優待，捉到他的最近的亡父決定化費所有的財產為其子辯屈；說明若是把都夫拿去了，他的寡母是如何的悲傷無望。並且曾經說到，他已答應了哈娜安姆斯莊，日落之前要釋放這個青年。

自然的這種故事在當時已為人所習知；在他死後這件事還是很久作為街巷之談。奇怪的，不是試誘和機會，難題和試驗的運氣怎樣的來到這個正直的人嗎？有個有假見證的謀殺案子，任何有機會的律師來辯護而得勝；很快的容易為人所忘記；但是林肯的那一封信，說他決定要來干涉，他的情緒的衝動甚而至於起於他尚未明瞭被告的無罪的情形之前，用了他的生來辯才的謹慎和流利的言詞，他是一個典型的人，和他對付奴隸的制度問題是一樣的。他從絞刑架下救了一個無罪的人之性命，過了幾年之後，他要釋放幾百萬的奴隸自由。他為實際的理想主義所引導，他的眼光是注視在

永久的正義上面，但是他知道在這艱苦的世界，怎樣達到他的目的。這就是林肯的方法。他進行的很慢，用事實來使得聽眾折服，忽然間把他的敵人的弱點暴露了；但是他不公開他的感情的層次；以為這是他的祕密，並且在公衆證明的事上，他總是把腦放在前面，作爲心的代表。他之在日落之前，釋放了青年安姆斯莊，正如他在他的生命完結之前釋放黑奴一樣。在他的智慧和愛想上，在他的公正和凌駕別人之力上，他不是教我們想到猶太的民族英雄掃羅嗎？

他似乎是隱藏從他的身上所發射的力量，使得他常與老年人接觸，在街上討論一些無關緊要的事，坐在店裏講話，問問題，講故事；然而他在實際上雖然祕密的，倒是一個國王。雖在大庭廣衆之間，他是孤獨的，但是他尋得了一個青年武士和伴侶。華爾德霍爾雷門比林肯年青了十九歲，他是個南方的花花公子，闊臂，身體均稱；是一個貴族，有黑色油光的頭髮，和小鬍子，顯而易見輕佻的，喝酒，好聲色狗馬；長於音樂。他是一個律師，在林肯作巡行律師的時候遇見的，現在作了林肯在小鎮市上的代表。這兩位常在一處講話，但是他們難得講法律的問題，因爲這位年青人，他是帶有南方的遺傳的，擁護蓄奴的立場。

雷門是一個大唱歌家，會唱水手之歌，會唱黑人歌；雷門是個會唱的人，林肯是個會講故事的人，兩個並駕齊驅，但是林肯是個善於思想的人。在政治方面，他們分開的很遠，但是在唱歌和講故事上，他們特別接近。天天晚上在一處，林肯的同僚奇怪爲什麼林肯和這位學識不足，而自列於紳士之林，與林肯之理想和目的不同的人，而能這樣的聲氣相吸。但是掃羅他知道需要大衛。他們深深的覺得林肯的詩性和雷門的詩性，林肯常稱他爲霍爾。心裏不快而疲倦的時候，憂鬱的事又重新發現了，林肯叫了霍爾來，拿了他的提琴唱了一曲，或者是原野之歌，或者是悲傷之調，或者是柔和之聲，或者是

富有刺激性的。這種和諧的音節，使得林肯的心腸如釋重負，忘記了他的偉大使命；因為他既不飲酒，又不追逐女人，也不賭博唱歌，自然容易回想到青年的玫瑰時代。——在實際上，林肯是永不知道的。

十四

「一家自相分立，必站不住。」

在春田的議事廳內，林肯大呼了聖經上的名言，好像是戰場上的角聲。這一部分的演說，違反他的素常習慣，他預先寫了下來，和朋友先談論過。在某特點上，他們反對他的句法，以為是不聰明的。林肯問他們道：「你們不是在廢除奴隸的這一邊嗎？」因為達古拉斯到了意大利諸州，他的驕驕的舌頭引起了林肯的攻擊。他所說的是他所計劃要說的，他的聽衆對此驚異。他繼續說道：「我不希望會議廳內滿了人；但是我希望它不要再分裂。只要成一個整個，或者成別的整個。我相信這個政府一半是奴隸一半是自由的人不能支持長久。」然後他向達古拉斯挑戰，達古拉斯沒有出席，他說得很明瞭，一點不猶疑。他對於坎撒斯州的事務和司各德的判案，說得很明瞭，他願意奴隸加以限制，還是要擴大。不多也不少，他也反對那些贊成廢除黑奴的人，施行武力干涉逃亡的奴隸之再被捉住；他主張司各德的判決，雖然在道德上是不公正的，在法律上是對的，只可用合法的手續來奮鬥。

過了兩三個禮拜之後，在詩家谷他講道：「我抗議，永遠的抗議那詭詐的理論，說我不需要一個女黑奴，然而我需要她作一個妻子。我的瞭解是我一樣也不要，但是上帝要使得我們分開，我們就分開，各行其是。因為白人多得可以和白人

女子結婚，黑人多得可以和黑人女子結婚；照上帝的名字，願意他們這樣的結婚。」

「分家」的演說使得聽衆的火燃燒起來了，新聞傳遞之速，好如野火。林肯明瞭他的說話的重要性。他可憐的說道：「若是我拿筆來在我的記錄上劃一道線，把我的生活完全抹煞，我只有一樣事情可以選擇，我所要拯救的敗壞，我要用那一種演說，使得全世界不安起來。」將來事情的陰影，開始投到了他的心上，漸漸的使得他知道他的地位是歷史上的人物。

達古拉斯沒有注意到這一篇演說的歷史重要性。他覺得危機來到了，但是他的特性是不要作一個公開的決鬪。「我不覺得，在你和我之間，我需要辯論。全國的人知道我，並且知道我的重要。林肯和我比較起來，是個不知名的人，若是在辯論上得勝了，我要說，他是共和黨所得到的最好的人才——我一切都失敗了，林肯樣樣都得着了。若是我得勝了，我所得到的有限。我所以不願和林肯辯論。」

然而在公衆之前，林肯採取了另外一種聲調。他以為林肯代表最顯著的廢除奴隸制度的人。林肯的分家之演說，達古拉斯說道，是顯然的要鼓勵磨擦和分離作用，和全國一半的人的意向相違背。林肯答辯達古拉斯的歪曲的說話。「我希望要死，但是我並不懇切的追求它。」達古拉斯高傲的說道：「林肯是個仁慈可愛有智慧的君子。」他並且引用林肯的演說。

林肯現在決定做一樣事情，是美洲歷史上之前所未有的。他用演說攻擊他的對手達古拉斯。「你願意不願意和我約定一個辦法，分配時間，而向同樣的聽衆作競選的演說？」傑特先生把這一封信送給你，他有權接受你的回答；如果你贊

成，就遵守這種辦法。」這既是勇敢而又刁滑，但是用這種方法，他獲得了達古拉斯的聽衆。那種建議不是達古拉斯所願意接受的，若是可能的，他就想法子逃脫了。他說道，他已經做好了競選演說的秩序，他對於林肯的建議未曾早日送到很爲抱歉。雖然如此，然而他曾經建議了好幾個鎮市。林肯抗議說這種辦法並不公正，但是同意在七個地方發表演說。「關於其他的細小事情，我和你十分是一樣的。我願意和你有同樣長的時間，結論的時候，再調換過來。」

他們開頭是在奧大瓦講壇上公開的辯駁，競選參議員達古拉斯一小時，林肯一小時半，達古拉斯再半小時。極大的羣衆來聽這雙重的競選演說；全意大利諾州講論，刊行兩人的比較；電報初次使用，過了第三次辯論之後，全境的人知道了並且問道：這兩位在講壇上競賽的人是誰？

看看他們，他們是不兩立的。稱爲小巨人的只有五尺高，但是身體堅實，頸和兩肩極爲有力，深胸，大頭，有力而固執，活潑而優美。衣服整飭，襯衫潔白。他說話的時候，常常搖動他的灰白頭髮，他的形態是極活動的；在他的眼中有堅強的意志力——精細的藍眼睛施展一種誘惑之力；只有在他不說話的時候，他的面色安靜的時候，可以看見他的面孔上的都市不康健的顏色。他的失落原形的手，也是由於不做粗重的工作和戶外動作所致。

達古拉斯矮而粗，林肯細而長，林肯瘦，而達古拉斯肌肉豐滿。林肯的鼻子高長；他的眼力是發問式的，而不是刺刀式的；他的皺紋的面色沒有聰明的表徵。他的衣服是不合身的，斜掛在身，不能吸人注意。衣上有油跡，而且太短了。他的大脚走的很慢，但是很謹慎；他的巨大的有肌肉的手一看就知道他是慣於背負重擔的。需要詩家纔可以一目明瞭林肯。

這兩個人的成績怎麼樣呢？一個是四十五年之前生的，生於一個醫生之家，在早年期曾經過貧苦的生活，作田間的

生活而賺得在學校讀書的費用，在他的父親的一個大學裏做木匠，賺錢來讀書，在二十歲的時候作教員，二十一歲的時候作律師。他極爲勤奮極富雄心，一步一步的爬了上來，作了州議員，意大利諾州的祕書長，後來又爲意大利諾州高等法院之法官。既然知道他是可愛的，在年青的時候已經進了國會。他爲華盛頓的社會所敗壞，不久學得生意和政治混合起來了，用審查地產的投機方法，不久得了很多的財富。未到四十歲已做了參議員。他已經作了總統的正式候選人。達古拉斯和一個南方蓄奴的主人女兒結了婚，在她死的時候，他到歐洲去遊歷。到了俄國，俄皇招待他。過了幾年之後續弦，又是南方的女子，是個極秀麗的女子，成了華盛頓社交的領袖。達古拉斯是他的政黨領袖之一，是全國中出類拔萃的人，有錢有勢，可怕；又是個吸引人武俠有暗示能力的人。

林肯不爲雄心所驅使，也不爲錢財所吸引，也不爲權威所驅使；除了他自己的才能以外，沒有別的，他的程績是漸漸的，是從局部的生活展開的。但是他的對手是不息的，有目的的，一階一階的跳上成功之路，得了領袖的地位。林肯不過只在他的朋友之中慢慢的前進，觀察而探討，好像無目的，然而把眼睛放在遠的目的上，要達到最高的理想。即或有一兩次受了他的妻子之推迫，不久就爲困難所阻止，不去奮鬥而勝過，他反到要問還有什麼用處。權力和勢力能使得他更快樂嗎？成功就可以敵償心內的自由嗎？一個人容易做一個輕快的平底船，自己駕駛着經過黨的生滑之沙灘，而達到安穩的目的；得聞鐵路的計劃所經過的地方，就在沿線購買土地，要影響全線，賣了他的土地，得了很大的利益，過了一夜就成了富翁。另外一個人賣了一個破產的店，在櫃檯上讀書，而不去經營商業，所堆積的是債，而不是利益，不進行反對他的朋友，所以使得他失落了一個重要的舒服的地位；他對於首都的生活表示退縮，甚而至於本鎮的社交生活，也不多參加；寧願

騎馬來回馳騁於敗壞的途程之上，住在破舊的客店裏，講說無數的故事，論到人性的弱點。

所以除了中心的故事以外，那個快而矮小的人已經越過了這位長而慢的人；而這位矮人他可以談到皇帝皇后之輝煌，並且說明朝廷上的官員怎樣向他施敬禮，而這位高人只能講寓言內皇后的事，毫無人在他面前行禮——而他實在，也沒有向過別人鞠躬。所以這個有目的的意志達到了最高的一點，超過社會的水準，這是容易知道的；輕視或者忘記那地平線上不可達到的山峯；在那裏無目的升起，進入愛理悉之夢境，就是不能達於實現的。這一位沒有向人鞠躬的人有一次借過那一位向人鞠躬的錢，後來又還了他，並沒有覺得應該感謝。只有在要求馬麗達特的愛上，這位長人佔先一步；但是這種的奮鬥還是在馬麗的心中，然而這種勝利尚在未定的天。

無疑的，達古拉斯要得勝。看他那個樣子，不是意大利諾之王嗎？他旅行的時候用特別列車，至少是在專車裏；與列車附帶的是一個護衛車，上面置有大礮，達古拉斯到了車站之後，鳴礮以示威。放三十二響，以表示美國重要人物。他所用的車子是本鎮內最好的一個，用六匹馬拉著，等待他和他的妻子。前呼後擁有三十二位男女，引導他勝利的進市政廳或者旅館來。達古拉斯坐在車內除下帽子，左右鞠躬點頭，看得全國是在他的手中。

林肯沒有特別車子，他必須旅行和普通人的一樣，和別人擁擠在一車之內。達古拉斯從林肯的旁邊走過去了，因為林肯是坐了一個貨車裏，而達古拉斯呢疾馳而過，吐出驕傲的詞句：「在那車子裏的君子驕然的閉着了我們車子的貴族氣味。」林肯到了也不放三十二響礮表示致敬；他的朋友請他坐貨車，是耕田的馬拉車的；若是有音樂，那是一個銅樂隊的聲音驚動了這位英雄。

在未辯論之前，達古拉斯接待來拜訪他的人，他的笑色留在唇上至少是一小時之久。他熱誠的和每一個人握手，不
以自己位居參議員之態度，而以普通人之態度，他認識他們，問問他們的個人困難，而他們呢則隨便吃烟，亂吐，給他們酒
喝以表歡迎之意；但是他的妻子必是要警告他仔細的當心自己的身體，免得喝了酒，誤了事。然而在這些事上，是怎麼的
矛盾！

這一位長人律師，周圍發生了好奇的思想，又有怕羞的形態，並不是最能得人的好感。發問的眼睛使得他們感覺不
快，他不能和人交談，而使人感覺快慰。若是叫你站起來恭維別人，他站起來和古羅馬人一樣的堅挺，和高理流一樣的不
能屈服。

這兩位性情不同的人登壇了。讓大家聽吧！達古拉斯先開始，受了大家的歡迎和鼓掌，他報之以客氣的態度，他是衆
人歡心的中心。他的說話有力，而帶柔和的聲調；他的發音明晰；他能運用適當的動作；用他的懷疑的論調，而答辯，使得他
們覺得他的技術雖屬平常，但理論超人一等。他有藝術而積極，說話直爽勇敢而自重，吸引聽衆，好像特式的火焰——等
到頃刻燒完之後，也就忘記了。

等到他講完了，林肯登壇。在外表上不出衆，他站在壇上，對於他的感覺並不緊張，衣服手式，頭部都很隨便。他的雙脚
方方的立着，他站着很自由；不靠牆，在他握手的時候，或者包着大手指，你或者以爲他是個患胃病的校長，開頭的時候，屈
高臨下，冷酷的審察他的學生。不久，他對於他的題目熱起來了，他的聲調使人更能信服，把左手放在背後，右手插腰，以頭
作姿勢，而不以手，有的時候用食指把他的理論指到人的腦內。在極重要的時候，把兩手高舉起來，表示快樂，緊握着手表

示他的默默的咒詛奴隸的制度，聽衆覺得了他的姿勢之能力。他的演說雖不動人，他的胸部狹小，在他站在壇上的時候，使人感覺着他的情緒是出於熱誠。

他起初對於他的對方的理論頗有讓步。他的正義的感覺，他的蘇格拉底式的邏輯，在演說台上和在法院裏並無二致，竟得了他的對方重要的一點，盡力的加以說明。這一種自然的態度需要信心。他漸漸的顯露了對方理論的虛假，把這些理論割成細片，暴露他的弱點。然後像結晶體一樣的清明，他進行他的反攻。他看聽衆大多是農夫，於是就利用鄉村的比喻，他所引用的話非常明顯而簡單。他的目的是能打到人心的；但是所走的路是邏輯的。

在辯論上林肯是變形的。等他講完了，達古拉斯登臺了，他說明林肯論據之虛假，然而他不能給以證實；他的朋友的鼓掌，使得他作個人的指責，林肯於是成爲達古拉斯的笑柄，達古拉斯使得林肯格外可笑。這一位政治家在辯論上遠不如那一位律師。這一位慣於作講壇上演說的人對於地方的聲音，不大聽慣，但是這位律師是地方聲音的主人，因爲這就是他家常的話。這位矮人影響羣衆，但是林肯影響個人；前者的影響有力不過易逝，後者的影響緩慢，不過能垂永久。人民聽到了達古拉斯，他們就說，「這是華盛頓的大人物所歡喜的。」但是他們自言自語道：「若是我們能有這樣的人在華盛頓。」

達古拉斯現在是勝利了，但時間很短；林肯的勝利是在後來，但是長遠。

十五

命運在林肯之背後，使得他作反對奴隸的運動。看看戰前情形，就不能不說有一種極相反的重要事實；兩黨之間，有沒有調和的餘地。意大利諸州的辯論沒有發動了戰爭，他是發生了很大的回響；這比國會的討論力量還大；他們發現當時所注意的言語，吸引了千百人的注意；誠然使得這種衝突格外的緊張。

林肯在一次辯論席上講，「諸位先生，我不要自私，我並不是想不到要到美國的參議院裏；我並不要裝假；但是我要對你們說這是一個重要的事；對於你沒有什麼，對於全國的人也沒有什麼，對於達古拉斯的話或我的話你們聽了也沒有什麼，和全國存亡關鍵的偉大問題比較起來，這都不算什麼。」

永恆內在的道德律引導林肯的終生生活，結果，引他上了十字架，他愈是在個人成就上有勢力，他愈是想到這個問題。

達古拉斯也覺得命運是在未可定之列。他寫信給他的對手說道：「告訴林肯我已經破斧沈舟了。」這是出於情緒的話，和他的平常悠閒態度不同了，恐怕他相信他說的，因為他說已不止一次了，「我不在乎是否投票是在反對奴隸的這一方面。那不過是二五一十的道理。上帝已經在這地上劃了一條線，一邊是黑奴耕田的地方，一邊是白人種植的區域。」

林肯反對達古拉斯的言語是很響亮的：「這是一個沒有中立的世界；不願作奴隸的，必是贊成沒有奴隸的。否認自由的，必是自願作奴隸。」然而他仍然是個實踐的政治家，引用獨立的宣言：「我相信獨立宣言，」所有人民一律平等，」就是我們憲法的基本原則。黑奴制度違反這種原則，在政府形成的時候，原則尚沒有成爲法律的必需條件，在政府形成的時候，有黑奴的州份自然保留奴隸，或者隨他們自己規定如何辦法……我相信我們的政府形成的時候，是因爲事實

上有黑奴。但是我相信在那些後來加入的州份之內並沒有黑奴的存在。」

論到司各德的判案，他說道：「在那些日子，照我所瞭解的，奴隸有自由釋放黑奴之權；但是後來的法律情形規定了禁止釋放奴隸。」

他說明達古拉斯的主張，人民主權的論調是要使得奴隸制度成爲國家的事務，顯然的開了非洲奴隸買賣的門戶。『沒有人能禁止我帶了黑奴到尼布拉斯加去，正如我牽了一匹馬去的一樣。爲什麼我們的先祖禁止從非洲販賣黑人來呢？爲什麼他們不拿捉了野豬是一個重要的犯罪呢？爲什麼南方販賣黑奴的人，大家都輕視他，而不肯和他握手呢？爲什麼他們的小孩子不許和南方紳士的小孩子玩耍，但是紳士的小孩子倒可以和他們奴隸的子女玩耍？爲什麼有這許多奴隸受了良心上的驅使已經釋放自由呢？若是我們立刻廢棄了我們先人的原則，所有人民一律平等，若是我們宣佈黑人和白人不能平等，第二步便可以宣佈所有白人也不平等。我們的憲法基礎還有什麼意義，不是除非人民願意接受命令，就沒有有人能命令他嗎？願意作主人的，常常對你說他沒有做主人的意味，但是只想到自己的利益。帝王的言論，不能再有力了，因爲它是上級人民所對於下級人民的壓迫。』

社會平等的普通觀念常用這種說話。達古拉斯咒罵北方的製鞋工人罷工要求加工價，但是林肯說道：「謝謝上帝我們有了勞工的制度，工人能罷工了！」

向來沒有在他的辯論中，說話有這種閒散的。特別觸動他的怒氣的，不是對於黑人所施的斥罵，乃是白人的咒罵，因爲他們懶惰。這就是他爲什麼顯然的不歡喜達古拉斯的多用腦力，比厭惡南方的奴隸還甚。

在他的言詞之中，他解釋道：「我恨惡這種冷淡的態度，它削弱了國家的正義觀念，給敵人一種和平的憲法，等於假冒爲善；並且同時，它使得自由的朋友，有一個懷疑誠心的證據。」

另有一次說道：

「慣於踐踏我們旁邊的真理，你就失落了你自己獨立的天才，並且成全了由你裏面的刁滑虐待所起的題目。我對你說，這些事情在邏輯的歷史上已經預備好了，若是選舉許可，下次的司各德判決和其他別的判決就要爲人民所承諾……你可以暫時愚人耳目，或者對於某種人愚其終身，但是你不能自始至終愚惑一切的人。」

用這種的情操語調，他神速的轉到公衆想像的諷刺上，這是他向來不缺乏的，自然而成的，他要表示給聽衆卜克門、達古拉斯、泰納（最高法院院長）和前任的一位總統聚首的談話，他用他們的基督教名字，這是聽衆所熟悉的。

「我們看見許多的木材，各樣的大小，時間不同，被司提反、羅吉斯、佛蘭克林、雅各等放在一處，我們看這些木材放聯在一處的時候，就成了一所房屋或工場，我們就覺得不能相信，瞭解各人在起初的時候是照着同一的計劃做的。」

再講到新設立的州份對於奴隸問題之態度，他說道：

「若是我看見一個毒蛇伏在路旁，無論何人要我，我就要拿到最近的杖而把它殺死；但是若是我看見一個蛇在我的孩子床上，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恐怕蛇沒有打倒，反倒傷了孩子，或者它咬了我。若是我看見在隣人的孩子床上問題就更重了，我覺我莊嚴的，我不能在任何的情形之下干涉他的小孩子。但是若是一個新床，是預備留給孩子們的，有人要帶了一羣蛇放在床上，我要採取決定的步驟，就沒有有人能阻止我！」

這種活潑的比方，摻雜着智慧和惡作劇的笑談，有標語，又有反答案，達古拉斯擅長這一件技術，但是林肯亦不讓於他。達古拉斯在他的早期的演說裏，痛斥林肯爲贊成廢除奴隸的人，並且拿林肯從前的劇烈方案作爲證據。在事實上，這一件公文是假造的；後來達古拉斯又參考其他的文件，林肯面着他說那種證據，再沒有價值了。

另有一次，達古拉斯改變他的意見，而否認從前的事，林肯說道：「我說你手把你的帽子脫了，你證明給我看，把帽子戴在頭上，反倒說它是個謊言。這就是你辯論的整個力量。」

有時林肯使得達古拉斯作爲笑柄，就是把他的說話發展成爲公式。

達古拉斯：「在白人和黑人爭執的時候，我是站在白人的這一方面；在鱷魚和黑人爭執的時候，我是站在黑人的這一方面。」

林肯：「照這樣白人之比黑人，等於黑人之比鱷魚；若是黑人對待鱷魚很公正，所以白人也應當對待黑人公正。」

再者：「人民的主權意思就是說，人民有治理他們自己之權利。達古拉斯法官發明這一件事嗎？不對。人民的主權思想已經流行了好幾百年了，然後尼布拉斯加的法案纔通過——哥倫布還沒有到了美洲，主權的思想已經流行了。若是達古拉斯法官沒有發明了人民的主權，讓我們研究一下他所發明的是什麼。坎撒斯和尼布拉斯加的移民有權治理他們自己嗎？許多的黑人若是他們要，不也要治理他們自己嗎？顯然的這不是他的發明，因爲克斯將軍也說同樣的論調。這是在達古拉斯未曾想到這件事情的六年之前。然而這位小大人發明什麼呢？然而克斯將軍並沒有稱之爲人民的主權。他沒有面孔要說人民有自己治理之權，而又治理黑人，說他們也有自己治理之權。現在我貢獻給各位的是達古拉斯法

官的發明，整個的發明。他發明了在尼布拉斯加產生了許多的黑奴是人民的主權。」

這種緊急的辦法，在林肯看來就是把假造的錢釘在櫃檯上。達古拉斯問他爲什麼，在對墨西哥戰爭的時候，他投反對通過戰債的票，林肯在羣衆之中請了達古拉斯的一位親密朋友上臺，他十年之前和林肯同是出席國會。

林肯問道：「先生，我問你，達古拉斯先生說我在那時的投票是真的嗎？」在大衆的狂笑之說，達古拉斯的朋友必須否認這種說法。

林肯大笑，說達古拉斯是個烏賊魚，因爲躲避人的追逐，只得避在黑水中。他靈力的用智慧笑他的對手。

「達古拉斯參議員是世界聞名的人。他的一黨的渴望的政治家，或者是多年在他一黨的，早已的看出來，在不遠的將來，要作美國的大總統。他們看見他的圓圓的，快樂的，有果實的面孔，郵政官、土地官、武官、內閣的委任，專差外交事務，充滿了精神，願意用他們貪心的手握着事務。既然他們注意了這一個有吸引之力的人像，這樣的長久，他們不能，因爲在黨內的小小分散之力，便使他們放棄了這種希望；但是他們的貪心渴望愈增進了，支撐着他，督促他向前，願意得到勝利，和給他的謙會，甚而至於在他登了最高地位的時候，他們也願爲他所設備的。相反的，沒有人希望我做總統。我是窮的，瘦的面孔又長，沒有人看見我的白髮發過芽。全部的說來，這都是爲共和黨的工作的不利之點。我們必須根據原則奮鬥，只根據於主義。」

有一次林肯替達古拉斯做一個圈套。他所說的問題包含着兩個競爭者的魔術矛盾律。

「美國領土內的人民能否，在任何合法的方法下，違反美國的任何公民的志願，驅除奴隸於它的界限之外，然後再

制定美國的憲法？」

發問的人知道達古拉斯對於人民主義所下的估量，宣言領土內的人民應該規定他們家內的事務，用他們自己的方法，只受憲法的裁判，這是與司各德判案不相符合的，既然奴隸是財產，就不能置於領土之外。林肯知道達古拉斯如果回答這個問題是從相反的這一方面，他之再選為意大利諸州的參議員代表即不能成功。如果達古拉斯說是的，他當然要見外於南方的選民，永不能成爲總統。達古拉斯頗用些苦心，以解此困難。

「不問最高法院此後決定這個抽象的問題，奴隸制度要不要在憲法規定以內的區域施用如何；人民有取捨奴隸制度之權，除非是地方警務制度予以執行，奴隸就不能一天在境內存在。」

聽這次演說的人有千千萬萬的農夫和店員，承認刁滑的問題，已用刁滑的方法解決了。他們兩方面都呼喊，敵方的音樂隊又彈奏起來，各用自己力量以壓迫對方。在這種爭鬧聲中，沒有人能知道這個問題的重要，甚至林肯的親密政界朋友也不知道。然而林肯的計謀成了命運的事，律師已經發展而成政治家。

兩年之後，事情照他所看見的出現了。起初，達古拉斯的答覆爲人所知，因爲這是南方奴隸主人的通常要求，聯邦應該保護奴隸制度。達古拉斯爲要得到參議員之選舉，就把總統的選舉放棄了。林肯的動機如何呢？他要不要殺滅所認爲的惡人？他過了兩年的奮鬥沒有個人的興趣了嗎？不問其如何，他已經把達古拉斯的要義總結起來了。在私人的信中，說他是個詐騙的人，並且說達古拉斯願望使得勝利的印象走進了意大利諸州，但不幸的是好像拿破崙自俄國戰敗的消息如雪片而來。他也說道：「他的背後有千萬的盲目跟隨的人。我的責任就是要叫那些盲目的人睜開眼睛。」他和達古拉

斯在將來還要競爭嗎？

林肯的黨內有一個朋友，形容在春田的旅館內會見他的情況。

「天氣很熱，他得了機會便偷了出來一吸新鮮的空氣。他出了旅館的門，就看見了我，拉了我的手，就問到瓦米薩鄉的朋友之康健。他曉得他們已經醒了，並且再告訴他們在外表上看來，對於他和達古拉斯的辯論已經認識清楚了。他的面孔上面原有痛苦的樣子，但是一笑之後，便都消散，我覺得林肯先生已經得到了我的話之深處，並且把我對於最後結果的恐懼也把握住了。然後，用原諒的態度，他向我說：「坐下；我有了一分鐘，我告訴你一個故事。」他立得已經長久了，他坐在石階上，我站在他的傍邊。」

他又說道：「你已曾經看見過兩個人相打嗎？」

「多次了。」

「好了，一個人大吹他所要做的。他跳了起來，敲敲他的腳跟，摩擦他的手掌，用氣了要嚇別人。你看見那另外一個人，一句別的話不說」——在這裏他的聲音轉為誠懇的，重複的話道：——「你看那另外一個人一句別的話不說。他的兩手放在身旁，他的兩拳緊緊的握起，他的頭附到肩前，他的雙足緊站牢。他的樣子是打仗，一定要打勝，不然也得死打一場。」

達古拉斯在第一圈已經得勝。他使得林肯得了個顯著的失敗。回到首都去，仍做一個參議員，而林肯呢，他回到那小城去仍做律師的生涯。林肯曾遇着些極大的困難：在彼得堡被人嘲笑了半小時，在屋大瓦曾被人擡起來得勝的樣子遊行，他的下腿下垂，褲子卷到膝上；在另外的一個鎮上，人又給他花冠帶。他不歡喜這種事情，他恨惡這些事情。有一位婦人拿一個黑人玩具，在他面前搖擺，而惹他生氣，但是他平靜的轉過來對她說：「太太，那是你的小孩子嗎？」在露天集會的時候，有一個騎馬的人走到講臺傍邊喊道：「你願意和一個黑人同睡一床嗎？」林肯並不想回答，只表示輕視，向他而看，後來發問的時騎馬走了，聽衆對他嗤之以鼻。

有一件重大的事情發生了，全美國認識了林肯的名字。在民主黨作邊省事務主席的時候，達古拉斯到了含渾不清的態度，全北方人說：「林肯是打倒那位大人物的。」有一對句子當時很流行：

「美國西方的天星明明亮，

女兒信林肯，母親信克雷。」

意大利諾州有一個新的鎮市起名叫作林肯，這是林肯所不贊成的。

有一個不識的人寫信給他，說：「你和白理安一樣，有一天醒了以後，他已經成名了。人們願意認識你。你從常人的地位一躍而為律師，再躍而為國家有名望的人。」這種結局使得意大利諾州擁護他的人要想到，不但他可以能在黨裏有用，但是他也一定是個偉大的人。

林肯自己的意見如何呢？

在辯論的時候，有一個夏天的晚間，林肯在和維拉爾在車站上等車。來了一陣暴風雨，這兩個個人逃到一個貨車裏，在黑暗之中坐下。在這種簡陋的環境中，沒有光，沒有椅子，林肯的思想回到二十年前之情形，作今昔之比。他說道，當他在撒冷作店員的時候，他的最高的理想是要到國家的立法院裏去。他再笑着說道：「自那以後，自然我會經過立法院裏去過。但是關於我競選為參議員，是我的朋友促成的。現在我相信我是值得的；但是我每天自己說：『這件事情對你責任太重了；你恐怕不能負得起來。』然而馬麗極力的主張，我應當去作參議員也作美國的總統。」他坐在地板上，抱着雙膝，對於他的妻子希望他作大總統而大笑，說道：「像我這樣的乳兒，就能作總統嗎？」

這是林肯活潑的實際，是一個刁滑的旁觀者所獲得的。這個人一天到晚發表演說，銅樂班大吹大打，搖旗吶喊——他是今日的英雄，和一個新聞記者在一起，坐在黑暗中的行李車中——和他從前住在印第安納之木屋中一樣。這種不舒服的環境不足以沮喪他；過去的生活使得他高興起來，說出這許多話。在黑暗中，容易使得這一位退縮的人講話。他論到人性的淡素的諷刺，使得他自己的個人彈了起來，像空車內鬼的音樂。他坐在那裏，顯示了他的活動之動機；並且，在馬麗的雄心之顯露上，這一個人的想像的性情也可以窺見了，在圖畫和比喻上都可以看得出來，然而在表面上看來，他是為枯燥的法律而奮鬥。基本上是謙讓的，他窺看了政治生活的劇作，教訓他，政治的力量對於那些既沒有天才又沒有品格的人，很容易獲得。他已經和那美國著名的策略家，密切的相交了好幾個禮拜——他之為人所推重消沉了，他的自尊心升起了。

他之感覺比多數的美國政治家遲緩，他在悠閒的時候，始想到他自己有總統的可能性，他不再懷疑了在他的才能

上，能不能滿足他的妻子之願望，但是他赤心的看見鏡中他的心之反映。

他的敵人向沒有宣佈他是不配得到這樣地位的。他的良好的觀念已經長久的使得他得到充分的自學教育，及體節的學習。華盛頓的上流人士是以此爲榮的。他也沒有像班哲明佛蘭克林是個印刷匠，而安德烈傑克孫曾爲製鞍之學徒一樣。但是他的瘦而露骨的架子使得他大笑，是與政治的儀表不符的。

在這一次的失敗以後，失敗的環境使得他的名聲遠近皆知，他的自信心加增了，他要作新的考慮。他自己問爲什麼他失敗呢，他用一句話把這種情形表白得很透徹：『我好像一個孩子小腿打痛了，笑不出來，可是長得太長了，又不能哭。』寫信給他的朋友亨利醫生說道：

『我很歡喜我作了一次比賽，使得別人有聽我講道現代的大問題和永久問題的機會，這是我用其他的方法所不能做的。我雖不在他們之中，也許爲人所忘記，我相信在我去後，自由的理論仍留他們的腦際。』

他的自己貶責驕傲的精神吐露於言詞之間；我們知道自由的理由比總統的希望還要緊。他和二十年以前的青年時代，不是有同樣的熱誠嗎？在春田的辯論會裏，他講道兩個人，該撒和拿破崙，在他看起來，總統的地位似乎不是一件大事。這一個人使得千萬個黑奴有了人類的尊嚴，在他的妻子之懇切追求權力的特性上並不是不尊嚴的。

但是權力的真體是什麼？若是他把權力得在手裏，他就能達到理想上的自由嗎？思想之環，感情之環，雄心和理想，人格和理由，在這件事上是互相交錯的，在每一個偉大的人物上都是如此，是不可分離的。

秋天在勒魯明頓他遇見了一位熟人，這一位熟人說：『到處我聽了你的演講。常常有人問我，「林肯是誰？」我常常

答道，意大利諾州有兩個大人物並不是一個；達古拉斯身體小，他們是都知道的，但是你是高大的，這是他們所不知道的。我有一個堅定的印象。你若不作一個成功的候選總統，是令人可畏的。」

林肯說道：「除了意大利諾州以外，沒有人知道，西華德和齊斯兩人大約要為共和黨所推選出來，作為總統候選人。」
另有別的聲求，說共和黨通常是不要紐約人。他願意得一件自傳的概況，印發出去，舉林肯作為總統。

林肯答道：「我承認你所说的力量，我承認我是有雄心的，喜歡做總統。你對於我所說的恭維話，我並非不知道的，在你所表現的興趣上可以看得出來；但是在美國總統的選舉上，我沒有這樣備備好了的運氣，再者在我的早期歷史上沒有一件事情可以使人或者別人發生興趣的，並且德衛士法官曾經說過：「是不值得的。」」

於是，把圍巾圍圍好他的瘦骨，而說再會，林肯就走了。

因為一再要求，他把他的生平簡略報告如下：

「一八〇九年二月十二日生於坎塔克州之哈定鄉。我的父母都是生長於維吉內亞，出於有名之家庭。我的祖父亞伯拉罕，林肯自維吉內亞州之羅根罕鄉移居於坎塔克州大約是在一七八一年至一七八二年之間，兩年之後被印第安人殺死了，並非戰死，乃是由於林間的偷襲。他的先人是實格，由賓州之拍爾克遷徙而來。

「我的父親在祖父死的時候，只有六歲，未受教育，但長而識字。他後來徙居於印第安納州之斯賓塞鄉，那時我是八歲。那時正是統一成功之日。那地是一遍荒野，林中充滿了野獸。我在那裏長大了。雖則有所謂之學校，教師的資格除了讀寫算之外沒有別的了。若是有人能讀拉丁文，一定視為巫覡之流。一點沒有造成雄心的教育。」

「自然，在我長大的時候，我什麼也不懂。然而我仍能作讀寫算三種事。自此以後沒有進過學堂。我在教育上所得的非常渺小，隨時因事實的需要而學來的。」

「我繼續的作農場上的工作，到了二十二歲為止。二十一歲的時候到了意利諾州之馬可鄉。然後到了新撒冷，那時是屬於桑加門區，現在是屬於門尼爾鄉，在那裏作了一年多的店員生活。在黑鷹戰爭的時候，我升為隊長，這種成功使我非常愉快。我被提名參加競選，作州議員，那是一八三二年，我失敗了，那是我競選中的唯一的失敗。嗣後第二第三屆我連次被選為州議員。嗣後我不做競選候補了。在作州議員的時候，我研習法律，又遷至春田去執行律師業務。一八四六年我被舉為國會議員。後來未曾繼續作競選候補。一八四九至一八五四年完全從事於律務生活。在政治上是屬於保守黨；在保守黨大選的時候，作選舉的工作。我在政治上乏味了，直至米蘇利方案制定後方纔引起我的興味。此後所做的盡為大眾所通曉。」

「若是我說到我的身體，我是身長六尺四寸；瘦細，大約重一百八十磅；黑色面孔，頭髮粗黑，眼睛灰色。此外並無其他標幟。」

他的言辭不是非常枯燥的嗎？一點沒有虛浮的表示，但是有許多可以商討之地。他的風格有許多豐富之地，他的文字之細膩，言辭之協韻，在這一段枯燥的文字中，並沒有這些，可是專家就能察出它的崇高的風調。我們覺得一個善於烹調的人，他先做了大量的無味的羹湯，然得使人要求得他的祕密所在。

然而這一段是最好的文字，它所要說的，它所要隱藏的都看見了。人們願意知道他的祖父作開荒的工作被打死了，

留了他的兒子給熊來教育他。他們讀到了巫覡這個名詞一定要哭。但是林肯是太驕傲了，想盡了種種的力量，求得那知識的泉源。只說他隨時隨地受了需要的壓迫求得知識也就罷了。他在州議會裏所做的一句不提，他在國會裏所努力的也隻字未提。但他不是揭露了同伴和城市裏人喜歡知道他在戰場上勝力的事嗎？個人的事嗎？他要不要告訴人他所歡喜的詩家名字；他不歡喜飲酒，樂於講故事；他寧願去穿襯衫替人劈柴，而不願穿着禮服參加議會；他說六尺四寸高是表示他的精確，一百八十磅重，粗髮，沒有特別記錄也是如此。他用吉德傳的方法結束了他的書信。

十七

林肯旅行辯論的結果，使得他的體重增加了二十磅，他的小小財產減少了幾百元。他的律師進款只由希爾東來負擔了，他的用費浩大；雖則想再恢復，但是他作巡迴律師的費用也無從配備了。儒德是共和黨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寫信給林肯，請求他在經濟上的幫助，他答道：

「關於財政上的事，我願照我所能的付款，但是我的手頭窮的不得了，還有許多別的債要付。我長久的時間只化費而沒有賺錢，現在我連家中的錢也沒有了。若是你能借二百五十元給我，替我付委員會的賬，我等私事辦好了再償還你。這和我所已付的計算起來可以超過五百元。這也不包括我在競選時的通常用費，再加上我出去的時候，沒有做工，這種負擔真不少。但是我有榮譽，這種事情也不能算太愚。」

美國的政黨在那時代，希望正常黨員的隨意捐輸。所不尋常的，就是林肯在他的實際地位上，願意捐輸，因為他沒有

得到被舉爲參議員的報酬，對於黨的服務超過別人。然而，他還以爲抱歉。他在軍隊裏服務，給他愛歐華的田地不能作爲他的報酬。那一塊地，春田的家園，和別人所欠他的錢，名義上有二千元。他的律務生活使得他一年得到三千元的進款。

馬麗的需要是相當鉅大的。她覺得現在是適於買一個馬車的時候了，林肯付了款不說一句話。她知道在他的名譽增高的時候，怎樣的生活，怎樣的養馬，怎樣在適當的時候一笑，怎樣裁製女裙適合於他的碩大的身體；但是因爲她過於注重儀表，有時引起他的敵人的批評，在跳舞的時候，她批評銅樂太響，她所說的話，音樂家已經聽見過了。他不喜歡希爾東，願意他和他的丈夫之律師公館解散，她不曉得林肯出去運動選舉的時候，他們的律費一部分是希爾東得來的。她看不起希爾東，因爲他的出身微賤——是在酒店裏長大的，是個過激的人，反對用書記，有時喝得沉醉，不配作林肯的幫辦。她願意林肯和他的坎塔克來的親眷合組律師公館，林肯不以爲然，他對於朋友極爲忠實。

在公衆的經驗上，近幾年來，他受了很深的感動，受了國家的感情之暴風，受了大危機的迫危，安靜的願意長住下作一個律師。再請他到鄉間去演說的時候，他拒絕道：「做窮人真難過。如果我今年再不做事，就要作討飯了。」但是有一種內在的力驅他前進。他把和達古拉斯辯論的報告都收藏起來，決定付印。他找不着一個印刷作肯做這一件冒險的事，他捐了五十元印了他的唯一的書。他從民主黨的出版處得了達古拉斯的演說，決定對於他的敵手極爲公正；他抗議演辭的修改，不把他的生動的言論放在裏面。他發行他的書像一個歷史家，並不像一個競選的人，相信過去的回顧，他是個得勝的人。爲與國人表示同情，他說這種奮鬥還沒有過去。連演說的比賽也沒有完。不久，他的敵手又到西方登臺了；到處失敗的林肯爲銅樂隊所歡迎，這是最使他討厭的。在他的言辭裏，他把達古拉斯的理論駁得粉碎。

「什麼，在根底上，這是人民的主權嗎？照理論來說，若是一個人揀選了另外一個人做一個奴隸，沒有比這另外的一個人或者別人再有拒絕的權利的。拿別人作奴隸，在達古拉斯看來，似乎是無足輕重的。他的本性是這樣，在他的背上打了一下，他覺得疼痛，在別人的身上打了一下，他不覺得疼痛。人民主權的政策主要的是在永久的解決這個問題之中。我相信以它為國家永久的政策是沒有危險的，因為它是基於公衆的淡漠上。沒有人留心這事。人民所留心的不是這一件事，就是那一件事。達古拉斯是全國中唯一的人，他不說奴隸是對的，也不說奴隸是不對的。」

在他的競選的行程上，林肯向來未曾用過的反激的聲調。

他在坎塔克州邊境之新散那地城用坎塔克州的語調：

「我們共和黨人要記得，你們和我們是一樣的重要，所以除了環境之外，並沒有什麼分別。我們的意思是要承認並且記在心中，你們內心之良善和別人一樣，或者是照我們說來所應該有的，也是同樣的待你們。我們的意思是說，我們有機會的時候，和你們的女兒結婚——是指着白人——我很快樂要告訴你們，我真正有這麼一次的機會。」

那是一種超然的格調，是一個實際的演說家，在吸收集會聽衆上，沒有困難，這種格調的思想已經深入了，是忍耐不住的人所發出來的。他再用諷刺的話說道：

「你們願意和我們戰爭嗎？把我們殺死爲什麼，諸位，我想你們勇武忠貞；你們爲了一件真理肯爲之戰鬥，一個一個的，和別人一樣；你們在各種機遇上曾經表現過了；但是一個一個，你們並不比得我們好，因爲你們的人類不如我們。你們要用鞭子打我們的時候，你們的人手真不發。若是我們的人數比你們少，我看你們一定能打我們；若是我們相等，就要展

開一個戰場，但是人數若是缺少，你們就不能勝過我們了。」

在他裏面起了什麼改變，他隨時的用莎氏比亞的語調說話，作民族的領袖。這種的反動達到緊張過度的界限嗎？他覺得像個伶人，憂慮他所要扮演的是什麼嗎？在他裏面，有沒有漸漸集合起來一個偉大的責任？他仍然對於偉大的使命退縮嗎？在祕密之處他早已覺得着了的偉大使命？」

有一個人幫助一個黑奴逃亡，被人捉住下在監裏，向林肯發怨言道：「這不惟不合憲法，而且不合人道。」

林肯受了感動，傷了他的心，把右手舞動起來。「哎呀！邪惡的！邪惡的！無疑邪惡的！但是這是本地的方法，我們既有這種法律，就該遵守。」

「林肯先生，你有多少次宣誓擁護憲法？我們提議舉你為大總統。你怎樣宣誓擁護你所稱為邪惡的憲法，求上帝幫助你？」

林肯的頭下垂了，用手指抓頭髮，失望的莫名其妙，等了好久，把手輕輕的放在那人的頭上，挪揄的說道：「專看這些黑點沒有用處。」

所以他是完全懷疑的，事情是如何發生的，他應該做什麼。他是焦慮不安的。一定有什麼事情使得他不安。約翰勃朗是個農夫，他是個幻想的廢除奴隸者，一個理想的人，一個後備兵。三年之前，他在坎撒斯州的邊境會做過重要的事。南方的人把他的兒子打死了，並且懸賞捉拿他。他是個瘦細的體面的人，他的鼻子高起，像個貴族，長髮滿面，無疑是個久居邊境的人；他愛自由；求上帝的指導和上帝的幫助。他自己組織了十八個人成了一個團體，其中五個是黑人，他已經奪取了

美國的火藥庫，希望發動反對奴隸制度的戰爭。這種粗淺的嘗試失敗了，他被捉住了，加以審問，定罪，付諸絞刑。在幾個拜之內，他成了北方主張廢除奴隸者的犧牲；有人替他做詩，做遊俠傳記；達古拉斯便利用這件事，林肯也知道勃朗所說的有多少損失。

不久，在公衆的面前，他有了說明的機會。總統大選的時候又到了；那時是一八六〇年二月，五月間就要提名。數十年來沒有這樣的騷動，各人都知道這次的選舉對於國家統一有關。只有南方人講到分離的事。北方人對於自己所採取的態度也不真確。商業界人要選舉共和黨，但是心情不願意。在北方的智識分子當中，老的清淨教派的精神仍然存在，或者恢復起來了；堅持基本原則的人，要決然一試。北方的人受了南方人的一再激動，感情已經抑制不住，南方人不斷的以離統一爲威脅，如果北方人要照他們的意旨而行。北方人自然對此起了反感，他們深切的瞭解國家的實業和財富以力量之大半和美國的將來是在他們手中。

要怎樣辦，情緒如何尚未肯定，東方的各州願意看這位西方中心人物林肯，並且親自看見聽見他。他在勃魯克林演說，激動了很大的興趣，到了最後，有人請他在紐約之古伯爾學院演講。在起初的時候，林肯要應付這一班聰明的高貴的人士頗感困難，因爲他們的道德外衣是用棉花補的。在開始的時候，不同情的情調是相反的。聽衆看見他的衣服裁製的大不合身，而且又是老式，深不佩服，林肯和他們比較之下，相形見絀，常常覺得心思離了題目——雖則他自以爲所穿的衣服是新的，可是因爲裝箱不當，已走了樣。

有兩個親眼看見的人曾經說道：

「他的頭是支撐在一個瘦長的頸子裏，他的手雖不展開，但是我知道他的手是若何之大。他開始用一個深的聲音，好像人憤於作露天演講的一樣；說道：『主席先生，』並且用古式的表情。我自言道：『老朋友，你不配；在西方這個樣子是可以的，但在紐約不行。』從各方面上看來，他像一個簡單平易的人，他歡喜和人來往。除了他的面貌以外，沒有驚人的地方；他的衣服鬆寬；他的形態，粗疏，灰白，無色，面紋甚粗，他的舉止欠缺；他的深眼充滿了留心之情形。但是在他發揮题目的時候，他的面上發出潛在的光。他的聲音響亮。他的演講是簡單的；採用聖經上的詞句很多。在他講說的時候，全堂寂靜，在停住的時候，一點呼吸的聲音都可以聽得。但是在講到極峯的時候，歡聲雷動。等他講完了，我跳了起來，歡心的呼喊像個瘋狂的印第安人。別人和我也是一樣。他真是一鳴驚人的人！」

演說的全部曾經仔細的預備和宣教講壇一樣，是摹仿達古拉斯的骨架。「我們先人制定了我們現在生活在其中的政府，也瞭解這個問題，甚而至於比我們還更清楚，知道的還更多。他們制定的簡明的憲法和歷史上的慎重婦孺咸知。」他於是有組織的，邏輯的發展他的理論。然後再有一段演說，是專講給南方人聽的，好一似他們也在座一樣。

「你們不必遵從選舉共和黨的總統假定若是如此，你們說，你們就要破壞統一；你們又說，破壞統一的大罪就在你們身上了。這是風涼的話。路上遇見一個人，拿了手鎗對着我的耳朵，從他的牙齒中吐出恐嚇言語道：『站着，手舉起，不然我就要殺死你，殺死了你，你自己是兇手。』」

然而他清明的表示共和黨和約翰勃朗無關——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危險的不名譽的事情，特別是在這一個時候對於北方人。

「約翰勃朗的努力是特殊的。這不是奴隸反對政治的運動，這是白人起來想要在奴隸中作反抗的運動，然而奴隸反到拒絕不參加。在事實上，雖然奴隸他們自己無知，但是他們覺得可笑，這種計劃不能成功。那一種事，在哲學上看來，和歷史上無數的人想要謀殺帝王一樣。爲被壓迫的人感於熱血主義者，決得他應負起解放他們的責任，寧死而不顧。他的這一種冒險，沒有別的，只有他自己被戮而已。我們不能說勃朗的被戮是實國是反對國家。甚而至於他和我們同意說奴隸制度是不對的，我們也不能加以反對。暴動，流血，實國是不可饒恕的。」

這一晚上，足以使得林肯在東方獲得了大演說家之名譽，其他的各州請他去演說。有一位教授演講論到他的古伯爾學院之演說。他的名譽之廣播，不僅止在意大利諾州起了反應，他自己也起了反應。這是他首次直接的想到大的世界；承認了他的地位，認識他的外界的權力，內在力量的弱點，到了最後想到紛擾的世界更深要素的偉大力量。在他回家的時候，在報紙上看見了他的名字已經作爲共和黨的候選總統。幾個星期之前，在一張三十四位政治的名人當中，不見得有林肯的名字。六個月之前，他寫了一封信論到齊斯可否作一個候選總統：「我必要說，我不以爲自己適宜於作候選總統。」但是在這六個月中，他已學得了很多的知識。四月裏他寫信給特朗伯爾說道：

「既然是你的請求，我只好坦白的答應了。滋味是，我的口太小了；無疑的，是使我不較資格的，在相當的範圍之內，不足以作爲正確的意見。然而你可以盡量的相信，若是我的願望有危害我們共同的動機的地方，不要用我的勸告或同意。」

「在私信中，這種說話，是極爲真實的。林肯分析他自己和他的地位，正如他分析別人一樣。既然能看見了上帝的面，他自己就不怕看自己的面，並且準備承認娛樂的志願，他不肯咒詛別人。但是他是自衛的：「記得一個不很大的人想到

提起一個很大的地位的時候，他的頭的轉動就少了，我結論說，我不是回答你所要問的最適宜的人。」

他的批評的才能在這個希望和等待的時代是很機警的。

所以我們若說林肯在這時是被動的我們就錯了；相反的，他比尋常更活動，寫了許多的信給他的黨內之領袖，指示他們怎樣奮鬥的方法，他有一位朋友說道：「他的策略是把他自己放在適當的地位，使得事情來找他。」他也知道怎樣管理出版機關，在幾年之前，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朋友，內中有一段。

• 「哈定好友，我讀你的報紙也有三四年了，沒有給你一點貢獻。附寄散福之收條二紙十元。若是他收了錢，請他交給你，你收了之後，不說其他。請你在本星期報內，說明羅根已作最高法院法官候選人，高爾雖作最高法院書記長候選人。」最近，他已祕密化了四百元運動利諾之德國報紙作為宣傳，希爾東對於此事尚不知道。這個報紙是專為他宣傳的。

林肯有的時候極為聰明，但是也不能說他是個狐狸，當時他的仇人是這樣的攻擊他，關於他之事務，有時這種用法也不過是例外，並不是專門做這種事的。在政治的競爭中，他受了別人狡計的苦多極了，所以有時也只得略施一二以作報復。幾十年來，他只為別人奮鬥，一點不作假，是個忠實的農人，為國家為個人不用任何的狡計。

十八

林肯承認在他一黨之內的仇人，比黨外的仇人還多。共和黨的力量增加很快，他們的設計良好，能抓住公眾的想像，

作了共和黨提名的人，有做總統的可能，因此，有許多人反對他之被提名。和他競爭的人是更強而有勢力的，希爾東寫道：「他沒有錢來維持政治的立場，並且他缺少了任何個人的組織力量。西華德這許多都有，尤其重要的，他在參議院有極光輝的成績，足以眩耀於人。」

似乎是自然的，歐海歐洲長齊斯，紐約之前任州長西華德比林肯之地位佔優勢。他們反對奴隸的運動比林肯的長，比林肯更有榮譽，齊斯之地位更佔優勢；他們都是參議員，出名的律師，在華盛頓和其他各處都會有過政治上的經驗。特別西華德在他的成績和他的知識的廣闊上，比林肯佔了許多利益，十幾年之前，林肯在十幾年之前曾出席國會，但是不爲人所注意，所以說他是屬於有地方性的。若是他不受了東方有勢力的報紙格理來的惡意宣傳，西華德的機會比他好得多了。

機會來了，共和黨的候選總統大會在意大利諾州的地克達舉行，這是林肯素常乘了牛車出沒的地方。

他們在共和黨大會的時候，要有一致的辦法。在酒店裏，牽線的人，追逐地位的人，到處都有，候選人的面孔需要加以研究，林肯也曾分析過達古拉斯的面孔。但是，什麼事情發生了，有音樂隊，有兩面小旗掛在籬笆柱子上面。人都出來看；林肯也出來。那不是鬼，是在正午的光天化日之下，拿着鬼的機械嗎？

那不是鬼，不過是約翰韋克，三十年之前幫助他的父親造木屋子。約翰懇切的要告訴他們做什麼；道是那地的第一座屋子，是忠誠的亞伯所做的，那時荒原中只有這一條路。因爲亞伯的父親是當時的先驅移民之一，樹林中仍然有狼的時候，他就在那裏奮鬥過。林肯那時是做工，做一天工得一天錢，並且曾經揮了鋤斧，砍伐樹木，造了兩三千根柵欄。他們兩

人現在相遇了。

羣衆受了這兩位的見面所吸引，各人的心中都想到先驅移民的景象；劈了三千根柵欄的人在林肯的心中，比那聽了達古拉斯的演說還重要。林肯在此地起了不同的感想。他的父親，向來是說不好的，現在稱爲先驅的移民；他自己曾經揮過大斧一天賺了半塊錢，過了三十年之後的今日，他的薪水大多了！他對自己笑嗎？他知道舊的柵欄明日將要如何？「我想我必要說些論到他們的事。那是多少年之前的事。若是可能的話，我曾經劈過柵欄，但是我現在認不清了。我只能說我劈過很多的好看的柵欄！」

再有更可喜的事，有一個聰明的觀察家說：「西華德的機會是過去了。」發現了另外一個象徵，一個新人，林肯，造柵欄的人。這比忠誠的林肯還重要。在幾個禮拜之內，鄉下的孩子都知道了林肯是個造柵欄的人。他的表兄約翰韋克給他很大的幫助，只有這一位親戚在他長大的時候幫助他。

五月裏，全國共和黨大會在詩家谷開會的時候，是在一個新造的會廳內舉行的，稱爲維克門會廳，在這時候有四萬人來到這個新開發的城市。銅樂隊和擁護的人來了，造成特殊的勢力。主要的方案是在這次大會的時候，要提名推選西華德爲候選人。擁護他的人來自紐約者有兩千人，有些人是他的主顧。自然林肯的朋友也忙於各種工作，有希爾東羅根、德衛士、瓊特以及他的朋友中之法官和同事；詩家谷日報爲他而宣傳。還有更好的現象是本來擁護其他提名的人，改變了來擁護他，而不擁護西華德。他們也要防止，免得林肯被提名而爲副總統，這是他曾經拒絕過一次的。在十一點鐘的時候，他不顧一切的危險以忠誠相見，打了一通電報，說他沒有什麼約束的條件，不用他的親密的朋友，藉資官爵的方法來

獲得擁護的人。

這時，林肯是在他的春田家裏，興奮的像加爾門，這時他的朋友用電報報告消息的公文接踵而來。他用讀本仁的著作來鎮靜他的神經，要決定命運如何，這時有希望和懷疑，他坐在朋友的沙發上說道：「康克林，我想我一定回去再執行律務了。」說完了話，忽然有一個送電報的人來送給他一個電報，他不禁的驚奇：「林肯先生，他們已經推舉你作為候選總統。」這是他旁邊的人的呼喊。林肯默默的站着，有幾分鐘之久，然後說道：「我承認這房子裏有一個矮婦人，歡喜知道這件消息。」

恐怕這一次回家，在他們結婚的生活上是最快樂的一次。

第二天他們接受那派來的代表，正式宣佈他為候選的總統。林肯用幾句莊嚴的話回答，一點沒有受了興奮，也沒有感覺不安。馬麗的行徑很有智謀。對於林肯，他得了真金的意見。「爲什麼，先生，他們告訴我，他是個未鑿的金剛石。」代表中之一位這樣的說：「沒有比他那一段的滋味再好的了。」

另有一個代表說道：「我們可以作了一件更勇武的事，但是我們不能做了一件更好的事。」那一天晚上，有一班人集在他的房子前面，要他發表一段演說，他不願意作，答道：「同志公民，在政治生活上有的時候，最好的事情莫過於緊閉雙唇。我想我現在就到這個時候了。」

但是在他寫那一封正式接受的信時，他的心中起了困難，想他能不能寫得正式入樣——雖然他會有二十二年寫了數千公文的經驗。他今天做什麼呢？他寫了一封信給一個教育督察：「校長先生大鑒：茲奉上拙作接受信件一通。然余

之文法殊欠修飾，務請指正爲荷。」那位校長把原信閱讀一過，說道：「林肯先生，我想有一點要更正者，你曾經寫：『經我仔細考慮之下，無論如何不應干犯輕忽此事。』你不應該把無限定詞分開。」林肯拿了原稿來，以莫名其妙之眼光注視久。他說道：「你不願意我把這兩個字放在一處嗎？是不是？」於是照了建議修改了。

帝王和總統不是採取使人愉快的態度嗎？林肯不像神仙故事的帝王一樣，放下犁頭以治理人民。他是五十歲的人了，執行律務多年，頭髮灰白，曾經做過事務和政治的生活。對於國家做過幾次的大演說以後，經過了多年的競選以後，他方得被選以任最高的職位。他知道他自己是適於此項工作的。但是有些事情是說到人生來有帝王之相的，達古拉斯懂得這些。因爲林肯的不合身的衣服爲紐約客所笑，長短不合的褲子是華盛頓之紳士所未見過的。這些小公子說起話來，文法優美，坐起來，衣服筆挺，帽子刷得片塵也無。在這種事上不留心，不免跌交。馬麗自然懂得衣服的體制；她還可以講法文，但是要怎樣寫一封適合的信，最好去問學校的校長。再者他知道何時應該靜默，甚而至於閒話的時候，也不要傷及林肯的信譽。

所以這一位明日之總統到了校長那裏，學得一些技巧，這是他在印第安納的老教授處所未曾學得的，因爲在那裏，他只學得勞柵欄。

十九

詩家曉得這裏所發生的事；白理昂寫道：「一個窮苦的平底船上的船夫是真的國家之領袖！」他既然有這樣的感

度，共和黨人對之大為不悅。有一個人寫道：

「我記得我在非拉非亞的街上在報紙欄裏讀到了一段新聞，我的身上受了極大的痛苦，好像有人給我當頭一棒，我的身體便軟弱無力。我於是以爲我們的前程暗淡了。」

東方的各州都以爲西華德被犧牲了；他是青年黨的真正領袖，有人勸告他，不問詩家谷大會之議決如何，決推西華德爲候補人。但是西華德是個君子，直爽的向林肯祝賀，紐約人找不到別人寫文關於林肯的事之前，他先寫了一文，不過處之很冷酷。

民主黨之報紙對於林肯極盡嘲笑之能事。他不過是個鄉下三等律師，他是個無用的人。他慣於做粗淺的笑談。他的文法並不正確。他不是個紳士；慣於窮着短衫；摸摸頭髮。他能劈柵欄；他只配那一件事。關於他的模樣，他像個猩猩。

推選的結果是有預兆的。南方人幾個月來，已經一再的呼喊若是共和黨黑人被選作爲總統，國家就有分裂的危險。這一次的提名侵犯南方人，比侵犯西華德多得多了，奴隸的問題忽然轉到了背景之上，全國的人追問林肯之被選爲大總統與國家分裂之關係如何。這一個人在他的人生上，常常要決定要走到左邊，還是走到右邊，忽然得了嚴重的大病，對於他唯一的問題是「下一個禮拜我還能活嗎？」

自立國以來，南方對於北方的仇恨未有達如是之烈者。南方人之所以恨惡北方人者，是因爲他們反對與道德有關的奴隸制度。

南方的報紙說到：「自由的社會，我們聽見這種名詞就頭痛。這不過是油汗的機器，汗穢的工廠，小手小脚的農夫，和

射月亮的理論家的結合而已！北部各州特別是新英蘭各州缺乏高尚的紳士。北方流行的階級不過是機器使用的人和緩慢勞苦的小農夫，他們和南方紳士的僕役來往都不配。」

這種競選正在進行的時候，有些邊境上堡壘的守官宣佈若是林肯被舉了，他們就要放棄他們的職守，而退到南方去了。北方商人對此驚異，南方人不付北方的債務，北方的生意便不好了，貨物無人過問，銀根奇緊，財政要溶於危機。到處舉行會議贊成折衷方案，維持統一。波士頓之反對奴隸制度的集會為暴徒所攻擊。然而不久，北方人首先覺得林肯之被舉為大總統，對於南方，不過是個藉口。許多南方的人，不願意折衷的辦法；他們不再願與北方聯合了；他們願意南方自成聯邦。

沒有比林肯再注意這一件事情的。

在他的家裏，他祕密的從一個大佐得來了一個消息，說南方已作戰事的準備。他思考了一番，他有沒有權力，在現在的時候，超過別人，他明日就為人所否決或忘記嗎？雖有很多的用處，他也不要再多得其他的消息。他請那位大佐繼續的說，若是不與他的專業有虧。

在詩家谷的大會上，有許多人本來是要舉別人的，看見他有成功的可能；於是就來舉他，而預備從他得到官爵，他沒有想到這種腐敗愚拙的情形？他必是想到有多少人成羣來到他的春田家裏請見，而看他所住的地方。他必是想到有多少新聞記者，來訪問他，得着了這一點笑談，看見他平日所穿的頗為整潔的衣服，而滿意他的妻子說得一口流利的法蘭話，他的兒子在哈佛大學讀書。

但是在農人之中，他們知道他是個劈柵欄的人，引起了不少的興奮。柵欄是作為競選的招牌，並且刻畫在煙管上了，有了流行的歌曲，說林肯是河上人，伐樹的斧手，是一個老人。有兩個人爭吵林肯所做的柵欄是不是真的。有兩個人在紐約黨部公開的展覽據說是林肯伐樹的時候所用的大斧。

同時在民主黨裏起了分裂，這是林肯在兩年之前早已看見的。若是林肯是劈柵欄的人，達古拉斯就是劈黨分裂的人。他對北方和南方存隨風倒的態度，南方人說他的壞話，對於他演說時所用的諂媚一點不注意。不久，在反對林肯的立場上，起了三個候選的人，但是他們彼此之間競爭比和林肯競爭尤甚。這種分裂是由於達古拉斯的主張，也是他的力量所致，所以他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選舉。

在選舉競爭的時候，林肯換了一點他的習慣方法，然而大致還是仍舊。早晨，他離開了郵政局，送了很多的信，每個人都可以和他同行，他的家裏的門早上大開着，雖有刺殺的謠言，他也不在乎。然而他現在請了一位書記，尼古來，原是德國人，有嚴重的心性，勤奮而有智謀，這是到他這裏來學律師的學生，後來又有赫氏幫忙，他是一位學者有詩家的性格，善於談笑，並有音樂天才。這兩位在日後寫他們的領袖之傳聞紀實上資格充足。

到春田去尋找消息或者請教的人，或者找地位的人，一律給以友誼的款待——他照力之所及，一一的用信去答覆。那數千封信，他常常說：「我看你還沒有讀過我的演說，這裏是一份。」他印發了和達古拉斯辯論的演說，有許多的時候，分別解答問題，並附一個故事。遇着誤會或不明白的時候，他願私自回答，免得給敵人以根據，覺得現在是他緊閉雙唇的時期。最後，他看來的信，關於問他的政治見解過多的時候，必須給以標準式的回答。

「閣下致林肯先生之信業經收到，關於請求林肯先生發表政治見解一事，曾收到多種同樣函件，然而同時亦曾收到其他相反意見之函件。林肯先生在未被推舉之前，渠之政見早爲人知，現今殊無修正之必要。方命之處尙希鑒原，爲荷。」

所以質問他的人有一種印象，就是林肯之不能作個人之回答乃是由於別人勸他不發表所致。在此種謹慎情形之下，避免了干犯別人。

「林肯和兩三個人談話的時候，他站了起來，忽然有一個難看的人跑了進來，坐了林肯的空位。林肯銳利的眼睛已經看見了，故作不知。他再轉到別的地方和人談話，故作看見那一個後來的人，遠遠的伸手，於是那人起來和他握手。林肯便又坐到他原來的地位上了。」

這個人的行爲是在常人之中表示其出衆的地方，但是不和他們隔離，不忘記他們。對於那粗魯的人，他不以爲刺激，不用強力的熱情，他也不忘記這次的侮辱；但是他採取了一個捧角人的技術，引誘他的對手，脫離了適宜的地位；他所做的方法，任何的外交家都是羨慕的。

然而，自始至終林肯仍然是十分自然的；在加樂爾秀士在春田替他演說的時候，他自己和秀士兩人並着步行到露天演講地。那是八月的炎熱天氣，林肯把外衣和背心留在家裏，他只穿了一個滿了灰塵的舊衣，戴了一個破高禮帽。用這種打扮他和秀士兩人在街上走着，後面跟着音樂隊，看見熟人就向他們招呼：「晚安，張三，」「你好啊，李四，」「難得和你相會，王五。」他一頭走着，後面的人一頭喊着：「三呼林肯萬歲。」

他接到一封最奇特的信，寫信的人是一個小姐，問道林肯的家庭狀況，並且說他應該留鬚。他寫信回答道：

「春田意利諾州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五日親愛的某某小姐：你十五日的信已經收到了。我沒有女兒，使我覺得抱歉。我有三個兒子，一個十七歲，一個九歲，一個七歲。和他們的母親組成了我的全家。論到鬚，我尚未留，你若是我現在留了，人就要說這是無害的愛情表徵罷？你的真實友人，林肯。」

然而無疑的自此以後，他留了鬚髮了。這是他和他的妻子所討論的老問題，要是沒有她的同意，這種改變是不能成功的。過了幾個禮拜春田的人曉得這位熟人的面孔上起了改變，他的面孔本來是骨頭峭露，皺紋極多，現在一改而為和緩之色，把他的突出的下頷，伸長的頸子也掩蓋多了。

到了十一月大選的日子到了。照着各方面的表示，他的選舉大體確定了，春田和全意利諾州的人都知道大多數的優勢所在。正和二十年之前在新撒冷一樣，春田鎮的民主黨人雖不能選舉他，也知道了衆意所歸。這就是林肯在他的短傳裏所已經說過的意義，他願意他所住居的地方四週的人民贊助他。可是全春田鎮的店員反對他是他所痛心的。

在選舉的時候，林肯得了一百九十萬票，達古拉斯得了一百四十萬票。其他兩個候選的人得了一百五十萬票，所以林肯以北方大多數之擁護而獲選。在三百零三票中，林肯得了一百八十票。有十五州他沒有得到多數的選票，有十州他一票都沒有得着。這是歷史上的破天荒記錄，北方在數目上佔了優勢。這是極有危害性的，也預徵內戰之開始。

戰爭要來嗎？這位處心積慮的人日夜所要注意的；但是成羣結隊的人，在他的門前歡呼走過，把他的幽默生活都堵塞了。千千萬萬的人來看他。他不是得到一個很大的勝利嗎？他已經拯救了這個國家，統一這個國家嗎？是不是他所相

信的命運來引導他？在華盛頓他不是有許多要奮鬥的事等待他嗎？因為在那裏的人愛南方，他知道他自己的力量，他知道他自己的限制，因為他不受感情的抑制而思考。他能發願解達古拉斯的環境，能使得最強壯的變為憂愁嗎？既有這樣的北方人贊成折衷的辦法，這些北方人能擁護他嗎？他們要不要他辭職？他能不能為那全國所擁護的理由而奮鬥，還有許多人和他們的先人一樣，執拗，甯願分裂，不願其他？

這些他必是深深的思考了，在他的小樓上，他觀看來往擁擠的人，聽音樂隊，聽得勝歌，馬麗站在他的傍邊，笑得亦不樂乎，向歡呼的羣衆極表謝意。她無論如何，雖有小孩子的事務，但是得此快樂而非常歡心。林肯自己有一個深沉的心，想到他自己年幼的時候，住在木屋裏，藉着微火而勤讀，讀那一本破舊的華盛頓小傳，而現在他自己做了華盛頓以後第十五任的大總統。

二十

然而誠然尚須等待四個月，他方能就職。在這時候，恐怕是他生活中試驗的時期。在平安的時候，提名作為候選總統的人，可以化兩個月的工夫集中力量，研究個人與性情，以決定行程。好像是訂婚的時期，未婚夫對於未婚妻的週旋一樣。然而對於林肯並沒有這樣將來快樂的預祝。在想像中他不去聽結婚的進行曲，而聽戰鼓的聲音。不利的消息來了，使得他的心擔憂。在總統選舉的四週有許多野火。選舉之次日，查理頓日報公佈南加羅里納州之州長決定購買軍火並與其他各州長聯合準備與北方決裂，而作長期戰爭。

總統選舉後之四日，南加羅里納州之參議員退出參議會；再過了一個星期，南加羅里納報紙公佈南加羅里納退出聯邦。街衢之上滿了謠言，宣佈退出聯邦五星期之後，便組織了獨立政府。

同時，北方要求施行折衷方案，共和黨之某種有關的黨綱必須廢除，這些沒有腦後骨的人不說南方人之舉動失當，反而說是由於操之過激所致。尤其重要的，只有斥責林肯了。他收了千千萬萬的信件，侮辱他說他是個黑人，雜種；又以刺殺絞刑相威脅。在他看來，他也不望北方，也不望南方，只注意華盛頓。

這樣的事情須依任期將滿的總統動作以爲轉移。若是他決定依照誓言，真的擁護聯邦統一，若是他下令壓迫叛國舉動，若是他決定用武力以維持國家之完整，他能防止分裂嗎？

卜克門是一個可敬的老人，頭髮白了，眼睛閃動。常帶白色領帶，使人見他有書記的感覺。其實他是個冷靜頑固的人，謹慎不堅決的人。歌頌他的人恭維太過了，因爲他的聰明缺乏把握，刁滑但是畏縮。除了他的品行和成績之外，他是一個老人，他的任期將畢，不願他的名譽和平心的心，他的生活受危害，讓後起的這位律師，來解決這棘棘的問題罷！卜克門是由於南方的推舉，作國家的領袖。所以他自然中走了中道；他的意見是要這個問題再歷十二個禮拜，等到他可以告老回到賓州去，作一個冷靜的旁觀者。所以在國會中，他宣佈道：各州沒有宣佈獨立之權，聯邦無運用強力防止分裂之權。這句話的意思就是鼓勵南方人，而給歐洲人一種信念，就是說聯邦不能再維持了。

他是受了內閣的指使而行的，大多數的閣員是贊成南方的。有兩個閣員是很直爽的，一個是克斯將軍，林肯曾在國會中取笑過他，在這時辭職了；一個是司但頓坦白的到卜克門那裏說：「這是我的責任，作你的法律顧問，就是說，你沒有

權將美國的土地轉手讓人也沒有權利使得敵人秣馬厲兵。國務卿所採取的方法是賣國的，也要拉你加入賣國！」於是
他親手遞辭呈。

一八六〇年年底總統退職了，但是到他正式完任之一八六一年尙欠兩個月，和他的閣員勃來克和司但頓採取同樣的策略。然而閣員中有幾位與南方同情者，不使國家堡壘軍火充實，故意使國庫空虛。在林肯被舉及就職之間，閣員更替極速。內政部長湯姆孫鼓勵北加羅里納與聯邦分裂，並且給以暗示，表明總統同一。

湯姆孫向北加羅里納一位參議員說道：

「我已被委辦理你這一州退出聯邦之事。」

參議員答道：「我不知道，你已經辭職了嗎？」

「我沒有辭職，也不要辭。卜克門要我留任到三月四日為止。」

「卜克門知道你計劃在北加羅里納所做的嗎？」

「自然了。」

參議員詫異道：「我向來沒有聽說，一個人叫自己的閣員去組織來反叛他自己的政府。」

內閣中雖有此種奸計，但是南方的參議員仍照常領薪，他們還是願意聽聽折衷方案，聽西華德的折衷計劃，笑高爾文，他的唾喉嚨未能完成他對於國家的警告；他們在旁聽花樓上高呼狂笑；他們計算使得華盛頓成爲南方革命的首都；並且有一天晚上，他們嘲笑那位樹林內伐木的長人要作美國的總統。

這時林肯安靜的住在他的春田小房子裏，與這些事情隔得遠了；聽了又想，不斷的追問他自己和他的良心。早上讀了報紙，或者在晚上看看電報新聞，消息如何？他知道先人所造的大廈又輾走了一塊大石；北方的消息說受了南方的威嚇，以匕首之圖畫而出現於報紙；每天希望安慰的文字，至少得到國家的指針。他仍然緘默，雖然選舉他執行一種政策，但是詳文要他解釋，他還沒有實行他的計劃。首都裏的各部長的權柄比將來的總統都大。

同時常有人來包圍他。有一個作家說道：

「在接受客人的時候，他的聰明和內觀很快的便抓住了新來人的品格和特性。他很容易適應自己，願意回答任何適當的問題，回答總是適當。既然他有各種辯論的方法，若是發生意見的不同，他總是站在上峰。」

但是等到格里來來到春田，他不去拜訪林肯，林肯反而去拜訪他。他們談過了一點多鐘，意見還不一致，林肯失望的走了，連一個故事也沒有講。

他要辭職嗎？有許多人勸他。能得着什麼益處呢？不過是投降。他要投降嗎？永不！在這件事上，新的總統自始就是不投降的，到終也不投降。

「有人說，我們若是不向那我們已經打敗過的人投降，在我們沒有就任之前，國家就要分裂了。他們不是要我們讓步，就是要國家敗壞。若是我們投降了，那就是我們的末日，也是政府的末日。他們就要一再的試用這種方法。不過一年，不免要走古巴的舊路。」

選舉之後的幾個禮拜他寫道：

「盡量的防止我們的朋友對於限制奴隸擴張的原則，作任何讓步，或折衷辦法。任何的折衷方案不免使得我們的前功盡棄。不問是米蘇利界限，或者是推爾的人民主權辦法是一豁之狐。這兩種方法都足以促進不法的奴隸制度之擴張。在這一點上，要和鐵鏈一樣的堅固。」

同日，西華德帶來了一種新的折衷方案也爲他所拒絕了。

南方人的態度對於北方之任何方案，使得他的內心毫無自疚；並無意志與權力和愛國心之衝突。林肯發現了奇妙的比方：

「走到河邊，拿了一個粗篩子，把石子放在裏面。只要用力一搖，你就可以看見小石和沙子墜到地面上。大的石子仍留在篩上。再搖幾次，你就可以看見不得漏下去的石子，大的在上面。若是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自中心搖動到四邊，你就可以看見小人都要墜在地上。大塊則仍留在上面，大人物就要存留在上面。在這種情形之下，領袖就出來了。」

或者講到一個鎮市造橋的故事。尋找一個工程師，有一個人知道他的虔誠，介紹某人最適宜於此種工作，不過不是個教友。

這一位工程師說：「若是必需的話，我造一座通到地獄的橋。」全鎮的高尚人士聽了以後大爲驚駭。

林肯說道：「我知道鎮恩斯，若是他能造一個橋通到地獄，爲什麼我相信；但是我懷疑地獄的那一方面有什麼支柱否。」

這就是林肯的天性聰明之處，隨時露出否認命運的撞擊。但是這是少有的。一個星期一個星期過去，他漸呈焦慮的

現象。他的胃口也不好了，身體變動更瘦，他的朋友他的憂鬱面孔是危險的；他以笑話相答，使得許多人很以為奇，受了刺激以後，他的回答格外親熱。新英倫來了一個拜訪他的人，他是一個商人，說到那個區域的製造利益上的危險，給他送來關於同樣的信。林肯曉得他的生意經，林肯不願意和他作原則上的談論。這位代表又給他另外一封信看，下面有許多人的簽名，並且問他認得否這些名字是有權力的。林肯閱覽一過，回答道：「是的，我認他們是謙言者，是鄙夫，他們去年曾為西華德而簽這些字。」冷靜了片時再笑道：「這一班稱為可敬重的人麻煩了我。」

藝術家來為林肯造像。其中一個是雕刻家，要塑他的手樣，並且說道必要緊握着東西。林肯拿了一個舊的掃帚柄來，仔細的削了下去。雕刻家說他不必這樣的特別裝扮。林肯答道：「我想我要做得好點。」他沒有一點荒費的時間，在繪像上面沒有多少興趣，不必仔細的削帚柄；但是他不得不如此；他從前曾經仔細的削過許多的帚柄，自小就知道做其他的事之痛苦比寫公文更難。

有一個詭媚的人派來一個時髦畫家為他造像。林肯在開頭的時候，不願坐着給他畫像，後來同意了。第二天早晨在預備好的椅子中坐着，好像石化了一樣，腦中充滿了不可測的暗陰的思想。藝術家所看的沒有別的，不過是一個工人的粗魯形象；他的心中充滿了林肯的粗魯形狀和低下的故事，並且相信林肯慣於說土話，於是說起魯莽的話。林肯舉起他的眼睛以特別之目光視之；「關於我的話語的心理整個的態度，立時聰明的瞭解與我之對於他的誤解之悲痛的失望，以及忍耐的寬容，混合了起來。在頃刻之間，我已經做了一個錯誤。」

在一個悲劇的景况之下，兩種不同性格的動機與效果在這裏發展了。這一位雅好的繪畫家，在離開春田的時候，在

他的脣上留了一句笑談，他是來畫這一位奇人的像，爲的要賺那差他來的富人之錢，不能探得這一位冰雪人格的神祕，只看得到他的低微出處，以爲這一位大人物比他還低微。他結果用最膚淺的方法粗俗的話以抓住他的模型之注意。林肯立時曉得這位藝術家的意嚮所在，不用簡單的方法把他推出，人類友誼的感情生出來了，舊有的失望，關於誤解的深淵，給那位生人的一種觀望，自己虛心，反倒高擡這位藝術家。

「吉禮斯斐原是他的老友，有一天的晚間來和他在火爐傍談話，願意藉着談話以解他的困難。」林肯答道：「是的，是的，我記得。」吉禮斯斐說道：

「舊時代的高興完全過去了，林肯品行上向來沒有的暗昧情形籠罩着他了……他坐着兩手支撐着頭，倚着坐椅，這是在作巡行律師的時候，他所常做的。忽然間他被驚動起來了。」吉禮斯斐我覺得在這未就職前的兩個月中，度日如年，爲什麼？「因爲我要起來應付每一種困難，用盡方法，免除分崩離析，他們叫我來應付這件嚴重的責任，我是被迫而處此，等到來到的時候，不要減輕它的力量。」後來又說：「我並非對自己抱怨。」這一次的說話真正道出他的痛苦前途更爲暗淡。分裂的現象不惟沒有防止，反日見其增加，若是這種政策爲邊境的州份所接受，對於政府真是一個大的打擊。「我曾經讀過客西馬尼園的故事，上帝之子請求這一個苦杯離他而去。我現在是在客西馬尼園裏，我的苦杯已經滿溢了。」——等到我休息了，我想這是一位國家的領袖。在他要離開我的時候，他說：「蜀我想你永不會忘記蒙特格滿鄉區的日子，我做律師的時候，和你開誠佈公的演說。我看見你對我作記號，但是不能停止。現在我和卜克門的情形一樣。他放棄了這件案子，我沒有什麼說話，也不能停止他。再會。」

在這裏，我們看見林肯在最後時刻的情形，雖然他已沮喪，抑制了自己的情感；但是他仍是仔細的，甚而至於在危機的時候也要避免誇大的事。他並不說要逃避這一件事；他曾經說了兩年，很有價值的，但是沒有一件可笑的事。若是他和耶穌比較在客西馬尼園的情形，他清晰的略說梗概；過了片時之後，他又回到了事實的世界，告訴他的朋友，卜克門不理這件案子。第二天早晨他的精神好多了。「我想到華盛頓去，把門鎖了，不讓別人來偷馬。但是等到我到了華盛頓之後，我所能看見的只有馬走的痕跡。」

他是專門會看預兆的。在作鄉村兒童和作哲學家之間，有一棵很大的迷信之樹，兩方面都有它的蔭影。這是林肯自己的話，是他的朋友記了下來。

「做了一天的勞苦之事以後，我自己坐在家裏的沙發上。面對着我有一個寫字檯，上面帶有活動的玻璃，向鏡子裏一看，我的全身之像都看見了；但是在我的面上，我看見兩個不同的相，鼻尖和另外一個相的鼻尖相比，相差三寸之遠。我很覺得心中不安，或者驚奇起來了，起來再看那鏡子，這種景象消沒了。坐下之後，又看見了一回，比以前更清楚；我看見了另外一個面相更灰白。我走了之後，這些事情消沒了，把這事情完全忘記了。但是有時又出現了，給我一種刺激，好似使我不安。到了晚上回家的時候，我告訴我的妻子，過了幾天之後，再做這一種試驗，同樣的事又出現了；但是並沒有看見鬼，有一次我要做給我的妻子看，他對於這事很為焦心。他說那是我將二次被舉為總統的預兆，面孔灰白的意思就是說在第二任未完畢之前就要遇到危險。」

這件事情足以威嚇他嗎？以後的幾個禮拜之中，他常常想到要不要辭職以維持和平，再讓大眾重新選舉，在新的環

境之下，使得大眾的感情抑平了，自己告退，使得不致於發生戰爭。若是他想不到這一件事，他必是想到積極方面的事。但是他受了一個預兆的驚嚇。在他的態度上，他想要解釋所遇見的是什麼，他講到三寸長和五個暗影，他雖願再看一次，但沒有成功，最後，在他的心中起了不平安的景況。

但是馬羅堅定的對付這種奇特的現象，她覺得任何預兆都不足以沮喪她的目的和雄心，她的永不倒退的雄心，催逼着林肯達到她的目的。

二十一

十二月裏，南方的要塞只有一個尙在中央政府的手中，那就是查理頓海港。是安迪生大佐在極艱難的情況下防守的，華盛頓會經下令，有正式的命令，也有相反的命令，叫他把他大礮交下，在他需要給養的時候，他已經知道了，政府裏的人採取兩種政策，但只得退到最堅強的蘇特礮台。北方和南方都起了謠言；在一月之上半月，總統答應了羣衆的呼求，派一隻船，帶了給養送給安迪生。在經過加羅里納岸際的時，陸上開礮轟擊。這就是實際的開戰。查理頓舉行遊行宣傳擁護中央政府。同在一月裏，有五個州也脫離了，就是佛羅里達、亞拉巴馬、佐治亞、路易安納和密士士比和南加羅里納一樣，他們都準備戰爭。

克士辭職之後，勃來克繼任爲國務卿。柯伯已經用光了國庫，也辭職了，他宣佈此後爲南部聯邦工作。卜克門總統辦事棘手，要防國家破壞危險，就是下令禁食一日。然而在這個時候，司谷德將軍要在華盛頓閱兵，卜克門先禁止，後又准許。

同時總統下令，要塞司令，等到他們來的時候，又下相反的命令。白宮裏常說，那些公文已經被竊。

北方的恐慌已經四佈；然而大眾都希望和平。爲那數千的奴隸，生意就讓他破壞，房舍就任他打毀，人民就因此死亡嗎？只不過爲一念之差？北方的領袖人物寫信給南方，願意作折衷的談判；國會裏也採取同樣的方法。

南方人所以脫離的深理由，北方人尙未瞭解。北方人尙未體驗到南方人的怒氣所在；尤其重要者，雖則南方與北方已作了八十多年的公同會社，北方人還不知道南方人之採取貴族制度是很流行的；他們寧願守舊，願意有主奴的社會，願意下令與叫人服從，有思想而作領導的人是很少的。這一次的危機可說完全由於南方人的感情激起來的，有許多理由。

南方人願意脫離北方而獨立；不願人批評他們的生活。在他們看來，若是脫離引起了戰爭，應該爲自由而戰；他們以爲受了北方人的役使，好比奴僕。

有一個南方人說道：「他們建議再開非洲奴隸的買賣，但是議會不予通過。我們可以把墨西哥及中美洲合併了，獲得奴隸進口之路。若是我們不能從和平中求得，我們可以武力爭得。上帝創造了黑人，沒有別的理由，不過叫他們砍木頭，替白人打水。我們南方人，是最有德行的，是最文明的，在現有的人民中，是最有勢力的，太缺乏自尊心了。若是愛國家的心不能如此，只好做愛棉花，愛煙草的事了。以黑人爲奴是很合乎聖經的，從人道上來講，是一個穩當的哲學。」

林肯仍然等在春田，毫無權威。西華德在垂盛頓寫信來，叫他早點去。若是他和西華德一樣，和參議員達古拉斯一樣，多認識政界上的人，他就一定要去；但是他是一個生人，沒有人做後盾，又受大家的批評，他不願做這樣的冒險。他也不採

取別人的勸告，帶了千百個擁護他的人，這是很容易做到的，早些時進了首都，林肯是一個勝利的戰士，是和平的朋友，也是首都征服的領袖。

若是他所得的消息，是從竊得的信件來的，他是個被囚之君，查理頓要寫一個隊長秘密的寫給他的紐約兄長的一封信，春田的被選大總統歡喜一看此信，很運氣的老將軍司谷德，受了總統的相當證實，間接應用在這個來信上，並且受了間接的回答：「我對於他準備守住或再恢復要塞則很感激的，這種事情在就任以後就可以調查出來。」他雖被選為大總統，但是他對於雙方都極小心，好像他們是好細。華盛頓之蕭伯爾對於他很相近，和他交換了許多信。聖誕節前夕，林肯寫道：

「這兩天信件接踵而來，南加羅里納之要塞，總統已經下令使之投降，至少是總統同意的，我不能相信的；但是若是真的，讓我公開的宣佈，我們在華盛頓的朋友若是行動一致，在我就職之後，一定把它奪回來。這一句話給中央政府的人以集合的呼聲，不單對方準備，這一方面也要準備。」

對於這一方面，林肯自知尚未過橋，而作國家之元首，南方有一個領袖是個忠厚的人，就是佐治亞的亞力山大，司提反。十二年之前，他和林肯會同時作國會議員，因為司提反是個民主黨人，所以不坐在相近的地方；但是他們彼此心中契合，因為他們都是實際理想的人。就是這一位司提反使得林肯成爲一個實際的人，爲國會所不知的人，他對於林肯之關於墨西哥之戰爭的演說而流淚，司提反說道：「這一個國家內的自由的人，不想他們既得權力之後忘記他們祖先爲自由而奮鬥如是之快。」司提反和林肯二人組成了一個戴樂爾會社，舉戴樂爾爲大總統。他們在一處的時候，成了奇特的

一對人物，他們都有皺紋的面貌。然而司提反有雅觀的外貌，精美的眼睛，比林肯更能吸引人的注意——然而司提反在他的觀點上反倒不同，在他的日記上寫着：「我相信我永沒有什麼價值，這種思想對於我害得要死。我是太像小孩子了，過於注意小事，態度言談都極簡單。」

自那以後，這兩位常有來往，甚至至於衝突到了劇烈的時候，他們成了相反兩黨的領袖的時候，還有接觸。提名幾個月之前，林肯寫信給司提反「這是我寫的一封最長的信，」批評司提反，信中可見他們的友誼相去漸遠了。十二月裏，司提反給林肯兩次警告的演說。他說，林肯之被舉完全不合憲法。反叛是不肯定的方法；戰爭似乎要給廢除奴隸的運動一個結束，不問是用軍法或者是民法的宣佈。這是南方最後的警告，此後司提反便格外的感情過盛了，使得全國得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林肯則不然，他寫信給司提反請他修改他的演辭。司提反的回答很有禮貌，說道他的演說沒有修改過，但是報紙的報告已很精確：「國家一定是在極大的危險之中，在這危機的時候，沒有人再比你的責任再重再大的了。」林肯坦然的答道：

「南方的人不是真的怕共和黨的行政直接的或間接的干涉奴隸，或者解決奴隸的問題？若是如此，我替你保險，我曾經做過你的朋友，我希望現在也不是你的敵人，毫無這種恐懼的可能。這和華盛頓在的時候一樣，南方人也不要做這樣的恐懼。然而我想這還不足以應付這一件事。你們想奴隸是對的，並且必需加以擴張，而我們則以為它是不對的，應該加以限制。我想這就是摩擦的所在。誠然是我們之間主要不同的地方。」

這一封信是如何的簡明，利用最後的機會向南方的獨立領袖作保證。但是，同時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這兩位老友

談話，仍然是彼此可以瞭解的。司提反的回答是具體的，是嚴重的。林肯已經使得奴隸的制度爲多數的國家的咒詛。然而在這時候，司提反仍然盡力，要使得佐治亞州不去脫離。不久，究竟遠的勢力不敵附近的包圍，佐治亞的四鄰已完全屬於南方，最後爲南方的輿論洪流所吸去，司提反成了南方獨立派的總統。

二月初南方七州的代表在阿拉巴馬州之蒙特格聚會，成立南方聯邦，制定和美國相同的憲法。密士士比州的參議員作了南方的總統。司提反在撒弗納做了副總統之後，過了幾個禮拜，寫了一封解釋的信：

「新的憲法成立了，把引起患難的奴隸制度結束了。流行的觀念是起於制定美國憲法的偉大政治家傑佛孫，就是說以非洲人爲奴隸是法律性質的破壞；那是在社會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錯誤原則。我們新的政府是建立在不同的意見之上。它的基礎已經建立了，房角石是立在真理之上，黑人和白人不能平等；黑人在他的本性和正常的情況之下是低於白人的。所以我們的政府打破世界歷史的先例，建立在實際的，哲學的和道德的真理上。北方不願承認這種道德上，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偉大真理，不願以奴隸制度爲確定的基礎，所以分裂成爲必然的現象。誠然它是符合創造者的法律。在建立國家上能符合上帝的法律典章，就能達到人類的大目的。」

他的這一種呼聲，使得那感情過盛的林肯爲之淚下。他的心是緊緊的與他的國家相聯，而覺得爲人類的幸福又是一回事，他的腦力馬上想到這一件事。司提反在這一次所給他的選擇，是林肯有生以來所未曾遇見的，但是照我們所知道的，恐怕林肯的解答是另一方面。

二十二

「你是被舉的總統。祝賀你，謝謝上帝。我之十九年來的大願望和大目的是要達到廢除奴隸制度。顯明的要立定一個自由的政策，而立於穩妥的堅定的立場之上。你是領袖。責任是偉大的。願上帝幫助你完全你的大責任。」

這是林肯被選舉以後，所得的第一封賀信，是從和他競爭的齊斯那裏發出來的。林肯組成了內閣，他願望齊斯和西華德也來加入，這兩位是極端主義者。他們經過長期的考慮，雖有顧問的反對，但林肯仍決定了用西華德為國務卿，齊斯作財政部長。關於其他閣員地位，有許多的爭論，這是林肯所以為無味的。他告訴一個友人道：「若是我能和我同作巡迴律師之中，找到了一位閣員，就能避免了戰爭。」

「但是那些律師都是民主黨人。」

「我甯願意得我所深知的民主黨人，而不願得我所不知的共和黨人。」

春田的旅館成了交換的地方，他們分配職務，因為共和黨人齊來於此，要得職位。委任了加爾門之後，大起爭執，有人來攻擊他在公務上的忠直，但是由於他的努力，所以林肯在詩家谷纔成了被選的人。加爾門是否應被委任，林肯焦慮異常。但是他的老友德衛士法官要求地位，林肯的心傷痛了。我知道這是一個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也願意別人設身處地。韓穆林一方面是被選的副總統，他瞭解了，並且進一步成為友誼，直至終身。

他有許多的朋友是很有價值的。他會見了斯波德和他的妻子，他們講些舊事。

「斯波德，你近來很鬆閒罷？」

「總統先生，我想我知道你所要說的。我很清閒，謝謝你。我不願要你委派我的任何職務。」

林肯的心熱起來了。最後，這裏倒有一位朋友，他不求職位。

有許多認識的人十幾年來沒有麻煩過來，現在也忽然的出現了。甚而至於吉勒斯塔家裏的人，曾經虐待過他的姊姊，出來說他是選舉他的老朋友，願意得太陽光的餘輝，他給了友誼的回答：

「論到我們遷移到印第安納州的三家人，是我的父親，霍爾先生，和約翰強孫，其餘的人，都尚活著，自然有些青年人長大了，結婚了，新的人又生出來了。我有三個兒子，最大的十七歲了。在密蘇利也有共和黨的投票處，你可以在那裏投票。若是你的隣舍贊成，我不願意你在那裏討麻煩。請代我問候你的弟兄查理。」

還沒有到了紛擾的華盛頓之前，林肯想到他的兒童時代的生活了。他在那裏馳騁往來，會見韓克和強孫之家庭，為他的父母掃墓。他們會見他笑顏常開，再述說他的發趣故事；有鬚子的人記得趕牛車的青年。只有他的良善的繼母，默不言，勸他當心自己的仇人。哈拿安姆士莊也在那裏，他給她一句笑話：「哈拿，若是他們殺了我，我就不再會死了。」

酒已經倒出來了，喝的時候到了。在家裏沒有什麼事情，把他的傢具收了起來，房子租了出去，給他的姪女一卷公文，若是他永不回來了，她可以自由取用。他把收存的信件燒了，然而他不久之前，曾把他的詩藏起來了。

在沒有離開之前，他預備就職的演說，只參考克雷氏的，傑克孫和維白斯脫的演說，以及美國之憲法。自己關起門來，在那裏寫。希爾東告訴我們林肯自己負責寫演說辭，和從前的演說一樣。

「我沒有替他寫過一句，他也不要我寫。在這些事上，我一點沒有影響過他。他在風格上有時和我商量一兩句，問我關於詞句應用之正當與否。但是我有時要替他換一兩個字，但是他以為是表現自己的，不肯調換。」

這種證明可以看得出希爾東的品格，因為對於他曾起過謠言。希爾東曾經做過這許多年的林肯同事，在林肯的文字上會給他不少的幫忙，要是勸他選擇閣員，沒有比他的勢力再大的了？演講完全是林肯親手自己寫的，修改的地方很少，也是祕密的印好。

馬麗充滿了高興和期望，常常說到「我們的昇遷，」對於他的丈夫買了一頂高的禮帽特別歡喜。他預期到紐約去買東西，乘坐花車旅行，陪着自己的姊姊，盡性的歡笑。他舉行一次大的招待會，穿的衣服很樸素，但是佩帶整齊。帶上頂珠，作個十全的白宮夫人。

在他未曾離開的一個下午，林肯到了他的法律辦公室來看各種的文件。他坐在沙發之中，靜默了很長久的時候。

「別來，我們在一處有多少時間了？」

「已經十六年多了。」

「在這很長的歲月中，我們沒有爭吵過，是不是？」

「誠然，我們沒有。」

林肯回想到他的早年執行律務的時代，拿起來一捆書和一卷文件，預備動身了，再回來看一看門口所釘的已鏽的招牌。

「別來，讓它好好的掛在那裏。不要使人想到被舉爲大總統，林肯與希爾東就有什麼改變。若是我仍活着，我仍然要回來，我們再去執行律務，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的。」

這兩個人一同走路回家，他說道：「我已經厭惡了公事房的工作，想到前面的責任，我真厭惡。」那一天晚上，林肯在自己的行李上寫檢簽：「華盛頓白宮林肯。」他是自己親自打行李的。

爲什麼不爲什麼？他不，因爲作了國家的領袖而改變一副新的態度？他的自己的尊嚴，就是他對於人類的尊嚴的意識的均衡，毫無問題的，不是使他在白宮也是如此嗎？他有放棄日常細事的理由，因爲他已經做了美國的大總統，旅館的侍者，好說閒話的人，要注意他的動作。這不是很有理由的將他的法律公事房的招牌拿下來，因爲有人想到把總統的名字掛在街上，吸引顧客，是不合適的？有這樣感覺的人，不能得罪他，因爲他敬重他們的意見，他們也瞭解他的動機。他不過是做了一個例子，他也不是首創的人。這就是美國精神的自然的表現。我們可以稱之爲美國的思想，總統應該在未動身之前，打自己的行李。

這是二月中的冷天一個早晨。在那小小的火車站上，有千百人向他送別。在車子裏有他的朋友儒德和德衛斯，尼古拉和赫氏兩個部長，兩位州長，許多軍官和瓦勒士。其中有一個人有高興的顏色，秀麗的牙齒；這是赫爾，林肯召了他來，他是引曼的掃羅，高興快樂的大衛。

馬到了月台之上。她後來再到白宮去，要表明智謀和勇敢。但是今天他是孤獨了，他離開這久居的春田，以後不再回來了。他站着戴那奇特的高統禮帽，大雨來了，他進了月台，說了幾句話。

「諸位朋友，沒有人在我的地位，能瞭解我的離別之愁。我深謝這個地方人民之厚愛。在這裏，我已住了二十五年，自年青的時候而至老年。我的孩子是在這裏生的，並且有一個葬在此地。我現在離去了，我不知道何時，能不能回來，在華盛頓有偉大的責任。沒有上帝的幫助，我是不能成功的。有了他的幫助，我不會失敗。倚靠他，他和我同在，他也和你們同在，到處都好，我們要相信所有的事都好。我請求他照顧你們，我希望在你們的禱告中也記念我。我和你們再會了。」

濛濛的雨落在大衆的光頭上，也落在他的光頭上。他的言語之憂愁嚴重，他的畏縮之中充滿了希望，深深的感動了聽衆。火車在早霧裏消逝了以後，沒有人感覺着希望。

在北部的各州之地作了十日的旅行，因為各處的人願意見他聽他。有許多人失望了，因為他的情態是受壓抑的，但是有時那好奇的敵人也來參加他的集會，整個的說來，他是灰白的，旅程之中是充滿憂愁的，赫爾彈起了提琴，唱了幾支黑人之歌，使得他高興起來。他感覺着，和許多別人的感覺一樣，火炬的巡行，奏凱的樂聲，和這種情形遠離了。然而，他極端的留心他所說的話，有時在預備演講的時候，到了最後的一分鐘，他還是修改他的演說詞，因為在亞拉巴馬又得了新的電報消息，因為在那裏南方人舉行他們的國會。這就是他在旅行的時候，所用的演說，不平均之故。雖則如此，然而一經修飾，演說出來，仍然打動了人心，而出於和解之情調。

「坎塔克州諸位同胞——朋友和兄弟，我可以請你們聽我講新的立場嗎？」

在紐約城裏：「現在，我的朋友，我說的發了嗎？不然不然。」顯然的你們和我之間有不同的意見，我實在覺得要我自已來決定這個問題。」

在印第安波利：「我要你們記得，永遠的，這是你們的事，不是我的事；若是聯邦的人民自由失掉了，對於一個年紀老的人已經五十二歲了，關係很少，但是對於美國居住的三千萬人關係很大，對於他們的後代關係更大了。常常聽見，不是政治家的，不是做總統的，不是公務人員的，乃是你們的問題，統一的國家，人民的自由，應該永遠的保持嗎？」

他對於紐西州的議會演說，他講到一百年前在特倫頓的奮鬥，講道年青的時候曾經讀過這一段話：

「我回想到，我還做兒童的時候，這一班人所努力奮鬥的，一定有超出常人之處。我是極端的焦心，這比國家獨立還重要的事；對於世界的將來人民，作一個偉大的應許——我是極端的關心，統一的國家，憲法，人民的自由，應該永久的保存，符合原來爲他們奮鬥的意向。」

最後，到了斐拉非亞，在革命獨立廳裏演講，利用記念先人的力量，他說明了他的決斷，只有在這一次，他說明什麼是應該做的，什麼是尙未做成的。

「我常常問我自己有什麼大的原則或思想能使得南方的聯邦長久的維持下去。這不僅止是與母國的分離，但是在給人自由的獨立宣言中，不止是關於本國的人民，也是世界的將來人民的希望。那是一種應許，在相當的時間之內，人們肩上的重擔就要卸下了，各人都要有均等的機會。這就是獨立宣言中所包含的意義。我的朋友，這一個國家能在這個原則上拯救起來嗎？若是能殺，我就要想，我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若是我能在拯救國家上出力。但是若是這個國家除了放棄那種原則，不能拯救。我甯可以願在此地被刺，而不願意屈服。但是，在現在的情形看來，用不着流血打仗。也不必需如此。我不贊成這種辦法；我可以預先的說明，除非出於政府的被迫，決不致此。政府不用武力，除非有人對他用武力。我的朋

友，這是完全沒有預備的演說。我來的時候，並不希望說這一句話。我想到此處，不過是舉行升旗禮。所以我說出了不謹慎的言語。若是出於上帝的旨意，我願意活着爲它，死了也爲它。」

那大廳裏的每一個人，必是覺得這些話的真理，過了七十年的今日，我們仍然覺着他們的真理。因爲林肯願意爲他的信仰而死，這不是荒誕之談。不久實際就要證明了。在沒有到巴特摩之前，偵探警告他，有人在那裏要謀殺他。他起初原是不相信，願意繼續他的程途，但是不久，西華德的兒子帶來了他的父親警告的消息，他比較這兩種消息，於是發現了兩件是一樣的，決定自己改變計劃。有些朋友說這樣不免造成惡劣的印象。然而林肯是太聰明了，太像鄉下人了，自己不怕危險，在這幾個禮拜之中，接受了幾百次的招待會。巴特摩之戰爭是免不了的，總統之來，實際上是鼓勵作戰的軍隊。但是作了勇敢的示威，把他自己送交一班懦弱的奸人手中。離開了哈理堡之招待會的大門，戴着便帽，不乘坐到巴特摩的專車，到了車站，反到乘坐了平常的車子。」

和林肯同旅行的有赫爾雷曼，和亞倫平克頓偵探。他的妻子，他的兒子，和其他人士乘坐專車。和他一齊從春田來，不可分離的，只有赫爾。

二月的早晨，在六點鐘的時候，仍然黑暗。街上的情形看不真切，路燈已經熄了。只有兩個人曉得誰個來到了；西華德和瓦西本前來接他。這四個人現在到旅館去了。全鎮的人仍在睡夢之中，雖然有許多奸人已經到了華盛頓，懇切的願意得到巴特摩一舉成功的消息。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所要對付的人，早已從寂靜的街道上過去了。若是有了南方的刺客走過林肯所乘的車子，一定說這些旅客是做生意的人，到了華盛頓是突如其來的——或者可以說是像探子一樣混進

來的。

沒有人認識他，像一個異鄉人，亞伯拉罕、林肯乘車到了首都，做了華盛頓的繼任。

二十三

在這一個人灰暗的早晨，若是他和十二年之前他離開華盛頓之前，而作一比較，他昇高到了什麼地步。但是他的動機和他的性格都不作此想；他或者可以想到這間冷冰冰的旅館，很像從前的一樣，甚而至於今日，他的將來是不可捉摸，他是如何的孤獨。因為他的妻子也不和他在一處，再等到明天，他們纔到。

他從窗戶之中望去，第一件事是什麼？奴隸！自從這種危機來了以後，這是他第一次到了奴隸的區域。他的耳朵聽見什麼聲音，南方人的緊張和挑戰的歌聲。在街上，他看見別人有什麼樣的表情？焦慮的面孔，發問的面孔，各人懼怕各人，充滿了謀殺的空氣。他不認識一個人，也沒有一個人認得他，因為各人都有事，除了他自己沒有事。他可以猜想，昨天別人在他的會客室裏所說的什麼話。「恐怕他要發生什麼事情！不久送他回家，不問活的，或者死的。」傑弗孫、德衛士來做真的總統，整個的夢魔便消滅了！在就任大總統之前只有幾天了，現在這個華盛頓，上等的社會，人民還是夢想，他永不會上臺。西華德怎樣的寡言；怎樣的冷靜，他的面貌是若何的不滿意！林肯和他商量什麼事情的時候，他一點沒有熱烈的感情，他的聲調是冷酷的。沒有人以友誼之面孔對待他嗎？赫爾不在這裏嗎，他覺得十分的孤寂了。要緊的消息如何呢？亞拉巴馬的消息如何呢？向沒有這樣的灰心！但是歐洲來了一個有興趣的消息。冷天來了熱風。「俄皇已經下令解放全國佃

農。」這激動了他的心，因為他要在美洲釋放黑奴，但是在新大陸上，連舊大陸上所做的事都不能做，爲人所輕視的俄國已經做過了！這好像是大海中半夜裏出太陽。

然而，不久這位孤寂的人動作起來了。他到的消息爲人所知道了以後，成羣的人來看他，和春田的情形一樣，有的是好奇，有的是仇視，有的是友誼。路途爲之一塞，門戶大開，不用任何戒備，所以昨日要謀殺的人有了充足的機會。來拜訪的人中有了達古拉斯，這兩個人一個高的，一個矮的，在講臺上曾經彼此恭維過，近來些時，機會很少使得他們再增友誼，他們兩人現在握手，彼此對笑，宣佈歡迎互相見面——達古拉斯或者想到：「我不站在林肯今日的地位極表愉快。」

到了華盛頓四日之後，對於別人冷靜的歡迎辭之後，他答道：

「我極想到這一區裏，自我到了之後的不快的情緒，現在仍然存在，是因爲彼此不能瞭解所致。所以我利用這個機會要對你們說，諸位先生，我對於你們可以說向來沒有這樣的友誼情緒，和對於我本區的人一樣。我沒有，向來沒有任何性情對於你們在任有一點上，比對待我的隣人不同的。總之，等到你們熟悉了之後，——我有極大的信仰——我們便可以彼此歡喜。謝謝你們這一次的招待。」

這是莊嚴的，親熱的，有禮儀的名言，裏面有不曾修飾的真理，明明的利用了，若是沒有實際的說了出來，就是我們在現在是彼此不歡喜。

內閣裏爭地位的事在這幾天以內，愈鬧愈烈了。總統所提出來的每一個人都遇着堅強的反對。參議員和衆議院各人爲自己爭地位，或爲朋友爭地位，不許敵人得了地位。春田的事件又重新發生了；林肯和首都的重要人士第一次的會

面，就知道他們是自私自利的人。

西華德痛苦，冷靜不言。他的領袖已經佔了他所要的地位，他就覺得不滿意嗎？若是就是這個樣子，他怎樣的負責任呢？最後，林肯的就職演說交給他，徵求他的意見，他看見了內容，大為震驚，說道：

「你們必須讓我坦白的直爽的說了出來。在精神上，我向你們宣佈我的信仰，第二第三段上，甚至在我的記錄上我修改過了，可以給維吉內亞和瑪利蘭主張分裂者的利益，我們或者在九十日內或者在六十日內，不得不在這首都之地和南方人打仗，有北方人做我們的聯盟，在普達馬克河之南，恐怕沒有忠心於中央政府的一個縣長。所以我決定了把那幾段取消了。這種理論是堅強的，是總括的，不應該為任何理由而節縮。但是另外在理論還需要加上去的——需要來改變南方人的仇視和熱烈的情感，以及東方人的失望和恐懼。有些字句是出於愛心的——有些是沉靜的，有高興的希望。」西華德的目的是要引起人民的想像，使得他們忘記了這個文件的主要部分上的外交上的審慎，然而林肯願意直截了當的說法，用他的清晰的邏輯以安慰他的聽衆。

所以西華德介紹了下列的結束語：「總而言之，我們不要以異邦人彼此看待，以仇人彼此看待，乃要彼此對看好如同胞兄弟。雖則感情使得我們的情緒緊張，我保證說，不致於破裂。神祕的聲音，在戰場上和愛國的墳墓之前，可以傳到全國各人的心中，各家的裏面，仍然與古時保衛國家的天使聲音相呼應。」林肯修改如下：

「我的結束很慢。我們不是仇人，我們是朋友。我們不要做敵人。雖則感情可以緊張，但不要破壞我們愛心的關係。記憶上的神祕聲音，從每一個戰場上每一個愛國的墳墓所發出來的，達到各人的心中，各家之內，在全國裏，仍然要唱出統

一之歌，必定是出於我們本性更好的天使之感動聲音。」

這就可以看出來，這位大政治家在結句上，用詩詞的風格，而達到美善的地步。但是林肯不接受西華德所有的提議，而相信他對於羣衆上的效力。或者一部分是因為怕人笑，一部分是怕齊斯的嫉妬，西華德不解這位當選的大總統。在未就職之前，林肯接到西華德一封辭職的信。在這個危機的時候，是一個重要的打擊！怎麼辦呢？林肯把信放在一邊，直等到明天。

三月四日的清晨到了。甚至至於昨日，首都的人民仍然是暗。林肯的機會。但是現在到中午的時候，老卜克門坐了廠車來到林肯所住的旅館！他仍是像個書生，和平常一樣，戴了白色的領結，面孔上充滿了皺紋，頭向左側。他們一同乘車去了。這是第一次，街上充滿了兵士。從參議院的出口舉行就任的進行式。台階之上的人很少，因為有許多人是怕鎗彈，但仍然有極愉快的集會。人的眼睛都集中這一隊進行中的長人上面，他拿着帽子手杖，慢慢的經過走廊，到了台上，這是衆目所及的地方。在萬衆歡呼之下，他的老友參議員貝克介紹林肯。

他四面觀看，他首次看見了這許多貴人。左面坐的是外交代表，本來和他不熟悉的；右面是參議員，和他坐得不遠的達古拉斯，在他之下有他的妻子和他的三個兒子。大眾看見什麼呢？他們看這位演說的人，但是對於他的外貌並不贊揚。

「他的新製的衣服短不稱身，像個刷子。他的樣子缺乏權力和深的感情。」

他站起來了，充滿了他的妻子的重擔，因為她是個時髦人，要他打扮入時，免得叫人看見，說他是個山中樵夫。因為他

穿衣服是向來不考究的，他走路也不用那無用的手杖，在靜默的厭惡之下，一轉而為喜劇的人物。這是他第一次向全國的人演說，但是他拿了一個新的手杖，上面有金的頭蓋，光彩耀目，而發生拘束。他怎麼辦呢？這是可怕的時候，但是命運已經給他一個長時間的敵人，好像是諷刺式的仔細看他。達古拉斯來救他了；達古拉斯像一個僕人一樣，伸出他的短手替他拿帽子，有半小時之久，像一個跟人一樣，然後，這位新總統向那位參議員點頭表示友誼的感謝，取回帽子。

達古拉斯坐着聽他的演講，但是他的思想又回到這碩大的帽子來了。他想到林肯戴這樣的帽子是怎樣奇怪的人。或者他看着帽子裏有什麼文件，和往日林肯拿帽子做公文袋一樣，恐怕他再要比一比林肯和他的智力，恐怕自以為好，但是又得聽見他的對手的演說。

林肯開頭便說，他的一黨對於現行的奴隸的州份並沒有干涉的企圖。宣言擁護憲法。自成立之後已經七十二年了，已經有十五個總統相繼的治理國家。

「然而，拿前例的範圍來講，我現在也負了同樣的責任，是在極大的和特殊的困難之下。這是統一政府發生分裂現象的時候，對於將來要發生危害。所交給我的權力就是要堅持，佔領，保有政府所有的財產和地位，並且徵收國稅；但是除此以外，沒有別的目的，決不用侵略，決不用武力對付任何人民。然而有人在某地集合起來想破壞統一，不問他們利用任何名詞，我既不堅持，也不否認，如有這種情形，我用不濟和他們講話。他再進一步要問，從物質方面來說北方和南方怎樣能分開呢？要用武力嗎？若是如此，結果如何呢？」

「外國人締結條約比朋友制定法律更容易嗎？條約能在外國人中忠實的遵守，比朋友中的法律更容易嗎？若是你

去參加戰爭，你不能常去打仗，在那方損失之後，兩方面都沒有得着什麼，你停了之後，老的問題又出來了。

「爲什麼不盡量的相信人民的最高的正義呢？在這個世界上有更好的相等的希望嗎？在我們現在的各持己見上，雙方方面不都是相信自己是對的嗎？若是權能的上帝和他永久的真理和正義是在北方的這一方面，或者在南方的這一方面，這種真理和正義一定爲美國人民所信任。」

有許多的地方得了大眾的鼓掌。卜克門仔細的聽着；達古拉斯也是如此，在林肯剛講完之時，他就馬上跳起來，和他揮手，而贊成他的見地。但是主持聖經宣誓的人來了，全體站了起來，連卜克門也在內，都與林肯站在同一方面。有一個老年穿着黑衣服，他就是審司谷德案的最高法院院長丹尼，他主持總統就任典禮，跑到前面來。沒有比林肯再愛國的了。他的外貌倒看不出他宣誓的感情。林肯恭敬的看了丹尼，把他的大手放在聖經上，宣誓道：

「余亞伯拉罕林肯謹莊嚴宣誓就職爲美國大總統，決盡余之力，維持擁護保衛美國憲法。謹誓。」

會衆散了之後，新舊總統把臂走回廊中。有一個人走在最後，在一個顯著的地位，他以挑戰的態度觀看這次的典禮，站在金字塔的最高峯來觀看。這就是著名的德克斯州的參議員，背着雙手，以輕視的眼光出之——他是南方參議員中留在華盛頓的最後一人，是南方的代表，南方的象徵；是將來的具體敵人。

乘坐馬車到了白宮。馬麗光輝四射。這裏有許多的僕從，男女均有，不能不使得他想到年青時代，在南方社會裏的景象。這是一個長途，走了八天，但是在八天之前，走了二十年，但是在末後達到了。她疲倦了或刺激過甚，目的達到了，夢境變爲實際。她快快的利用各種房間，好看的花瓶，整頓的地氈，鍍金的椅子，光耀的鏡台使得她和她的兒子們心花怒放。在她

看來，尚有改進的地方，不過她有充足的時間。她在這個房中有四年的工夫，除非死亡能使得她離開這個地方。

但是林肯在他踏進了這個房子以後，他的心加重了，所奇的是沒有別的力量除非是死亡和統一能使得他出了這所總統府。在馬麗縱眼觀看牆上懸掛的東西的時候，他問他自己，他們在最近三個月內聽見什麼？不問如何，好言之否把這種消息快快的送到南方去了。等待他要做的是一個公文案子，案子上擺滿了各件公文，這比春田辦公室裏的最忙之時多得多了；在他口述叫人寫公文的時候，他的眼睛還是輕瞠那熟悉的金碧輝黃的皮沙發。

他在白宮的第一封公文是當日晚間所寫的，上面載有「行政院」的頭銜，是給維廉西華德的，內容如下：

「執事閣下：二日尊函論及辭職國務卿一事業經收到。此事最足使余痛心，迫不得已再請台端收回成命。爲公眾幸福，爲余個人感情均不能不請君再行考慮也。希於明日九時之前示復。」

林肯謹上。

這種莊嚴的態度，謹慎的技巧，是個人自尊的表示，但是也是明日之哀的美敦書；雖然簽字客氣，但具正式風格。

船長自己想，老鼠要離開船了，在他做船長的時候，老鼠要離開了。那天晚間，他縱眼窗間看去，他所想的是什麼？在這個黑暗的蔭影中，不是充滿了奸人，謀殺或者奴隸？這一座城裏充滿了叛變嗎？一定的也有好人在其中，良好的公民，從他們的光明的窗門望出去，想到這一位新人的力量，渺乎其微；軍火已經運到南方去了；北方連一隻戰船都沒有。了許多公文，但是公文上所有的力量，渺乎其微；軍火已經運到南方去了；北方連一隻戰船都沒有。

遠遠的地方，是普達馬克河，像海一樣的闊，從窗子中可以照微的看出。那裏是武裝的敵人，佔住了堡壘，有金錢，有人

才——心裏充滿了火一樣的情緒。明天他們就要衝擊了，或者再過幾個星期。他是白宮的主人嗎？還是白宮的囚犯？

只看一件事情，就是命運之神的支配如何。

第四編 解放黑奴運動與美國統一

一

若是我們要描寫這種悲劇的爭執，是爭執兩方的死活的奮鬥勢力，我們就可以看見雙方有一種信仰，就是各說他們是對的，而願爲對的事努力；若是我們稱這種思想的戰爭爲悲劇的，完全是在利益雄心，金錢的黑雲之後的清純之光的思想上，並且在人類的奮鬥者的手中是難以看得見的，這好像荷馬所說的神形的人物爲這一面或那一面打仗一樣——我們就可以將美國的內戰與希臘的悲劇，作一比較。它能引起人的同情，也能使人覺得可怕，並且給我們一種感覺，在暴風雨之後，更能給我們一個清明的風景。

過去的時代，宣言自由勝過奴隸者，不要錯認了，咒詛那些在奮鬥中打敗了的人——然而他可以一定覺得，在當時的人看來，他未免左袒勝利者一方面的理由。若是他輕視南方的上等人，只不過以爲他們的理由，是以爲他們的權利基於無恥的壓迫無辜的人身上，他就不能自解或對人解釋當日雙方的領袖心理的情況；他甚而至於不能瞭解粗暴的武力仲裁之最後的決定，這種出路只有用思想的能力一次解決的方法，他也同樣的不能對於少數的人作公正的判斷，這一班人四年來的抵抗，像特羅亞的英雄一樣，而北方的領袖又有極光輝的忍耐和節制，在他一千五百天的大總統任期內，有許多的時候，戰場上的消息隨時變動，別人的稱贊隨時改變，絲毫不損失他的神經，他的信仰，也沒有喪失了他的幽

默，他的智謀就是在這些困難之中仍能保存他的德行，強固他的領袖之力，使得他的弱點轉為有生產性的，以實現一個人的思想，或者有兩種思想在他的心中漸漸的混而為一，深深的著上感情的顏色。沒有人不注意羨慕這一種熱誠，正直的信仰，南方的倔強，能發欣賞林肯的真實價值。

再者，不容易證明南方有正義。南方人從祖先傳下來這種制度，他們以為是祖先征服了之後，而享的久世之權。到處貴族，在古代的主奴之爭上，他們以為是祖先的餘蔭。

冷酷心腸的商人，南方的人自己，他們是英國農民的後代，願意得利益，他們賺的錢很多，可以縱容而作奢侈的生活了，德行的想像縮小；似乎是決定要得國家的領導地位，雖缺乏文化不穀資格，也不管。但是南方人知道他們自己是諾爾曼之貴族後代；他們有英國上議員的風俗習慣；他們的代表一再的得了總統的地位，所以使得他們負得起國家的指導責任；他們在內閣所佔的地步，比北方人大了兩三倍。他們是生來要治理國家的嗎，生來有榮譽的，戰時平時的國家領袖嗎？有人斥責他們不道德，他們便躺着不動嗎？

這樣的事一代一代如此，但是在最近十年中，已經到了不可忍耐的地步——為什麼？因為有千千萬萬人移居到了北方來，這些人他們的生活並不好，是歐洲的多餘人民，為加里福尼亞的金礦所吸引，覺得到美國隨處都可以賺錢，甚而至於做黑奴能做的事也好。自然，有工作有工錢，每人都容易講自由民主，因為金錢就是自由。汽機用了代替人工，不再用黑奴了。在大的城市裏，起了新興的工業，數目極大，講平等沒有什麼危險，雖則與上帝的法律相抵觸。若是在這最近的十年中，北方的人民增加到了一千九百萬，而南方只要八百萬白人，自然北方人應該在議會裏與南方人作三與一之比，也

應該在參議院裏佔多數。

既有這種傾向，南方的領袖自然要增加自己的說話，直到一八六〇年已經煽動成火，因為前此的時代尚在潛伏期中。鄉下的人起來反抗城中的人，打獵的人反抗城中的會計員和工廠主人，陸軍人員反抗商店夥員，可敬重的遺傳反抗缺乏忍耐的發明，階級與階級相爭，種族與種族相爭，貴族與平民相爭，社會之平等，誠然，在這種事件上，新大陸又與舊的歐洲相爭執了，所以南方人以得歐洲之同情為後盾。

南方人的超越性質似乎是以其法律及經濟之地位而具超然之資。高龍發表理論，統一的政府不是別的，不過是簽定合法的條約，若是個人覺得所受的待遇不公正，自己便可以退出論到上帝所給南方人的土地肥美之財富，南加羅里納有一個參議員表示道：「沒有人可以否認南方人蓄奴之權利。或者有時時的紊亂，但是棉花、煙草和米統治了世界。要是沒有了我們，北方就如無母之兒一樣，什麼事情也不能做，只好慢慢的餓死。」

雖則如此，然而在那感情熱烈的南方每一個人，甚至婦女，也採取保衛的態度；而北方呢，採取冷靜的，更批評的態度，覺得他們採取買犯的態度，不能與北方人合諧，和他們的動機不符合。若是在這時，南方有六州退出，這種步驟有兩個理由；或者是南方的宣傳家大得勝利，或者是北方的驚惶更要讓步，這是前幾年常有的事；不然者不免發生戰爭——這就是南方人抗拒北方人民逐漸增加的辦法。不然者，南方人也可以再等四年，等到大選之來臨，再強其意志的實現。總之這位黑人總統不能獲得兩院之大多數，或者人民的大多數。

「雙方摩拳擦掌預備戰爭，」這是高爾文在這時所寫的話。我能希奇嗎？幾個月來，南方自由的標杆已經樹了起來；

到處南方人唱法蘭西大革命之馬賽戰歌，不知他們所擁護的是奴隸而非自由，造成可笑之局面，千百個富豪之懶惰子弟，南方紳士的兒子，練習馳馬，打靶，希望不久之後，就可在戰場之上，一試其技；角聲到處吹鳴，搖旗吶喊，榮譽已經把那主人的階級麻醉了，不願受平常人之微語和警告；到了最後，退出成功了，解散了各州的束縛關係，所以聽服從別人權威的事也不留絲毫痕跡。

南方人怎樣能想不到他們的軍事是超人一等呢？誠然比較人數人是少的，但是第一鎗響之後，南方加入軍隊的人二倍於北方，甚或至於三倍。除非是戰爭延長了，南方人就要承認每種利益；在服從方面，足以指示出來，因為懼怕危險，所以力量加增；另外有許多官員曾在戰爭上獲得勝的榮譽，他們的生活方式和遺傳的武斷適合他們參加戰爭；實際上沒有黨派的爭執；在實地戰爭的時候，在維持內線的時候，集中軍力於一點是很快的。北方的情形，適得其反。北方義勇軍，各人有各人的思想，有獨立的精神，命令下來了各要思想；軍官缺乏經驗，軍隊裏的人多出於城市的居民，怕走長遠的路線，以包圍南方的軍隊，在這充滿奸細的反叛區域工作；黨爭時起，這都是執行戰爭的妨礙。除此以外，北方人並沒有感覺着了共同的危險，他們還沒有得着了共同的情感，他們挑戰的動機也不過是出於一部分北方人用武力的思想。

然而南方人所怕的一件事，就是長期的戰爭，北方人能利用它取給不盡的人力和物力，訓練軍官，和兵士，利用封鎖的辦法，以斷南方的武器。但是北方有政治觀念不同的爭執，缺乏作戰的衝動，似乎不能作長期的戰爭。若是北方人願意表示軍事上的熱誠，使得南方的情形成了自然的冒險，就是因爲有一位領袖能把握支配將官，他作領袖是堅強而又負盛名的——有很少的理由可以說這個領袖，就是新任的總統。

就任總統之後的第二日，林肯醒了起來，蘇特要塞來了一件公文。那是要塞司令來的，稱他爲新的總統，因爲前任的總統不能給他任何的援助。司令報告，若不再送給養給他，恐怕他連幾個禮拜的維持，都做不到了。林肯已經宣誓維持統一之完整，這個要塞就是其中問題之一。他說：「若是安迪生放棄了蘇特要塞，我也要放棄白宮。」

這個要塞處於查理頓海港的一個島上，自正月裏來有一百多人守着，他們有充分的礮隊給養，是顯明的停戰關鍵。南方人的態度是如此，若是北方人不供給他給養，他們就不去攻擊。然而現在西華德勸他投降；甚而至於老成的司谷德也說這個要塞是不可維持的。這是失望的第一回事，在這以後的數年之中，我們常看這位躊躇不前的總統來刺激那游移的將士。這個問題不僅止是勇敢，也是外交的問題。放棄那個堡壘，不免助長南方的志氣。另一方面，輸送軍火給養顯然是公開的挑戰，要發動戰爭，使得歐洲人有笑北方人之資料，並且給予地方的敵人以批評的把柄。

這些批評還不穀了嗎？全國之內，激烈派的報紙宣佈總統瞎了眼睛，他無能懦弱，他受了西華德的軟弱政策所影響。他怎麼辦呢？正當的動作，他可以保證的，只有接受南方的代表團一個辦法。另一方面，民主黨要求放棄那個堡壘，用任何犧牲以求得和平。他們不要與黑人共和黨來往。同時謠言很厲害，最厲害的是許多的正式軍官都到南方去了。林肯聽了這些，讀了報紙，聽見了旅行家、專家、普通人士的報告，整個的三月是要思考解決這個問題。

最後他發現了一個方法。三月快完了，安迪生的困難日漸增加，恐怕軍糧已經沒有了。現在白宮舉行第一次盛大招

待會。林肯穿了一件新燕尾服，出現於他的打扮整齊雅潔的妻子之前，千百的人惡意的盼望他的合諧的接談。他是和平常一樣的，自然高興與人來往；第二天時報新聞記者報告總統發表了许多的笑談，沉醉潛水的人和其他西方生活的故事。在這種情況之下，在客人看起來沒有什麼危機——林肯所要發生的。但是對於他的內閣，他有另外的一種說法。請他們在招待會散後仍然留坐，他說司谷德怎樣勸他立即撤退蘇特要塞的守軍。他們離開了白宮，大大的震驚，過了幾小時之後，第二天早晨再來開會，要看總統的決定如何。林肯決定叫一隻船去送給養給那個要塞，並且通知那地州長，他的唯一的目的，要救濟守兵，免於餓死。若是這位州長讓這隻船過去，美國政府的地位就要恢復了，而守兵的倒懸也解了。若是南方人仍和前幾個星期一樣的好戰，他就認為這是出於挑戰性的，報以第一隻子彈，這樣就可以把緊張避過去了，而南方人應為敵對行動負責，自然引起北方的怒氣，不能不爭得勝利。

這種意見是出於一個農夫，一個政治家，樣樣的事情都照他的遠見而行了。嚇退了輸送船以後，南方的軍隊向要塞轟擊，把國旗打倒了，一直到安迪生投降，不得已撤退了。舉世注意這一日，四月十四日是內戰確實開始的時候；但是沒有人遠見四年之後，誰的血在同日再流。

效果是可怖的，而且是高舉的。北方人的呼喊到處起了：「美國的國旗為南方所打倒了。」立刻北方數百萬人聯合起來了；黨內的爭論又起來了，敵對的人現在不再爭吵了；各人都覺得要發生可怖的事，前此所無的，八十年之前，這種國旗曾飄動在華盛頓之軍前。同時，整個的國家到了林肯的手中。呼喊徵兵七萬五千人，但是幾天之內，應徵者達九萬二千人；到了六月，已經到了三十萬人。但是法律限定徵兵的期限是三個月。

然而現在沒有看見一個兵。可用之兵只有三千人。義勇軍在什麼地方呢？他們怎樣召集的，怎樣武裝的，怎樣訓練的？戰場是在那裏？戰爭的計劃尚未制定，這是內戰。鄰近的州份怎樣呢？維吉內亞怎樣，它靠近國都之門？許多的人來問他，關於他對南方聯邦的態度如何呢？他引用他就職時的兩句詞句：「請各位仔細研究我的演說辭，這裏有最好的辦法。」

不久，維吉內亞宣佈退出中央政府，所以普達馬克河就成了前線。敵人就在河那邊，白宮之內可以看見。五星期之前，林肯就任大總統的時候，他所怕的就是這一番。

維吉內亞的退出聯邦，使得華盛頓首都行動不得。軍隊在那裏？首都立刻成了險惡敵視水中的孤島了，甚而有後顧之憂，因為後面的山谷也是在敵人手中。全引起了驚人的謠言。明日首都就要被圍了。必須加以防衛。首都街道上加上鐵絲鐵板混凝土，以作防禦工事。婦孺先行撤退。誰做指揮呢？司谷德原是新的陸軍部長，他是個老人，已經七十五歲了，現在是個財政家，林肯呢，他的軍事上的光榮不過是拯救一個印第安人。

沒有後援，一個兵也不見。林肯在白宮中踱來踱去，自問道：「爲什麼他們不來呢？」報告說他們已經成了維吉內亞之階下囚。過了幾天林肯纔知道秀士在這時束手無策。只要一小隊人馬就可以過了普達馬克的長橋，把他和他的內閣都囚了起來。忽然間他聽見大礮聲音。他們來了！他願意立時得了消息。遠遠的在街上，就是火藥庫，沒有什麼防衛，他們很容易的獲得着。他問幾個有職守的人，他們聽見了遠處的礮聲沒有。沒有聽見一點。然後，他覺得必是出於自己的暗示。沒有比他的神經再敏的了，今日是他的結婚紀念日。他是歷史上唯一的無戰爭經驗的總司令，他要去應付戰爭的需要嗎？

最後，遠處所希望的火車笛聲來了。全鎮的人都到了火車站上去；紐約的軍隊來了。人民深深的呼吸一下，有了救星了，但只是一時的，其餘的軍隊在那裏呢？

林肯說道：「我想到北方人到那裏去了呢？第七軍來是個神祕。羅德島是另外的一軍。你們是真正的軍隊。」這些話可以看得出來，他所受的重擔壓抑如何了。他是個生人，他向來沒有做過行政的領袖，他現在忽然榮任國家元首之職；又來應付這前所未曾發生過的事蹟；他孤獨的，沒有幫助，沒有國會的後盾，內閣也不十分願意協助，他要下那最嚴重的決定。

作一個國家的軍事領袖！李將軍是最適宜的人才。他是在維吉內亞，他忠於國家，他反對分裂，林肯請他做總司令。李將軍拒絕，他說自己不能帶兵侵略南方。同時他向司谷德致辭呈，司谷德是他的上司，也是維吉內亞人，所以退出了中央軍。

司谷德說：「這比二萬人的損失都大。」他是對的。

同時巴特穆州請求總統保證，軍隊不得通過巴特穆州。

總統便做保證，叫軍隊繞路。巴特穆州又說：「我們是中立的州份，軍隊繞道走在我們的四週也不可以。」

林肯答道：「我們必须要有軍隊。他們既然不能爬到瑪里蘭州，也不能飛過去，他們必得假道通過。」於是瑪里蘭人把橋破壞了，所以三方面華盛頓已經沒有接濟之路了，然在第四面，則開向敵人的那一方面。南方人來了第一次的攻擊，受傷的人擡來經過首都。

林肯初次看見了他的同胞之受傷流血，這樣的快快蒸包；無辜青年的血，他們在政治上沒有興趣，他們既不擁護奴隸，也不反對奴隸；他們不過是答應這種呼聲：「統一已經破壞了。」這是第一次的流血，是在首都發生的，這位愛人類的，大偉人看見了，給他自信心的一種保證，內戰並不是單為抽象的理想而發生的。人民犧牲流血，不是為非洲黑奴的自由，乃是為他們的祖國。

三

兩兄弟住在一家之內，各有家庭是很容易爭吵的。第一次戰爭之後，於是訂了三個月的停戰，這給雙方以預備的機會，事情格外複雜了；這是停止預備的時候，但也是靜候和平解決的時候。

林肯在七月四號，國會席上大講爭執的道德和歷史上的意義。這一次的演說是歐洲前此所無的，美洲也無前例，說明戰爭之合法。總統要求四十萬軍隊，四萬萬元。「這個數目不過是擁護這種目的，人所有的財富的三十三分之一。」他再比較這次的危機，統一必須予以維持；指明出來，國家比初期的時候，財富增加了多少，他說道：「誠然，每一個人有一個堅強的動機，要保護既經建立之自由。」論到國家的權利，這其中包括貨幣制度問題，並且國家會用財力以購取土地，建設新州。沒有回利，就讓它退出了，這豈不是不對的嗎？

不久，他找着了了一個新的反駁根據。南方人建設他們的聯邦政府。「我們的敵人也採取了獨立的宣言，但是這次的獨立宣言和傑佛孫所起草的不同了，他們把「所有人民一律平等」刪去了，為什麼？我們採取了一個臨時的憲法，和華

盛頓所簽字的那個憲法不同，把我們人民的字句改換爲我們南方各州的代表。」

他推論其中唯一的原因是出於人民的競爭要素。在中央政府這一方面，它要擁護提高人民地位的目的的政府。——使得各人的負擔減輕，造出光明的途徑；使得受束縛的得自由，各種族機會均等。我們的政府也常稱爲實驗的政府。還有一點，要防備推翻政府的勢力。要全世界人看見，投公正選舉票的人，也能有平靜反叛的力量；投票就是礮彈的後盾；投票既爲憲法所承認，礮彈不能毀其毫末。這就是和平的大教訓；教訓人民，不能以投票而得成功者，也不能以戰爭而得成功；給發動戰爭的愚人一個教訓。」

他的演說是站在主宰的地位，先用形象，後用理想，先論選舉者，後論世界。他說了美國的中央政府是一個實驗，它的意義深遠，就是說是傑佛孫和克雷氏的信仰，中央政權的存在獨立不惟重要，對於人類種族更具偉大意義。我們可以穩妥的看得清楚，林肯的目光是集中在人道上；他以統一比奴隸的問題更爲重要，但是比起自由的原則，還屬次要；他講到道德的問題給世界聽的時候，他是從心眼中說出來的。

因爲他所關心的，社會的問題比政治的問題更爲重要。幾個月以後，又到國會裏演講一次，他宣佈戰爭的主要目的是要拯救民主的原則，因爲南方的專制政府是要逃避人民的主權。

「但是有一點，我要提出來請各位注意的。要把資本放在勞工的平行地位上，勞工就是政府的骨架。有人想勞工與資本有關；除非別人有了資本，藉着別人的資本，然後可以勞工，或者引誘他勞工。這種假說就是以爲資本可以僱用勞工，使得他們願意做工，或者買他們強迫做工。既有這種情形，所以勞工成爲僱用，或者我們稱之爲奴隸。再假定說，只僱用了

一次，便爲永久的奴隸。

「現在勞工與資本並沒有這種假說，自由工人也不能因爲僱用一次，便終身勞役。這些假說是虛假的，是毫無根據的。」

「勞工是在先，並不需要資本，而可以獨立。資本是勞工之結果，若沒有勞工，資本永遠不會出現。勞工超乎資本，是值得站在高尚的地位。資本有它的權利，有和其他權力受同樣的保護之價值。資本與勞工之結合，產生雙方的利益，這是不可否認的。錯誤之點就是說整個的社會勞工完全是存在與資本的結合上。」

「少數的人有資本，少數的人自己避免勞工，利用他們的資本僱人或買人替他們勞作。然而大多數的不屬於這兩種之一。他們既不爲別人而工作，也不僱別人工作。南方各州的人中，大多數的人，既不是奴隸也不是主人。他們有自己的家庭，自己在農場上做工，自己治家，開店，自己處理一切，不求資本的援助，也不僱人或驅使奴隸。忠實的莫名一錢的人開始爲工資而做工，做了些時，獲得餘款之後，買點工具，自己工作些時，最後僱別人替他們做工。這就是大多數人的正當的公正之道，機會均等，他們有希望，能改善，也就是發達的制度。沒有比從貧窮中能掙扎出來的更可貴的了；沒有比不勞而獲的更可恥的了。他們已經對於自己的政治力量屈服了，屈服之後，便無進步之機會，因爲他們缺乏力量，負擔又重，直到最後，所有的自由都要失去了。」

這裏所講的，好像大學教授的話一樣，這是至理名言，這是總統所寫的，刊行報紙之後，流通全國，它的目的針對着全國的農人和自由工人，南方的貧窮白人也當一讀，他們於是便懷疑戰爭的目的何在；但是他們的力量是要看演講的

人之人格及歷史的重要性如何。他是足智多謀的又是風格充足的，在關於戰爭的演講上，這種技能，自然是他的拿手好戲。他的眼睛常是注意在大的題目上，在一八六〇年的時代，人們不是喜歡聽社會的理論嗎。他前此曾經做過樵夫，做零工的人，在這個自由的國家裏，自然不要隱諱他的出身微賤，反到可以引為自尊；顯而易見的是說給華盛頓的上等社會人聽的，他可以告訴他們，這個社會裏，有那些人是可信靠的——他是由於僱工的地位奮鬥而來的，這也不能不歸功於他的才智和他的勤勞。

四

早晨六時，街上仍然寂靜無人，春天的陽光煦和的照在白宮上。路過白宮的人看見一個長人穿着藍襪子大拖鞋，站在門傍。這個人他一見便知，用友誼的態度呼道：『早安，早安。我要找一個賣報童子，等你到轉彎的角上，叫了一個來。』林肯和他從前在春田的情形一樣，他仍然是簡樸的農夫樣子。他雖有時不這樣的站在門口，然而尚有許多故事論到他的奇形怪狀。

自然，若是他要什麼東西，在寫字檯傍的精美大鈴一掀就有人來了。他坐在圓椅裏，一掀鈴，自然會有僕人來，當然不是他的祕書尼古拉，因為這位總統是個極早辦公的人，他的氣質上和訓練上都不是個能在規定時間做工的人。他的趨向是無恆的，常常事情沒有做完，便離開了，除了責任以外，不能約束他從事於公眾的生活。要走到白宮南面的辦公處，他必須經過走廊。等到晚間回來的時候，那裏已有許多的人等待見他，他必須從他們當中急速的跑過去。等到過了三年之

後，纔給他另闢一門，使得他可以來去的時候避免這種情形。

辦公廳很廣大，當中有一個很大的橡木桌子，因為這是內閣舉行會議的地方。有兩隻沙發都是馬毛製的，所以有兩隻的緣故，是因為這個坐慣了，便可以換換那個，伸了長腿，讀讀公文。這恐怕是做總統負重大責任的唯一安慰。牆上掛有傑克孫的像。此外有英國自由商業主義者白來德的像和他自己的像，可見他贊成英國的急進派。另有地圖及軍事地圖，有一個人來拜訪他，他說：「我們是作戰。」

然而到了九點鐘，內閣人員來的時候，他們並沒有作戰的形蹟；林肯所委派的閣員，雖驚動了全國，然而和平時一樣，沒有什麼更動。他坐到主席的位置上，一面讀當日事情的報告，一面再聽閣員的報告，自己表示充分平靜的自信心，沒有人想到他現在已經五十三歲了，向來沒有坐過這樣主席的地位。然而在坐的人不以為他充滿了經驗，自然相信他們自己。爲什麼這一位新總統不請他的熟朋友來包圍他呢？他反倒坐在一羣不識之人中，一半是屬於他黨的，而其他的一半又是反對他自己的。有人問他，爲什麼他委派了四位民主黨員，三位共和黨員，他答道：「我自己是共和黨員，所以要使得勢力平均。」誠然這是政治上的超特的寬容智慧，他用特別的努力，以獲得他們的服務，尤其重要的，這些政治家都以爲他們是他的對手。

坐在林肯傍邊的人，用他半閉的眼睛來審查他，不祇是拿他作笑談和批評的中心嗎？甚至若是西華德比他更進一步，自然，他的訓練與服務，名譽和智力，似乎是要使得他成爲這地的最高領袖，現在要服事別人，不免使得他失望。他是個面貌出衆的人，鼻梁生得很正，不過嘴上有悲酸的表現，他的聰明的眼睛隱藏着雄心和嫉妒。在起初的幾個星期之內，通

過了某人任一特別要職，使得大家失望，西華德這時突然說道：

「你常對我說失望的事。我本來是要被選為候選總統，現在站在意大利諾微小的律師旁邊！你太使我失望了！」

他和林肯之間尙未到了諒解的程度，但是他願意接受國務卿的地位，歡喜被稱為內閣總理（引起別人的諷刺），願意矜誇自己得了祕密的消息。

他同樣的充滿了嫉妬。他不說任何反對林肯的話，但是他的沉默就是他的流利的語言，因為他也是林肯的對手，並且他會經想到被黨所賣。但是齊斯的身架很好，有開闊的顏色；他的無鬚的面孔，表現青年；他希望下一次的機會比較好一點，準備忘記他的失敗，而為共同的原因努力。他是奴隸制度不可屈服的仇人，他比西華德林肯更勇猛，齊斯身為財政部長，在這一團沉靜的人中是主人又是僕人，雖有時自大，然而他的自欺並不挫折他對於國家領袖的服務，他在公私兩方也不缺少刺透的精神，他的才能和他的品格使他在外表上有裁制之力，所以總統給他自由之權。

另外一個人也是很忠心為人所知的，也是一樣的不舒服。這就是基甸衛爾斯，他的面色立刻可以引起海一樣的思想；他有銳利的眼睛，雖則他的大腹如囊，但是口旁的鬚鬚修得整齊，知道他是善於言談的人。他坐在辦公室裏，一連四小時不動，是林肯得力的閣員。副國務卿法克斯坐在林肯的旁邊，他是個勇敢的人，常常使得他的領袖超出謹慎的範圍。

除了六人之外，尚有第七人，他是無鬚的，頭髮已經灰白，前額高聳，高鼻，眼光銳利，這是客馬隆，是林肯一黨所舉薦的，今日成爲陸軍部長，是內閣中主要的角色，林肯給他自由之權，兼海軍部長。既然林肯和客馬隆都不是軍事專家，一個是事務的人，一個是作領袖的，無人幫助，客馬隆不會支持長久的。

這個內閣裏，各人性情不一。在開頭的時候，最難的事是要使得這些有不同目的不同性情的人聯合起來，使得他們相信他自己的才能，使得他們承認他的領袖地位。這是極重要的一個試驗，使得他們各盡其職。要是他能站得住，恐怕這比戰爭的勝利都大。分裂的原素在南方人之退出後，發生了似是而非的同意；千百人的心理，昨日是和諧的，今日成了互相反對；衝突正盛，不單是內部的利益有關，也是關於種族及國家之複雜意見，同國之人各有各種不同的失望——不能避免的，不和諧到處都會談到，到處辦公的地方都有，就是在內閣裏，也不能避免，不從通常的態度去看，而從局部的政治的思考去看，他們是應付一種非常的事，除非專家纔可以應付裕如。

同時不能避免的敵意集中在這一位未曾做過國家領袖身上，他連國會的主席都沒有做過。不去研究新的仇視和競爭去觀察他們，林肯好像慣於乘馬的一樣，鬆韁而馳，執行研究，好一似談話一樣，難得的間直接的問題，細聽每一個人所說的，分別他所能懂的和所不懂的，到了結束的時候，把那要緊的提綱挈領的提了出來，而把那無足輕重的去掉，不受他的下級人員的勢力支配，特別是關於陸軍部，常有人來訪問，他的下級人員保證給我們說，他總是應付的非常客氣。「他對付人非常的細緻，他敬重人，不單是敬重他們的官階，他們的情操，他們的判斷，和他們的人性，他都敬重。」

所以在開頭的幾個星期，用他的剛性的姿勢，以維持他的領袖地位。西華德在三月初的時候，總統尚未就職之前，本要辭職，在戰事剛要發生的時候，他送來了下列的備忘錄：

「第一、我們登臺已經一個月了，然而尚沒有一種政策，對內的和對外的。

「第二、這事雖不可以究責，但是避免不了的。需要有人作爲後盾，參議院沒有使得注重到更重要的事。

「第三、再不制定內務外交政策，不惟行政不利，而且與國家有害。

「第四、要執行這種政策，我們必須停止請求官階的人。

「第五、關於對內政策。我知道我的觀察是孤立的，或者解釋也不充分。我的制度是建造在理想之上，因我們是統治的階級，我們必須如此。

「把公眾的問題由論到奴隸的，而改爲論到統一國家，或國家分裂的問題。

「換一句話說，從黨的問題，轉而爲愛國的問題，或者統一的問題。」（他於是提議費成撤退蘇特要塞守軍。）

關於國際方面的。

「要求西班牙和法蘭西立時各自聲明態度。

「向英國和俄國解釋，並且選派專員赴加拿大、墨西哥、中美洲，用以引起強烈的獨立之精神，以防歐洲國家之干涉。

「若是西班牙和法蘭西的態度不能滿意，

「召集國會，與之宣戰。

「不問我們所採取的是何種政策，必須用力，使之實行。

「爲了這種目的，所以各人的責任就是要切實的追求使之實現。

「或者總統必須盡力進行，以全力應付，或者

「將此權交與內閣之一部分人員；採取了政策以後，不許再行辯駁，全體一致擁護。

「這不完全是我的一部分的責任。

「但是我既不退却，也不自告奮勇。」

這是西華德之哀的美敦書。林肯再請他出山，他又答應了。現在他不管拿了一管手鎗對付他的領袖，宣言，以乾燥之聲調，而相信他自己是不少不了的人物，不讓他自由處理外交，他就不幹。他連少許的禮節給總統都沒有，不知總統是主人而他利用恐嚇的手段。林肯讀了他的備忘錄以後，想到關於撤退蘇特要塞的問題，又想到西華德又走錯了路，要走屈服的路。總統反對撤退的理由是，若是這次屈服了，恐怕南方人將更要求數百樣事情，所以他拒絕西華德的建議。這兩方面，都是他屬下的人要求他屈服最重要的基本原則；一方面是幾州聯成一團，一方面是國務卿個人。林肯曾經說道：若是安迪生退出了蘇特要塞，林肯自己就要退出白宮。關於外交方案，他也有同樣的感覺。他當日就回答西華德。

「執事先生：自你去後，我就考慮你今日所交給我的備忘錄。在就職典禮的時候，我曾經說過：「信託給我的權力，用以維持保護所交給政府之財產，並且徵收國稅。」這是你所明明贊成的；關於我所給司令谷德將軍的命令，指令他應用各種工具，用他的能力以堅強要塞之地位，這裏包括你所要求的內政問題，惟有蘇特要塞不能放棄。

「昨日接到關於三多明哥的新聞，一定在我們外交的範圍中，又有一個新的題目；但是直至此時我們曾經預備訓令照會通知各公使，十分妥洽，並看不出來，我們沒有確切的外交政策。關於你的建議上的結束，我認爲這種事情若是必須要做，我一定做。通常的政策方案既經採取，我覺得不能沒有理由，即予以改變，或者仍留爲不必需的辯論題目；再者，關於隨時而起的各點，我願意，並且設想我應該接受全體關員的建議。你的公僕林肯。」

這似乎是一個久練的指揮官所說的話。國務卿既然是方案的一員，他於是提起他從前曾見得了他的贊助；既然不要他的贊助，可以不必使他作為方案中的一員。兩個歐洲的國家，甚而至於不談戰爭的意義，林肯頗引以為滿意。他私人的說：「一時有一個戰爭已經發了。」裁制外交的事務是穩定了，這種計劃侵略總統的權利，已經遇見了反攻——他說明了若是他要閣員的建議，他自會去問他們——你的忠實僕人。

事情怎麼辦呢？西華德辭職嗎？雖然他有野心，但是國務卿也從此知道他的上峯的優越地位了。五月裏，他只得讓林肯去修正那發往英國的公文，六月初他寫信給他的妻子道：「行政的能力是強而有力的。總統是我們之中最佔優勢的。」

五

好像店員對付主顧一樣，律師對付顧客一樣，他用商業的非正式的方法，處理事務，不守成規，以事件的需要，而決定處理的方法，這一位總統和他的屬下的關係是不守白宮成規的。戰爭的情況可以證明他的辦事方法，有時也不得不如此。有人說國家現在的情況很符合這一位總統處理事物的性格，因為與平時不同。

「請財政部長國稅局長召見某某先生，他是一個最有才能的人，若有任何不同的意見，他們知道這一位先生一定比我更清楚。」

這是林肯致薦信的風調。關於商酌委任的事，他說道：

「我請你答應我的要求，切勿和某某先生爭執，他是我的老友，比我和我的友誼還長。若有機會請你委任他，謝謝。」

另有一封信：

「執事閣下：上帝幫助我。聽說我得罪了你，請你告訴我的是怎樣的一回事。你的執友。」

回信的人說，他並不知道林肯有得罪他的地方。回信說道：「很歡喜知道沒有得罪我。」

再者，他要一個可靠的人，送信到塔克斯州長那裏去。「這是一個信任的祕密的文件。除了閣員和我之外無人知曉，我們都是誓守祕密。我發誓你等於我的閣員。留心的藏好。現在，只要想你是我的閣員之一。」

「爲什麼你不差遣官員去送這一封信呢？」

「不，塔克斯州人若是看見了官員一定把他絞死。」

「那末，我也是一樣的。」

「我並不願你受死刑，若是你覺得有危險，你就不要送去罷。但是，你到了塔克斯州，活活的再回來，我希望你帶這一件公文。」

他用這種方法，得勝了替他送信的人。有一個州長致函說明，他所以遲遲發兵的原因，是因爲支出會計付費的遲緩。林肯回道：

「請你和那些人說，若是他們不工作迅速，我就要和他們同道迅速的工作。這是頗有理由的，要付兩團軍隊的餉銀要用多少時候？我們需要軍隊的來到，沒有再迫切的了，甚至於今日。」

有一位參議員，薦舉給他一種辦法，而他不願執行，參議員說道：「你說你是人民的律師。你說這種辦法是最能得人

心的。」林肯答道：「我不要我的顧客干涉我自己的判斷。若是我的辦法不能滿意，他們自然不會來找我。」

「他不能不敬重這種參議員，不能不替他着想；但是他是個樵夫，受了別人的印象，也要別人得他的印象。」他是個長人，遇見比他更長的人惹他煩惱，「你是希爾曼先生，讓我們比一比誰是更高。」這就是他歡迎一個參議員的方法，但是他倒反覺得不適起來。他在一隻兵船上，看見一個斧頭劈木頭，他很感覺不快，直到把握住了，纔覺適意，站起來幾分鐘之久，末後用兩個手指頭拿起斧柄。這種技能，甚而至於最强壯的水兵也不能做。

這樣的與普通的人相交，是他所極爲需要的，沒有尊嚴，沒有焦慮的感覺。年數愈大，這種情形愈多，尤其是戰時的時代，帝王和總統向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在這些交際集會的時候，他的服裝是很隨便的，並不考究，靜坐傍邊，聽別人的說話。有人說：「他說『是的』時候，他的笑容可掬；他說『否』的時候，也並無刺激人之意。等我離開他的時候，我覺得心滿意足。」在此種交誼會的時候，他仔細的聽別人的談話，藉此以知別人的感情如何。他有極大的忍耐，關心別人的事，這是無窮的。例如有三個可憐的女孩子鑽到會客室裏來，她們充滿了怕羞的情況，他請她們站住，而每一個人握手。若是他聽見守門的人，把任何人關在外面，他馬上出來干涉；參議員來晉謁他的時候，他向來不坐著不動，他便跑到門口來迎接他，領他進來。

他知道他有時被人用手段所欺騙，但是有婦女來請求大赦她們的兒子的時候，她不是無情的，她們假稱自己爲寡婦，或者借了別人的孩子，而稱爲自己的。他相信憐憫比懲罰好得多了，甯可以做錯在仁慈的這一方面。戰爭不是已經使

本國受戮了痛苦嗎？

常常他找到了新的發現，或者講新的故事，以勸服那些常來進言及發怨言的人。有一次對這樣的一班人說：

「諸位先生，若是你所有的財產都換成金子，並且你把所有的完全交給勃拉丁，叫他用一個繩子背了金子過尼阿加拉大瀑布。你不要不要搖那根繩子，喊道：「勃拉丁，身子直立，勃拉丁，身子彎一點，走快一點，向北偏一點，向南偏一點？」不然，你不免屏息以待，手也不動，腳也不動，一直等他安全的達到目的。政府背負極大的重擔。無價之寶是在他們手裏；他們盡力的去做。不要束縛他們。靜默點，等他安全的到了目的地。」

有一次，他適逢其會去參觀陸軍學校，有虛假的報告，說他要更換將官，他作一篇簡短的演說：

「鳥獸在霧中看去，似乎他們是不利的，這和你們一樣，若是我要告訴你們，我為什麼看司谷德將軍。我來參觀只能說是關於你們所明白的那些事，和我所要對你們所講的一樣。你們知道軍政部長駕馭新聞很緊，他們不應該多說他們所不應該說的，我恐怕若是我說得太多了，他或者對我也緊起來。」

這種說法正中了他的聽衆之把握，各人都相信他所說的。

有一樣事情惹起他的大怒的，就是誇大之辭。他輕視自以為重的專家和外交家的妄自尊大；假裝沒有聽見他所說的滑稽方法，他的衣服，他的故事之有問題的味道。但是有一個青年伯爵帶來了德國大使館的一封信，要求獲得軍隊的服務，講道他的家世已經有數百年之久，但是林肯插嘴用友誼的腔調說道：「那沒有什麼。這都不足以妨礙你的上進。」

林肯有充分的幽默，可以和任何人比較。但是尋求職位的人真超出了他能應付之外。在就任總統的前幾個禮拜，這是他的大重擔，比國家的事務還重，這是他所要應付的，可惜獵職奪位的人太多了。

「我離開春田是很不幸的，現在和那時的比較，現在好如野蠻的情形，而那時如同兒戲。他們連給我吃飯休息的時間都沒有。尋求職位的人，拿我作他們的法律顧問。」

開始的時候，走廊中，樓梯上都充滿了人，好一似交易所做生意的情形一樣；他的朋友充滿了屋前，甚至於在街上也常遇着。因為共和黨是一個新的組織，首次得勢，既然他目的在於選擇最有效率的，既然他要驅除黨的罪惡，他就不顧一切而委任民主黨員，因為他決定不用親戚，他只得在國家這樣需要人才的時候，覺得雙重的無趣。他有一句格言，可以總括一切：「房子已經火燒了，我必須勞苦努力為人民在火燒的大廈裏，尋找一個安息之地！」

然而他一向保持着忍耐的態度，除非請託的人作了無禮的要求。有一次一個人來請求利用林肯的名字，以求達其賺錢的計劃，不願意他說不之一字。於是潛在的火燃燒起來了，「你以為美國的總統是代辦貨物的人嗎？你到了錯的地方了；無論何人求達這種目的的，另外有門！」

另外一個人，說他因戰事而傷壞了一條腿，請求一個地位，但是並無充分的證據，總統呼道：「什麼！沒有公文，沒有證據，沒有證據能證明你傷壞了一條腿，恐怕你到了別人的果園裏跌傷的！」

我們看這位農人之子，對於這種狡計是很熟悉的，不讓他自己受欺詐；但是最後，他給請求的人一封介紹信。

只有他的幽默能把他提到思考的高尚之域。他有諷笑這種人之才能，利用聰明的腦子出奇制勝，然而並沒有侵犯

之處，給他以新鮮之力；他又回到過去的巡迴律師時代了，視尋地位的人爲被告一方面的人，所以對於一件事情，他利用反正的兩方面。尤其重要的是郵務局長使得他成爲一個同僚的地位。有一次遇見一個西方人，他語無倫次的講了許多事，總統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說，「你沒有做過一個郵局長嗎？是不是？」這位訪客莫明其妙，他又說道：「你看，似乎是不自然的。我在這些日子所會見的人，有外交官，有國稅局長等等，你來了，我以爲你起碼是個郵局長！」

有一次他請醫生來醫治一個頑強的小瘡。「醫生，這些濃泡是什麼？」林肯一面和他握手。「這是天花，輾性的痘症。」林肯答道：「我全身都有。我以爲這是有傳染性的。」

「誠然是很會傳染的。」那個人回答的也靈巧。
醫生於是快快的走了。

六

他的內閣，在政治的世界中，至少相信他對於外交事務的處理。這個鄉下的呆子，地方的律師，懂得外交的藝術，達古拉斯曾經在華盛頓研究了好多年，還不如他？西華德能寫備忘錄；蘇馬納曾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長於歐洲之文調；客馬隆知道怎樣利用手段，在狹窄的政治生活中尋出道路；但是總統他是個普通的人，是個講故事的人？這些不屬他的範圍。

政治專家的武斷，和前任的長期錯誤，用他的辦理方法，和中立態度的技巧，使得他們安靜——這些經驗雖有年齡

不足以達到，這是他的第一種貢獻。

他對付反對派的報紙，更表示出來，他是個外交家。他承認有力的格林來——這種人的擁護是不可缺少的，他在春田的時候，曾會見一次，不歡而散——因為他懂得政府的計劃，在這種瞭解之下，格林來就利用他的報紙而為政府的政策宣揚。

「在實際上，他是我的代言人，我必須與代理人有密切的關係。用不着對你說，我極其信任格林來。他有大權力。他既作我的後盾，就如十萬軍隊一樣。」

要是格林來反對林肯的政見，林肯有這樣的說話：「我極其歡迎他坦白的明白的解釋給我聽，他的意見。若是可能的，一定採取。若是我不能，至少是要對他說為什麼。我和他要站在同等的地位，我們之間小的隔膜也不要，因為我們共同尋求一個目的，就是要救國。州長閣下，這就是有一月以來最長的一封信，除了寫給格林來之外，沒有比這一封信再長的了。」

這一封信字句會費斟酌，受信的人一定把這一封信給那大新聞家看，這是利用心理的賄賂方法。這不僅止是一方面的成功，乃是雙方面的信用。

邊境各州的處理愈感困難了，戰爭的結局要看他們的決定如何。有一種明瞭的勢力顯明出來，因為各方面表示贊成中央政府的感情。田納西和亞爾干撒斯北方的友人人本來很少，不能防止退出聯邦，但是達拉瓦出兵幫助中央政府，州長雖欲不參加政治活動而不能。瑪里蘭、坎塔克、米蘇利三州轉而效忠於中央。既然他們未曾宣佈加入南方的政府，雖有

許蓄奴的人，這也是可能的；從道德和政治的觀點來看，這是很重要的。米蘇利的州長雖不欲在州內爲北方徵兵，但是該地的德國人自動加入軍隊；另一方面，南方同時希望在意大利諾和賓州立一隻腳。所以有幾州的態度不明，這要看應付如何，然後纔可以決定誰屬。

在這種情形之下，林肯既然是個外交家，留心的避免法律的壓迫和感情的辭句。例如，坎塔克州要求中央的軍隊退出該州的界限，總統答道：「閣下保全我之本州坎塔克之和平，極表同情。所可惜者，在你簡短之信中，尙尋覓不出來關懷保全中央政府之尊意。你的忠實僕人。」

在這簡短的一句裏，總括全個問題，表面上看去，極有禮貌，但是揭露了輕視之意，他說坎塔克爲他的生長之地，表示他的冷靜的情操意見，並且同時，未傷感情，請這一位州長在鏡子前面，一看他的可憐尊影——這不是二十五年之前，這一位半訂婚的人要逃脫他的肥胖女友，所用的同樣技巧嗎？

對於外交代表，他自己表現好像是多年治理國家的情形一樣，在每次會見上，尋得適當的說話，並且知道怎樣迎合他們。

有一天晚上，來了四個坎拿大人，都是有地位的，這裏面有一位教授，用數目字說明戰爭傷害工業到若何的限度。林肯對此並無研究。他攔起腿來，拖鞋掛空了，藍色絨襪露了出來，他說了一個黑人生活的故事。來訪的人，形態雖不同，但是對於他所講的極爲歡喜，教授覺得總統的消息精確，坎拿大人自覺有文學上的尊嚴。另有一次，瑞典和挪威的軍官來見他，他引用英譯的瑞典名詩，描寫斯干德納維亞半島之風光，裏面隱藏許多古代的哲理。

泰國國王贈送給他許多貴重禮品，他寫了一封謝函。「承賜貴重金屬精工製造寶劍一柄，御照暨公主照相一張，貴國特產精美長象牙二顆。陛下函中說明早知美國總統向例不接收受貴重私人禮品。國會正在開幕，當請國會收納，存貯國庫。」

作者再寫關於優待贈送象牙一事，他說道：

「承賜高貴禮品，敝政府深表謝意，如此物能在今日美國現狀作實在的利用則更善。政治權力尚低，尚未及於增加象之生產限度，是以鐵路輪船利用作為內部交通工具，恐不遠將來有此機會。」

你的好友亞伯拉罕林肯。」

他的閃動的眼睛在這信裏表現了。政府裏沒有人管理與泰國交際的事務，西華德既沒有這種想像，也沒有這種精美風格，使得它達到至上的諷刺，和這前面一封信一樣。這一位山中樵夫律師，除了從書本讀些知識外，沒有得着什麼廣大大世界的知識，但是他有政治家和詩家的才能。他在政務空虛的時候，設身處地想到泰國的情形。

這可以保證他，經過這十幾年來的變遷，他充滿了自信心；他本是有羞縮性的人，常為人所不信任，批評和譏笑，雖則不用精神，而用力量，然而在千百種戰爭危機的時候，他寧用說服，而不用命令，這就是他的主宰衝突的方法。因為在這青年民主國的內戰，必須經過極劇烈的不同意，而後纔可以忠實於統一，只有主宰這種技術的人，他能選擇，管理，勸解領袖，而底於成功之途。

誠然，政治的腐敗，黨爭和獵取地位在這個時候，在軍隊裏是很流行的。

歐洲的國家沒有一國準備戰爭，和美國一樣，特別北方沒有準備。北方各州有人民，在蘇特要壘失陷了以後，狂熱發生了；有力量，有金錢；但是沒有將官；沒有主將。總統是海陸軍大元帥，不懂戰爭，和他的前任總統一樣；甚至於他是個成功的將軍，他也不能倚靠他們的資格，而就選擇陣地上的領袖，因為在主將之上，還有更高的領袖，比英國更有力氣，歐洲其他各國也比不上，那就是公衆的輿論。藉着報紙，政治會社，國會委員會銀行的幫助，各黨各派希望自己的人得着領導的地位，在這一方面要施以強的壓力，常用恐嚇的手段。

誰能強迫州長徵集軍隊，除非先給他們充足的理由，能增強他的地位？戰爭初起之時，將官常爭地位，自以為長於戰爭，而指責別人缺欠。總統遇了這種情勢，忍受不住了，在戰爭初起的時候，他在揀選知識智謀需要和政治的考慮上，時起內在的衝突。「你必須做一樣事，有這樣的地位，就應當做。和收稅員做一樣事，做得好。你能替我做，你必須如此。」

這不過是寫給司谷德將軍匆忙數百種信之一個例子，有些人在林肯看來並不中用。他寫的時候嘆息，他的精神稍喪而焦慮。

常常他感覺着缺乏專門知識的痛苦，這些知識靠着自學是不可求得的。這一個人不能制裁律師和法官，並且能靈量的用他的優勢；因為有木匠的經驗，他知道怎樣的建造房舍，他在擇角時知道怎樣與自己有利，他知道怎樣策馬奔牛，使船航行，這些知識在戰事上很有用處。所以他也容易聽閣員們的建議。南方的人早已羅致許多的軍事人才，李將軍

不過其中之一人，但是北方倘未有可以信任之軍事領袖。

他站在窗前，看那遠流的大河，用望遠鏡，他可以看見敵人的旗幟。過了一天憂慮的生活，晚間來到了，來了一個信任的心腹，他是個坎拿大人，帶來了來英國人許多的函件，這是在他們南方的旅程上得來的。拜訪的人聽見總統的嘆息說道：「自我到華盛頓以來，睡覺的時候，常是一眼開着；除了人來求職以外，我向未雙眼閉着。」林肯看了這許多信件之後，他的憂慮更爲加增。

同時報紙鼓吹應該向瑞西蒙前進，有歐洲干涉的恐懼，大家公信敵人尙未準備好，可以一鼓而下。南方聯邦在華盛頓附近的地方建立了他們的首都，這不是一種侮辱嗎？爲什麼他們不選擇新奧林，那地方遠處南境，而選擇這離華盛頓只有百哩的境地？維吉內亞是有勢力的國家，是最重要的，很容易施以壓力的。再者，世界要知道：「這離華盛頓不過有一箭之遠，不久我們就要回來了！」所以東方成了戰爭的中心。

新的軍隊源源而來，不期然日漸堅強，但是他們缺乏訓練，又無領袖；而首都又離前線這樣的近，成了軍隊集中之地，附近地帶住了數萬人；總統須得頒賜旗幟，訪問醫院，接待晉謁人員，並且督促全國進行——然而他不能下攻擊的命令，因爲沒有指揮的人才。他用笑談說：「我沒有洞給他們住，沒有鈎子給他們掛。」他委任勃意爾爲歐海歐軍隊的指揮，委麥克杜威爲東方軍隊的司令，這些人的名字尙未爲人所聞，只有西方軍隊司令費來門的名字是入熟悉的，引起人的信仰。

所以林肯和司谷德爲全國的空希望所追迫。林肯預知不可以下總攻令，因爲鐵路交通不充足，他建議用側擊的方

法，以分敵人之力，避免失敗；但是司谷德不聽此種理論，下令東方軍隊進攻於普達馬克河支流勃爾河上京第一次的大敗。這一班參議員和觀點的人極力希望看見第一次的勝利，可是軍隊反倒退却到了首都，造成了空前的緊張。謠言聳起，說南方人乘大勝餘威，直逼首都。情形既然紊亂，參議院和國會的領袖於是失掉了理智，總統採取相當的措置，致書於打敗的將軍，「守衛首都，保護軍隊。」當夜有一個朋友去會見林肯說明軍政部長禁止他個人離開的消息不得給非軍隊人員知道：「這些作戰的人不許我的離開消息爲外人所知……我必須聽從他們，除非我自己作主。」

所以，林肯立時一反從前所爲，決定由自己作主。

然而，時機已經晚了，立時要尋覓一個新的合適的軍事領袖。國家需要青年的英雄。司谷德已七十五歲了。既然他充滿了經驗，於是總統問他，那一位是兵士最敬愛的人。有那一位，他的名聲有暗示之力，可以在此時挽救一切？誰能穀在這首期三個月以後，作第一次的勝利？麥克蘭組成了西維吉內亞州，壓迫南方的分子出境，並且得到了公衆的贊助。他雖不配作軍隊的指揮，但是比別人好得多了。他曾經是現役的軍官嗎？他是的。現在他是負責鐵路行政的事，但是在墨西哥戰爭上，他曾經做過工程隊的事，並且會親眼看見過克里米亞的戰爭。他是共和黨員嗎？不，他是民主黨員。只要以他的天才，而被委任也就穀了。不論如何，人民說他是拿破崙第二。

麥克蘭是三十出外的人，他的外貌很容易使人愛他。他騎馬的技術很好，有南方人的態度，鼻子高起，有鬍鬚，眼睛甚深，身體較小——人都稱他爲拿破崙。他受委任的時候很有拿破崙的情調，重命東方的軍隊爲普達馬克的軍隊，在他騎馬進行的時候，後面跟了不少騷擾的人。他用祕密的聲音說道：「我將做偉大的事，一鼓而下南方人。」有一次，他寫信給

他的妻子，像傑佛孫一樣：「人民要我來救國。我必須去救國，此外也沒有別的辦法。」聽他這種聲音，很有文學意味。

新的總司令覺着必須要化三個月的工夫去訓練一百萬軍隊。林肯感覺着極度的不自然。田納西州東部，受了南方人的威脅，已經一再請求援助，他願意作任何犧牲以維持北方原有之地。但是他的參謀部不贊成這一件事，他成了囚犯。公衆的輿論，全內閣相信拿破倫第二。正在這個時候，有一個朋友說麥克蘭想做總統。林肯隨即答道：「我是十分願意的，若是他只把這次的戰爭結束了。」同時，新的司令沒有別的事情好做，除非在普達麥克河傍訓練軍隊。西方的情形如何呢？在那裏我們能可以分析清楚勝利誰屬。

八

在聖路易，有一個將軍舉行就職典禮，那就是弗來門將軍，無論如何，他有偉大的過去，至少是轟轟烈烈的。他是西方的先驅移民。他是個浪漫的人，曾經爲新組成的共和黨所提名，而爲候補總統。林肯曾經和他競爭過。那不過是五年以前的事。弗來門不能忘記這一件事；大眾也是不能忘記的。然而這時林肯請他加入內閣。克利特是東方暗地有勢力的人，他之作前敵指揮不穀資格，和他的上級人員是一樣的；但是他有特殊的方法，訓練防身的衛隊，使得他自己不爲人所知，因爲有這種的保護，所以他懶於作書或回電——或者置之不理。他們輕視華盛頓政府，西方東方的軍隊領袖是一樣的；然而在其他各種事情上，他們似乎是處在對立的地位。

和東方不同的，西方的指揮在軍隊方面，並不活動，他的虛浮舉動，就是訂做軍事給養的人賺錢之機，他的主要的工

作是委任閣長全照自己的意思，不與總統相商。幾個星期之內，雖然他的四週，像鐵一樣的緘默，控告弗來門的案件已源源的送到了華盛頓。這一位曾經一度做過競選總統的人，現在據說要自成一箇西方聯邦。這種譎言是無根據的，林肯也不置信，這可以覘民人之歸向。

八月的一個早晨，總統讀報紙說，弗來門將軍下了一道命令，米蘇利州人民凡參加南方方面與中央政府宣戰者，其財產一律充公，若有奴隸，一律釋放自由。林肯讀到這一段他的感覺如何呢？他是一個抑制的政治家，他是治理國家負責的人，這是與他的本來意向相抵觸的，自開戰以來，他不要再聞奴隸制度的老問題，因為他以為第一種責任並不是要釋放奴隸，乃是要救國。若是他的保護國家是他作戰唯一的宣言，他就能得到民主黨大多數的擁護，而邊境各州也採取中立的態度。若是作戰的目的是要釋放黑奴，他的地位就要喪失了，恐怕失敗隨之；甚而至於充公的命令是軍事所准許的，然而他不願提奴隸的事。現在政治網中來了一個笨重的手脚，不知道軍事是以政治為歸依的！第二天那已經久息了的問題又為全國的中心討論問題。北方過激的報紙贊成這種勇敢的辦法，這是出了深慮的總統意想之外。邊境的州份，坎塔克首先對於宣佈戰爭的目的而火怒了起來，又有退出的威脅。要把這個將官革職嗎？

不，林肯寫給他一封友誼的信：

「我想到命令的結語部分有一大危險，一定使得我們南方的朋友大為驚異，起來反對我們，恐怕把我們坎塔克州的事也破壞了。所以我請你，若是你願意的話，修改你的命令結語，使之與國會議案的第四段相符合。這一封信是用謹慎的精神來寫的，並不是指責。我叫專差送給你，俾你確實的迅速的收到。」

這是使人驚奇的事！林肯對於這種事件是應付裕如的了。因為他曉得弗來門將軍的名聲比他大，所以他引用正式的權威，令人快樂，而不用斥責的口吻，來對付他。結局如何呢？起初是不會見，然後他寫了一封信，請總統自己修改這一段文字，並且叫那有雄心的婦女，也可以說是參謀長弗來門夫人把這封信送去。

不，這不是個戲謔的事，真是這樣辦的！

這位將軍夫人恐怕他的丈夫撤職，決定要來冒犯。半夜裏來到了，要求立即會見總統，威嚇他，弗來門有成立西方聯邦的可能，而成獨立政府。林肯以她自己的錢還她嗎？有人說他一半仍是農夫，無禮貌。「我必須用粗魯的方法以避免和她的爭吵。」這是他後來說的。他不願用鐵腕；他自己和國家都沒有到了這種地位，這也不是他之所以出名的方法。他就是答應了修改那段命令，這是對於林肯的地位極其有損的。這件事情使得北方許多人發怒起來，以為他的懦弱的，而以為那位將軍是個英雄。有些報紙宣佈道，不如叫弗來門替代林肯的地位，有一個作家說道：「我們要救坎塔克，自己失落面子有多少次了！」

在這一件事上，可見林肯的政策，支配了雄心，這也是哲學的政策。他反是十分的若無其事，他思考自己的方法，在下列一段話中，格外可以看出：

「我極其敬重弗來門將軍和他的才幹，但是事實上，是先驅的人在任何運動上，不能達到成功。這和古時一樣；摩西解放了以色列人，但是他自己沒有領以色列人到了應許之地。必須請約書亞來完成他的工作。所以說第一個改造的人一定遇見堅強的反抗和責罵，後來等到人民發現了他們必須接受他的改造，他們就比別人格外容易接受。」

於是他寫信請亨特將軍到米蘇利去。

「他（弗來門）需要一個廣大經驗的人，在他的旁邊。可否請你替我到他那裏去？你的資格太高了，不能用命令，但你是不能自動的爲國家服務嗎？這是我所感激的。」

然而亨特沒有什麼成就，反倒亨特寫出信來和弗來門一樣的尊大。林肯用溫柔的話輕責他。

「我不得不說，很困難的，要用柔和的脾氣回復這樣難看的信。我是你的密友，我所給你的地位，失掉了很大的信心，不是在於你的動作上，或是在於你的公衆服務上……乃是從你紙上所寫的怨恨之聲而起的。我是你的忠誠之友，若是我敢向你進一段忠告的話，就是你採取了最能破壞自己的方法。做得好，自然有人誇獎。」

這是美國總統對於他的軍隊屬下所用的溫柔奇特的語言。

麥克蘭如何呢？這位體面的人在普達馬克河上做什麼事呢？在這過去的三個月中，他訓練了十七萬人。他現在不攻擊嗎？總統要下攻擊令嗎？還是和這一位將軍商量？麥克蘭不要任何人的顧問，也不要林肯的顧問。他視林肯之常到營地來檢閱，是討厭的事。他寫道：

「我很討厭這種行政的方法，叫我頭痛，我不得已出席內閣會議，麻煩極了。在內閣中，有些極大的笨鵝。」

這就是軍人嘲笑那位哲學家的方法——但是爲什麼他不用劍呢？敵人太強嗎？不過一與三之比。麥克蘭不信這事。他沒有打過一次仗，就得了拿破崙的稱呼，他怕打了敗仗，就此名聲掃地。他繼續的需要軍隊，軍隊還是軍隊；和敵人對壘一星期一星期的過去，所以他的軍隊紀律一天一天的鬆弛了下來；然而南方人，怕出其不意的攻擊，退卻了，退出了馬拿

西地，他就稍進一些，而表示滿意，並且以後逐日的報告：「普達馬克前線平靜。」全國的人怒氣已到不可遏止的地步，由怒氣而成爲嘲笑，由嘲笑而成爲不信任。這位民主黨有政治的雄心嗎？他願意在前線上靜默嗎？還是在前線上有名譽？

總統提高他的地位是不可能的。老的司谷德將軍作榮譽的退修以後，青年麥克蘭作了總司令。爲什麼林肯尋找不出別人能做這一件事！他甚而至於不客氣的待這位將軍，叫他在會客室裏等待多時，所以這種事情登在報上，引起了許多人怒氣指責。總統他自己開玩笑嗎？不是的。他不是要使得個人的尊嚴受損害，乃是要使戰爭得勝利。「若是他能打仗得勝，我就是爲麥克蘭執鎧也是可以的。」最後，有一天，這位將軍回到司令部裏去，看見林肯和西華德已經在那裏等他；他到了房間之內，給他們消息，說今天疲倦了，不便會見他們。國務卿馬上大怒，但是總統一點不動。然而他不再去會見這位將軍了，因爲他的命令更粗魯了。

這兩人的關係有相左的地方，好像是空的圈子一樣，基礎上有什麼障礙。「瓦來克河的情況更不好了，愈看得長久了，愈是如此。」這是將軍寫的話，因爲這六個月裏來，他集中注意在普達馬克河及其支流上。軍隊源源而來，林肯只不過吞了下去，說道：「好像用錘子錘跳蚤一樣，——連一半都沒有送到。」他又說：「除非得了什麼辦法，底子總要掉下去的；若是麥克蘭將軍不願意用軍隊，我就要借用一下，若是我能看得出來能做什麼事情。」雖則如此，然而在國會的監察之下，他仍爲麥克蘭將軍辯護。

然而同時在西方，樣樣的事情都甚平靜。總統時有人問他要補充的給養、火藥、馬匹等，但是不知道怎樣利用，恐怕

他自己爲人所愚，但是看不出來什麼干涉的方法。他雖是最高領袖，但不知戰爭如何下手，有兩個將軍不願意打仗。

在這種死悶的壓抑之下，誹謗軍政部的軍隊傳到了外面。克馬隆極爲信任軍隊訂約購貨的人，許多的人願意各分一份贓利。軍襪只要用手一拉，就破碎了，軍毯又太薄了，護膝不是縫上的，乃是膠水貼上的，這都是對於陸軍部的控告。調查委員會成立了，林肯替克馬隆辯護，宣佈他自己和全體閣員應負此責。甚而至於這種事情，他寧願犧牲自己的清白，而不願犧牲一個屬僚。

然而他對於克馬隆有使他個人的悲傷之處。克馬隆是出於自動，作一個廢除奴隸運動者，祕密的，同時參見軍隊訂購物品的不名譽之事，在他的報告中說：

「凡起而作戰反對政府者，其由憲法所受之財產之權，利益等等一概剝奪，因其反叛政府；其所努力之工作及其奴隸之財產一律充公。」

這是第二次，林肯要考慮完成他的旨意，然而他又採取相反的方法。這是一八六二年的春天，在他看來，時間尚未成熟；事實上也是如此。他從郵局裏，得到報告小冊，辯論的句語又被抹去。

這是林肯的特點，又把他的祕書放在困難之中，但是不否認這一個人，因爲與國家的政策有關，雖則在過去的一樁事上，他真是和克馬隆表示同情，但是他因此失掉了人的贊助，要是採取相反的動作，一定能使他的名譽得到贊助。但是他所關心的是理論，而不是個人；他知道如果採取相反的動作，一定使得國家陷於危險，在這個時候，特別驚人的是委任了司但頓作陸軍部長。

林肯只有兩次會見過司但頓，一次他是作律師，一次他是作卜克門總統任內的檢察長；會見的時候，很短，這是一年前的事了，那時他接任爲大總統；另外一次是七年以前的事。那次是在辛辛那地，那一天是二十年來林肯的地位聲價最低的時候。在辛辛那地，有兩個出名的東方律師，因了政治的原因簡略的敘述一方面的理論，也請西方的律師林肯來辯訴。林肯是三位律師中，最長於辯論的人；這是第一次他旅行到很遠的地方，辦理一件案子；已經辦了幾天，他默聲不作一言。等到最後，到他說話的時候，司但頓請他出來獨任辯訴，並且告訴了他的朋友，「沒有別的再能發使他和這位可咒詛的長手難看像猩猩的人來往的了。」這兩個人在同一個旅館之內，整整一個星期之內，司但頓對於這位西方的律師是存挑戰的心，輕視之心的。

司但頓對於林肯被舉爲大總統表示厭惡——並不是因爲自己是民主黨的關係。在這以後的幾箇月中，他斥責林肯，說他是個猿猴。他向麥克蘭說到，爲什麼人要到非洲去尋找猿猴猩猩，意大利諾州的春田不是有這樣一位嗎？這句話雖不直接的傳到總統的耳中，但是司但頓的態度，林肯是深知的。

然而現在林肯請司但頓來任最重要的行政職務，使得他常與林肯朝夕相見。他所以採取這種辦法的，因爲司但頓對於中央政府是絕對的忠實的，他富有本能的力量和知識，熱誠而勤奮，有專門技術的方法。他的身體堅實有力，鬚額有灰白的鬍鬚，額角光明，中鼻高起，看起來他是個實行的人，完全的人。他和林肯怎麼樣呢？他們兩人都是不可以破壞的，競爭的心地嚴重的。林肯過慎其事，司但頓是直前而進；司但頓用他的腦力直攻困難，林肯則考慮很久，然後予以決定。他們可以互相補助缺欠，在優點方面他們是相近的，所以能收互相補益之效。

不久，他們便成爲密友了。

九

林肯曾經學習過韜略。在這嚴冬的數月中，沒有發生什麼事，每一個將官前來說明，他所以不能攻擊敵人的原因，等到各司令的意見不同，把戰事拖得更長了時，他覺得他要趁此機會，以得到主動的地位。若是他的責任要研究歐洲的外交，他就去做，快快的發現了，對人的知識，轉而用之於政治。若是照着憲法上的明文，他是海陸大元帥，若是他是個沒有軍事領袖天才的人和品格可以使人信任，既然有這種情形，不信任別人，而自己又感覺責任重大，不能不迫使他自己去負責任了。

誠然戰爭的藝術沒有什麼神祕？他沒有什麼幫助，但是學會了寫文，沒有別人的指導，他學會了科學和歷史。他不是原來是個樵夫嗎？仲着大手做工，但是他一轉而爲店員，更從餘暇之時而讀書，寫字了。他此後學得了幾何學，這是在做巡迴律師的時候所學得的，每每長夜讀書。他參加競選，對抗達古拉斯的時候，原先懷疑自己的能力，不久他便知道所謂出衆的人才，原與普通之人無異，必須用火煮飯，並且最後，參議員的必須知識就是知人。這是不是必須的要自己做爲陸海軍大元帥，並且和傑佛孫德衛士作一對比，他的身體方面，誠然擔負得起，戰爭的試驗，然而他的性情不過不適合於作戰。但是命運已經叫他出來這樣子做，照他的能力去做。所以林肯答應了這種呼聲。

那年冬天的白日與黑夜，特別是十二月和一月，中，總統從他的祕書處，深深的研究了韜略，軍事和地圖，以及關於軍

隊領袖之事，給養和進行等等。他能彀作比較，有想像的天才，並且同時是一個實踐家和計算者——他有成功的要件。他有對於印第安人打仗勝利的經驗，他能彀真實的瞭解遼闊的軍隊的情況，他研究地圖，並且能彀包圍敵軍。他自己研究作戰方法，所學得的，都能利用；若是我們不能知道他所精確研究的出路，結果，無論如何，可以證明他所得的。

現在他對於將軍們另眼看待了，不像從前是個門外漢，莫名其妙了。正月裏，他先試驗寫信給勃意爾將軍。

「在我看來，我未曾有過貢獻，現在也沒有，我不以此為命令，不過我要他們仔細的加以考慮，除非這是命令，你不必照你自己的判斷的反而而行。我臨時的宣佈這次戰爭的通常觀念，在衝擊的各點上，敵人很容易集中力量，但是我們的人數大於他們；除非我們想方法勝過他們，我們就會失敗；只有在各點上同時給他們致命的打擊然後纔可以成功，若是我們不變化，我們就可以穩妥的攻擊一二點；若是他移這一點的兵，增那一點的力量，掣止不作攻擊，而作加強另一點，圍攻力量較弱的地方，就能得到許多的利益。」

麥克蘭報告病了，又可以作為進攻的推辭，總統叫人送給他許多問題，他把那公文送回來的時候，上面只有慌促的鉛筆痕跡。林肯於是再問那將軍的上級軍官，在這一點上，他學習許多與那將軍不同的意見。新的陸軍部長，一直到現在和麥克蘭是處得很友誼，對於直接進攻這個目的有了不快之感。他火怒起來，表示不快之感，寫道：「這個軍隊必須打仗，不然一定會逃走；西線的軍隊既然勇猛的進攻，東方普達馬克河畔蚌精的行動必須制止。」

林肯工作極為小心，請總司令和他的將軍來參加內閣會議，讓盛怒的閣員，直接質問總司令，麥克蘭不願意回答說道，除非總統命令他回答，他就不說，總統很滿意要知道他的心理有沒有決定進攻的日期。

總司令說：「我早已決定了。」林肯說：「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把內閣會議開完了，」沒有走到決裂的地步。但是司徒頓大怒起來，後來說道：「我們有十個將官，各人怕打仗……若是麥克蘭有一百萬，他一定宣誓說敵人有兩百萬，他就可以坐在泥穴中，而三呼萬歲。」

林肯並不發怨言，但是繼續的研究，既然他現在對於軍火及採辦的事情有了名聲，所以他常可以拒絕將官這樣那樣的提議。在碼頭上遇着問題發生了，他就隨時解釋，從實例上去研究，這就是自學的人所做的工作。下面是給海軍部長的一個短啓事：「我想我看見三隻船現在回到海軍船塢了。請你下去看看是什麼？」

有一位新的發明家，帶來了一個新礮。林肯向來對於不能說話的動物也不願意放鎗，親自來看怎樣運用；和書記一直走到白宮南部的草地上，用國會議案報告作靶子，並且打中了。然後他說道：「我相信我能把這個鎗打得格外好些。」削一個手杖成爲標尺，配在鎗上，的確得了好的效果。或者在他自己的室中，請一位海軍大將來幫忙，他在火爐旁，試驗新的火藥，仔細的研究留下的渣滓，並且建議將來的製造方法。

關於軍隊在普達馬克河上的進行的事，他和那緩慢的麥克蘭的主張不同，麥氏要從半島上進攻，但是林肯則主張直接向瑞西蒙進攻。有一位將官，行事很慢，他已經不能再忍耐了，就是下第一道總攻的命令。

「命令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全國陸海軍向反叛的軍隊舉行總攻。孟祿要棄守軍，普達馬克河軍隊，西維吉內亞軍隊，坎塔克軍隊，開意羅兵艦以及墨西哥灣海軍同時準備進攻。」

然而在進攻的命令上，仍有爭執不同的意見，林肯末後致書於麥克蘭說得更爲明白：

「若是你給我下列充分滿意的回答，我便撤消我的計劃，而服從你的計劃。

「第一，你的計劃耗費金錢時間不是比我的計劃更大嗎？」

「第二，你的計劃勝利的把握一定比我大嗎？」

「第三，你的計劃勝利的價值比我的多嗎？」

「第四，事實上，我的計劃不是比你的更能切斷敵人的交通嗎？」

「第五，在困難的時候，你的計劃上的退却不是比我的更難嗎？」

麥克蘭的回答缺乏精確的見地。不久舉行一次軍事會議，大多數的人贊成麥克蘭的計劃。總統不表示屈服，要照自己的看法，但是他採取了會議贊成麥克蘭的方法。批評尙未看得出來，那一方面是對的，是白宮的總統呢，還是戰場上的將軍。

在這戰爭暗淡的時日，他顯而易見的，易受雙方的攻擊，是人們的目標，受將官的輕視，他不知道怎樣何時這種事情可以結束了，在一團的參謀之中，他的前途漸見光明了——兩個小兒子生病了，其中一個最愛的十二歲小孩維來過了幾天便死了。林肯站在病兒的床旁，看着怎樣醫治小孩。他問那位虔誠的護士，她是個基督徒，她自己的情形，她說自己是個寡婦，她的丈夫和兩個小孩都到天上去了，藉着她所受的痛苦，得了安慰，他覺得仁愛的上帝比快樂的日子更熱烈了。情形怎麼樣呢？倚靠上帝，並且相信，他的辦理方法是最好的。

「你在第一次遇見喪失以後就向上帝投誠嗎？」

「是漸漸的，一而再的遇見不幸，我格外的學得了投誠。」

「我很歡喜得知這一件事。你的經驗可以幫助我，忍受痛苦。這是我生活中最難過的階級。爲什麼？爲什麼？」

有一個人告訴他，基督徒爲他祈禱，他說道：「我很歡喜聽見這件消息。我需要他們的祈禱。我有赤子一樣的信心，我相信上帝給我這樣的信仰。」他於是說到他的母親，去世已經多年了，葬在印第安納州之曠野。「我記得她的祈禱，她的祈禱常與我同在。」

這是夜間的談話，在半明半暗的病室之中，這個瘦長的人，伸出腿來對着牆，這是他習慣上人格的逃避的方法，他的幻想成了虛懸的情況了。他的妻子，有點發狂的趨勢，心中不安，瀕於瘋狂之境。但是林肯默默的坐着，想到他的母親之祈禱；問那位護士，說人受苦了以後，過多少時候，纔可以完全屈服在上帝的面前；他出了病室，西華德已在那裏等待了，是歐洲打來的一個不幸的電報，或者是司但頓帶來了前線失利的消息，或者是一個不快樂的女子，要拯救她的兒子，脫離軍法的懲治，同時在戰爭還沒有完畢的時候，他的兒子已經喪生了。

這不是自然的嗎，他與國務卿的意見相左，在希望用嚴厲動作的時候，反倒做了更仁慈的事，這不是更能驚人嗎？有一個青年士兵，在崗位上發現他睡覺了，按律治以死罪。「我不能想那位青年人經過我的手，被刑治以死罪。這是無足奇的，一個在鄉下生長的孩子，恐怕早已養成了天黑就睡的習慣，所以到了應該儆醒的時候，反倒睡着了。」

白宮有一位青年軍官，和林肯處得很近的，在戰爭初起的時候，便被打死了。

他寫給那位青年軍官的父母道：「你的高貴的兒子，中途喪失，我們所感的悲痛不減於你的情形。對於我們國家的

利用既然如是之大，他自己和他的朋友都有極大的希望，不幸陣亡。在身架上，年齡上，和青年的外觀上，他有指揮人的能力。他在與人交際上又謙敬有禮。我和他之認識尚不足兩年，然已成爲密友。他向來未曾放縱或有惡言待人之處。我希望藉此安慰你，並且記念我的青年朋友和你的勇敢的早期陣亡的兒子。」

正在戰期之中，就有這種信的寫作。這是屬於詩情的信。在他聽說他的老友貝克團長陣亡的時候，他的面孔灰白，心中充滿了感情，淚流滿面，兩手放在胸前，離開了麥克蘭將軍的總部，連衛兵的敬禮也沒有還。他在春田的時候和貝克在火爐前暢談密西馬尼園之故事，還不到一年，而今他已去世了。

他的耳朵裏聽見聲音，他知道人們等待他的決定。

十

他的老友到那裏去了呢？在這危機的時候，他們一定來擁護他和與他競爭的人比較起來，他們不願多露臉。在戰爭初起的時候，達古拉斯來了，來報告他在意大利諾州接到了電報，他在那裏，堅固人民的信仰。他要走嗎？還是住在此地？由林肯決定。於是這位矮的達古拉斯又和長人林肯朝夕相見了，他這一次來不是爲總統拿帽子，而是來要問總統，他作什麼好。林肯從前要驅他的對手於意大利諾州之外，然而現在他委任他去堅固那州北部的陣線。達古拉斯去了，到了那裏，不久便中風死了。林肯在白宮下了半旗，記念這位和他多年競爭的達古拉斯。

赫爾已經做了官，很受林肯的歡迎，但是不與他表同情，後來反倒寫反對他的信。介紹別人常常說：「我的密友之子。」

或者「我的特別友人。」希爾東接到了一封很富感情的信。「親愛的威廉，你一月三十日的信已收到了。關於錢財的事就照你所寫的做罷。你知道，我沒有時間寫一封敬重的信。上帝祝福你，你的友人，林肯。」希爾東來的時候，他很歡迎，他的腦力反倒不知道要叫他做什麼。

另有一次，他坐在白宮的廂樓裏聽音樂的表演，在坐的人羣之中，有一位是他所認得的，他就伸頭仔細觀看，最後跳了起來，「胡伯爾！胡伯爾，這裏來！」既然廂樓的鑰匙一時尋不着，於是就叫他的朋友爬了上來。

這時他的朋友全體斜着望他。許多的人不原諒他，宣佈弗來門的命令之無效。斥責他的信源源而來，他不輕忽這些信，親筆回答。

「本月十七日的信已經收到了，這是你寫了來的，使我不禁驚奇了。你反對我根據於法律，這是與你一月以前向我建議的相違反。主要的事情，是要使得坎塔克州加入中央，同時庇護米蘇利和瑪里蘭二州，這次戰爭的結果倚此為歸。依若是你對於新的地位表示不安，並且擁護我，和別的友人一樣，贊成我的政見公文，我們就要徹底的得勝了。你的友人。」

有的時候，他對於別人的斥責，不能再容忍了，就出以斥責之言詞。

他這樣的做法，有時使得昔日擁護他的人灰心，他似乎是太小心了，他常獲得反對他的人，成為友人，修正了他們的意見，更能瞭解他。特別是對於西華德和司但頓的事上是如此。蘇穆納原是反對他的政見最烈的人，曾做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現在也加入了內閣。林肯對於蘇穆納的唯一的印象，就是他們兩人身高相等；但是蘇穆納舉止動人，這是他所缺少的。這一位出衆的人，有開曠的面色，額角甚高，鼻直帶有歐洲的文化色彩，受的教育很高，類似南方的領袖人才，他

的主人的態度，只能發展在奴隸的社會之中。

他多年來是個反對奴隸制度的人，他的武斷很深，有人請他去看反面的理論，但是他回答說：「沒有反面的理論。」既然是這種狹隘的，不肯妥協的人，他極不容易瞭解林肯；因為林肯能看得清楚問題的各方面，所以他熱烈的羨慕蘇穆納的品格。這位參議員在環境上和經驗上都不容易欣賞林肯之為人；等到林肯做了白宮的主人翁，蘇穆納大大的批評總統的外貌和舉止。他是美國東部的人，受過哈佛大學教育，文雅而驕傲，美國的參議員帶有羅馬人的尊嚴，蘇穆納自然不能不使那西方的天真兒童吃苦。他和司但頓一樣，他的感情是不可束縛的，但是充滿了憐恤之心，一方面是出於國家的關係，一方面是人的關係。林肯以聽見看見他的言笑為快樂，林肯自己思想很慢，舉止又多幽默。林肯的幽默，常常使得蘇穆納莫名其妙，有時還要請林肯講解故事中的一點。

然而不久以後，他們彼此到了信任的程度，蘇穆納成了林肯可靠的政治顧問。他們反抗奴隸制度是站在同一的戰線上，因為他們有共同的和平趨勢，十五年之前，在一次偉大的演說中說道：「在我們的時代裏，沒有和平不是不榮譽的，沒有戰爭不是不榮譽的。」在內戰裏，黨派裏需要領袖，雖則他們主要的立場，是要維持統一，蘇穆納比林肯更進一步，以為戰爭是打倒奴隸制度的工具。

然而除了蘇穆納之外，很少的人瞭解林肯。有的嘲笑，有的諷刺，贊成的人之想像聲音是不可得聞。維特門主張穿的衣服很簡單，在三十人馬隊的跟隨之前，他們的刀完全出鞘，他穿了簡單的衣服，破舊又有泥污，戴了一頂硬黑帽，在街上走過，和普通的隨員沒有什麼分別。真是大多數的軍官歡喜穿着金碧輝煌的衣服，招搖過市。

愛美孫知道林肯的個人，寫了很有名的一句：「林肯容許爲美國做更多的事，這是任何的人所不及的。」秀爾士厭惡總統，但是他寫了一段輝煌的文章。

「他極其崇敬別人高尚的知識和高尚的文化，但是這些資格，不足以使他恐懼。在事實上，他什麼人也不怕，什麼事也不怕。一直到他可以使他的判斷和他的意志屈服。他會見極大的人物之時，一點沒有羞澀之態，好像是會慣了的一樣。他常常承認別人的優點，但不以此就可以把他掩蓋了。然而沒有什麼問題，可以使得他百案不得其解的，因爲他是以普通的邏輯評判事物的，利用常識。然而沒有人再比他容易受榮譽的顧問，容忍批評了。若是有人攻擊他，對他誤解了，他就要求請反對他的人一改其既往之觀念，而免得破除關係。」

林肯仍然活着的時候，秀爾士在個人的函件中表示下列的意見。

「除了天才的偉大志願以外，他對於自由的社會永遠不會造成危害。他是有人格的個人。他的政治是歷史上代表作。我可以說一句預言，那種說話或者奇特，用不着長，只要在五十年中，林肯的名字就要榮譽的寫在美利堅共和國的歷史上，其地位與華盛頓相並列。逼迫他的人之子女就要稱頌他。」

穆特來那時在外交界服務，對於人類的心理有更深的知識，他既然是俾士麥的密友，他將林肯和同時的偉大政治家作一比較，說道：

「我去和林肯作一小時的談話。我是很快樂的，若不然，我離開華盛頓了，就要對於總統作一極不正確的印象。我是十分的滿意，他是個極有天性智慧的人；他有赤誠的，不虛假的，坦白的高尚的品格。我相信他和鋼一樣的真實，和真實一

樣的勇敢。同時，無疑的，他不明白國家的事務，特別是關於外交的，他並不隱瞞這件事，但是我們必須覺得可惜的，這一個人所站的地位，是國家極危險的時候。雖則如此，然而他的謙恭在這一方面把批評解掉了。我覺得，在目的的完整和直接上看来，國家放在他的手中，是極其穩妥的。」

後來又說道：「他是真實的，美國民主主義的忠實的形態。他是美國的公民，忠實的，聰明的，樂觀的，勇敢的人，雖有時爲人所指責，但他的奮鬥總是在正義的這一方面。」

十一

誠然對於馬麗是一個極大的失望。他夢想那目的的來到，並且已經達到了，最後成了白宮的女主人，再要做什麼呢？戰爭來了，這不能使得她大規模的招待別人。有一次她舉行跳舞，報紙上馬上給以嚴厲的指責；任何公衆的集會，他總是遇見拘束的批評。這些年代的期望中，她忽略了一件事，就是不能從春田一躍而至華盛頓，從西方的邊境州份，一躍而入首都的社交生活，這一次突如其來的進步，正和她的丈夫之無準備一樣，惟一的不同之點，就是她的雄心已被殺遏，而他的雄心永久不變。她是生長南方，華盛頓婦女之南方的系統，他們的結婚和政治方面已經被北方人所限制了，對於南方人起了輕視之心。好一似他們想藉着總統的夫人，而圖以報復，甚而至於她駕了馬車去到音樂會堂，或彈南方的音樂曲調，他們都予以輕視。林肯對於批評本不注意，不問是批評的說話，或判行的批評，總是如此，但是他的夫人忍受不住了，他既然是一份子，就應當想個方法來。

最緊迫的最嚴重的就是服裝的問題。在被選舉和就任之間，她從紐約定製衣服；現在她和華盛頓之製衣公司已經熟悉了。事實上曾爲德衛士夫人（她的競爭對手，她所輕視的，也是她所贖美的）做衣服的女裁縫，現在也替她做衣服了。這一位女工是黑人之女，與林肯友人接觸不久，就成了密友，她曾經做了三十年的奴隸生活。現在她替林肯夫人做了十八套衣服。

在起初，有一個啼笑不得的景治，因爲距離會期太近了。那是一件玫瑰色的衣服，後面拖了很長的衣裙，頸下衣服很低，好像是婦女願意露出她的美觀之點，向人求愛的一樣。這對於馬麗是很合適的，因爲她的手臂很粗，穿着這種衣服便看不出來了。她的丈夫第一次看見這種情形，踱了長步來往觀看，嘴裏吹哨，說道：「噓，我們的小貓尾把有多少長。」等她火怒起來了，他說道：「誠然，是很美觀的；看樣子頭和尾距離得很相近。」他說他妻子的衣服充滿了戰爭的顏色。向例是主婦導引總統先進議會廳，但是林肯夫人說，在她做總統夫人的時候，不許任何人走在她的前面，於是她就挽着總統之臂前進了。

她知道他們兩人並肩的時候，情形很奇怪，有一次議會的時候，林肯向很少的人作了滑稽的介紹之詞：「這就是一長一矮的總統府裏的一對。」林肯夫人深知這種情形，所以她永遠不願和林肯合拍一張照相。但是兩張照相同時登載倒可以。

只有蘇穆納最能討總統夫婦的歡心，林肯佩服他的智力，夫人贊成他的態度。不然者，她常與懷疑的品格發生關係。維拉德在就任之初常常看見她，寫道：

「林肯的妻子給林肯很多的困難。她不僅止干涉委任較小的職位，她也干涉閣員的委任。有許多人得知她的個性，來恭維他，所以對於他做了很大的影響。」其中頂著名的是維可夫，他是個冒險家，在那時候說到他的人很多，而其實他是爲紐約報在白宮裏做偵探的人。他是個世俗化的人，有禮貌，使人相信他，有談話的天才。「我聽見他極力的恭維肯夫人的美貌，她的服裝之入時，我以爲她一定面紅耳赤，絕裾而去。那知道她反倒以爲他懂得禮儀，識見廣博，可以作爲家庭之內和個人的顧問，常見他出入於會客廳，和林肯夫人共乘一車。」

總統的夫人去檢閱軍隊，他歡喜那些恭維她最厲害的人來麻煩她。有許多南方的婦女穿着女僕的衣服，用巧計來請求到白宮來服務，藉此以作偵探，但是林肯夫人很久還偵察不出來這種詭計。然而因爲她的家屬關係，反倒和南方人發生聯絡。她有三位表姊妹，她們的丈夫都是南方的軍官。她有一位表妹，起頭的時候和她也住在華盛頓，在戰爭初起的時候，來拜訪她，臨走的送別之話有說：「親愛的李蕊，我希望你住在此地不要灰心。最好住在此地一直等到我們攻取了華盛頓。」

十二

內戰的目的漸漸的改變了；開頭的時候，是爲統一而戰爭；漸漸的成了廢除奴隸的事。第一個問題還沒有解決，第二個問題只有在第一問題解決了之後，纔有辦法，有很希奇的可笑之事和衝突之事出現了；每一件事情的發生，每一件事情之不能發生，完全在於總統個人的情形如何而定，此種問題深入他的腦中。林肯爲人所指責；林肯也爲人所尊敬。

在與反叛作戰的時候，北方好似一個人，但是戰爭延長了，黨內發生不同的意見，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意見相合，而共和派的共和黨反倒與劇烈派時起嚴厲的爭執。

有許多中立的州份，並不是沒有危險的。歐洲方面，有幾個國家，大多數，特別是英國對於北方採取仇視的態度。因為封鎖南方的關係，英國不能獲得原料，因為美國的獨立是要脫離英國，現在又給英國以極大的不便；但是若是他懸了廢除奴隸之旗幟，英國的清淨教徒就不能再擁護奴隸的主人了。

然而，在他的思考當中，黑奴的可哀的情形深深的入了他的內心，他不願意把這個問題和他的閣員提起，甚而至於和西華德也不願提起。這是很容易的寫信給斯波德，他和斯波德曾經辯駁過這個奴隸問題，現在是在坎塔克州可以信任的代表。但是他似乎一再的和蘇穆納談起了這個問題，使得中立各州建議一種辦法，就是要中央政府購買一切的奴隸，然後再論及其他各事。他要尋點過渡的辦法。

希望在達拉瓦州先漸漸的開始廢除奴隸，並給奴隸主人以贖價，他祕密的寫信給那些反對這種意見的參議員，目的要說服他們，對他們說買了四個邊境州份的奴隸，不過化了八十七天戰爭的費用，他告訴那不能再忍的蘇穆納，他們必須等待，除非這種的宣佈不再分裂統一之局。蘇穆納抱怨他在這一個問題上的遲疑觀望，勸他咨詢議會在一八六二年的開始作為議會的新年禮物，並且可以得着名譽。林肯說道：「我要再提關於這件事的一個字；我很知道，與這個議案有關係的人永遠不會爲人所忘記。」

他在二十八歲的時候，曾經說過，一個人沒有把他的名字在當代作了一種廣大的印象，不應該死；他在二十五歲的

時候，曾經羨慕英雄。在他的個人深處燃起了很高的雄心火焰，在他年青的時候，已經引導過他，三十年之前說道，做了總統不能使他滿意；他現在與那最嚴重的問題打仗了。看他舉起他的瘦指，對着美觀的蘇穆納的面孔，在他的感情上面又遮了一層面幕，「我很知道。」我們不能瞭解這時他的心內深處的意義嗎？他想得很久了，他是個愛人類的人，熱烈的理想家的感情消滅了政治的懷疑。實踐的和夢想的在他的心內交戰，他是個律師，也是個哲學家；沒有比這一件事再能表現他的品格的偉大的了。

忽然間，他的兒子死後兩個星期，在停滯的時期，他叫人請蘇穆納，叫他立刻來。「我要把咨詢國會的公文讀給你聽。我要知道你歡喜否，我今日就要送去。」於是他勝過自己的躊躇了，策馬向目的前進，又恐怕別的考慮足以動搖他的決定。誠然他願意遵自己的計劃而行，因為秀爾士從歐洲回來了，帶來給他歐洲人的感情，要在紐約作改造輿論的工作，組織釋放奴隸協會，把他在三月裏大會上所要發表的演講詞，請他指正，總統說道：「這真是應該說的話。並且記得，你也要聽我，同日的演說。」國會上的演說詞，用電報打到紐約去給秀爾士。在中夜的時候，他在古柏學院裏，極熱誠的讀給會衆聽，也就是同一個地方，幾年之前，林肯第一次到這大城裏來，給人的印象。

這一段的演說，並不是要消極的限制奴隸制度，這是林肯極其審慎的介紹給國會的一個決議案，「美國必須與任何各州合作，採取逐漸廢除奴隸的辦法，給這些州份以經濟上的援助，使其自由應用以補助公私方面，因改制度而需的津貼。這種逐漸的而局部的廢除奴隸辦法是林肯所建議的，用以保持和平。

「在我的理想之中，逐漸的，非頃刻的，奴隸的解放是最好的方法。這一種建議，在普通政府的這一方面，並沒有利用

聯邦的政府權力去干涉各州州內的自由之權，絕對之權仍在各州之手，是以各州之人民直接發生興趣。」

這件決議案已經國會接受，凡釋放黑奴者，得予其主人以三百元之津貼，但是邊傍的各州以等閒置之。過了不安的四天之後，林肯接見五州之代表，用極懇切的話向他們申說，但是沒有成功。

然而畢竟有相當的成功。最高的權威決定採取寬大的辦法，遵守憲法的程序，而給予補償，但是要加以解說：「若是不歡喜，我們可以採取別的辦法。」現在過激派和中和派能力結合了，重新下令禁止陸軍海軍幫助奴隸之逃亡，海地和里比亞被承認爲黑人的獨立國家，報紙上說：「轟擊蘇特要塞的礮火，把美國國界打破了三方面；這一道消息把第四方面的國界也打破了！」

自開戰以來，這是首次，總統得了人民的愛戴；他轉成更急進了，又回到十四年以前，他所建議的方案。國都所在之哥倫比亞區宣佈不得蓄留黑奴，償付蓄奴主人費用一百萬元，學校建立了，專爲教育黑人之用。

幾個星期之後，另有一個將軍以其愚拙的過多的活動而出名。他讀報紙，得知亨特將軍曾發通告：「奴隸制度與軍法是不可並立的；佐治亞南加羅里納所有奴隸一律宣佈自由。」

這是第三次的事了，是第三次的否認：「我亞伯拉罕林肯宣佈美國政府對於亨特將軍所發通告未有所聞；此種公文也不正確。再者，亨特將軍或任何司令均未賦與此權，而宣佈釋放任何一州奴隸之自由；不問此種宣言爲眞爲假一概無效。我爲陸海軍之大元帥亦不敢宣佈廢除任何一州之奴隸，此種權力應賦予政府，自然各地司令不能有所決定。」

這是林肯堅決的聲調，等判出了錯亂的行爲，他不得不用這種聲調，他自己退制，和自己的將軍意見相違反，和自己

的同僚相違反，公衆的意見和報紙反對他，這是他不得已的。但是這一次的宣言，邊境各州的州長，尙懷觀望態度，見機行事，於是給予他們熱烈的恭維之詞。

「我不辯駁，我看你自己辯駁了。你自然對於時局不是盲目的。若是這是超過了個人的和黨的政治，我請你安靜並且做重大的考慮。這種建議並不爲法利賽人而做。這種改變好一似天上之露水，不傷任何東西。你不贊成嗎？過去的時代，在上帝的意旨裏，個人尙沒有做到好的地步，現在是你們的最高權力要做的時候了。不要使得遠大之將來對於你的忽略，有所悲哀。」

他不用斥責之詞，而用溫柔的勸導，他不討人的喜歡，又爲急烈的參議員所包圍了，他們請求收留釋放的黑奴，叫他們從軍。他們說，這次的戰爭原是由他們而起的，所以他們應該出來襄助。

林肯答道：「我已經將數千的馬鎗交給了田納西、坎塔克、西加羅里納和北加羅里納的忠國公民之手了。他們曾經說過若是他們有鎗他們就防衛自己。我已經給他們這些鎗。這些人不相信要武裝黑人。若是我要武裝他們，這數千人就要反對我了。我們失落的恐怕比我們得的更多。我看不出什麼理由。你或者是對的，我或者是錯的；但是我告訴你，我所能做的，我不能辭職而贊成韓林。或者韓林能做這件事。」

有一個人很熟悉林肯的情況，又和林肯很知己：「總統必是勇敢異常。」我們要希奇嗎？他自己像一個要塞一樣。個要塞是頑強的和他自己一樣。

內戰開始過了一週年，西方所得的勝利很少，並沒有反對瑞士蒙的舉動。麥克蘭仍然不肯總攻。他主張全軍必須遲輸到了半島之前線，在約克與詹姆士河之間。他爲什麼遲疑動作？他曾經想到這是內戰，引起他的錯誤的勇武嗎？是不是在他研究戰爭的技術之後，他不願爲總統戰爭？他的支配之力仍然統治了他？他是一個民主黨員，他準備好了要對付，而不是戰爭，直至最後，使得雙方厭倦了，作折中的調解，然後總統成爲時局的主人？

林肯漸有懷疑之念了，仔細的留心麥克蘭，他自己研究得很仔細，甚至於陸軍部長所不注意的，他已研究到了。他寫信給那不可解的將軍，在公衆的輿論之前仍然作將軍的後盾，是一篇不朽的名作。

「我再對你說，這對於你是不可少的，作一次突擊。我是不得已的。我常是主張，下到海灣傍去，看一看戰地情況，不要在馬拿斯攻擊，只要漸漸的變更，不要征服困難。國家不能不注意——並且現在注意着了——現在的遲疑向着敵人進行，只不過是馬拿斯故事的重演。我給你作一個保證，我向來沒有對你寫過，或對你說過，用極大的仁愛，也沒有用一個充分的目的要支撐你，在我的焦慮的判斷之下，我是常可以做的。但是你必須動作。你的忠實者。」

這一位將軍，他的靈敏性，和女子一樣，雖然是無辜的，但是必須好好的對付；雖然他沒有做了什麼，這位總統就是不停的要說幽默的話，希望他採取相當的辦法。所以林肯藉此差派麥克蘭所要的一師軍隊到別的地方去了，說道：「若是你能知道這種情勢上的壓迫，我相信你一定以之爲有理，甚而至於瞭解總司令以下他所喜悅的命令。」和前一封信

一樣，裏面有潛在的危害。不能不覺得絨手套下面的鐵腕，只要看下面，就可以知道了！

「讓我說，不是應用在你身上，參議員和國會議員在他們的地位上說到我，照他們所願意說的，而沒有問題，軍官必須停止給他們侮辱的信件，因為對於他們是不可如此的。」

到了末後，總統採取緊急的步驟，因為這是中心的要件，要解決這個人格的問題，在戰爭時所引起的混亂現象。西方的情況和東方的情況，一樣的不佳，因為弗來門將軍雖在他的手掌之中，也不願意捉拿傑克孫將軍。

同時北方，裁制沿海，這是他們顯著的利益，但是為南方人的勇敢行為所破壞了。他們有了第一艘武裝巡艦，名字叫作麥爾麥克，在韓美頓沿岸地帶，打沉了許多北方的船隻。林肯祕書的說話：「認為警入的動作，」把這件事情證明了。不是不久便把全艦隊破壞了，而封鎖解除了嗎？若是這一艘巡艦，仍然這樣的努力破壞。但是林肯對於此事處之非常鎮靜，比較電文，並且質問將官。第二天，有一隻兵船名叫摩納特把麥爾麥克打敗了，救了北方的艦隊。過了八個星期，林肯帶着齊斯和司但頓到查斯比克去看看情形。總統和齊斯幸而發現了，在諾爾非克登陸適宜的地方，立刻命令軍隊登陸，麥爾麥克發現他自己已在不可保持的地位，於是炸沉了，不然者，這一隻船必會落於中央政府之手。齊斯宣言說，「若是總統不來，諾爾非克仍在敵人的手中，而麥爾麥克仍然得做其擊沉船隻之計劃。」這就稱為林肯「首次一星期的大勝。」

同時法拉格號在密士比河下游新奧林之下施行攻擊，幾天之內便進入了河口大城，這一次的勝利使得歐洲人對於南方政府的信念為之搖動。

但是瑞士蒙如何呢？目光集中在這個城上，那時是六月的下旬，舉動遲疑的將軍最後下了前進的命令，距南方之都

城只有五英里之遙——便又停止了下來。他給敵人以集中軍力的時間，結果大敗，這就是所稱爲的七日戰爭。照着後來的批評，麥克蘭原可以在這一次勝了奧斯特資。這位拿破崙第二作何說法呢？

「只用一萬人，我明天就能得勝。」他打電報回來充滿了怒氣和失望。「政府不可不能使我負其全責。政府沒有維持全軍。若是我現在救了這個軍隊，我明明的告訴你，我不能謝謝你，也不能謝謝華盛頓任何人。你已經盡力的要犧牲這個軍隊。」

這是失敗的人所說的話，他使別人的失望，比他自己的失望還厲害。

林肯想這一個人必是失去了常識，既然不能撤職，只好視爲癡狂的人。麥克蘭的公文到了，總統說道：「六點十五分的一件公文，使得我痛苦最厲害。我已盡力的維持你，並且假定了你盡力的去做，但是你常想，我沒有給你充分的供給，這是不真實的。」

第二天：「救了你的全軍，不問任何犧牲。我們立即神速送給養來。自然他們不能今天送到，明天或者後天可到。我不能說你需要給養補充是不真實的。我所說的，是你以爲我未曾努力的快快送補充給你。我覺得你是不幸的，你的軍隊和你的感覺是一樣敏銳的。若是你打仗，或者是打退了敵人，這是我們所給敵人的代價，不是給華盛頓的。若是我們擊打了華盛頓」（這是麥克蘭所願意的）「在軍隊沒有到你那裏之前，他就要擊打我們了。」

向來有沒有總統對於他的屬下敗軍之將，作這種談話式的公文，要是從事於軍事的人一定要命令，或者將全部的事交給陸軍部。但是在這次戰爭的特殊情形下，修正了品格和責任之部分，再加以總統的性格，他又加以道德上的修正。

他舉足輕重，因為他不單是執行公務，但是他也感覺着統治者的責任，這是他的國家所最需要的時候。全國感覺着這是最需要的時候。紐約的證券交易所價值大為跌下，不景氣發生了；徵了三十萬軍隊，現役期限是三年，但是對於這次的徵兵，缺乏了回聲，因為大家都知道，新兵總是要放在麥克倫的圈套中。

在這個時候，他把所有的權力逐漸放在自己的手中。他寫公文給州長，總是用柔和的文字，引他們答應補充軍隊，並且盼望他們爽快的送些軍隊來，不要再等待不可捉摸的將來。他使得州長和將軍之間消沒了隔膜；他提議在猶太人應徵的隊伍中，要有猶太人的「先生」照顧軍隊的靈性生活。他很快的視察前線，首次去看看戰場，然後出席普達馬克之軍事會議，會見中級的軍官，因為他不能再信任軍隊的上級將官了。

「你們有多少軍隊？」

「大約八千，恐怕數目不足；但一定有七千五百。」

「你們在營裏的康健情形如何呢？敵人在那裏。」

每一個軍官的回答各不相同。

他立即寫信給麥克倫論到放棄的情況說道：

「我得知道在半島上你的軍隊已經到了十六萬人。我們前日調查剩下的軍隊是八萬六千五百人，還有七萬三千五百人尚在未計之列。我相信這次戰爭死傷的數目不過二萬三千五百人，而其他五萬人並沒有消息。死亡的人不過五千，但尚有四萬五千人仍然活着，但不知那裏去了。我相信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到了今日是可以負責做事的。你在這

一件事上能給我更精確的知識嗎？若是我是對的，你有了這些人，不要三天，你就可以打到瑞士了。你怎樣能防止他們不再會逃亡呢？」

這位總統，是一個平民，不惟親寫這些東西；他也承認他們，並且站在發動的地位。他的戰爭經驗不是戰爭而是追攻，不是放鎗，而是拯救一個印第安人，林肯不成了一位將軍嗎？他寫信給將軍論到軍事的時候，將軍的回答是論到政治：「我服事馬爾西已經疲倦了。馬爾西和我談到華盛頓的人民，結論說他們太注重小事。我於是相信，他們願意毀滅這個軍隊。」

林肯的回答很富諷刺性，只在信尾註了幾句：「若是無論何時，你能覺得可以進攻，你不該加以阻止。」

然後，他和西華德作仔細的討論，於是下了一個總結的命令：「我希望繼續這種戰爭，一直到勝利為止，不然或者我死了，或者被征服了，或者我的任期滿了，或者國會，或者國家放棄了我。」那是林肯的明晰的決斷，充滿了邏輯和感情的決斷，是有力的，堅強的，偉大的，露骨的。他在那海軍兵士之前靜默了幾分鐘，終於拿起了那斧，使得人不能不驚奇——現在他把國家的命運又拿在他的手中了。

十四

這次的戰爭不停留的要壓迫決定奴隸的制度問題，這是北方人所感覺最麻煩的，然而不是奴隸的機會。這一個問題可以使得前線的兵士不逃亡，可以使得北方的急烈派滿意，可以影響歐洲。信函報紙論文完全注重這一件事。防守的軍

隊急盼解放奴隸；瑞士的政治家說，拿破崙第三有幫助南方聯軍之勢；資格教人和宗教的牧師專爲此事到了倫敦去。然而坎塔克的代表時來，警告他，干涉奴隸的問題。

林肯再寫公文給邊境的州份說道：「我並不是譴責，也不是怨言，當我向你們保證的時候，在你的意見上，若是你們通過了三月間逐漸釋放黑奴的辦法，戰爭現在就要完結了。那個計劃原是想早日結束戰爭的。讓反叛的各州看得清楚，你們明白的不加入他們的聯邦，他們就不會再繼續的戰爭了。但是你們既然願意奴隸的制度存在，於是他們就想你們是附和他們的。若是戰爭繼續延長，你們州內的奴隸制度只要繼續一次的摩擦便歸無有了。爲什麼不省那戰爭所需要的錢呢？若是戰事延長了，國家因爲需錢孔急，恐怕就不得以作釋放奴隸補助之事，何如你現在早爲之計！你們是售主，國家是買主，何樂而不爲呢！使得售的一方面，和買之一方面等長久吃虧呢！」

他同時也作對於農夫和商人的演說，他說道：「若是邊境的州份接受了我的計劃！你和我就不是平白的生活了！」但是邊境的州份態度仍然曖昧，因爲他們是頑強的，所以他的心也堅硬了。他聽邊境州份拒絕他的建議的一日，正是他和維爾斯、西華德以及西華德的女婿乘車出去的時候。司但頓的兒子死了，他們去參加喪禮，司但頓的悲傷，他是深知的，不過只能暗示他自己的心中也有困難。他向來是把最大的問題，放在自己的心裏，三月裏，他不和內閣商量，就自己決定了。現在他和朋友作公開的說明：

「若是可能，我必須救這個政府。我所不能做的，自然我不去做；再說了一次，我的手中牌還沒有打完之前，我決不屈服。我曾經到了一個結論，這是軍事上必要的事，絕對的要件是要拯救國家，我們必須釋放黑奴，不然我們自己便屈服。

了。」

釋放黑奴，不然我們自己便屈服了；這個理想已經改變了！這次衝突的初起是爲什麼目的，爲什麼而執行戰爭；內戰上道德的論據是什麼，這是不得不找一個結束的。誠然，在這幾天內的思想一定使得林肯覺得痛苦；現在他真的體驗着了這種矛盾的事。甚至若是命運要使得他執行人類最高尚的理想，自然他的命運是要小的工具，以指導他的能力，而傾向過渡的目的；這不過是諷刺上面的悲劇偏道，他已經走上了少年時的目的。

他不但要夢想，但是也要計算。在南方，奴隸耕田，所以有能幹的白人都去打仗了。若是宣言釋放自由，他們便要逃跑了；敵人的力量便因此可以減少；北方人就要得到了勞工之力，這就是南方人的損失。立法的方法，甚而至於屬於溫和的方法，也不能使得邊境的州份接受此種計劃，所以軍事的力量必是超過國會的力量。亞當士不是三十年之前預言過，若是南方成了內戰，或者釋放黑奴戰爭的中心，總司令，利用他的崇高的地位，能鼓作單獨的動作？若是林肯現在採取這種步驟，就可以建立一個新的道德基礎，於是戰場上每次的勝利就是釋放黑奴的勝利。

現在這次的戰爭已經拖長了十五個月，在他看來採取了一種步驟，就可以使得北方人得了合併的力量；因爲北方也有四個蓄奴的州份，民主黨人不以爲這個問題是值得流血的，他從局外看來，他想來國家還沒有一半作他的後盾。在勝利之後，這次的戰爭就要認爲合憲法的了，成了北方人的方法；同時也有免不了的衝突；既然北方人要釋放，南方的奴隸，而不去釋放自己的奴隸；贊成廢除奴隸之人，就要得到人道上的道德之勝利，在他們驅除了南方人的奴隸之後，反倒培植起來他們自己家裏的惡制度。

林肯的心理情況，在他後來過了一年，致書給他的坎塔克之友人書信裏，顯露了出來。

「我的本性是反對奴隸制度的。如果奴隸制度是對的，世界上就沒有錯的事。我不能記得我不會作過這樣的思想 and 感覺，然而我尚不知爲總統者，有這樣無限的權利，在這件判斷和感覺上作正式的動作。我在立誓約時，曾經誓盡我之所能以保護國防守美國之憲法。不做誓約之前，不能就職。我不能藉誓約以奪取權力，也不能用權力以破壞誓約。我明瞭，在通常的行政上，這種誓約禁止我放縱我的抽象之判斷，關於奴隸制度的道德問題。能失去了國家反保持憲法嗎？」

「照通常的律法，生命和四肢必須加以保護；然而有的時候，要去一肢以救全身；但是生命並不是要放棄一肢的。我感覺着，不合憲法的方法，可以成爲合法的，只用不得已保守憲法的方法，藉此以保存國家。對與不對，我假定這種立場，現在決志如此。一八六二年的三月五月和七月，我接二連三的向邊境的州份作請求，請其認可補償釋放黑奴的辦法，我深信不得不用武力以及武裝黑人，除非避免了這種方案。他們拒絕了這種建議，我迫不得已，只有兩條路，或者使中央政府以及憲法屈服，或者把黑人武裝起來。我選擇後者的辦法了。我所以選擇武裝黑人的辦法，因爲我希望得勝多，而損失少。」

林肯曾經對於總統誓詞，深深的作一番思考；他一再的不贊成廢除奴隸制度同工者所有的活動；他是常常願意採取中道的辦法；所以只有在許多道德的見地上，他得到最後的決定。但是在這一件事上，好像他之結婚的時候一樣，突然來了一個決定。他把這一件事用電報打給他的朋友司維德，請求他發表意見，也許他在這時的顧問比許多專家更有見地。

司維德第二天早晨到了，未進早膳即進白宮，解答朋友間相互的問題，在後來給防衛司令的信中，可以證明司維德贊成立即解放黑奴。林肯直接發問關於這件事的雙方結果，自己一人單獨的說了一點多鐘。總統照聽者的說法，把他的思想明白的用語言表示出來。他說完了之後，並沒有要註解，要討論，不過表示他的朋友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家裏去，並且把這個消息告訴熟悉的人。這次的拜訪就算完結了。

忽然間，他受了同樣的衝動，未經過討論，他立時召集內閣會議。他已經決定了辦法，他告訴了各部長，不是請他們來各自發表意見，乃是要宣佈他的宣言。他們聽見了他的報告以後，他便再聽他們的建議。他表示很深的自信心，不知者一定以為他是個專政。他坐在一個綠色的橢圓桌傍，四面的人默不作語，他於是讀那釋放黑奴之宣言。這一段公文不再修改了，嗣後雖有所改動，但是原意未動絲毫。

「余亞伯拉罕林肯，美國大總統，陸海軍大元帥，宣言從今以後，戰爭之目的為恢復美國與各州憲法之關係，凡各州之關係遇有中斷，或受妨害者，均以戰爭赴之。余之目的，將於下屆會議提出切實的辦法，應用金錢補助辦法，或廢除奴隸之州份，其人民不可認為背叛美國，此等州份或自動採取立時的或逐漸的廢除奴隸辦法；自動同意移植非洲黑人在本洲或其他地方之努力，獲得政府的同意者，仍得繼續進行。」

「自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起，凡在美國土地內蓄奴者，應即一律釋放，使其永遠自由，否則其人民即視為背叛國家。」

這就是宣言的最後形狀，並且請官吏注意，禁止他們應用武力使得逃亡之奴隸再回主人之處。「凡在背叛國家勢

力或國軍佔領區域，其逃亡之奴隸，應視為永遠自由之人。」

這些人應用他們的力氣作奴隸主人和奴隸之掙扎已經使得他們精疲力竭了。這種爭執結果成爲戰爭，白人彼此相打，傷亡數千，是爲黑人的緣故。直等到最後，時間已經來到了，釋放黑奴，這不是與釋放奴隸的人以莫大之利益嗎？連北方人所管理不到的地方，那裏的黑人也稱他們爲友了。所以不能解決的問題，在這一位高尚的思想家心裏已經非常的清明，他最後得以用武力來解決，此外不能得着勝利。事實的邏輯引得林肯到了一種境地，他不得不放棄了他的友人的奴隸問題，而去解放他的敵人之奴隸。

內閣人員大爲驚奇。司但頓說，「這種方案超過我所有的薦舉的辦法。」總統早已知道，他和別人共同的反對。然而西華德有一條建議：「我贊成這個宣言，但是我對於現在是否是宣言的時期，頗致懷疑。公眾心理的壓抑，結果到了我們一再相反的地步，既是如是之大，我怕這樣重要效果的一步。這可以看作智窮力竭的政府最後的辦法，是呼救的聲音。我提議暫緩發表，一直等到得了相當的軍事的成功。」

林肯神速的看見這種考慮的勢力。他把宣言鎖起來，等待勝利之來到。

十五

領導南方的人，他在年青的時候，在美觀上已經出名了，而林肯他本是平淡無奇的，他有好的運氣，沒有和他競爭的人，林肯所有的，他都欠缺。

林肯長大成人，是貧窮的並且是一無所有的；完全是靠他的強壯的雙手和他的命運之常識；他自己做過船夫、手工藝人、工人、店員；他有了機會便去讀書。傑弗孫德衛士是一個小康之家之子，自十四歲至二十四歲，受過良好的教育，於科學深有根基，並且受過西點軍官學校的訓練，成了一個少年將官。和他同時的林肯仍然躺在新嫩冷的店裏，讀文法，他所愛的女子沒有得着，他就好像失去目的了，而德衛士中尉這時已經和一位團長的女兒結婚了，林肯負債不能度日，德衛士的兄長留給他一份產業，土地廣大，僕婢衆多，所以他們小夫妻便住下了作富翁，而不必靠軍馬以求晉昇了。在三十歲左近的時候，這兩位對於政治發生興趣了；過了兩年的試驗，德衛士便進了國會，後來又做參議員，林肯化了十年的工夫沒有得着一個地位，所以也無權力；林肯四十七歲的時候，想做參議員，但是徒勞無功，德衛士已成陸軍部長，在政府裏有極大的勢力。

德衛士的方面孔，面目清晰，表現他是個有決斷的人，為雄心和自信心所驅策；他不考慮別人的意見，只注意自己的價值，和尊敬之處，他以為容易就是懦弱，自以為舉動適宜，符合他的家庭和上帝的制度。在他，沒有什麼問題；他的靈性情況，智力是有節制的，雖然有顯著的才能。他永遠不會和他低一般的人摻在一處，他自己求超然的地位；他是討人喜悅的，歡喜笑，但是他不說有興味的故事，他接受了一個官職，把所有的束縛一概去掉，正如他自己的生活非常準確一樣，他的屬下人負懼怕他的準確和永不疲勞的奮鬥。他做農夫的時候，積聚很多的錢，奴僕前呼後隨；做陸軍部長，可以命令軍隊，做演說家，說起來堅定有力而趨極端，已經信他的人一定信他。

他的步行輕動，他的言詞富有彈性；他遵守憲法，這是他所說的；他檢查自己的時候，總發現有滿意的結果。為什麼他

要自己抑制，而捫心自問？他對於人民的感覺如何呢？他憂愁黑人的貧窮，如果有力量，一定幫助他們，他們有病的時候，就醫治他們，用聖經來安慰他們；但是白人和黑人之間不可並立，說黑人不能自立。這一個人身體方面是很健康的，錢一樣的身體，精於騎馬，比林肯更靈巧，雖則如此，然而自幼年的時候受過眼睛上的痛苦，這是從瘡病而來的，曾經有些時候，使他看不見。他缺乏林肯少年所享的健康生活；但是他有林肯所缺的好處，就是一個虔誠的妻子，和他分擔危險，同渡患難。然而這一位妻子，他的續絃，比他年紀小了二十歲，早已看出來了他的弱點，因為她只十七歲的時候，在她未訂婚前，寫給她的母親道：

「他用他的肯定刺傷了我，因為只有他的意見是對的。然而他是與人和得來的，他有柔和的聲音，有動人的表示自己的方法。我想他是那一類的人願意犧牲他自己去拯救一個人，脫離瘋狗，而遇着了淡泊派的冷然置之。」

這樣的人，既然富足，又成爲世界的領袖，自然對於南方的生命榮譽受侵犯的時候，他不能淡然置之，戰爭未起十二年之前，他發表下面的演說：

「我們做南方代表的人，不能敵對我們祖先遺傳下來的制度。若是內戰要從這一方面先發起，就照樣去做罷。在我的這一方面，我是反對任何人用火把的方法賣國。」

等到危機來到的時候，他既然是領袖演說人才，所以他說起話來，極合乎修詞學，但是他在情操上是逐事反對林肯的。在他未離開參議員作南方政府的領袖之前，他用戲劇式的演詞說道：

「我一定的覺得，不問我們的討論有如何的嚴厲性，你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在上帝的面光之中，我要願意他好的。總

統和諸位參議員先生，既然把需要我的情形告訴了你們，我只有句話要說，就是再會罷！」

到了後來，他到了瑞士蒙去，作了南方聯邦的總統，在他結束演詞的時候，他把眼和手舉起來向天，說道：「我們謙卑的感謝你，恭敬的宣佈，這個憲法在這短的時間之內已經表示保護聯邦。我們信靠的上帝，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請你祝福我的國家，和我的原因。」等到林肯做了第二任的總統，他說這種說話正與事實相反。

這兩方面從事於戰爭，交戰團以他們的領袖為象徵。林肯曾經說過：「如果奴隸制度不是錯的，就沒有錯誤的事了。」這話說了很久以後，德衛士把北方的仇人總結在一句裏：「如果奴隸制度是錯的，你也沒有份。」

這兩句之中，有很深的深淵。這一個人站在他自己的堅定立場之上，站在他的朋友和自己所有合法權利立場上，回答別人的譴責。另外一個人，充滿了道德情操，不斥責別人，不重視責任的問題，不過看見做錯了一件事。林肯雖然是黨政的政治家，德衛士雖然是一位良善的基督徒——不知道北方人，他是一位政治家，又是哲學家，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實踐主義者。不但是在領袖地位上，他們兩黨是衝突的，在事實上也是如此。他們有根本的不同之點，所以他們從事於衝突的奮鬥。

李將軍和他們的性格都不同了，是美國歷史上最美善的人格之一，在專家的眼光看來，他是最大的軍事領袖。在早期的時代，他已經有很好的知識，優秀的靈性生活。他的父親是為自由戰爭而受傷的，教育他敬重瓊佛哥、米爾頓、拉克普、頤之名聲。在幼年的時候，照顧他的寡母，得了清淨教徒的遺傳，在二十一年的時候，他和華盛頓的孫女結婚，她是阿靈頓之女主人，敬重她的祖先汗馬功勞。在敬重創造國家的人上，他不次於林肯，並且恐懼國家的分裂，然而被運氣支配了，召

他去來作軍事領袖，以破滅北方的政府。他沒有德爾士的自以為義的態度，極有容量的一個人，論到奴隸制度的問題，他的岳父採取華盛頓的先例，以漸變的方法而釋放黑奴，在他的遺囑上表明了奴隸釋放的年月。

李的真誠個性是個極充分的砲隊軍官，有快樂結婚生活，並且已爲他生了七個子女。他致妻子的信，成爲國家文獻。他的系統是純淨的，他的態度是高貴的，他的眼睛觀看十分有力，可以看出他是沒有雄心的磨難，他說責任是語言中最高貴的東西，避免強烈的注意，願尋靈性上內在的快樂。不像林肯之斟酌字句，在性格上與林肯完全不同（林肯常爲事物所支配，成了命運的工具）李之做參謀的工作，比領袖軍隊更爲從容；他寧可以在西點訓練軍官，而不願作領導騎兵衝鋒；然而在墨西哥戰爭的時候，他以勇武而得認識，實在他之不喜戰爭和林肯並無二致。「我的心爲居民流血了，」這是他採取圍攻時所致家書之詞。「我不是關心到兵士，乃是關心到婦人女子的可怕情況。你想不到戰場上的淒慘情形如何。」美國偉大的韜略家，他的心是個和平主義者：

他所建造起來的生活，地震起於脚下，他的內心感情如何呢。國家的完整受了威脅！李將軍受了極大的震動，這好像有人說，他的妻子不忠實，他的兒子犯罪一樣。既然是個軍人，所以他不參加任何政治的立場；在他的家庭之內，他是清淨教徒之後，是最有自由遺傳思想的，在奴隸問題極緊張的時候，他說得聲音很宏亮。但是避免政治的漩渦，他說道：「無論在什麼地方，奴隸一種制度是道德和政治的罪惡。」他並且刺透了問題的中心「我看這件事，白人的罪惡比黑人還大。」這和林肯的思想幾乎是一樣的。然而他說黑人在美國的情形，比在非洲的情形還好，他說道：「這種痛苦的訓練，對於他們種族上的栽培是很有用處的，希望他們可以藉此得到更優良生活的準備。他們做奴隸多少長久，這要看上天的意旨

如何。」

用這種模稜兩可的說法，他把政治的書捲起來了，又去看他的地圖，他的計劃，和他的繪圖了。

但是那時代的惡風又把政治的書吹開了，林肯被舉為總統，李將軍受了決定的危害。他寫信給他的兒子說道：

「沒有破壞統一的危害再大的了。這就是表徵我們所抱怨的惡點已經堆積了起來，我決定除了榮譽以外犧牲一切來防止它，因為退出統一的政府，等於叛變。要用刀劍和刺刀來維持統一，用競爭和內戰來替代兄弟之愛，毫不足以吸引我。若是統一解散了，政府瓦解了，我應該回到自己本州來，和民人共同分擔憂患，起而拔劍保衛。」

然而在結語上仍然模稜兩可，這位直爽的有效力的軍官又要避免戰爭。

然而過了三個月後，命運來打他的門。林肯知道李將軍是最有能幹的軍官，請他出來主領政府軍。

這是可怕困苦的經歷。他不是說近來的退出中央政府就是反叛嗎？現在他要給以結論了，要領導政府軍來破壞他自己的家。這是不可能的，他拒絕了，過了兩天，他辭了政府的命令，寫一封最名貴的信，謝謝司谷德將軍的厚意。

「承君之命，實深感激，足徵閣下仁愛為懷，令余永不能忘。君之名譽於余至為寶貴。」

司谷德是昔日他的上峯，今日成了他的敵人，他在結語的時候，又作放下寶劍的表示了。

他現在要退處不問世事，可以這樣逃避他心中的痛苦嗎？照情形看來，這是不可能的，他已經做了三十年的將官，一生看見太陽升起於維吉內亞樹林水濱山嶺之後，晚間又復落於樹林水濱山嶺之後。這個地方不是離前線太近了嗎？第一次的攻擊，不是要攻取阿靈頓嗎？這是國家聖地之聖地，既然他是這地的主人，他不要率領無數的人來抵抗嗎？他怎能

看見他的朋友親戚快快的武裝起來，他既然是精於戰爭的技術，爲什麼留在家中靜默，而不去照顧受傷的人呢？他沒有選擇的方法，只不過把邏輯拋於風中，而順從他的本性。他看奴隸制度是一個罪惡，他說統一政府有無上的優點，他說退出就是背叛，他是羅伯李將軍，他要因爲維持奴隸制度而戰嗎？這豈不是破壞了統一，藉着統一而建設獨立的聯邦。他受了本能上的威迫，要防護他的家，因爲離開前線太近了，格容易受危害；既然他對於附近的地理非常熟悉，他一定能領導條條有道。

然而他追求正義又是這樣的敏銳，他的不可侵犯的個人判斷受包圍了，他請他的妻子送信給他的兒子，那時他的兒子任北方軍隊的中尉。

「讓他照自己的判斷，自己的理由，自己的良心，自己的方法行事。我不要他照着我的志願，我的方法去做。若是我做錯了，他可以來糾正。各人都要爲他自己決定這種問題，照他自己的原則而行。」

這和林肯式的大度不是一樣的嗎？一年之後，他就要超過這個思想了。照着他的岳父的遺囑，他的奴隸於一八六二年一律釋放。他既然是清淨教的後代，他要遵守這種遺囑。他是保衛奴隸制度的南軍總司令，但是放了他自己的奴隸，使他們越過陣線到了北方去。

和李將軍佔同等優越地位的人，歡喜他，也不歡喜他。傑克孫也是出於良好之家庭，在少年的時候貧窮，有一個有決定的，並且服從責任。但是他也是個宗教虔誠的人，每天在一定的時候祈禱，在戰場上和鋼一樣。傑克孫和林肯一樣，也是相信命運的，但是他有宗教的虔誠，所以有安靜的性質；他是一位虔誠的軍官，在禮拜天不讀信，不作戰；他守道非常堅

決，在事實上，死的時候，他口中說：「好了；樣樣的事都照原計而行。」

他有秩序的常識，有愛正義的人，極有節制，他的品格和透明的結晶一樣，這是他和李將軍所共有的。這是極有人性的，也有軍事的重要性，他受傷的時候，李將軍寫信給他。「你已經失了你的左手，我已經失了我的右手。」誠然，這些人不能獨能打仗，而且寫得很好的文章。傑克孫像林肯和李將軍一樣是和平主義者，這種將軍是歐洲所沒有的。他的基督教的虔誠，已充分的使他不願意有這種戰爭。「你們不知道戰爭的恐怖。我看恐怖的極峯，已經看破了。若是南方為統一的權利而戰爭，豈非更好。」然而在戰號響的時候，南方家鄉來了呼求之聲，傑克孫將軍願為反對釋放黑奴而戰爭，然而他對於黑奴已有極深的同情。

在活動的服務上，他和林肯十分的不同，因為他的責任意識，使得他絕對的服從。牧師來請求四個逃亡奴隸的赦免，但是他不予同意。傑克孫是靜默的。

請求他的人說：「將軍想想你在上帝面前的責任！」

這位總指揮把牧師趕走了，大聲喊道：「這是我的責任。你服從你的責任！」

他的剛毅是出於不可比擬的武勇，他的武勇是出於全能的上帝，因為我的信仰教訓我，在戰場上和在床上是一樣的安穩。上帝已經定規了我死的時候。這是我所不要關心的，但是我是隨時準備的。」

傑克孫之死是殘虐的又有諷刺性。這一個人為部下所愛戴，但是不幸的，他的自己的軍隊中有一個兵的流彈打中了他，急速的把他送到醫院，但是擔架的一個兵也打死了。這就是命運苦待他的情形。許多的人相信，若是傑克孫將軍仍

然活著，恐怕南方人就要得勝。在事實上，戰爭不僅止因為一個人的死，而有所決定，此外還有許多別的決定條件。北方富於人力，並且利用封鎖，這都是致勝的方法，但是還要等待，方可看得出來。

十六

然而歐洲站在背後，他們的動靜如何，是看不出來的，但是他們主要的是同情南方。拿破崙已有兩年要干涉，他不明顯他的路線，因為他的目的，是要征服墨西哥，所以與這是無關的。俾斯麥採取正式的中立態度，但是他個人的同情，是在南方，因為他自己也是出身紳士。在舊世界的帝王當中，俄皇是贊成北方的，因為他已經廢除了俄國的佃奴，所以更適合的採取贊助北方的政策，因為這與道德的面具有關。

英國不期然而然的採取干涉的態度，自然傾向於南方。對於英國的商業世界，北方人是他們競爭的敵手，而南方呢，則供給他們所需的原料，反倒為封鎖所禁止了——主要的是棉花，棉花不來，英國的紡織業只得停工了。歷史家不能斥責南方人，因為八十年之前，不過是美國人退出了英國。政治家很贊成他們的分裂，若是統一了過了百年之後，他們便可與英國的海軍國並駕齊驅了。關於道德家的這一方面，他們也贊成南方，因為他們是弱者的這一方面，又如政治家格來斯東說，這種戰爭的原因是反常的，而狄庚司說，沒有戰爭的原因是合法的。狄斯羅里採取中立的態度，但是達爾文、但尼孫、約翰、密爾與英國的政見不合，他們同情與黑奴和解放他們的人，這些遠見之士，不但是作中等階級の後盾，而且輔助勞工階級，因為他們被工廠的壓迫，瀕於餓死的境地，他們以為自由的呼求不單是應當對於黑人。

這是英國同情的大趨勢，有一個勇敢的北方海軍軍官命令一隻英國郵船停了，並且登船，那船名叫特朗特，是最近從海瓦納開了的，並且強迫把南方聯邦差往英國的兩位代表拘留了，和英國宣戰成了嚴重的問題，北方的敵人對此大怒起來。然而倫敦和紐約正在大西洋上交換嚴重的威脅抗議，一方面要把兩位代表交還英國，一方面頌揚這一位海軍軍官的武勇，但是林肯靜默。內閣裏有幾位口吐大言，但是他承認，好像他對約翰勃朗的事件一樣，誇大會造成極大的錯誤。讓歷史的情形去判別，決定勇敢再作不名譽的事。

「我恐怕這些賣國的人是白象。我們必須依據美國關於中立權利的原則。我們和英國打仗，是因為主張這種理論與實際，就是說有維爾克艦長所做之事之權利。若是英國未提抗議，要釋放他們，我們必須放棄，並且抱歉這是違反了我們的原則，並且使得英國永遠作中立和平的關係，所以宣佈英國六十年來之誤解。」

他所用的是西華德的外交最着重的詞令，不知道英國那一面，那將死的王康蘇特也做約翰羅索所起草的同樣公文。倫敦聽見了釋放代表抱歉的信息，很為驚奇，英國願意接受這種行為，結果是南方的代表最後到了，但是他們所受的是冷淡的待遇。林肯又在國家危機的時候，救了國家。

已經克復的土地，他在處理上是極為當心的。並沒有施行懲罰的處置方法。

「破了蛋是不可補的；但是路易安納州到了現在沒有什麼關係，把她交在統一的政府裏，就是隔斷了已破的蛋。她做的愈快，他所需要補的地方愈小。政府不能再把所有的東西作孤注之一擲，但是它的敵人沒有什麼再做賭注了。那些敵人必須明瞭，他們不能試驗十年，再來破壞政府，若是他們失敗了，他們仍然可以與中央政府聯合。若是他們萬一的

希望要加入統一，我說：「這就是時機了。」

他又寫信給路易安納的州長：「在能設應用的方法裏，給人人一個機會以表示他們選舉的心願。無論如何，獲得大多數人的表示。自然，這些選舉的人要有君子的品格，誓願擁護原有的憲法，超出猶疑兩可的態度。」

同時林肯等待勝利之來到，然後把他所封鎖起來的宣言公佈出來。軍事的情形逐漸的到了危機的時候。普爾是一個新的將官，在八月尾爲李將軍所打敗了，再一次在勃爾溪，他的軍隊紊亂的退到了首都，引起來驚惶，因爲李將軍有力量足以侵入瑪里蘭，這就是麥克蘭失敗的一部分原因，因爲他願意普爾打敗仗，雖接到命令，但是不按時進攻。這一件事不足以危害麥克蘭的職務，因爲在事實上，他的地位是加強了，用以增進改造軍紀，於是決定更換，這是全體關員所反對的。雖則麥克蘭在組織工作上有很大的成就，仍爲兵士所愛戴，因爲他是個民主黨人，還有政治上的理由，以免他的職，無疑的，林肯留他作爲總司令的時間太長了，不久顯然的，總統錯認了麥克蘭的道德上的價值。

無論如何，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從信仰和迷信裏，生了一個誓願，把他的內在的複雜問題，完全顯露出來了；他向上帝面前立誓，若是敵人退出瑪里蘭，他一定宣佈釋放黑奴。林肯一生之中，向來沒有這樣的感情過盛；若是在其他的時候，也有這樣的本能的趨勢，他們常以諷刺的幽默而遮掩了，用一個故事的煙幕，便看不見了。然而我們回想到他注意異象，歡喜解夢，他傾向於命運主義，他的憂鬱性，使得他有愛麗斯的幻夢，我們不能想到，和許多偉大的人物一樣，在決定的時間，在冒險的情況之下，他就會自己引導自己的脚步，這種情形往往是藉着祕密的暗示，星宿而指引的。他可以稱之爲上帝，或者基督；他可以向上帝立誓，或者對於自己立誓，或者雙方面都做。所用的名詞沒有什麼關係。

既然是照着習性有傾聽的習慣，有躊躇的情形，有等候發展的態度，他第二次又把他的生活放在他的性質的不可忍受的形狀之下了。第一次是在春田（那是兩年之前？）他被舉為總統的時候，不過那時他是無權干涉的。現在，他既為元帥，他也是毫無權力的，只有希望勝利，方可以發表宣言。其他各方面外界的事都發生影響，壓迫他到了最後，說出釋放黑奴的話——然而他的誓願和他的判斷，不讓他發表！

牧師來晉謁他，這些人都是廢除奴隸的健將。「等到時間來到，我就要對付奴隸制度，我相信我要盡我的職任，雖至犧牲性命，在所不顧。各位先生，生命總是要死的。」照這次會見的報告，後來的這一句話，說的時候，充滿了憂愁和痛苦的聲調，然而尚有一息笑意。有一天許多的資格敵人來見他，並且引用他所說的話，他不得已作了防衛的反駁。另有一個來訪的人說，他似乎是改變了他的心，他作一個有力的回答：「是的，我已經，我想人總是今天比昨天聰明。」對於一個熱心家，他用農夫的風格說道：「先生，奴隸只用通過法令的方法不能生效的。你們可以說牛尾是一條腿，但是牛不會有五個蹄子！」

有的時候，把他的柔和的話加點香料，充滿了祕密的諷刺，從詩家谷來的各宗派的代表，不能不覺得出來。

「我遇見了反對的意見我勸告，這些宗教界的人，他們一定都是代表上帝的旨意。我覺得不是這一位就是那一位。在信仰上是錯了，或者兩方面全錯了。我希望這不是與我沒有關係的，若是上帝的旨意，他也啓示給別人，關於我之責任的一點，或者直接向我啓示，除掉我之自欺以外，我要懇切的知道上帝在這一件事上的旨意。若是我能學得了，我一定去做。然而這不是神蹟的時代，我想我不能希望有直接的啓示。我必須研究實在事實上的痛苦問題，研究出來聰明的正當

的方法。

「照我們現在的情形宣佈釋放黑奴有什麼用處？我不要發表這一件公文，因為世界還沒有到了成熟的時候。我還沒有能力擁護憲法，我就能釋放奴隸了嗎？有什麼理由能說這次的宣言能比上次議會通過的法律更有效力？然而這次的法律並沒有從南方釋放一個黑奴回來。例如在勃爾溪大戰之後，先約定停戰，然後差派了一隊的人員去收尸救傷，但是南方人把黑人又抓住了，叫他們去做奴隸。」

「從這一方面看來，只有是否能打倒南方的反叛，纔能決定。我知道我們能為黑人做了許多的事。若是我們要武裝他們，我恐怕在幾個星期以內，這種武裝又到反叛的手中了；一直到了現在，我們供給白人的軍隊還不敷。在蓄奴的邊境州份之內，中央軍有五萬上刺刀的人。照着你們的心願，宣佈釋放黑奴，這些人就要倒到了反叛的一方面，這豈不造成嚴重的問題。無論什麼符合上帝的旨意的，我一定做。我相信我已自由的把我的見地表現出來了，一定不能傷你們的感情。」

這就是他對付牧師的心理的方法。這似乎是這一班人請求他的情形，有戲劇的色彩，並且承認了他是個實踐家；雖則他開頭用上帝，結局用上帝，但是不能干涉他的言詞。牧師，短文論說家，新聞作家斥責這一個冷血的總統，不是不足為奇嗎？紐約評論報的主筆，公開的斥責，總統在路易安納州事件上，缺乏能力。「林肯」他說，「無疑的受了不良的影響，古

林肯，用他尊嚴的態度，要不要命令他的屬員而作一個半官式的答覆。他接了報紙的那一天就公開回答，這一封信

具蘇格拉底之辯證法，是他的文件中最著名的一篇。

「讀了你十九日的大作。如果有什麼說明，什麼事實的陳說，照我所知道的是錯誤的，但是我並非在此反證。如果有錯誤引的事件，就是我所信是虛假的，我也不再此辯駁。如果其中有缺乏忍耐以及專制的聲調，我以為這是一位老朋友，不足為怪，因為我常想他的心是正直的。」

「我要保障統一。我要用最簡便的方法保障憲法。如果有人不能救統一，除非保留奴隸制度，我就不能和他們同意。我在這次奮鬥的要件，就是保衛統一。並不是保護奴隸制度，也不是破壞奴隸制度。如果我獲得統一，而沒有釋放黑奴，我也要做；如果我保衛統一而釋放黑奴，我就要去做；如果我保衛統一，而釋放一部份的黑奴，我也要做。我對於黑人所做的事，是因為我相信它能幫助統一。如果妨礙這種目的，我就要少做些，如果能幫助統一，我就要多做些。如果看得出來是錯誤，我就要去改正，要是真的見地，我就採取這新的見地。我是照我應盡的責任，而說明我的目的；我用不遮掩我個人常常的表示，就是所有的一，到處都應該釋放自由。你的，林肯。」

歐洲向來沒有一國之元首，曾經公佈過這種文件，甚而至於在和平的時候，也沒有行過這種政令。甚而至於在美國，也並無前例，和其他總統回答質問的時候不同，叫人無可辯駁，回答的時候，甚至於也可給敵人讀，他所用的詞句，就是西方的農夫以及東方的刁滑律師一樣的能懂。這一篇文件裏充滿了邏輯也包含政治，是事實也是有高尚道德的理想。既然做了這件事，他把感情向他的朋友發洩出來，說格里來的攻擊適得其時：「這使我記得一個偉丈夫被他的妻子打在頭上，一點也不抵抗，這個偉丈夫，不過說：「讓她去罷。與我無傷，這可以表現她之善的能力。」」

十七

所以釋放黑奴的宣言一直鎖了起來，這位總統，他是個奮鬥的人，已經打了很長久的仗，他不是個感情過盛的人；他各樣的事準備好了動作，好似在祕密處，他覺得自己有個使命，在這一時期，他常制止感情。他以自由的價值比黑奴的地位高，然而他不願愛自由的心干涉了愛統一的虔誠，這是他多年來在政府的行政上可以證明的。然而他對於黑人的感情在他向他們演講的時候，表現出來了。

在他的房內有幾個領袖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主席是一位黑人牧師，他們請求林肯發表關於黑人移殖外國的計劃。他請他們來了，聽他報告說國會已經通過了一筆費用，為移殖黑人之用，並且交在他的手中，他坦白的講論通常的事：「你們的種族受了很大的痛苦，你們許多人，住在我們當中，而我們因為有了你們，也受了痛苦。總而言之，兩方面都是受苦。如果承認這一點，至少有一種理由，就是說，我們應該分開。你們到這裏來的人，我想都是自由的人。」

「是的，總統。」

「恐怕你們得自由已經長久了，或者經過一生。你們的種族受痛苦，在我看來，是施於任何人民的最大的錯誤。但是甚至你們不再做奴隸了，你們還離開與白人同等的地位遠了。你們缺乏其他種族的許多利益。人的靈感是要靈敏的欣賞平等，但在這廣大的大陸之上，你們種族中，單個的人尚未與我們種族中單個的人平等。走到待你們好的地方去，但是這種束縛還是在你們身上。就是我願意，我也不能去改變它。這就是我們所想的，也是所感覺的。我和你們沒有奴隸的制

度，沒有種族分別的基礎，這次的戰爭是不能出現的。所以我們最好是要分開。我知道在你們中有自由的人，甚至他們能改良他們的環境，不大願意走出這個國家，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得了自由的人纔願意。」

林肯所用的是勸導的方法。或者我們可以將他於唐周安勸唐愛理雜作一比較，在他既在愛的聯繫上失落了她的時候，最好是叫他們分開。注意這裏心理上的昇華作用，使得黑人自己決定了願意遷移，——不然者將要被強迫而流竄了。誠然奴隸制度是不公平中最大的事——但是把奴隸問題解決了之後，是不是我們就可以彼此相愛了？

他在和陸古拉斯的辯論上曾經呼喊過：「我否認，因為我不要一個黑人的女子作奴隸，我要她作一個妻子。」

但是今天他們圍着桌子坐着，並且他是單獨的和他們同坐，這是他之生平中的第一次，林肯是這間黑人在坐中的惟一白人；不問他們的行為如何好，他們所受的教育如何好，他可以感覺着他與他們怎樣的平等，然而他不能不想到別的白人對於他們之歧視。他們坐在那裏，從他們那黑而悲哀的眼睛裏做出請求的表示，他問他們一句，從那黑嘴唇裏，便呼出一句：「是的，主人。」這一句話，不就是表示他們的先人所受的束縛嗎？這一種的說話何時能解放？「就是我願意，我也不能改變。」「你們有最大的理由能愛我們，也不足以使我驚奇。」然後他論到華盛頓，要使得他們認識出來，為什麼他們那些無知識的兄弟要犧牲自己。

然而釋放黑奴的宣言，仍留在抽屜中。每天早晨常常在晚間，他到陸軍部去，等待最後的電報消息。他有一次對軍官說道，我來是逃人的逼迫的。許多的人要來見我，只要見我一分鐘。那就是說，若是我聽他們的故事，在一分鐘內，答應他們的要求，那就殺了。」他看那些報告，希望得着最近的消息，並且要覺得不要一件事情沒有看見。他自己寫公文慢慢的充

滿了思想，從窗門中望出去，左肘放在桌上，額角放在手心裏，一句一句的讀他的寫作，這和他年青的時候一樣。他起草完了，他就滿意寫了下來，後來用不着再修改了。這是三十年以前，所用的老習慣，那時他是在印第安納州，用木炭寫在板上，寫成了之後，然後再謄寫在紙上。雖則過了許多的年數，但是方法，尊嚴都不能改變這個瘦骨嶙峋的人的悠韻。

這個小小的電報室真是一個好地方，沒有外來的生客來攪亂他。

他不耐煩等待勝利的消息增加了。夏天他的全家到了一個小小的附近幾里的城中，住在傷兵曾經住過的房子裏。他到那裏去的時候，必須經過很長的野戰病院，這裏充滿許多戰場上受傷的人。會有一個朋友和他一同去的，說道：「他的態度和表示證明了他有極深的憂愁。他停住了，指着那些受傷的人說道：『看那裏可憐的人們。我不能忍受了！這種痛苦，這種生命的死亡，是極其可怕的。』」他的朋友又提醒了他說：「不要怕。勝利就要來了。」林肯答道：「勝利是要來的，但是來的太慢了。」

他聽見了幾個青年貴格教人被徵去了，強迫他們武裝起來，這是和他們的原則不相符合的，他於是下令叫他們免役回家。司但頓在紀律的原則上，反對這件事。但是林肯答道：「這是我迫切的心願。」另有一次，有二十四個逃兵，已經決定了處以死刑。林肯拒絕了副署執刑。將軍說：「若不誅一警百，這個軍隊是在危險之中。」

林肯答道：「將軍，美國的寡婦已經太多了。不要叫我再加增他們的數目了，這是我不肯的！」

他到前線上視察的時候，他比那黃口乳兒的少尉還更謙遜，因為他說，他自己未曾有過軍銜。「我為兵士所包圍了。在現在的地位上，我是不配演說的。」

對於一團軍隊的訓話：「在他的報告和你們的名上，你們的團長思想極為合適，要說你們在國家困難之中，對於我所做的一部份，認為滿意。你們有這樣好的表現，我是極為感激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保證的對你們說，你們對於國家的貢獻大，這都是你們的，比我的大多了。」

曾有幾次，他應付愚人很為得當。在閱兵的時候，有一位軍官跑到林肯的馬車傍，請求訴怨。他說他的將軍威嚇他，那一天早上，把他鎗斃。林肯奇異的用戲劇的口氣對那位軍官微聲說：「若是我是你的話，他威嚇我，我就不相信他，因為我看他沒有做！」

在授旗典禮的時候，有人說林肯在這時候，有兩個面孔：一個在遠處看是政治家和聖人；又一個是聰明的觀察者，他親眼度量那旗子的厚薄，覺得太薄了，這不過是很短的時間。

客人問他說：「反叛在戰場上有多少兵？」

總統答道：「一百二十萬人。」

「天啊！你不要這樣說啊！」

「是的，先生，一百二十萬人，一點不猶疑。你看，我們的將軍說，他們打仗的時候，敵人與我們是三與一之比，或說是五與一之比，我一定相信他們。我們在戰場上有四十萬人，三乘四不是一百二十萬嗎？」

然而他的期望成了不安的現象，林肯的腦力是不能再忍受得住了。經過了一年又半的日夜焦慮，最後使他疲乏了。有一天晚上，過了整天的勞碌以後，一位團長，剛剛出了病院，來拜訪總統。拜訪的人來說，他的妻子在醫院中來看護他，她

回家的時候，輪船對撞，她就被淹了。現在聽說她又恢復了，他因此請假來帶她。因為戰爭緊要的關係，陸軍部長不讓他請假，所以來請總統給假。林肯坐在室內，除了來訪的人，只有他自己，外衣已經脫下，四圍充滿了公文，默默的聽着，不作一點思想，忽然開口答道：

「我不也是沒有休息的時間嗎？有什麼時間和地點，我可以逃脫這緊迫的事呢？你爲什麼現在來問我關於這一件事？你爲什麼不到陸軍部裏去，他們是主管請假事務的？陸軍部長已經拒絕了嗎？那你就以不必去了。你要知道我尚有許多事情要做。你爲什麼到這裏來討我的人情呢？你不知道我們是在戰爭之中嗎？苦難和死亡壓迫着我們？人類之感情的工作在和平的時候是很可以使人高興的，而今全爲戰爭所壓迫了？沒有給他們留有餘地。你的妻子可以信靠國家對於傷兵所有的看護辦法。無論如何，你不應該以家事來麻煩我。爲什麼，因爲本國到處有許多人，他們的家庭裏充滿了憂愁，但是他們不要一個一個的都到我這裏來，請求幫助。我的重擔已經載我負的了。」

這一位軍官曾聽見了林肯仁慈的許多故事，現在親眼看見了，不禁驚奇，他知難而退，心灰意冷。他回到旅館裏。第二天一早有人來打他旅館內的門。開門之後，那就是總統，用力握着他的手，說道：「親愛的團長，我昨天夜裏太粗魯了；但是我對於那些爲國家獻身的人，特別是有困難的，不應如此粗魯。我一夜懊悔異常，現在請求你的原諒。」樣樣的事情都辦好了，他曾經會過了司但頓，這裏就是許可證，下邊有馬車，我們一同乘車到碼頭去，於是那團長便乘下一班船走了。

最後，到了九月中旬，勝利來了。麥克蘭決定總攻，在安定坦打败了李將軍，這一次的戰爭，雖然不能決勝負，但李將軍已被迫而後退，雖則退了幾里沒有多大關係，可是對於那焦慮的北方游移的歐洲是很重要的，林肯打電報給麥克蘭說：「不要讓他沒有受傷就退去了，」並且親自到了前線去鼓勵。但是麥克蘭疏懶成性，並不鼓勇前進。

這時機是很重要的，因為英國已準備承認南方為獨立國家，而今不得不重行考慮態度。

勝利之後，林肯的不安情形已到了極端。他的時間到了，他必須起來有所動作。

安定坦勝利後之五日，林肯召集內閣，把他的釋放奴隸宣言交給內閣，這時他一點不遊移了。在他的心中已經蘊藏了二十年，國家迫他急於要釋放奴隸已經一年有半了。現在閣員似乎是瞭解他了。他們注意他，照着他們的報告，論到他說「我的創造者」的從容的態度。這是偉大的一個機遇，這一位西方律師使人有深的印象，他釋放了奴隸，感動人心的深處，同日林肯宣佈世界，所有奴隸一律釋放自由。

十九

效果是極有危險性的。北方起了混亂的現象，證券交易跌價；選舉票是相反的；民主黨員宣佈千千萬萬的被追犧牲使得他們同國的人受不法的掠奪，而成貧窮。南方人一個指頭都沒有動，一個兵也沒有退；黑人依舊的替他們做工；南方的報紙宣傳得勝的消息，說奴隸很快樂，並不要得自由。但是歐洲來了威脅的力量，只要這一個聲音就可以把所有的錯誤宣傳打破了，那就是英國蘭克夏的紡織工人失業了，他們無事可做，飢寒交迫，因為工廠裏缺少棉花，這都是由於林肯

之所賜。他們瞭解林肯是他們同類的，是他們心中所尋求的，因為他說：「財富是多餘的事物，這是我們所不需要的。」但是這個時候，麥克蘭的暗昧態度格外的清楚了。在這半島上，甚而至於安定坦勝利之前，他接受了民主黨的使命，作為紐約市長，並且請他作一八六四年的候選總統。他的惟一保證就是故意和南方人虛於戰爭。麥克蘭考慮這些，回信接受，但是接受部將的勸告，把公文毀滅了。安定坦大戰之後，來訪他的人得了接受的信件回去了，有幾個將官曉得這種風聲，請求進攻，但是被迫免職了。麥克蘭在內戰中的行為是認為最是屬於賣國的，但是不能決定，林肯決定了無論如何，要免麥克蘭的職。這時，林肯有一次在營中過夜，黎明起來，和一個朋友去看日出，並且觀察兵士早起後的動作，看看下面這種景緻，揮手說道：

「這是什麼？」

「什麼，那不是普達馬克河的軍隊嗎？」他的朋友答了。

林肯道：「不是，那是麥克蘭將軍的衛兵。」

過了五個星期，麥克蘭仍然沒有動作，他說不能進攻，因為馬疲倦了，林肯打給他一個簡明的電報，「請你原諒我，要問一問自安定坦大戰後，馬做什麼事疲乏的。」又說道：「敵人的路線是弧形的，而你的是直線。兩邊的路都是平坦的。我要壓迫他。至少是在瑞士蒙把他打敗。若是我們不進行，我們永遠不能成功。」既然寫了這一封滑稽的信，又註了一句：「這一封信並沒有命令的意味。」

然而他同時差赫拉克送命令給麥克蘭叫他前進。最後到了十一月，他下了免麥克蘭職的命令，而以共和黨勃爾賽

代之。這個時期是很不幸的，同時敵人堅強了他的地位，以致十二月裏勃爾賽有弗雷堡之敗。

林肯這時遇見其他的不幸事件，同時內閣發生危險。國會發生反對西華德的不冷不熱的政策，所以推舉委員會，曾問總統，罷免西華德。所以西華德辭職了。西華德的問題已經引起齊斯和司但頓的辭職。林肯在這時不願受了一次打擊，便失了三人，特別是齊斯和司但頓二人的人才是不容易得的，他運用手腕，居然成功了。

二十

灰心的事情逐漸的使得林肯在紀律上嚴格起來了。有一個旅長，因為不當心的緣故，把馬隊失散了，他自己被囚起來。林肯說道：「我可以隨便那一天委任一個旅長，但是每匹馬，使得政府喪失了一百二十五元。」

他寫信給西方的一個將官說道：「你不能嚴重的考慮，你要求我命令莫爾幹將軍指揮坎塔克的軍隊作一點通融，因為他們是從肯普蘭山峽裏來的。造成這種前例，不啻破壞軍隊。我赤誠的願意戰爭是個更容易更快樂的事，但是它不承認假期。」

有人報告林肯說到一個大佐發表談話，兩方軍隊都不能得勝，兩方面除非精疲力盡了，然而再對奴隸問題做一個折衷的辦法。林肯寫了一道指令：

「我覺得這是不可接納的，一位負有軍事責任的將官，說出來這樣富於感情的話，所以克大佐應該免職。」有一個要執死刑的販賣奴隸的人，請求總統的大赦，林肯拒絕了簽字。但是他的心中，有說不出的痛苦。

另一方面他對於奴隸和印第安人有極深天然的同情。在種族的鬭爭上，在階級的鬭爭上，林肯總是幫助弱者這一邊的人。所以他比較常到禮拜堂裏聽道的入地位高得多了。

有一位牧師，神學博士，在新年之前來拜訪林肯，用極大的莊嚴態度問他，他是否要在指定的日期執行釋放奴隸的宣言。林肯閃一閃眼睛答道：「博士，你知道彼得要去做，等到時候來到了他就去做。」後來他又說道：「上帝准許人役使別人爲奴隸。他准許戰爭。現在有希奇的景緻，我們在我們這一方面，祈求勝利，相信我們是對的；但是對方祈求他們的勝利，說他們是對的。他對我們作何思想？黑人，他們將要怎麼樣呢？我想到伊索寓言一個故事，有四個白人把一個黑奴放在瓦器裏，灌滿了冷水，他們的意思是可以洗白了。他們正想現在可以洗好了，等到仔細一看，已經受冷死了。我恐怕等到戰爭完畢之後，黑人已受冷死了。」

由這一席話，可以看出林肯的熱誠來。新年到了，他九月間所預備的重要宣言，現在已經公佈施行了。

「公曆一八七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曾發表宣言，內容如次。余亞伯拉罕林肯，美國大總統，陸海軍大元帥，際此反叛抗拒中央政府之時，爲平服反叛計，決於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指定下列各州爲反叛。

「上列各州內所有之奴隸一律釋放自由；美國政府及陸海軍全部力量當維持釋放人士之自由。」

這是他在除夕的時候，對於閣員讀的，請他們的修改。新年到了千百個賀年的人來了，直到中午，他纔有空閒。西華德的兒子在他的辦公桌傍等待他的簽字。林肯說道：

「我一生向來沒有覺得我是這樣肯定的以爲我所做的是對的，就是來簽這一通宣言。我一直到十一點鐘都是招

待人，和人握手，我的手僵硬了，麻木了，若是他們看見我的手戰慄，他們一定說我有悔懼之心，但是無論如何，事情是要這樣做的。」

但是他畢竟簽了亞伯拉罕林肯的名字，而宣言成爲有效。

第五編 待人接物之偉大精神

一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全國在極大騷擾之中，選舉林肯的人有之，反對林肯的人有之，意利諾州一個小鎮市上，有一位店員，他有中等的身材，大約四十歲的年紀，他對主顧售賣牛皮，他不願意耽擱了他的生意去投票。這店原是他父親和兄長的產業，他自己化了六年的功夫遊蕩，末了歸來，也加入這個店，找不着適當的職業，以維持他的家庭，一妻四子的生活。在他二十多歲的時候，他曾經做過大尉，又為隊長，很得上峯的信任。但是他對於兵士的生活並不熱烈。並不是他缺乏勇敢，因為他在八歲的時候，就已幫助他的父親在農場工作了，受過了陸軍軍官學校的訓練，在墨西哥戰爭上，他以騎馬而著名。雖則如此，殘殺勝利不適合他的胃口，不喜武裝屠殺的行為，特別反對戰爭；他有婦女的羞澀，覺着在任何人面前，好像赤裸的一樣，他的手太細嫩了，所以混名，稱為「小美人。」

通常的說來，他不喜歡活動。他這種天性是從他的母親遺傳來的，他的母親是一位虔誠的美以美會信徒，信機會而不信命運。到了六歲的時候，纔起名字，名叫烏拉撒。十七歲時進西點軍官學校。

他有一個缺點，就是喝酒。恐怕他是在二十五歲的時候開始的。那時他從事於墨西哥戰爭作一個分軍長，便與酒精為伍了。經過了種種困難，他加入一禁酒會。三十二歲的時候，對於作隊長，職責有虧，不得已離開軍隊。他借了同伴的錢回

家。他的父親致書於陸軍部長調查原因，但是徒勞無功。十年之後，德衛士恐怕他要悔恨這種開去他的職務的事，因為就是他吧南方的聯邦打倒。

林肯宣佈徵集義勇軍過了幾天，這位退伍的軍官便徵得了一隊人。然而他帶了這一隊人到了春田，交給他所訓練的一個隊長，他自己反到退後，手裏拿着袋子，嘴裏吸雪茄煙。這就是格蘭第，他雖然應運而出，但是他沒有雄心，不願出風頭。格蘭第的名譽並不比別人好，因為他還得借錢來買制服買馬。

然而他做了很大的努力。謝謝他的誠懇和經驗，他不久成爲所不可缺少的人才，升遷很快，過了兩個月便統制一團義勇軍，約計千人，嗣後又爲西南米蘇利邊防司令。因爲軍官少，所以他的升遷很快，但是還沒有人認爲格蘭第是不得了的人才。甚至於他的第一次勝利，如克般達克，也不足以使人驚奇。但是林肯賞識了這一個人的稀有的才能，格蘭第佔領那地方的首次通告是：

「我是爲驅敵人而保護你們而來的，爲擁護你們政府之權威與自由。關於你們的意見我毫不問聞，我的唯一目的只有對付敵人和資敵之事。政府的大軍在此，肯在保衛擁護者而懲治敵人。一旦君等能捍衛地方，余即撤退，余之來爲保障政府之權力，而保護人民之自由。」

格蘭第的聲調很能博得坎塔克州立法院對於中央政府之贊助。林肯說道：「能有才幹寫這一段文字，便可爲西方軍隊之指揮。」

不久進軍杜納孫堅強的要塞，敵將請以條件投降，但是格蘭第答道：「除了立即投降之外，別無其他條件。余將立即

總攻。」人民聞此信息，立即宣傳認爲「無條件投降之格蘭第。」過了十二個月，這位西方的皮貨匠已經升爲大將，並且得了很多的勝利作爲擔保。林肯向來沒有會過他，但是替他做後盾，命爲田納西州總司令。雖有人反對，但是林肯置若罔聞。這一位將官上陣的時候，穿着便服，向來不帶手套。林肯也是衣冠不講求的人。這兩個人習慣，生長情形很相同。

二

若是這次的戰爭不過是武力的爭執，南方是不可征服的，就是應用北方所有的人力也不成功。決勝負的是封鎖政策，使得南方不能獲得原料，不能獲得從歐洲來的軍火，出口也不能成功，只有兩三個海口尙可活動，然而尙懼北方的威脅。

進攻紐奧林必須水陸並進。格蘭第不怕與北方的交通中斷。像拿破崙之意大利的第一次勝利一樣，他繼續的打敗了兩個軍團，圍攻城市，斷絕食物的供給，猛烈的轟擊，強迫其於美國獨立紀念日投降，此次投降解除武裝者計三萬人。同樣的胡德生港也攻下了，交通已經斷了兩年，而今又恢復了，第一隻船，自聖路易開到紐奧林去。林肯用戲劇式的演說說道：「看樣子光景很好。水王又流到無憂的海中了。」

胡克在一月裏，便替他那打敗了的勃爾塞，他是稱過於衝動的人，殊不知到了五月在常路維又爲李將軍所敗，李軍前進，擴至賓州作爲前線。這時人民看了胡克之慘敗，乃爲免職之麥克蘭登援。林肯這時委任了一個瘦長的人，像個學校校長的米德繼任。

這位新將軍出任的時候，大多數的人以為棋逢對手，兩方勢力不相上下，南方人若是再有一次勝利，就可以使得歐州承認南方為獨立的國家，同時也可以使北方焦慮的民主黨得到勝利。

戰爭之第三日，米德大敗李將軍於吉特堡，同時格蘭第攻取了維支堡，在這兩次的勝利以後，一八六三年七月初，戰爭的分野可以看得出來了。若是吉特堡勝利之後，遂即追擊，恐怕戰爭就可以結束了；北方的敵人可以清除了，首都不再在危險之中，南方的勢力只限於大西洋局，傑克孫將軍在常路維陣亡了。南方人也不必再繼續兩年的戰爭，於此可見北方的弱點，南方也可以歸功給李將軍。

三

得了公衆的輿論，沒有不會成功的；沒有公衆的輿論，沒有會成功的。最後，他形成了公衆的輿論，比他制定法律採取決斷的感應力還深。他制度法律，纔取決斷，可行與不可行的事。他是個出身山林的人，但是他能不受城市人的包圍。林肯發現了這次爭執的原因。前線上的將官競爭得非常厲害，黨內的紛爭，層出不窮，民主黨急於休戰，急烈派則戰爭到底。在這次戰爭中，徵兵和施行軍法最爲人民所反對。

四

南方已經成了一個包圍的要塞了。最後的一條狹路也堵起來了。很少的冒險商人肯通過封鎖線，食物缺乏，衣物不

足，火藥也沒有了。鹽也沒有。冬天沒有煤，夏天沒有冰；用木頭製鞋子，病人沒有好的食品。最後徵兵已至十七歲至五十歲的人當中，這種情形不許公佈，因為德衛士以軍法執行。

在戰爭的後期，北方是在比較有利的地步；南方的熱心時代已過去了。在戰爭初起的時候，北方擄了南方四千俘放他們回去，只要他們答應不再加入戰爭。但是也有許多人被強迫再去執兵役的。

戰爭的情況有許多矛盾的地方。秘密的會社組織起來了，以道德爲名，利用武裝，其實他們是秘密的間諜。林肯也有他的秘密偵探，參加這些集會，曾經捉住對方間諜爲首的人，但是林肯不願意公開的掃除他們。他用智慧，忍耐和諷刺的方法，他不說南方這些反叛，而說南方這些紳士。將軍報告，逐敵人於我們的領土之外，而他說整個的國家纔是我們的領土。

內戰的兩種情形是很奇特的，常常使得林肯發生猶疑。麥克蘭打敗了李將軍之後，他便按兵不動。米德在吉特堡大戰之後他要辭職。林肯雖寫好了斥責他和其餘將官的信，但是他留而不發。他也並不是不知道這些將官們的錯誤觀念，使得國家受了多少損傷。一年一年的過去，這種懷疑對於別人，也有同樣的情形。他只有一種希望，就是希望等待這些勝利的將官爲國服務。

他並不阻止議和人的路線。有兩個北方反對戰爭的人，越過陣線到南方去，和德衛士講和；但是在講到宗教和法國的戰爭以後，他們回來了，信念完全變了。格裡來是常常修改他的政策的人，沒有宣佈廢除奴隸之前，他以紐約時報而主張急烈的釋放奴隸。既經宣佈釋放奴隸，他又主張和南方人採取折衷辦法。林肯以爲時報的影響比他的主筆動機來得

大。

格理來未到尼阿加拉之前，林肯寫了一封公開的信。「任何人建議恢復和平，統一國家，廢除奴隸，即出於反對政府之軍隊中，此種建議應為政府所接受考慮。執此信者，可以雙方接洽。」

此議一出，願任和議者甚多。林肯老友司提反現在南方任副總統，攜來德衛士總統之函件，願來華盛頓議和，林肯簡略的拒絕道：「司提反之請求是不可以接納的。」

五

「上帝必是愛普通的人，不然他就不必造這許多人。」這是極冠冕堂皇的話。又有一次，他說：「我想若是上帝要造了一班人只吃不做，他只要造嘴好了，用不着手；若是他造另一班人，只吃不食，只造手好了，用不着造嘴。」

他經過日常的注意事項的壓迫，有小的成功，有小的失敗，在黨的紛爭之中，俗務的糾纏，但是他永沒有失掉了盼望的星，他的注視是集中在高處，體驗着了需要，把握着具體的人物地位，實驗奮鬥的道德律。戰爭結束時的演說說道：「世界缺少自由好的界說。我們說我們自由。各人的見解不同。有人以為自己和對於財產要怎樣做就怎樣做。又有人以為對於別人和勞工要怎樣做便怎樣做。各人都說是自由，但是各不相同。說一個比方，有一個牧人把狼趕走了，救了羊，但是那狼說，你剝奪我的自由。——特別是黑羊的自由。」

這裏又可以看見了鄉下農夫的理論。他主張對付黑人俘虜和白人一樣的特遇。在瑪里蘭開到黑人的時候，他們散

亂了，弄成紊亂的樣子，使得白人驚奇，一個軍官被殺了。在米蘇利也有叛亂的事。坎塔曉來人發怨言說，那地的黑人軍隊印象極為惡劣。這些攻擊林肯的事，不一而足，於是他寫了一封公開的信送到春田的一位好朋友那裏，說道：

「有些人不滿意我的。對於他們我要說：你們要和平，你們斥責我說沒有和平。但是怎樣能達到和平呢？只有三種可能的方法：第一——用武力來壓迫反叛。這是我所要做的。你們贊成嗎？若是你們贊成，你們便我同意了。若是你們不贊成，第二種方法，就是放棄了聯邦。我是反對的。你們贊成嗎？若是你們贊成，你們應該明白的說清楚。若是你們既不贊成用武力，又不贊成解散聯邦，只有一條路，就是用想像的折衷辦法了。」

「你們說你們要為解放黑奴而戰爭。有些人似乎要替你們打仗；但是無關緊要的。替你們打仗，沒有別的，只不過要保衛聯邦。我發表這個宣言，目的上要幫助你們保衛聯邦。因為我想釋放奴隸，可以叫黑人不再幫助敵人打你們。你們想得出這種分別嗎？他們為什麼要幫助我們，若是我們不替他們做什麼？若是他們幫助我們，這裏一定有堅強的動機，就像應許他們自由一樣。既然給了他們的應許，必須保持這個應許。」

這樣的論調是蘇格拉底式的，研究人民的動機。他的說話很有長者的態度，像人類的父親一樣。「從責任上發出堅定的信仰，我決定給黑人以力量；我是對美國人，基督教世界，歷史，最後對於上帝負責的。」

六

白宮熱鬧極了，四方的人士羣集於首都華盛頓，格蘭第今日就大將之職，作為總司令，前此只有華盛頓得過這種職

位。街上充滿了人，政府官員，外交官齊集於白宮。因爲一八六四年三月格蘭第克復維克堡，而米德將軍克復了吉特堡。到處有人喊着說道：「林肯給我們一個將軍。」

格蘭第也和林肯一樣，在人不知覺的時候，已經到了首都，只有他的小兒子和他同行，在前線上總是和他的小兒子在一處。住在旅館中，無人知道，他自己首次的進了白宮。九點半時他找着了林肯。經過了幾分鐘之後，林肯的銳利眼睛看見了格蘭第馬上有許多人擁擠來看他。因爲他身體矮小，只得站在沙發上給大家看看。林肯給他一份預備的演說，說道：「你恐怕不像我慣於作演說。」但是指示給他兩點：一是不要叫別的將軍妒嫉；二是要表示與普達馬克的軍隊有好感。但是在格蘭第演說的時候，只說簡單的兩三句，連這兩件意思都忘記了。林肯夫人請他赴宴會，他說：「我必須立即回到田納西去。」有人說「林肯夫人的宴會缺少你出席，不啻缺少領袖。」他說：「你們不知道，我一天不回去，政府就要多支出一百萬元。」

照軍事的韜略來說，格蘭第不及李將軍的。但是格蘭第的主張，就是用緊打的方法，無論何時，無論何地能打着敵人，毀滅敵人就得毀滅他。北方所佔領的土地日益廣大。但是李將軍的軍隊離首都還是很近。好像賽棋的一樣，一方面棋子滿佈，而李將軍利用三五餘剩的棋子仍然打得很好。敵人攻擊首都的一個要塞，林肯親自到要塞上去看，聽見來復鎗的聲音，首都預備好了一隻輪船，一聲不對，便爾遷都。但是林肯打電報給將軍說：「我們謹慎小心，但是也要頭腦冷靜。」

七

現在又到了選舉總統的時候，這是危機的關頭。一次的大選，充滿了衝突的現象。雖有和南方人的戰爭，但是這種衝突不會少減。爭執的事情更比從前蓬勃起來了，定全是看這一次的大選如何。若是民主黨得勝了，北方的勢力便要消沉，而南方的勢力又復升起。因為雙方都知道民主黨是主張和平解決的。

林肯這時在他的本黨內又有衝突的問題。急烈派厭惡他因為他的政策太不明顯了，等到他後來決定廢除奴隸，可是又是為戰爭的原因。格理來一黨的人，明顯的願意舉他人做總統。他們願意舉勃特勒，羅斯克蘭，最後擁護弗來門。林肯說道：「沒有比傑佛遜德衛士再願意看見這樣的失敗的了，你們應該把頭撞在一處。」

林肯的困難不是在前線，不是在將官上，而是在內閣裏。齊斯是很好的財政家，對於國家有很大的貢獻，但是他有雄心願意做大總統的候選人。

後來在黨內的公文裏說明了他不願做總統的候選人，向林肯保證，於是呈請辭職。但是林肯答道：「我的朋友把這些公文帶來給我，但是我不去讀他；他們告訴我怎樣好，但是我不問他們。你應否留任的問題，在我看來沒有更動的可能。」

他這種冷靜的態度是不錯的。「我決定閉了我的眼睛不看其他的東西。齊斯是個好的部長，我要留他。若是他要做總統，也好。我不希望他成爲一個壞人。他在執行公務上是最有才幹的人。」這兩個人的關係變換了好幾個月。有一次林肯和一個熟識的人談天，問他說：「你生長在鄉間嗎？」他說：「是的。」「那末，我告訴你一個故事，有一次我和兄弟一道去耕田，那馬很懶惰，但是忽然他跑得很快，連我這長腳，快跑都跟不上。到了田地的盡頭，我看馬上充滿了馬蠅子，咬他

的全身。我就把這些馬蠅子完全打死了。我的兄弟問我「做什麼？」我說「那馬被咬真可憐。」兄弟說：「正是因為蠅子咬，所以他跑得快。」這和齊斯的情形一樣。齊斯有候選總統的蠅子來咬他，所以他這一部的事情處理得很好。」

六月裏在巴特模舉行題名大會的時候，其他提名的人和齊斯都沒有成功，他們決定了推舉那不自私的愛國者，不屈不撓的擁護憲法者，負重大責任的林肯爲候選總統。我們特別贊成釋放黑奴。」

有人要選舉格蘭第爲大總統，格蘭第在營幕中拍他的椅子扶手說道：「他們不能強迫我做。」來人問他說：「你有沒有把這件事對總統說過？」

「不，我不覺得不的意見是值得向總統說的。我覺得最重要的，他之被選舉和戰場上要勝利是一樣重要的。」林肯得了這種消息，心內爲之一放。「我對你們說他們不能使得他做，除非等到戰爭結束以後。」他又說：「我之重被選舉，就是要用武力征服反叛。」因這一句話，他成爲一個奮鬥的人。他的老朋友塞特寫信給他道：

「在巴非樂地方召集了題名大會，他們計劃用奸計推倒你。出席的人有蘇穆南，齊斯和弗來蒙維爾等。民主黨人圖謀反抗。我們今早在印第安納捉住了三千支手鎗，他們本計在這裏分佈。主戰的民主黨願以詩家谷之題名爲正當，而主和的民主黨願意裁制政府和南方德衛士聯合起來，統帶兩方面的軍隊。恐怕要發生最可怕的事。」

最可怕的事，奸計，爲什麼不暗殺？林肯安靜的道：「若是我被殺了，第二個人一樣的對於他們不利。在這一個國家裏，我們的習慣是簡單的，暗殺是可能的，若是他們決定了，總有可能。」

在這危機的時候，八月中在賓州一個小鎮的窗門玻璃上，用金剛鑽刻有下列的字句：「一八六四年八月十三日林

肯爲人毒害而死。」發現的人不以此事爲足怪，這就可以見人的幻想如何了。八個月之後，全國充滿了暗殺的消息，然後有人想到那個房子就是一位伶人布斯所住的地方。

八

夏天林肯住在兵士的療養院中，那裏供給是不足的。有一天晚間和秀士對坐：「他說話的樣子像人把心內的事都說了出來一樣，要解除他的憂鬱的思想。他說，人民勸我告退，但是在提名的時候是全體一致的。若是可能的，我一定這樣子做。我不否認也許有人做的事比我更好。只有一樣事情就是常不離我的心思的，乃是人民的幸福。」他們說話的時候，天已暗了，等到有人拿燈來，看見林肯的眼睛溼了。不久，一位州長說，總統你最好退休一兩個禮拜。他說：「退休一兩個禮拜對於我一點沒有用處。我的思想逃不出我的胸中。我覺得到了十一月國家的命運纔能定規。」

但是麥克蘭是贊成以武力壓迫反叛的。若是麥克蘭被選舉了，仍和四年前林肯被舉的時候情形一樣。這種情形幾乎使得他灰心。林肯決定了全體關員簽字宣言，組成臨時的政府。

「今日，極似本總統之行政不能再行被選。然而我之責任則爲與被選之總統合作，在被選與就任期間，組織臨時政府，以補被選總統行政就職以前之不逮。」他後來解釋說，看樣恐怕麥克蘭可以後來被舉。用這種方法，在這四個月的期間，可以避免了權力受其他的牽動。

這次簽字不久以後，勝利的消息又來了，佐治亞州的大西洋城克服了，林肯這時答覆民主黨的大會，下令祈禱一日，

感謝記念近來的勝利。

等到大選的日期，他和平常一樣，坐在陸軍部裏等待戰爭的電報。他的心想到四年以前的情況，好像在春田家中等待消息一樣。

林肯被舉連任了，二百三十三票中，有二百十二票是舉林肯的，只有三州沒有選舉他，其中一州是坎塔克州。一八六四年和一八六〇年不同之點是在於南方之退出。到了晚上，他在一個集會裏說道：「我謝謝上帝，因為人民的贊助；他們信任我更值得感謝，若是我說明我的內心，我的感謝之心一點沒有個人勝利的意思。我勝了別人，我的心中一點沒有快樂。」

「這一次的選舉可以看得出來人民維持一個政府，在內戰中仍能有全國的選舉。可以看得出來我們是如何的穩妥，如何的堅強。」末後以鼓勵三軍之詞結之：「現在我們要為忠勇的陸海將士，精明強幹的指揮長官三呼萬歲。」看他這次的談話，毫無個人勝利的意見，他要求人民一樣事情，就是在公同危險的時候，不要彼此爭吵。

九

「我願意執行行政的事務，到了末後，甚至於我下野了，每一個朋友我都失去了，然而只有一位朋友留下，那就是居住在我的內心的。」因為他處理政府的事務照自己的原則，他受了猛烈的攻擊，若是他最近在戰場上沒有得着勝利，恐怕他被舉為總統的希望很少，因為他堅持這個的原則，甚至於在會議中，在他末後任期的一年，對於建設的荊棘間

題，常爲人所攻擊，超過了他自己的權力範圍。

一八六三年，路易散納州和田納西州討論形成新政府的可能，再加入聯邦，並且實際的走了這一條路，但是尙沒有肯定的辦法，再與政府發生關係，林肯謹慎的避免了各州和聯邦國會的爭執——採取外交家的手腕，夏天寫信給路易散納的將軍說道：

「我已經熟知我自己歡喜路易散納州的舉動，但是要指導如何做法，這便是完全不同的事了。我歡喜他們制定新的憲法，採取奴隸之釋放，使全州內盡量採取這種辦法。就是採取逐漸實行的辦法，使這兩個種族漸漸的取得新的關係，我也是不反對的。」

等到事件有了相當的發展，他又寫信給那地州長：「現在你們要舉行一個大會，有許多的事情恐怕要討論，關於限制選舉的。我只有件提議，就是那些聰明的黑人曾經勇敢的打過仗，可否請他們也來參加。他們恐怕參加了，就可以在自由的家庭裏，保護那自由的珠寶。」

然而同時他對於別州採取不同的法子，用的語氣也不不同了。他寫信給田納西州的州長強孫說：「田納西的反叛完全消除了。用不着說，你應該使得一個忠於中央的政府成立起來。不要失去了一分鐘。你和你的友人的判斷比我們這裏友人的判斷一定很清楚。」

同時在議會裏發生了問題，計劃新的建設，反對總統的計劃。再者林肯發了一道訓令，雖有議會一半的人員反對，也在所不顧。照這一道訓令，在克服各州境內，被人控告會犯政治犯者，只要立誓以後擁護憲法，法律，以及奴隸的釋放，便不

必加以譴責。再者任何一州，其選舉投票人，能有百分之十曾於一八六〇年參加投票者，只要立以上的誓詞，其政府即認爲有效。這兩種讓步皆爲議會所不贊成。但是林肯爲之，認爲他的弱點，這也就是他的寬大精神。

「戰爭快要完了，政府的軍隊必須從南方的各州撤退。早晚之間總要撤退。我既然要你們這樣做，你們必須盡力去做。投票權就是刺刀去了以後的保護力量。我們先使得他們成爲自由的選舉人，然後撤退軍隊。」這就是他走向和平一方面的努力，是出於他的本性的。他的心中充滿了偉大的責任心。

十

他個人的私人生活早已完結了。工作，挑撥，家中的敵人，外國的不同意見，時常受外面危險的威脅，使得他的私人活動不得不停止了；這樣的情形已經過了三四年。這一位伐樹的身長童子，內心裏受了許多攻擊，這裏那裏都有弱點；他到前線上去閱兵，傳染了天花，休息了幾個禮拜，他說他的腿常冷，但是他不停止工作。他自己說疲乏了，不知道如何休息。使他疲倦是在內心，他不能去除掉。

乘車出行是他唯一的運動。他有舒服的坐座，但是他不會趕馬，曾經換過了許多馬，但是司坦頓囑咐他小心，乘車的時候要帶護兵。有時候軍事的情形使他不安，接到了一封不利的電報，便夜裏睡不着。夏天，他住在鄉下，夜中起來駕車出去了，陸軍部一點也不曉得。所以要是有人要刺殺他，是很容易的。八月的一個夜裏，有一個崗兵聽見了一個鎖聲，馬上報告發動起來，鐵蹄不幾分鐘就出動了。兩三分鐘之後，崗兵認得是總統來的，他光着頭。崗兵拉住馬韁，林肯說道：「他距離

我很近。馬咬了嚼環，所以我拉住了它。」崗兵問他帽子呢。他說：「有人在山下放鎗打來，馬嚇得狂奔，我的帽子搖掉了。」崗兵跑到鎗聲發作的地方去，看見總統的帽子掉在地上，但是子彈已經打穿了。

有時到華盛頓去。其餘的時間住在白宮。有時到傷兵醫院去。他有孤獨的性格，憂鬱的情形。有一位議員來和他談論重要的事，但是他講了一個可笑的事。那人說，我並不是來聽笑話的，林肯答道：「請坐，我敬重你是個誠懇的人。你沒有我這樣的焦慮。自從戰爭開始，我是十分的焦慮的，我對你說，要是再沒有笑談舒暢我就要死了。」

他讀書的時間很少。他有空閒的時候，便和兒子達德讀書。讀的是莎士比亞的戲劇。

除了就職演說與釋放黑奴的宣言之外，林肯用力最苦的演說，莫如吉特堡陣亡將士紀念會上之演說了。在露天地，先有有名的典雅演說家額非特作了長篇大論的演說。在觀衆緊張的情緒之下，林肯登臺了，從袋中拿了一張紙，戴上眼鏡讀道：

「八十七年之前，我們的祖先在這個大陸上立了一個國家，以自由爲基礎，神聖的信奉所有人民一律平等。

「現在我們正從事於極大的內戰，要試驗這一個國家，或者任何國家，以自由爲基礎奉獻的能否支持久遠。我們聚集在這次戰爭的大戰場上。我們紀念陣亡將士，奉獻這一塊地作爲那些爲國捐軀，因爲他們的死而國家得生的人長眠之地。這完全是適當而且應該如此的。

「但是從廣義上來說，我們不能奉獻這一塊地。勇敢的將士活着的和已死的，他們以奮鬥而奉獻了，這是我們弱小的能力所不能增損的。世界不會注意，也不記得我們在這裏所說的，但是他們永不能忘記勇敢的將士他們在這裏所做

的。這是我們的責任，活着的人，要奉獻我們自己做那勇敢的將士高貴的奮鬥未完之工。這是我們的責任，要奉獻我們自己，做那留給我們的事業——藉着他們的光榮的犧牲，加增我們對於正義的虔誠，因為他們已盡了他們最大的虔誠——我們就可以決定這些將士的陣亡不是徒勞無功的——這個國家，在上天照顧之下，就能產生新的自由——產生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垂萬年。」

這些言詞似乎印象很小，甚至於文學造詣極深的人，當然以額非特的演說為貴，但是額非特寫信給總統說，他的演說譬如日光，而自己的演說不啻小燈黯然。吉特堡的戰事規模並不大，此外有許多戰事是值得注意的，但是林肯的吉特堡之演說，反倒使那些忠勇的將士永垂不朽。

十一

馬麗一天一天的灰心起來。白宮的輝煌，是她向來所夢想的，在戰爭的時候，自然不能恣意表示快樂。有時他要招待客人，要有許多的人參加，總是受人的批評，她的神經性質和她的丈夫之不拘守禮節，使得他們兩人覺着實在不配。若是她做一個忠心於丈夫而虔誠的妻子，他一定能得很大的滿足。

再者，她是生長南方的女子，為衆人所注目，又為衆人所懷疑。千百個人知道總統的夫人是南方人，她的兄弟和親屬都在南方從軍，自然免不了別人的惶惑。他們並且瞎造故事，講到以前馬麗的戀人，使她的名字和傑弗孫德薩士的名字對列。

她的兄弟在戰場上打死了，她也不能爲他誌哀，因爲她要在外表上，表示征服南方的勝利。在維克堡她的第二個兄弟也受傷了。第三次北方的勝利又把他的第三個兄弟打死了。她的姊夫也作戰死了。馬麗的表妹要到坎塔克州去會見她的母親，格爾第將軍給他一個通行證，但是她拒絕立誓。林肯打電報來，「叫她上華盛頓去。」到了華盛頓會見了，他們分手三年，失了三個兄弟，最後林肯讓他立誓到南方去了。

第二年夏天，她在坎塔克州的行爲引起了人的懷疑，林肯打電報給州長請他注意。馬麗的另外一個姊妹從林肯處得了一個通行證，但是有人控告，說她藉通行證私運貨物。爲要免除懷疑起見，凡是馬麗的來信，一律須經過總統的書記折開檢查過。

有一個童子名叫維爾士，看見林肯和馬麗一同上車。他聽見馬麗表示要求使一個軍官升級。總統拒絕。她又請求，又遭拒絕。然後她說道：「要是你不答應我，我馬上就倒那泥地裏去。」於是林肯屈服了。於此可見馬麗的心理本不平衡。她的兒子死了之後，她便入於瘋狂之境。她悲痛到了極點，林肯指着幻想的瘋人院說道：「你若不能自制悲感，我看不久你要到那個白宮裏去。」

她時常看見異象。她已去世的兒子和那些被戮的兄弟，這是由她對她的姊妹說出來的。她爲林肯而焦慮，一方面怕迷信，一方面怕有人刺殺他。有一次，他們和客人到福特戲院去，馬車輪遇着了障礙物，跳了一下，她馬上想到有刺客。她便聞到那八位護身的馬隊，保護週到否。林肯道：「並不週到，我相信我的時候到了的時候，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免掉的。人民就要得着了。」

最使人驚奇的，在這四年之中，有許多機會，但是未曾發生過什麼事。馬麗看清了危險，所以她的神經緊張了。在這廣大的白宮裏，林肯的情況是很冷清的。孩子們是他的妻子惟一的賜與。除了死去的以外，羅伯在大學裏讀書，達德在家，他們寶貝極了。也可以說這個孩子是林肯的衛兵。

林肯的老友不是死了，就是住得很遠的。有一次，他寫信給紐約的維特說：「願意和他會面，以快積愆。」希爾東和斯波德這兩位朋友向他是一無所求的，雖遠適他地，但是對於他向未忘懷。在林肯繼續被擧之後，他便委任斯波德的兄弟爲法官長。他總是願意幫助熟識的人，有一次打電報給哈拿安姆斯莊：「我已下令叫你的兒子維廉免役，照你說的在坎塔克路易維。」

另外有一種影響，到了林肯的老年，仍然存在的，那就是迷信——並不和他的運氣主義相衝突，反而擴大起來。在前線失利之後，他說：「我早已知道空中發生困難。」在七月四號國慶節的時候，他說：「參加獨立宣言簽字的人有五十五位，只有兩位做總統，就是傑弗孫和亞當士。正在他們簽字之後，完畢了五十年，他們也死了。另外一位總統，五年之後，在七月四號也故世了。」他和從前時爲惡夢所恐嚇的情形一樣。有一天早上，他打電報給他的妻子，有這樣的句子，說道：「最好你把達德的手鎗放在一邊，因爲我做了一個惡夢。」馬麗打手鎗放在旅館內，立刻和達德回到華盛頓來。

十二

在這四年之中，能使得林肯的緊張情緒稍爲鬆舒的就是他執行他的責任。他有願意執行公義的天性。然而在他裏

面，他的慈悲仍然大於公義。歷史上，向來沒有作統治的人有他這樣寬大的精神。從紀律上看，許多的將軍怨恨他過於干涉軍事。懦弱嗎？「若是我在前線上，靠不住，我也要棄甲曳兵而走。」他又說：「既然上帝給人有懦弱的腿，爲什麼他沒有方法的時候不用腿逃走呢？」他在議會上宣佈：「嚴格的公義，不常是最好的政策。」他特別保護青年兵士：「我看這位青年在地上做的事情一定比在地下做得好。」勃特勒將軍打了一通電報來：「懇切的請求你，不要再干涉軍法，因爲它把軍隊的紀律完全破壞了。」這一位老人讀了電報之後，坐下哭泣。林肯忽然大聲說道：「對付勃特勒這個魔鬼。」並且寫道：「約伯斯密士不得鎗斃，除非再接到我的命令。」孩子的父親反到不安起來，林肯說道：「你還不認得我，再接到我的命令，你的兒子就要活到百歲。」

一個青年名叫維廉司谷德，在前線上睡覺了，被拘留起來。林肯親自問他：「不要鎗斃你。你對我說你總是醒不起來。但是對於你我已經受了很多的麻煩。我要知道，你能付多少代價？」那青年莫名其妙，說道：若是抵押可以得六百元。林肯答道：「不然。那不穀。你自己須得付債，那就是你要盡兵士的責任。」

有一個女子要到瑞士蒙去，她來到華盛頓，願他的母親已經有多時了，她要到瑞士蒙去結婚。維爾士懷疑她，以爲她是奸細，但是總統不願陸軍部長的勸告。他說道，國家的人數已經減少了，這是因爲許多人不得結婚的緣故，既不去幫助，爲什麼阻止。有一個婦人，他的五個兒子都在戰場上捐軀了，總統知道了便寫了一封信：

「你所受的悲感，用任何語言，不能使你忘懷於萬分之一。然對於令郎等之爲國捐軀，余不能不致感謝安慰之詞。我祈求上帝願他寬舒你的悲痛，使你只記得他們爲國捐軀之光榮，這是你對於自由祭壇上偉大犧牲之禮，足資誇耀。林肯

上。」

這裏所用的文調足以使他永垂不朽。他常寫許多的信，給陸軍部長：「這是從彼查堡來的一位青年，你無論能替他做什麼事是值得感謝的。」這種口氣足以表示其爲民父母的聲調。

十三

聖誕節到了。希爾曼將軍贈送給林肯克服撒凡納作爲聖誕禮物。獲得：「一百五十尊大礮，二萬五千包棉花。」他在佐治亞的行軍顯示給世界，他的六千人可以橫行南方的任何城市。和海軍艦隊聯合了起來，設立了一個新的據點。同時李將軍和格蘭第對壘，數目懸殊，李將軍不敢輕於嘗試。二月中，查理頓本是南方的文化要城，失守了，希爾曼與李將軍戰爭，格蘭第乘機把南方的鐵路截斷，所以西南交通線斷了，瑞士蒙造成孤立的情形。只有一個問題還是李將軍投降，還是繼續奮鬥。一直到現在，傑佛孫德衛士已經做了四年的總司令，現在決定把這種責任交給李將軍。而他自己呢願爲南方聯邦而生，也願爲南方聯邦而死。

不久南方通過一種法律，只要他們加入軍隊，就以釋放他們自由爲報酬。這種決定是很困難的，但是因爲大多數贊成如此，只有這樣的辦了。這次的決定，在歷史上可以稱爲笑談。

林肯對於這次的舉動，表示極爲溫和，他說：「我記得沒有寫也沒有講到這個問題，因爲這是他們的事，不是我的，若是我對此問題有願望，我有權來談到這個問題，而使它有效。最大的問題就是黑人既然使他們加入軍隊，是否能替他們

打仗。我一生常聽說黑人應該做奴隸，不會聽說他們這樣。」

三月四日林肯作第二任大總統的就職演說：「軍隊的進行，一切都以此為轉移，這是大眾和我所深知的；我相信是適當的使人滿意，而鼓勵人振作。前途是很有希望的，用不着預言。兩方面都讀一本聖經，兩方面同祈求一個上帝，各人請求上帝的幫助……既然上帝能叫我們看見正義，讓我們努力完成我們所執行的工作，裏起來國家的創傷，替那些為國捐軀的人，看顧他們的寡妻，扶養他們的孤子——盡一切的責任完成我們自己和國際的正義與和平。」

十四

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在首都施設禮礮。放一百禮礮，但是並非慶祝前線勝利。所放的禮礮是為祝賀林肯所頒佈的臨時法律釋放黑奴應該認為永久的法律。四年之前，決心把這一條放在憲法的修改條文裏，七年之前，禮礮是為達古拉斯之競爭選舉總統而放的。甚而至於今日，投票尚在未知之數，直到十二時尚未有人能肯定如何。到了末後，贊成的一百十九票，反對的五十六票。但是須要三分之二的票數，所以只差三票便把這一件事攔起來了。在相當的時候要通過這個法律既是不可能的，但是這位偉人的理想一直到他死後，方得實現。

這種勝利是屬林肯的。第二天晚間他說：「這種辦法一成，永無後患。」四分之三的州份採取了這種法律，使得林肯開心的，就是意大利諸州首先施行。然而在完全施行的時候，他已不及見了。

到了最後，南方的代表副總統司提反來了，和林肯同坐在一隻船的大菜間裏，談和平的條件。陪同林肯的有格蘭第

將軍和西華德。在這兩軍大戰的時候，以礮火互相轟擊，兵臨城下，這兩位一見面了之後，互道寒暄，好一似久不相見，或遠道相逢。等到司提反講道，沒有可能要避免繼續的戰爭，林肯說，只有南方停止抵抗。司提反說道，這主要的問題可以展期，並且說到南方人民困苦的生活，各州自願組成一個新的聯邦。林肯反對這種理想。

然而林肯對於南方人表示極大的同情，他起草一種計劃，使政府提出四百萬元以之分與南方人士之因釋放奴隸而受損失者，至少一半於四月一日付清。等到憲法修正了之後，再請政府追認。他把這種計劃交給內閣，反遭內閣全體拒絕。他嘆息的說道：「你們一致的反對我。」等到回家了，在那公文上寫着：「今日這件公文交給內閣，為全體所拒絕。」可見林肯不惟是一個政治家，而且是個愛人類的人，心和腦聯合了起來，成爲個實踐的理想主義者。

十五

總統四年來所受的威脅，到了最後減少了，各人都說，在他最近生活上有很大的改變。最近他極容易疲乏。他自怨道：「上自參議員之尋求方法與法蘭西開戰，下至一個可憐的婦人到財政部取款，他們的手指都是指到我的精神。這些日常的事情麻煩極了，何時得以開脫。我一天做完了事之後，只有一樣可以表顯我的情形，那就是軟弱無力。」

格蘭第請總統去看他最後決定的總攻。總統和夫人常乘汽船和軍隊上下。羅伯指定在格蘭第手下做職員，給他寬廣的經驗。希爾曼和希爾丁來了與格蘭第開軍事會議。林肯常化半日的功夫在電報房裏等待消息。

馬麗是這些日子中最不快樂的人。他首次到軍隊裏去，可以表現她的儀容，和法國大使出入，同行的都是些顯要的

人。他們到普達馬克河的前線去。林肯的夫人和格蘭第夫人坐在一個沒蓋的馬車裏，前面有一位將軍陪坐，另外一個馬夫。那位將軍說，他們要去會見另一位太太，就是格瑞芬將軍太太，她是格蘭第夫人的朋友，並且說道，因為戰爭的緣故，婦女禁止不得上前線去，格瑞芬太太得了總統的特別許可證，可以上前線看她的丈夫過一兩天。

馬麗這時突然無言了。有一位婦女會見總統，她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先生，她自己一個人會總統嗎？你知道嗎？我不許總統一個人會見女子。」那位將軍勸她，不要介意。「那是一個懷疑的微笑，先生。我們立刻回去。我要去問總統，他怎麼一個人獨自的會見婦女。」等到他們到了，她要立刻去見她的丈夫。

有一個將官曉得這種情形，乘馬去見林肯，用安慰的話說，不是總統發的護照，而是同坦頓發的護照。

十六

不多幾日，彼刺堡和瑞士蒙陷落了。李將軍和德衛士帶領敗軍逃走了，多少人爭先恐後的到南方的首都來看圍城的景況，這城像特羅亞一樣的，被圍得這樣的長久。總統帶着兒子達德和海軍上將進入那地，並沒有舉行入城式，也沒有放禮砲。但是他笑，他快活有一星期之久。他們這一小孩白人來了之後，黑人擁擠來圍繞他，海軍大將立即命令十二個水兵上了刺刀保護總統，但是黑人來了，有排山倒海之勢。林肯舉起手來，說道：

「可憐的朋友，你們是被釋放自由了，和空氣一樣的自由。你們把奴隸的名字拋棄了；沒有人再稱你們為奴隸。你們生來便有自由之權。上帝所給你們的，和給別人的是一樣。你們應該享有這無價之寶。讓世界看看你們的榮譽；用你們的

善行來維持它。你們不要快樂的太過了。學習法律，遵從法律，信仰上帝的誠命並且感謝他給你們自由之權，因為他賜你們一切所有的。讓我速速的進行，因為時間是追促的，我必須回到華盛頓去，使得你們的自由可以穩固。」

這是林肯第一次向黑人的羣衆所講的話。他說話的態度很像民之父母，心中充滿了愛心。他站在那裏，是個瘦長的人，爲這一件事情奮鬥了若干年，焦慮已十年了，雖然經過種種的困難，但是卒達成功。

博德海軍大將道，在我之一生沒有比這次再驚奇的了，在這一團體中，沒有人要傷林肯，好像全軍擁護他保護他一樣，他們參觀過了德衛士的總部，南方行政辦公處之後，林肯就乘了馬車在大庭廣衆之間，駛車向河邊進發，博德感覺不自然起來，因爲這時他恐怕有南方人起來要報復。

十七

兩年之前一個祕密的謀殺團組織起來了，他們受瑞士蒙財閥的輔助。過了一年聽說參加謀殺團的已經有一百五十位青年，他們計劃到華盛頓去擄架林肯，然後把他帶走。有一個藝術家問林肯道：「你不曉得有人謀殺你嗎？」林肯笑道：「他們殺了我一個人有什麼用處。於他們一點沒有利益。我在詩家谷被提名的時候，就有人給我恐嚇信。頭幾封信使我感覺着難過。但是以後，每個禮拜總接收許多同性質的信。這件事對我已司空見慣了。」他總是不相信有人謀害他。

紐約有一家戲院，名叫冬園，十一月的晚間，演該撒大將名劇，扮演的是布斯的兄弟，扮演安安尼的人是個二十六歲的青年，面貌文雅，有橄欖色的皮膚，有羅馬人的鼻子，眼光如電，但是才具甚小。第三幕的時候，馬可安安尼激怒羣衆，要報

復勃魯都。布斯的演詞著重有力說道：

「我沒有勃魯都的口才：

但是我演的是勃魯都，

安妥尼要激你們的怒氣，

盡其力以傷害該撒，

甚至使羅馬的石頭爭鬪。」

在末尾的時候用「專制的魔王」一語，這成了維吉內亞人的口頭語，在他說話的時候，就把劍刺入該撒的心裏了。有人懷疑說這是不是出於莎氏比亞？他們不知道「專制的魔王」就是暗指多國。

和布斯同謀的人有安諾德包惠爾和一個婦人，他們都是南方人。他們想謀殺林肯和西華德。西華德不幸因為駕車不慎受傷了。林肯在櫻樹節日遠去了，因為李將軍投降。這一位南方有名的將軍穿着整潔的制服和那衣冠滿塵的格蘭第將軍見面，並且向他投降。格蘭第沒有穿軍服，帶徽章，也沒有帶佩刀。戰爭還沒有完結，再過了幾個禮拜強孫向希爾曼將軍投降，戰爭便完結了。總統打來了電報，不要將軍在政治上有所主張。這一次從事戰爭的有三百萬人，死亡的有六十萬人，國力損傷可十萬萬元。南方比北方損失尤大。第一個問題要不要懲罰那為首的人德衛士？

從四月九日起全國和首都的人狂歡的慶祝起來，因為困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慶祝有一禮拜之久。華盛頓成羣結隊的人聚集到白宮來，請林肯出來演講，他不得已出來講了兩次，講到國家的前途，建設國家的事。他說道：

「同胞弟兄，我們今天晚上聚會並不是憂愁，乃是快樂，因為執行這件事的榮譽並不是我的。格蘭第將軍，他的技術純熟的軍官和勇敢的人，這榮譽是他們的。這和獨立國家的戰爭不同，我們不必和有組織的機關作對。我們現在的責任就是要建設國家，這是忠心為國的人與別人的不同之處。」

這時聽他演講的人有兩個特殊的人物：一位是布斯，一位是包惠爾。布斯說：「這是他末次的演說。」

十八

四月十四日中午，蘇特要塞放大礮了，這一次和四年以前施放大礮的情形不同了，這一次是北方人的大礮，而且是空彈的大礮。安迪生大將本是蘇特要塞的守軍司令，把美國的十三道白星藍底旗升起來了，軍樂隊奏樂，人民呼喊。開會時的演說家說：「我們感謝上帝因為他給總統的康健渡過這不可比擬的困苦艱難血戰，使得他達到國家統一之局，這是他忍耐所等候的，並且他用那無私的智慧造成這種局勢。」演說家在演說的時候提了兩次上帝使總統能親眼看見統一。

這一天早晨，林肯坐在讀書室裏，在坐的是閣員。在未開會之前，他拒絕與人接見，他願意與他的長子有一小時的談話，藉此得知降軍的切實情形，同時研究他的長子的才幹，因為他離家已經多年了。等到羅伯給他李將軍的照片，他便把照片放在桌子上，仔細的看了長久，他說：「這是善良的面孔。這是高貴的勇敢的人。我很喜歡戰爭已經完畢了。」

自從南方人投降以後，這是第一次的內閣會議，西華德缺席，但是格蘭第在坐，他們都恭維慶祝這次的得勝者。維爾

士說道：「總統很高興而且快樂，這是我向來未曾看見的，他有和平的希望，充滿了人道和溫柔。」

布斯聽說總統今晚要到戲院觀戲，格蘭第也要去，這是不多得之機會，因為明日格蘭第要回到前線去了，他不喜歡華盛頓，來此不過是看看他的妻子，他也對於希爾曼將軍不放心，因為希爾曼不相信林肯的理想。戲院的經理宣佈總統和總司令今晚出席戲院，林肯的包廂裏佈滿了國旗。

布斯進行他的計劃，包惠爾那天晚上故意到西華德的住宅，裝扮去送藥去的人，本希望一網打盡。刺副總統的計劃最後放棄了。布斯僱了一匹駿馬，叫希羅特把風。林肯寫他最後的信，因為有一位將官勸他用守衛，「我願意接受我的朋友之勸告，用相當的防備謝謝你們的好意，我受了保守黨的幫助和受你的幫助恢復國家的統一，照樣用你的話，讓各州的心和手一致的聯合起來。」林肯。

當天下午，林肯和馬麗駕車出去行路，到處受人的歡迎歡呼。馬麗快活極了。和平最後來到了。適和他們的心情，作長距離的巡行。他們講到早期的情形，春田的時候，並且講到第二任總統的計劃。馬麗要到歐洲去，他也同意了，而他自己呢，情願遊行加里福尼亞。

他既然會見了這許多人為什麼還要上戲院呢？這是因為格蘭第的緣故。然而格蘭第反倒推辭了。他和他的妻子立即動身回去看他們的子女，他們不能再等一天了。格蘭第夫人後來解說：她之所以不去，正因為要防備兩星期前吃醋的事情之重演。若是她和自己的丈夫坐在衆人之前為人所歡迎歡呼，林肯夫人不就相形見拙了嗎？

林肯夫婦進戲院的時候，大家歡呼，總統鞠躬答謝，於是開演了。既然格蘭第全家缺席了，有一位大佐和他的未婚妻

以及幾位朋友坐了他們的地位。過了兩小時。

在十點鐘的時候，刺客已到了包廂的門口。他在附近的酒店裏飽飲一頓，以鎮靜他的神經，像一個平常安靜的觀客，沒有人認得他。他呈上一張卡片，說道他替總統帶來了信息，因為總統要會他，最奇怪的，就請他進來了。他把外門反門了，這是他早上做過了。他便進了內門，藉着內門已備好了的洞，用眼睛量一量遠近。靠近門的是總統，傍邊是他的妻子，青年女子和那位大佐。他只要猛力一跳就可以奪門而出，在外面有僕人攔駿馬等待着。他成了勇敢之名，成了勃魯都第二！對準了林肯的頭用手鎗一擊。那位大佐跳起來和他對打，但爲他的刺刀所傷。刺客跳到了前面去，但是不幸的國旗拉了他的馬刺，把他絆倒了，腿骨已斷，但是他仍能起來跑，舞動了他的刺刀，並且喊道：「專制的魔王，」於是便從伶人之中逃走了。

「他已經把總統打中了！」這是馬瀾的呼聲，羣衆方始驚醒。那位大佐雖則受傷了，但是還能起來開外門，發現門已門了，於是想法子開，羣衆擾亂起來。

同時布斯的夥伴到西華德的家裏傷了四個別人，並且刺到了國務卿的面頰和頸子，逍遙逃走。

等到第二天早上七時林肯便死了。這時內閣聚會。他躺在一個在路上從別人地方取來的床上，像耶穌一樣是在禮拜五死的。美國人爲林肯舉行國葬，給他的哀榮，像帝王一樣。這一位人之子，爲國家犧牲了。他的棺槨運到遠遠的春田去，在行送葬禮的時候，千千萬萬的人來送他，把他葬在春田他的兒子之墓傍。

刺客通緝迄未得着，到了最後他因爲傷腿，只得請醫生去治，所以偵察出來了。他逃到農場的倉裏，拒絕投降，只得斷

火燃了起來，於是葬身火窖。四個同謀的人執行絞刑；有一個逃到歐洲去了。南方人曉得了他們所受的損失，這種罪惡稱爲弑親之罪。

李將軍做了大學教授做了好幾年。德衛士平安的活着二十五年之久。寫他的回憶錄。格蘭第被舉爲大總統。馬麗夫去了平衡之力，賣去了一切寶貴的衣服，在瘋人院中住了十三個月，最後死在她舉行結婚過的房子裏，那時他的心裏還不清楚。

爲林肯最悲傷的人是黑人，他們視林肯爲救主。他們撰歌唱起來記念他，並且說彌賽亞現在到天上去了。達德只活了幾年，相信同樣的事。在白宮裏，他站在林肯的棺傍，他問道：

「父親是在天上嗎？是的？我很喜歡，因爲他在地上太不快活。」

既然林肯生活在美國又死了，所以美國不再有無辜的人帶着鐵鏈。因爲他之生，他之工作，他之被殺，所以上帝之子女，有生之權者都得了自由。